

# 庚



柳存仁著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典藏



庚 辛

· 一 之 春 青 ·

著 仁 存 柳









## 青春總序

『青春』是迄今為止作者所寫的唯一的一部長篇小說：它的篇幅頗長，所以在技術上把它分爲『庚辛』，『蒼茫』和『落日』三部分，可以分開來讀，也可以連續地當做一部長篇來看，而且，我覺得連續地看比較來得會更合理。

它所企圖描寫的內容，粗略地說，是清末直到一九二五年頃約摸三十年間的幾個舊家庭裏人物生活的變化，從而反映出這個時期某個角度所看得到的社會上多方面所發生的繁複變遷。假如它可以有什麼主題的話，它的主题祇是幾個憂鬱幽悵的婦人和可憐的孩子。我誠懇地，真實而毫不掩飾地想剪出在那個動盪而悠長的歲月裏面他們蒼白的面影。

這書裏當然也還有許多男角，還有許多成年人。可是我的同情，我的鼓舞，無疑地是放在了在婦人們和孩子們一邊的身上。



假如時到今日，距離我書裏所描寫的故事又已經快到第二個三十年了，書裏主要的人物的遭遇，還值得讀者們來細細咀嚼，並沒有把它送進歷史博物館裡去，那麼，說不定這部書對於我們的女人和孩子，對於孩子們將要踏進去的青春，也還有相當的用處。

作者

一九四九，八，十一。



庚

辛









目錄

第一章	老佛爺的天下	一
第二章	旗民的女兒	二九
第三章	風聲鶴唳	五二
第四章	生與死	七六
第五章	海上風暴	一〇七
第六章	太史第	一三七
第七章	玉虎牽絲	一六二
第八章	可愛的一個黃昏	一八七
第九章	金蟬鬻鎖	二二三







撇開一切虛榮心不提，我也相信他們離開真理比我們更遠，雖然同時我又覺得他們另有一些東西却是我們所沒有的，那就是他們在什麼地方比我們優勝……這是青春嗎？不；不只是青春。

屠格涅夫：父與子（巴金譯本）







## 第一章 老佛爺的天下

一個世紀在靄靄蒸霧籠罩着的季候裏逐漸透露開來了，很少有什麼人意識到它的存在。我們說的，是一千九百年即是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的夏天，悶熱的舊曆七月初旬的日子。

在這座小小的巨縣城的南門外，距離城不過一里多的樣子，人們看見背着土阜的那條靜靜的小溪。溪水儘自沈沈的停滯在那兒，不怎樣乾淨，顏色是黯濁的，帶着點深紫和橙黃的渣滓。其實這條溪水倒不一定是死的，不，決不是的，它的方向正是朝南彎彎的緩慢的流着，然而在這樣燥悶的日子裏，我們倘若不是仔細的體察，猛一下子倒瞧不大出來它的趨勢。這樣的水的色澤跟它的沈滯的寧靜的勁兒，倒許和它周圍的人物，生活相配襯。不知道是人們要活着和水土相配合呢，還是水土該跟着人羣的性情朝前走，這在那個時候的人是很少覺得它會成爲什麼問題的。溪邊還有着幾棵粗大得一抱圍不過來的老槐樹，黑森森的擠着，在樹蔭裏瞧不穿上半邊的藍天。樹的粗杈上頭有個像深叢似的老烏鴉的窩，這時候窩裏頭沒有動



靜，像在諦聽着它底下聒噪的聲音呢。晌午飯這個時候早該吃過纔是了，吃完飯沒有事情還是炕上睡覺的多。黃土地裏的高粱桿子長得五尺多高，連種地扛長活〔註一〕的人這兩天也想着歇歇腿了。在北方，像今年這樣溽悶的日子還不多見呢。老人家們都這樣的嘟囔着。可是這時候却正有兩個人忘記了頭上的驕陽在輕悠悠的說着話。

這兩個人一老一少，他們雖然斜站在溪邊，倒不是躲在樹蔭裏乘涼的人。這一老呢，我們不過是照習慣上跟另外那一個小孩子比較起來稱呼他罷了，年紀原來還不過三十七八歲，瘦長的臉龐，細細的，向斜側兩旁高吊起來的眉毛，顯着天生得一股秀俊的氣概。然而他也並不是我們想像之中那麼文縷縷瘦的，弱的讀書人，雖然他——白師爺念過不少的經書史書，是一邑的人素來敬仰，並且可以說是童駿周知的了。這時他左胳膊正向裏彎曲着，手下握了一把沈重的硬弓，笑嘻嘻的，跟他身畔那個傾神聽着他說話的小孩子談着。這小孩是個黑粗胖楞的傻小子，甲午那一年出世的，養下來還不到七整歲呢，却也有點兒蠻氣力。他剛才把白師爺的青紗袍褂折疊起來和涼帽放在槐樹底下，跟箭口袋擺在一起。白師爺淨穿着剪裁得

● 就是地裏的長工。



挺長的白綢短褲褂，袖角高高的捲了起來，向他說道：

『小禿子，你不顛顛這張弓麼？它比上回的那把弓可輕多了呢。』他說完就笑了，因為他瞧見小禿子齜露着齒，顯出那一種我決不輕信，再不上當的神氣。

白師爺微微的自滿了，輕歎了一聲，沒有人知道他這是在極度的煩鬱之下輕微的要求鬆鬆一口氣。他滿意了，抬起頭來，驕烈的陽光還在平射着前面不很遠的城垛子，蒼黃的，硬朗的矮城牆恰如一座泥製的短筆架橫躺着。它幾百年前就是這麼紋封不動的橫矗在那裏了，裏面裹着無限的活動的生命。

小禿子的鼻尖兒微扇了一下。『哼，你騙人！我那兒拿得動它呀。我拿小的，我爸爸上趨湊趕集熱鬧的時候給我掙回來一把輕的，還有小箭口袋呢。』

白師爺的眼珠子閉住了。嘴裏喃喃的念叨着什麼，小禿子楞着頭，待聽也聽不清楚。這比前十來天小禿子在衙門裏聽從哨馬營那邊來的人說義和團師兄們念咒語要難聽得多了，雖然念咒語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他也還是摸不清楚。他的爸爸在縣衙門裏當打雜。衙門裏有人曾經跟禿子說過，義和團的人懂得掐陰陽算八卦，會打義和拳，還有趙子龍救駕，黃天霸飛簷走壁保護施大人那樣的本領，他聽了倒不十分深信。那嘴裏儘撒謊——小禿子聽不懂的不是壞話



就是撒謊，帶口吐白沫子的師兄們還弄得出什麼好東西來麼？頭上纏着塊杏黃布，朝壇上頂着香磕頭，那算什麼了不起。這個縣裏武藝頂厲害的不就是一個白師爺麼？白師爺是官稱，縣太爺老是稱呼他『健卿兄！健卿兄！』這個秃子熟得聽都不要聽了，他知道師爺叫白健卿，不過這個稱呼除了縣太爺之外誰也沒有那麼大的胆子敢那樣叫他。秃子只是跟着大人叫一聲『白爺』，白爺每次却露着一團高興，摸摸他的小禿頭，閒着沒事的時候儘叫他上跟前去撩天。人家的學問可深得很哪！秃子沒有辦法，他爸爸也沒有辦法，他連一個大字也不認識。一陣夾暑蒸氣的熱風送過來耳旁，秃子睜大眼睛瞧着白師爺，他還在哼哼呢，那調門兒低沈得很：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

其爭也君子哦，其爭也君子……哦！

這聲音悠悠的，戛然終止了。健卿念書的腔兒，因為他慣居粵東的關係，本來就很難懂，何況聽着的是秃子呢。秃子摸不着頭腦的時候，瞧着白師爺微閉着的眼睛張開了，他用小手摸着自已的小臉蛋兒，羨慕得很似的說：



『白爺！你不是應許我，教給我學練弓的架勢的麼？』

白健卿微俯着頭，對着身邊這個垂涎的孩子，慈祥的笑了。『身體要先擺正啊！』他說着，左手把弓朝前比了一比，脚尖伸得和肩膀平齊了些，接着說道：『身、手、脚、眼，你瞧，禿子，先得學我這個姿勢！』

那小孩照着他的樣子試學了幾趟，學到健卿點頭了，他說：『屁股還要蹲下一點，騎着，騎着，你這下胯要使勁拉平它。』

這樣，禿子空拉起腿架子，時候長了些，覺得有點發酸，就恢復不想幹了。健卿自己還挺着胸脯，照着原樣，向遠處隨意一指，說道：『譬如，那兒一百步外安着靶子，你再照我的姿勢做做看，不動晃不行呀！這一箭搭上去的時候，要是八十步的近垛，前面的手，得跟肩膀兒平個不離。要是一百步呢，抓手的地方得和眼睛看齊。對，高一點。更遠些，一百三四十步呢，手要齊着眉。頂遠得到一百七十，一百八十步靠外呢，我們騎着馬背，左手該比到涼帽的頂上纔算到家呢！』他嘴裏說着，身上擺着坐式，用眼向樹根旁邊的帽子駿了一下。禿子聽着就吃吃的樂了。

白健卿將那把挺寬挺重的弓，舉得高高的，眼睛眯着像是在瞄準的樣子，然後沈甸甸的把



弓垂放了下來。他道：『禿子！你長大起來的時候，就會慢慢的懂得了。旁的不用說，這基礎的功架是先要學會個樣子的。這射箭的事情，有不少的講究呢，我這張弓，』他說到這兒，頓了一頓，纔說道：『你也知道，比前回你瞧見我射靶子的那張弓，要重得不少。那弓輕，這弓重，那個窄，這個寬。這不跟那個一樣是人家武舉人上武場比試用的，這是真正上戰場打仗用的呢！咳，你幹什麼要攛掇我帶它出來呢？打仗是怎麼一回事，你又那裏懂得？』他說時跑到箭袋那裏摸出一枝翎箭，扣在弦邊，重復拿起弓來，左脚尖跟右足跟在地上站得穩穩的，就像是插了根，正對着上邊的肩膀成了一條直線，胸脯大大的跟着挺了起來。他的眼神睜足，手摸正了弓弦，只聽得噹的一聲，這邊弦子鏗的響了一下尾音，那箭筆直的射出去，無目標的落在八九十步遠的矮樹叢裏。『這一箭，這樣發了出去，八十步的靶子是可以十拿九穩，不會成爲野矢的。』

健卿這麼一亮相，一個迴憶正像一枝飛過的快箭在禿子的腦裏閃了過去。他記得白師爺的臂力和射靶的準確性，就挺起他的小胸膛，尖着嗓子喊道：『白爺，你的勁真大。幹麼今天不射點什麼讓我帶回去呢？』

今天，禿子覺得就有點兒納悶。師爺雖然搭起箭來，却並沒有指定要射什麼東西，像他平



常喜歡做的那樣。他還不是皺着他那一雙本已高聳起來的濃眉，眉頭就愈來愈湊在一處了。白師爺沈吟着不肯回答，小禿子斜側着臉望着他，見他仍舊瞧着懷間的一張弓，就搭訕似的說：『禿子趕明兒長大了，要挽張四力五力的真弓，它勁兒多大。』

健卿瞧見他鼓起小腮幫子，像是假裝着生氣的樣子，就徐徐的安慰他，說：『禿子，乖乖的，今個我悶得很，帶你出來散散心。這兩天外邊的风聲很緊，是不能隨便亂射的，誰叫你死七八賴的一準要我帶它呢。好罷，過了這個月沒有事我們再出來，我射點什麼活的給你瞧。』他說着話，停留在太陽底下曬得一陣陣的汗已濕透了裏衣，背脊上一稜一稜的凸起的衣裳皺紋像一座座柔軟的小山。

小禿子高興了，拍一下掌，猛可的說道：『活東西！好，好，我就愛活玩藝兒。明兒你給我射一對家雀兒，唧唧喳喳會叫的！』

正在這個時候，禿子的眼睛朝了前邊望了望，通過了樹叢直望下去幾百步距離光景就是人家種的莊稼，在柔黃色的穗和濃綠的一片麥田的後面，雖然太陽直燦着他的眼，可是那一陣迎面撲起的灰塵，和疾馳而來的拍搭拍搭的蹄聲正朝着他們站立的地方奔跑着，這是不會認錯的了。禿子立刻加倍的高興起來，他眼前正奔騰着一匹棕紅色的東西。小孩子的聲音高叫



起來了：

『好呀！馬！白爺，一匹馬！』

健卿當然也看到這在田地那邊大道上奔馳過來的棕馬，跟塵霧當中跳躍着一片紅鮮鮮的，閃亮在那騎馬的人的上身的，引人注目的裝束了。隨了馬蹄的拍響，北方那乾燥的又厚又軟的泥塵所固有的一種刺人鼻孔的衝味也跟着傳送過來了。不過，當那馬跑得更接近些，騎馬的人讓健卿瞧得更真切些的時候，伴着健卿的驚愕的，還有一種出人意外的慘叫聲。

『……救命呀！老天爺，救命呀。……』

這是一陣斷斷續續的呼聲，從那騎馬的鞍後面，像是有人氣喘得很急的樣子，哼出幾個字，就得歇息一下，也許，嘴裏還堵塞住什麼破布棉絮一類的東西都說不定呢。這騎在馬背上威風八面的是一個人，原來在他那鞍後還用粗麻繩子網住了另外一個可憐的，痛苦得神氣都不連貫了的傢伙。那騎馬的人，揚着皮鞭把馬屁股拍了一下，就飛馳過健卿和禿子兩個人慌忙讓路的溪邊的狹道了。在那人緊了緊韁繩跑過的一瞥之間，雖然他並沒有怎樣注意到樹根底下的旁人，健卿的銳利的眼睛，却並不願意閒着。他半意識的早已逆料到這來的是一個怎樣的人，和這是一件怎樣的事情，他的眼睛又告訴他竟不幸而言中了。那剛纔飛馳過去的



人，頭頂上緊緊繫着一條彩紅色紮巾，它輕軟的在塵風裏把那巾尾舒展開來，從旁邊瞧去正像一面兜滿的，漲飽了空氣的繡旗。那人是張烟黑黝黝的油色長臉，很髒，然而很健壯，黑裏頭透着點兒紫膛顏色。臉上滿着灰塵和汗珠子，光着膀子，斜披了白粗布的坎肩，上頭繪着幾條三道兒兩道兒的，齊齊整整的黑墨描的圖案。坎肩底齊腰的褶襖旁掛着一柄扁平的單刀，帶着彎勾形的鞘子，鞘子不住的碰着馬鞍，那後邊正弔着一個青布短衫的，瘦瘦的佃戶模樣的人。

這人周身都是麻繩緊纏着，動彈不得，只有白白的牙齒開裂着，腦後一條長長的辮子，梢兒拖垂在泥地上滾過，地面上這時餘剩的還有馬踐踏過遺落的印痕。小禿子在旁邊瞧到那馬背細着的人，一副繃得紫青青的臉色，和半張半閉的雙睛，不由的瞧得呆住了。他見健卿這時候瞪着眼睛，把弓背緊握在手裏，像要趕着搭箭又猶豫着，半晌不說話，不知道他是什麼意思。在塵霧滾滾之中那馬跑得遠了，什麼都歸於寂靜之後，他拉一拉白師爺的衣襟。

『白師爺啊！那是幹什麼的人？』

健卿微俯着頭，站到樹蔭下面，好像沒有聽見這小孩的問句。那樹頭的知了，無來由的忽然嘶呀嘶呀的響個不休，好像正在等候着健卿的回答。



健卿終於穿好了袍褂，背起弓箭袋，拉着小禿子的手，打算從來時的原路慢慢的踱回去了。一邊走着，一邊輕聲告訴他說：『不要亂問話，——回到衙裏也不許亂說亂道的。小孩子不懂事情，我告訴了你也沒有用處。』

小禿子跟隨着健卿，沿着窄道慢慢出到大路上來了。他的腦裏迴縈着剛纔所瞧見的新奇的印象，飛馳着的棕紅色像石榴那般鮮紅的駿馬，蛇皮包裹着的大刀鞘，那紫膛臉的漢子頭上包着披巾，還有，馬鞍上面細綁着的可憐的人，而終於歸結到這個騎馬飛馳而來的大漢神氣的兇惡、威武、可怕。什麼還沒有忘掉的東西在他心裏頭打着轉，他陡的覺得這用不着逼着問白師爺了，他試着試着嗓子，有幾個字眼兒隨便的就漏了出來，待要收回也來不及。他說：

『白爺！這不是義和團麼？』

『怎麼，你也知道義和團麼？是誰教給你的？』健卿萬想不到這年齡纔六七歲，知識都還未開的傻小孩，竟知道這蜂起澎湃的所謂『扶清滅洋』的組織。一種在當時被認爲是開明些的，同時也算能夠認識世界大勢的知識份子的憂鬱的陰影，久已孕育在他的心頭的東西，這時又被這孩子的兩句話勾起多少的牢騷來。



小禿子是不明白這義和團的究竟的，他不過聽衙門裏面的許多佐雜，差役們——連他的爸爸當打雜的孫履福在內，近幾個月來從竊竊私語到半公開的議論而已。然而他們的議論，甚至於他們相互之間的爭持，都不能夠幫助年稚的禿子對於這種希奇罕見的情景瞭解得更深切些，更具體些。可是，剛纔在馬背上拖着人喊叫的驚駭的一幕，倒的確給予他一種猛烈性的強橫的印象。他且不回答白師爺的問話，却直楞楞的反問着他：

『白爺，那騎馬的是逮人的不是？他要把人逮到什麼地方去呢？』

健卿一面拉着這小孩子朝着南門往城裏頭走，一面在心裏也正在忖度着這個問題。他愈走愈覺得熱起來了，額間淌着汗，怕小禿子走得太累了，停下脚掏出一塊方紗巾來替孩子揩着渾圓的醜醜的臉，順便在道旁黃土堆下邊站一會兒。天上是一鋪淡藍色的，平蔚得一點兒都溶化不開來的青幕，却有許多如細縷一般稀薄的層雲很迅速的在這塊幔子的上邊輕輕的飄過。

終於，這兩個人又繼續着向前走了。白健卿慢慢的告訴小禿子說道：『義和團是邪教，——扶保咱們大清朝是騙騙人的幌子。他們鼓動的人多數是鄉間的混混、地痞、土霸、二流子，還有那些貪吃懶做，招搖撞騙的壞人。老百姓們也苦，有的地方，活都活不下去啦，要不，



爲什麼會跟他們走上這條路呢！」

小禿子學着用手朝天上一指，說道：「還能騰雲駕霧呢，他們說。白爺，說真個的，他們逮人幹什麼？」

「誰知道呀！傻孩子，我告訴你，雖然你年紀還這樣輕，又不認識什麼字，你要努力學做一個又有氣力，又有見識的人。你不是喜歡我麼？你不是要我教你練功，教你識字麼？你得先聽着我說的話。那一羣都是愚民，可憐的，愚蠢的老百姓。說他們完全是壞東西，我頭一個不相信。老百姓的不好，就是我們上邊官府的不好，無論什麼事情都欺負他們，矇蔽他們，壓榨得他們透不過一口氣來，又沒有識見，不亂怎麼辦？皇上，咱們的皇上——」健卿說到這裏，瞧見小禿子神情似懂非懂的樣子，只得又改變了口吻，說：「你不要聽信那班茶館裏說書唱戲的人瞎扯，二郎神多麼厲害，哪咤三太子的風火輪怎樣逞能——你懂不懂？那些都是書上編的故事，說得活龍活現，誰沒聽過說書，就容易相信義和團的鬼話了！他們要真有那副本領，咱們大清還不致於這樣現眼呢。」猛然的他自己覺得有些奇怪了，自己這一套憤懣的話，明明是昨兒夜裏在衙署內和他的上司胡知縣詳細訴說了好幾個時辰的，現在拿來告訴這個無知無識的傻小孩子是爲着什麼許的呢？他惘然了，自己今天還不是因爲胸頭



積鬱得太過沈重，覺得非得排解一下不可了，纔招了這個小孩子出城來走走的麼？爲什麼還要發這樣的牢騷？

對着他，這個年輕輕的小孩子，那還不是對牛彈琴麼？他們這時候慢慢的踱進城門洞了。進得城來，迎着灰泥城牆的一條高高的街道，牛馬的糞落得滿道都是，中間隆起來的幾層乾燥的硬泥和那鬆軟得像粉麵兒似的塵土，刻劃出幾條走大車的轍迹。這時的縣城，還沒有什麼別的交通利器呢，除了騾馬拉曳的轎車跟那獨輪的手推小車。普通的人，還是騎一匹小驢兒或是別的牲口來得方便呢。然而進了縣城之後，若在平時，究竟還是熱鬧些的，除了來往的少數車馬，兩旁就有十來家矮矮的店鋪。藥鋪的門口，懸掛着一連串方方的木塊塗着黑漆的狗皮膏藥；切麵鋪烙餅鋪的門口掛着兩個紙糊的，上面是一圈鐵箍，垂着空圓筒形尺來長的剪成的黃色、紅色的紙條兒，微微晃蕩；油鹽店的門上貼着退了顏色的朱紅紙寫的擠成一堆兒的『黃金萬兩』；羊肉鋪門口的火爐子在這個炎熱的季節中還冒着半尺長的火苗兒。鋪子之外，一陣陣撲面而來的香氣，霧陣，油腥味，以及那極微的清涼氣，是從沿着街旁店鋪外面支着布棚賣零食的，煮湯爆肚兒的，灌腸，沙果，甜葡萄，火拉車〔註一〕這樣攤頭上

● 火拉車，像蘋菓似的一種水菓，稍小。



面發出來的。這一條街，帶這條街上所有的人物和氣味，對於健卿無一不是極熟悉極親切的了，連那個每年擺西瓜攤帶賣豌豆黃的老王那條烏油膩膩的半截辮子都算在內。然而今天，健卿略不注意的就扯着禿子從慌張的人羣當中擦身過去了，他只張望到有不少神態疲憊衣服襤褸的難民們躺在店鋪的門外休息。這兒是個貧瘠的地方，雖然是京畿北鎮的一個重要的縣，除了這一條街道之外，也沒有什麼興旺的市面。可是，平常健卿閒逛經過這裏，總也不免要東蕩西望，勾留個半響，或是臨時買些什麼東西帶回家去。然而他今天心裏頭有事，任何別的念頭，都擺不開昨天夜裏他和這兒的縣太爺胡道隆商議的什麼事情那一幕。他甚至於沒有覺察到這時十家店舖中有七八家的板門只是半開着，那些攤棚的數目今天更減少了許多。

那一幕又像是戲景一般的在他腦裏迴旋起來了。

是在縣衙門的小小的花廳裏，胡知縣的私人休憩的地方，除了他自己和白師爺健卿之外，這時沒有任何旁的第三個人。胡道隆坐在他慣坐的紫檀花靠背椅上面，連呼了幾口水烟，臉上待笑不笑的捧着烟袋，向下首陪坐着的健卿說話。他已是快望五十歲的人了，號叫做樂圃，雖然不是正當的科甲出身，在宦海裏浮沉了半輩子，除了官場所常有的油滑，庸俗和勢利之外，他也還訓練成了一雙銳利的，懂得好歹，知道進退的眼睛。對於健卿這樣年少英明



的幕僚，他是曉得應該怎樣去支使，調遣，甚至於怎樣去策劃利用的。不過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早已超出了通常的所謂賓主，而更進一步到了友朋的地步了，並且這種深厚的友誼，更一天比一天的加深。因爲過去有過好幾件困難得扎手的硬公事，經過健卿的運籌幟幄，都替道隆辦得妥妥當當，不止是掙回了官場中所離不開的面子，對於地方上的人民還添了不少切實的實益。無怪這座縣城的若干鄉紳們都在那裏口口聲聲的稱譽有了一位賢明的父母官了。其實，在胡道隆自己心裏是有數目的，他雖然不明白健卿在游幕的生涯裏，並不夢想着什麼騰達的利祿，而是抱着一種新的讀書種子的胸襟，爲強國保種而不惜身蹈在污泥般齷齪的利祿場裏。

然而，他還要欣羨的仰仗着健卿那一肚皮裏塞得飽滿的所謂『新學』，這種新學，在幾年以來，已經充滿着，燃燒着在全國千萬的知識階層的心裏了。雖然經過了前年康有爲譚嗣同他們變法的失敗，除了那班頑固刻板的守舊份子之外，要想從根去剷除維新的學說，究竟是太陳腐，太不合時調了。道隆知道，這是由於朝廷當局的昏瞶腐敗，特別是六年前甲午一役連對日本都打了一個慘敗。有了這一回的割時代的恥辱，花花的幾年之間，威海衛、膠州灣、廣州灣、旅順、大連這些港口或是任人租借，或是擴張租借地，都得伏伏貼貼的聽從人



家，只要給總署（註一）送來一紙照會通知一聲，不由皇太后跟皇上不認可。不管朝廷目前的風尚還是如何的守舊，如何敷衍粉飾，精明而又油滑的道隆却能夠了然胸中，知道表面上的提倡提倡維新，講求講求西洋的格致製造，輿地博物，是當時的大勢所趨，無可推諉的了。他在京師的時候，得到友人的介紹和健卿結識，並且邀約健卿同到這縣裏來上任，還是前年十月裏的事情。那時正是新黨失敗之際，除了就義的六君子和在逃的魁首康有爲、梁啓超等人而外，其餘情節輕微些的人，革職發配新疆的也有，發交刑部永遠監禁的也有，至於罷官丟職，籍沒家產，掘祖墓，捕家屬的，牽涉株連着至少有好幾百人。那時做官的戴頂的人，人人怕談新政，個個恭頌聖明，道隆竟然敢和醉心變革的白健卿交結，並且還聽信他，傾愛他，雖然兩個人的根本觀念和處世的方法都不相同，學問也有賣弄時文和浸沉經史的分別，可是竟也賓主相得益彰，我們也可以想見到這位縣太爺的功夫了。然而，就在目前，一個比過去任何難奧的問題還要棘手的事情，從半空裏輕輕的壓迫着，滲逼到他們的面前了。

●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簡稱，又稱總理衙門。一八六〇年（咸豐十年）設。



在一個月前，局面已經大大的吃緊起來了。從去年起由山東曹州蔓延直到直隸，義和團——後來被稱爲拳匪——的勢力，逐漸的猖獗。除了那些有歷史的，由順刀會、大刀會、八卦教等會黨擴展起來的基本組織而外，他們的勢力更伸展到民衆的基層裏去。普遍華北各地的可憐的農民，因爲內受到府縣官吏們的層層壓迫，災禍遍野，簡直慘酷到鬻兒賣產都生活不下去，而各地的當道們，偏是一味的恭維卑媚，對於洋大人洋教士們的請求陳訴，過去是驕倨託大，一味不肯考量的，現在却都變得唯唯奉承，連那些我國教徒和非教徒之間的婚姻糾葛，田產爭訟，只要有洋教士來說項或參加意見，袒護那些信教的人民，官府爲了免得惹起外國人的麻煩，不管教徒們在這件案件裏究竟是否有理，也就只好幫助一造，欺壓那班無辜的，理直氣壯的非教徒了。這樣一來，外國教士們努力傳教所吸引來的許多信教的人，不論他們是公教還是基督徒，實際上多數尙未能夠領略耶穌的偉大的博愛和真理，反而成爲吃教的，憑藉着外國傳教士和教堂的勢力來迫害自己同胞的秀民了。各地的老百姓們，吃不起虧，受不住這種氣，就時時不免發生使官府感到棘手的所謂教案。

就中少數高明些的英國，美國的教士，非但認識清楚這種教案的癥結，知道傳教士的屢遭戕害，決不完全是由於中國老百姓的可怕，野蠻。實際上，經驗所告訴他們的中國人民的



慈良和善，刻苦奮鬥的性情，無寧說是竟使他們深深的驚異，感動。所以，像那位久居在華北傳教施賑，並主持過廣學會，刊印許多華文新書籍的英國人李提摩太，說得一口流利的官話，在五年前康有爲他們新黨還沒有發動維新變法的時候，爲着四川，福建各地陸續發生的幾件教案，受了基督教教士們的公推，進北京來謁見許多位王公大臣們，並請求上奏幾條民教相安的切實辦法。可是，像這樣單薄的一杯之水，又怎麼能夠挽救那樣熊熊的烈火呢？連號稱爲通達洋務的老李鴻章，直到他赴俄羅斯慶賀俄皇加冕之前還不免深信着李提摩太是英國派來的奸細，對於他在直隸所辦的救荒賑災的工作，從來就不肯樂捐分文。他的孫媳婦的爸爸，當御史的楊崇伊還奏請查封強學書局，更不用提那班迷信的，愚蠢的，固執不化的頑舊分子了。他們平日聽說教堂裏收養孤兒呀，開班教育不識字的婦女呀，就相信教士們經常的要竊取嬰孩的腦髓，還要養活了處女來煉取採補的『紅丸』。有許多人甚至詈罵天主教是『天豬教』！這種玄秘，愚昧，陳腐的思潮，加重了這些教案，這些仇教性質的武裝農民變亂的嚴重性。

然而可怕的事情究竟發生了，並且發生得非常突兀，而且傳播得非常迅速。像一陣旋風由平地捲起點着燃燒乾燥野草的大火，火頭既經引着了，就登時劈拍劈拍的，大大的爆裂起



來，傳佈開去，燒得毛焦額爛，滿坑滿谷。朝廷的王大臣們，得勢的正是那班專橫把持，排斥新進的舊黨，起初不願也不會公開的禁止，滿想着利用這一股蓬勃激昂的民氣來應付那班刁驕貪求的外人。後來，這一種揭糞爲『扶清滅洋』的運動愈來愈擴展，蔓延的地方愈多，分子愈複雜，組織愈特殊，並且也就不再顧全到官署干涉的勢力，而變成武裝的農民力量，對歷年以來外來的侵掠的直接抗爭了。這樣，就是朝廷和地方當局再起來禁止，再起來勸導干涉，也就絲毫沒有用處。因爲山東巡撫滿人毓賢的縱容，義和團從山東全境傳佈到直隸。直隸總督滿人裕祿又禁止不力，結果在這年春季，天津，通州，保定已經成爲義和團習坎字拳乾字拳香壇的中心。在這年石榴花正開得耀眼的時候，那一班原來是甘肅省的土匪後來經左宗棠招撫投順的董福祥回軍，正扼守着薊州，通州一帶。這些軍隊，原是駐紮在北京西郊的，可是前些時他們在盧溝橋因爲有兩名軍士喝醉了酒毆傷一個外國工程師，這案子，地方官不敢過問，北京東交民巷的公使團幾次向總署提出抗議，纔把他們的一部分調出京來。

這一支武力很容易的也變成同情排外，迷信念咒和練拳的力量了。結果就在這一年的夏初，涿州、豐台都有了大規模的騷亂。蘆漢鐵路車站附近的兩道橋樑給拳民拆毀了。過了兩



天，在一個月明星稀的夜裏，北京城內的義和團開始聚眾焚燒正陽門城樓，紅光照透了半個天。大火一直燃燒到整個的兩條東西荷包巷，這一帶全是京師商業繁盛區域的精華所在：珠寶鋪，古玩鋪，綢緞莊，海味雜貨店，茶葉莊，屈臣氏大藥房……兩千多間的店鋪，就這麼一夜的工夫就變成瓦礫堆了。火蛇在黑色的烟霧裏竄起了好幾丈。在焚燒之中還有搶劫，人都是幸災樂禍的看着這些樓房遭殃，消防的人也不肯救，正陽門大街以西，沒有一處能夠倖免的。這些受損失的鋪子，除了極少數之外，幾乎全是中國人自己經營的買賣啊。這件慘燒的可怖印象在人們心裏還沒有消滅，朝廷的禁令剛纔發布下來，董福祥部的甘軍又在永定門外打死了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另外一天，德國公使克林德爲了拳案的交涉乘坐轎子到總理衙門去，半路上不幸又讓一員旗兵開槍擊死了，開槍的兇首却早已逃逸無踪。接着，像道隆，健卿等在這個京城西北的小小且縣城裏的人們，就繼續的聽到京城裏董軍晝夜圍攻各國使館和順治門裏西什庫大教堂的消息；洞曉外務的幾位新黨大臣被害的消息；北洋前軍提督聶士成因反對拳匪進兵剿擊，被革職留任的消息。隨後，又聽到各國聯軍從天津南門攻陷進城，隨後又攻陷北倉、楊村，以及不到幾天又攻陷通州、河西務，和那一位奉命勤王幫辦武衛軍事務的李秉衡的親軍潰敗自殺的消息。這些傳聞，雖然來得離奇，甚至於聽來不可



相信，然而不過數日，就都一一的得到證實了。局勢是這樣的混沌險惡，人心是這樣的憂惶，雖說這裏不過是區區的一個小縣，可是前幾天縣城東門外十來里已經有人在蓋棚搭壇，教人家焚表降神了。鄉間的人，信的很是不少。這兩天又添上許多各地逃難經過的難民，扶老攜幼，絡繹不絕。這雖然不能夠使這裏受到更大的直接的波及和損害，但是風聲鶴唳，這座小縣日常維持着的熙熙攘攘，那種表面上的靜謐，均衡，不能夠不要受到重大的威脅了。就在昨天的上午，道隆率領着人下鄉去巡查和監督一些田畝的丈量，回來的途中，他開始遭遇到了意外的驚愕和困難。

他坐在靠背椅上向健卿細細的說明他的經歷時，臉上還擺脫不掉他當時所感覺到的惶慮，憂懼。健卿開頭只是靜氣平心的聽着，等他把事情說了一個大概，跟着就向他回話：

『請問樂翁，你在路上遇見的包圍着你的那一批拳民，約摸只有四五十個人麼？』

『是呀！這還不夠麼？』他仰起頭來說。他那頭顱長得相當的窄長，像一隻木頭削的，從側面斜望過去的兒童玩器博浪鼓。『他們都有明晃晃的武器：什麼虎尾鞭呀，白蠟桿兒的長槍呀，三尖兩刃刀呀，十八樣武藝件件俱全啦。那向我說話的年紀很大了，雖是個土老頭兒，舉止倒還不怎麼鹵莽，其餘的一羣年輕小夥子們，看上去都和兇神惡煞一樣。他們現時



霸佔着東門外邊，搭起了丈來高的香壇，動不動就說神靈附體了，要逮誰就向那裏要人，有許多種地的，扛活的，也跟在他們一塊兒胡鬧，一窩蜂似的，不管你是不是真的二毛子，逮到了就迫你焚香磕頭，他們手裏可是無論老少每個人都舉着一股高香呢！把那壇薰得個烟霧繚繞。跟着就得燒「表」，那是一張薄薄的黃紙兒，鬼畫符般的寫着些個蝌蚪似的字。燒完了要是那紙灰飄揚了滿空，好，算是你祖上積德，沒有你什麼事。要是燒完了餘下的灰仍舊不動剩在碟子上面呢，那就完了，對不住，要你的腦袋！健卿，你說，這可算怎麼好！」道隆說完了話，一口濃痰忍不住咕嚕在喉嚨裏，拍的一聲隨便向磚地上吐了下來。屋子裏面的煤油洋燈籠着一隻玻璃裏面塗着白漆的罩子，燈頭捻小了，暗昏昏的，放在茶几上，照得屋頂添上大半個橢圓形的光圈。

健卿點了點頭。『啊，那麼樂翁，他們包圍着你，有沒有擁你上壇去燒張表瞧瞧呢？』

『那可駭壞了我啦，這麼危險的事情是當玩兒的麼？我帶着的差役太少，沒有他們的實力大，對着這一羣拳民，我有什麼理好說。萬般無奈只得顛巍巍的跨步上了那香壇，還好，上首供着的是太上老君，一幅搖着蒲扇騎着青牛的畫圖。我想這又不是什麼邪神，單說這個老子姓李名耳，楚國苦縣人，史記上不也這麼記載的麼？我當時說：「我做揖，我做揖，」連



做了三個揖就這麼算了局。我穿着厚厚的公服，已經急得一身大汗哩。」

健卿嘴裏抿着笑：「那麼，沒有燒表麼？」

「沒有！這也虧那個五十多歲爲首的老頭子，望上去臉上倒還透着一點兒善良氣色。他披着土舊布褂兒，袒露着胸，用手豎着大拇指自己拍了兩拍胸膛說：「我們知道縣太爺是個好官，今天這個表就不用燒啦。」他說不燒，就沒有別人再提出燒表的話來。這一關總算勉強逃過了！只是，他們却又向我提出別的要求。」

「什麼要求？」

道隆放下了烟袋，從寬博的便衣袋裏摸出一張已經被人撕裂了的紙來。他恭恭敬敬的遞在健卿手裏。健卿接過來一看，却是縣衙前半個月寫出發在縣城內外及四面村落裏張貼的告諭。裏面是自己向道隆建議過的出示禁止拳民不法的行動，藉以表示當局的态度和保護教民的意旨。

告示中曾引了幾句北京發來的邸抄裏的上諭：



『邇來近畿一帶，鄉民練習拳勇，良莠混雜。深恐別滋事端，迭經諭令京外各衙門嚴行禁止。近聞多有游勇會匪溷迹其間，借端肆擾。甚至戕殺武員，燒燬電桿鐵路，似此愍不畏法，實與亂民何異！着派出之統兵大員及地方文武迅即嚴拿匪首，解散脅從。倘敢列仗相抗，應即相機剿辦，以昭炯戒。現在人心浮動，遇事生風，所有教堂教民，地方官均應切實保護，俾獲安全而弭禍變。』

健卿瞧着道隆的臉，說道：『怎麼，這張告示出了什麼問題麼？』

『撕了！他們差人到處去逮捕二毛子，從家裏硬拉出來的時候就先拳啦棒啦的亂打一頓，燒表之後把人用槍刀剝了還不算，還要用煤油澆呢！燒呢！本縣又沒有一座教堂，那裏一定非得是真正吃教的人呢？只要平常有點兒毗怨的，都要遭報。現在事情可鬧大發了！撕了我的告示，還是小的呢。他們說：上回朝廷的告諭是皇上的意思，皇上自個兒就是二毛子，不定吃了洋人多少藥呢。要不，他會這麼油蒙心，如今，連太后老佛爺都贊成了。他們說，叫我少管閒事，以後和縣各不相犯。他們暫時或許不會侵劫到縣城裏頭來，爲的是香壇剛才設立，可是這裏的營兵捕快也不准到他們那兒去緝拿圍剿。這張告示他們撕裂下來的有好幾十份了，這一張當面交還了給我，好叫我明白他們的厲害。』……



這一段話，現在又很清楚的映現在健卿的心頭了。就在昨天夜裏，健卿費了一個時辰的工夫，苦苦的勸告着，安慰着胡道隆：朝廷的意旨雖然猶豫不定，但是袒護拳民的權貴們不是荒謬絕倫就是別有用心，單靠我們的綠營或是甘勇，甚至於像袁慰亭在小站用洋槍洋砲操練的一支新軍，在實力上，無論如何是不能夠『以一服八』的。何況甲午之後，我國軍隊內部組織的窳陋腐化，武器的陳腐，陣法的幼稚，都早經暴露在人家的眼底了呢。所以雖然風聞朝廷有過不辭犧牲一切和外國構釁的激烈詔書，但是健卿早就預料朝旨會中變的，所以上次竭力主張慎重，勸着道隆出告示，只當做不知道，故意不提對外宣戰的告諭，仍舊維持着從前朝廷那『嚴行禁止』『以弭禍變』的主張。直到天津，通州等地失陷的消息證實，道隆纔佩服了健卿的遠見，持重，反而暗笑自己白白的捏着一把冷汗，先前那樣畏畏蕩蕩的，生怕違反旨意，要遭到上邊不測的重譴呢。昨夜裏最後的決定是：爲了保護這座縣城的生靈，應該集中力量聚扼着幾處防禦四郊的逃兵遊勇的滋擾或衝入。那城外搭壇的一夥，今晨先派一隊官兵去把他們驅散，並調查撫卹罹禍的人們的家屬，然而對於參加過義和團的許多愚鈍無知的農民，健卿却沒有主張過事株連或是嚴懲。因爲健卿深切的觀察到這一班可憐的人們，這次的參加鼓動，其實是因爲他們長久的處在富有的田主老爺們的剝削和黑幕重疊的苛雜賦



稅，蠹胥墨吏的欺壓榨奪之下，這時借着一個機緣，像堰上的極端需要空氣和水分的乾枯的黃土一樣，要求喘一口氣，翻一個身罷了。

他的時代和處境，使他除了悲憫和驚異這班蓄着強大的潛力量的農民們的行動之外，是沒有也不會再深切些去思索，根究這種嚴重的民生問題的。所幸他的建議，暫時解除了道隆的焦慮和恐惶。道隆的驚魂甫定，在今天清晨趕忙派出了官兵分散駐紮數處交通要點之後，對於昨天下鄉遇到的那班搭壇惑眾的拳民，拿下了兩三個動武拒捕的惡棍當場處決了，其餘只捕了七八個，那個年紀老些的和善農民也在內，預備監禁個幾天，詢明沒有什麼殺人擄掠的罪迹，也就勸諭一番，釋放了結。這夥人因為剛才嘯聚起來，勢力究還不大，其餘沒有露面的聽得風聲不好，立刻扯下了頭巾，一溜烟的逃散，不再敢像前兩天那樣騷擾地面了。

這是今天早晨陸續從郊外傳到縣衙裏的，一切平靜的消息。道隆因為看到拳民們的勢力瓦散，膽子也就大了起來了，上午還乘着轎子，鳴着鑼，帶了幾名勇壯的武弁親自出東門巡視過，——除了東郊，旁的地方還沒有聽到許多拳民搭棚設壇和難民們大批通過的踪跡。譬如說南門罷，照剛才健卿和小禿子出來踴躍看看的情形，是沒有什麼特殊的跡象的。現在進了城來，街道的情況靜靜的，也沒有什麼亂黨，緊張的新發見。不過，那一匹馳馬奔過的飛騎



瞧上去倒真的有些奇怪，那裝束明明是一個拳民，一個義和團。馬上面網綁着的可憐傢伙，看上去又像是跟這個矯健的騎士結下過什麼怨恨似的。這是不是從附近村落裏出來的呢？他們還在逮和他們結仇的人麼？這在健卿的心裏，不能夠不算是栓着一個很沉重的結。這是個疙瘩，是個謎，在他今天憂悶的心裏縈繞着不曾解釋，也不能解釋的謎。

離這座縣城南門外迤西三十多里的李莊，傍晚的時候，有一個特殊的，龐雜的露天聚會。在大多數的健壯漢子們的會合裏面，也滲雜着許多尙未能夠算是成年的男孩子們。他們却並不參加討論，只是把上身脫得光赤赤的，有的在練着猴兒拳，走出種種花俏的姿勢。太陽漸漸的偏下去了，柔軟的光線把孩子們的發亮的背脊照耀得烏油油的，不住的晃動。有兩個對耍着紅纓的長槍。忽的，那羣大人們喧鬧的會議沉靜了些。孩子們覷見了從前面東邊飛快的跑來一匹棕色的花馬，漸跑漸緩的，終於停止在這羣人的面前。那馬不住的嘶哮着，騎馬的壯士跳下鞍來跟衆人拱着手，大夥注視着那網綁着在馬背上，緊緊閉着眼睛的可憐的傢伙。在衆人當中，一個受着尊敬的，滿臉油光的，紫膛臉兒留着鬍的漢子說道：『：喂，他還有氣兒麼？』當他望見了他喝問的對象對他恭順的做過了什麼表情的時候，他滿意了。跟



着，他向那受綑綁的人大聲的喝道：

『杜二順，你聽見我麼，我告訴你，咱們往日無冤，近日無怨，我跟你河水不犯井水，我放我的債，你看你的田，幹什麼知縣大老爺下鄉查訪，我丈量的時候少算了那麼幾畝地，用得着不等使的你抽我的後腿麼？哼，好乖乖，你萬想不到我今個在這兒等着你哪罷？』他沈沈的語聲，含着一股很濃重的旱烟的氣味。他隨即命令似的，向身後的一個穿着坎肩的瘦臉兒的青年喊道：

『二毛子！』

立刻，連那個瘦臉的青年在內，四五個拿着傢伙的人圍到那匹馬的前面。這時，像有什麼奇蹟感動他似的，那個可憐的人眼睛微微的張開來了。他的身體在勒緊的繩索當中略微的移動了一下，他愈加感到痛苦了。於是，突然的，他的眼睛瞪得很大，快要突出來的樣子。他嘴裏略微哼了一聲，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明白了有這麼多雙眼睛望着他，他證實了這些，不等那個拿傢伙的瘦臉青年動手，他的一雙突然間脫離了恐怖和兇惡的眼睛又輕輕的動了動，纔閉上了。



## 第二章 旗民的女兒

掌燈了。夏季夜裏天黑得遲，戌刻時分，房屋外邊牆隅四處發出斷續的草蟲們唧唧聲的歌唱，唱出繁密的，佈得滿天皆是晶晶的星光。健卿回到縣衙，因爲立時聽到些個離奇的消息，在簽押房和道隆的房裏忙碌了直到個這時候，暫時的，一切覺得都舒坦了些兒，纔回到自己的住所來。知縣和師爺的內眷全都住在衙門裏的後院，這一共是兩進的房子，健卿佔的是第二進的三間西廂房。雖然是土牆，修葺得倒還清爽，並不是過分古舊的，頹敗的東倒西歪的樣兒。他沿着碎石的路徑跨進裏院的時候，望得見自己住的那邊窗牖內顯現的燈光。北方從舊建築脫胎改良的窗戶，這個時候還是上下兩層扁長方形的大塊玻璃，裏邊是能夠捲上捲下的紙帘子，四面鑲着木榻兒，榻背糊着厚厚的高麗紙。他走近窗外時，看見那齊着人身那麼高的下面一層的窗帘是早經垂下來了，階沿閃着一兩顆螢火蟲兒的芒光。

健卿走上兩三級台階，拉開細竹簾子進去，靠右首一間，正是他的臥室。他從堂屋踱進臥



房，目光恰和那位焦慮在心裏，盼望着他歸來的妻子——吳氏夫人的眼睛，碰個正著。吳氏的名字叫做美晴，這時坐在一隻燒磁的，畫着花卉的圓墩子上面。這個夏季用的坐墩上邊鋪墊着一塊完美的厚蓆。她穿着闊袖子，滾邊的拷綢短衫。這種不透明的，玄色的膠質細紗料子，正是我國珠江流域所特有的土產。她，高高的身兒，長臉龐，鼻筒兒也是細長的，望去年紀總在三十歲開外模樣了，雖然不是異常的俊俏，却在莊重之中，透出她所有的溫和，聰慧和果斷。在她坐着的涼墩旁邊的方桌上正點着煤油燈，燈旁還有着一盞矮矮的錫蠟的舊式燈台，上面浸着兩條燈草，却沈沈的擺在一旁，並沒有點亮。這位夫人治家，平素是非常節省。夜間燃油燈的時候遠較點煤油燈的時候多，這是大家——連衙署裏的許多僕役在內——久已週知的。若是不說她早年及笄妙齡的當兒就曾經渡過外洋，見過偌大的世界，真還沒有什麼人相信呢。她站起身來，扯了扯衣襟，雙眼直朝着自己的丈夫望的時候，一枝羊毫的小楷筆正輕輕的擺放在身後的桌上。

『回來了麼？』美晴細曼的聲音，清楚的從她的皓齒罅裏漏了出來。雖然面貌是寧靜的，安詳的，却掩不住她一天在房間內暗地裏的擔憂。

『沒有什麼，不過，謠言是太多了。』健卿自己脫掉了袍子，坐在另外一張櫈子上面。一



個十五六歲的丫鬢捧着茶盤子走了進來送到健卿面前。健卿喝罷了幾口熱茶，把蓋碗留放在桌上。這女孩仍舊輕盈的走出去，從外面倒了一盆熱水進來。健卿洗了臉，覺得身上舒暢了些，纔向他的夫人說：

『我們在前面已經吃過飯了。我差孫履福進後院來告訴你，不用等候我，你不是已經吃過了麼？』

美晴點着頭，說：『吃過許久了。我點起亮燈，正打算給舅舅那裏去一封平安稟，你却在這個時候回來呢！真的，外邊沒有什麼不穩的風聲麼？大妞兒跑進來說，外邊都在那裏傳說老番〔註一〕這回要打進北京城了呢。不是真的罷？』

『風聲，今天下午申刻以後是平地緊起了不少。本來一準可以肅得清的拳民，現在有外縣沿着大道逃竄到本縣來的，居然和那些土著的惡霸劣豪們滲雜在一起，各村都嘯聚了三五股，情形不像本地原有的那麼單純了。樂翁因爲怕縣城裏的防護力量單薄，沿途還有許多神機營，武衛軍潰敗下來的散勇，恐怕會搶劫，已經命令立刻緊閉城門了。原駐在郊邊幾處的

① 廣州方言對西洋人的俗稱。



綠營，都撤回縣城裏來。北京城裏的消息，倒是沈悶得很。據那班難民們口頭的報告，說是鬼子的礮隊都還在東便門，朝陽門外，已經有好幾天了。說不定不敢進攻京畿，那就不過是虛聲恫嚇的慣技罷啦。」

『怎麼，鬼子們的礮隊都來了麼？那麼，這一場亂事真的避免不掉了呀。』美晴說時，輕撫着自己腹前微隆起的地方，聲音都有點兒顫抖着。她勉強壓抑着自己，說：『怎麼辦呢？我們怎麼辦呢？』

向例我國舊式的婦女，特別是所謂書香之家出身的人，因為幾百年來慣受了禮教的薰陶和封建社會環境的鼓勵，在丈夫的面前除了柔順的百般依從和謙抑忍耐之外，是不怎麼許可她們自己有什麼特別超越的能力，識見和學問的。我們這裏所提到的吳氏夫人，無論在她許婚之前或是已成爲少年婦人的今日，雖然性格上有着她的果斷和堅韌，臨到了艱急和疑慮的時候，那一種像是女性的本能的依靠性，我們仍舊可以很清晰的看得到。她和健卿這一對夫妻，在名義上，是平等的；在品貌學問上，也決沒有什麼齊配不得的地方。這不但是在這個清冷而荒僻的縣城裏，外邊的人沒有什麼褒貶，連在他們的故鄉——遼遠的廣州城裏，親友們也都認爲是一對很理想很圓滿的婚姻。可惜的只是這在健卿已經是第二次的婚配了，就是



習俗所說的續絃。中年喪偶是人生的一件苦事。在男的方面，斷絃再續在禮法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何況健卿和前妻郭氏夫人雖然結婚了數年，却從來未嘗離開過廣州故鄉，膝下也沒有添過一男半女。可是，健卿這次續絃，擇偶的標準却相當困難：第一，他們祖先是駐防廣州好幾世的漢軍正藍旗人（註一），他自己願意仍舊挑選一位漢軍的旗女。這在當時已經是有點兒困難的事情。所謂漢軍旗人，最初是滿洲軍隊崛起遼東和明朝爭奪天下的時候，有不少原住在白山黑水流域的漢族，有的是內地移民遷徙出關的，生活和滿族混雜慣了，發生了滿漢之間不可避免的接觸和接近；有的在滿洲軍隊裏當着勇弁，隨着八旗軍隊開駐到關內來，仍依着軍隊的編制。像北京、杭州、廣州這些地方都特別圈定區域來讓旗人們居住，另外設置一些將軍、都統這一類的武官去統轄他們，不聽督撫們的調動。這樣一來，那些由漢人變爲所謂漢軍的人們，雖然在種族血統方面依舊保持着純粹的漢風，並不跟滿族互通婚姻，但是因爲最初的軍隊編制的局限，居住區的劃開，以及生活、言語、禮俗、習慣的若干特殊之點，——譬如語言，廣州一地『旗下街』所操的口語，就是一種介乎東北，黃河流域及廣州

● 這是所謂『八旗』之一，原先只有四旗，即正黃旗、正紅旗、正白旗、正藍旗，後來又增添了鑲黃、鑲紅、鑲白、鑲藍等四旗。



方音之間的特殊語言，稱爲『旗下話』。——而成爲一種保持着若干自視爲優越的特殊性居民。這種居民，落籍在廣東省的，就包括了健卿他們的祖先在內。經過了二百餘年自然的動盪變遷，有許多痕迹都漸漸的融化、剝落、消泯了。原來規定漢軍旗民不許參加科舉考試，只能吃口攤派下來的錢糧，練習練習騎射陣戰的舊制也取消了；他們也無需學習『國書』『國語』（滿洲語文）做爲誇耀、獻媚和進身的工具了。到了健卿的時代，這一班沒落的旗民已經走上了式微的，衰頹的末途。他們過去和他們真正的老祖宗——漢人——間的摩擦仇恨，那種當年三藩盤踞在西南之際，像尙可喜所統轄的那班充滿着活潑生氣，驍悍兇橫的漢軍所釀成的積忿，也已經沖淡成爲歷史性的恩怨，沒有什麼存留着的力量遺下給他們的後裔了。幾代下來承繼着的吃閒糧和『什麼事情都不懂』，『什麼本領都沒有』，到底成爲多數旗民不可避免的危機。健卿在父親生時朝廷已經准許漢軍應試，（他現在是父母都故世了，）他自己呢，中了文秀才之後就沒有怎樣熱心於功名，除了旗下話之外，並不曾學說過半句滿語。不過他對於弓馬武技却是很歡喜的，因爲他幼齡的時候，還趕得上親眼瞧見那班旗民的老輩們對於盤馬彎弓顧盼自雄的野蠻式的健康生活充滿着如何濃厚的欣嚮。這在他，當然是早經消除了那種『追隨』『從龍』的餘毒了，可是對於這一類有益於身心的活動，甚至於合



乎古代中國人民的風尚而近年來在那班昏眊偃蹇暮氣沈沈的墮落習氣籠罩之下變成久已不競的情形，他却深深的暗自惋惜。因而，他這次更加堅決的企圖着仍舊要再娶一位健康的，旗家小姐。他心裏所希慕着的女性，是要有着那種綽約的風姿，活潑新鮮的血液的小姐，而決不是過分嬌養，貪吃懶做的，像暖房裏培養着的柔細的花。第二呢，這位小姐是要略讀過些詩書的，『無才便是德』的守舊的女兒他並不怎樣中意。因此這一頭親事倒的確耽誤了好幾年。後來，還是美晴的舅舅尤廷隆替自己的甥女做的媒，纔把健卿的姻緣，撮成了個這樣的門當戶對。美晴是鑲黃旗的姑娘，娘家父母早經逝世的了。她的家裏門庭異常冷落，除了自己外，只有一位弱弟吳幹川，還在讀書呢。姊弟兩個人都靠着這一位做官的舅舅照應。這位尤廷隆，是個老輩裏面的維新派人物，歷年出國在日本長崎做着領事，辦理通商事務，宦囊積蓄得挺不錯。他因爲痛愛自己的妹妹，連帶的垂憐於這位幼年喪親的親甥女兒。除了向來喜歡躬親教導着她的閨中窗課，在某一年省親返任的時候，還曾經攜帶着她到長崎任上去住過半載，讓她有機會吸收了些維新的知識。這在當時，又是那種風氣閉塞頹落式微的旗下人家，不要說是女兒，就是男子，終日裏街邊閒蕩，出入賭館，或是在茶樓裏混着的，固然不用說了，上進些的，大不了不過是埋頭於寸晷簷漏的所謂『舉業』，頂多是幾篇八股文，八



韻試帖詩做得還算妥貼，寫張白摺子字還算來得圓潤漂亮，應過童生試，就算是有厚望焉的了，那裏見過這樣肯盡心栽培的新式人物呢。然而女孩家有了相當的學識，在婚配上，可就增添了揀選時的躊躇，困難。非但是低不就，高不成，在那種舊式社會裏長輩們還多數歡喜專替子弟挑擇那些喜吟吟的『福相』少奶奶，說是有福澤，端莊，穩重，這纔是做官爲官的人家迎娶的對象，一生走的都是幫夫運。至於臉上帶着些透露聰明才華的氣質的姑娘，他們說，好是好，可是一則怕媳婦學問太好了，兒子的腹笥有限，會惹得女兒瞧不起；二來就是從迷信方面說，這樣的女孩子或許會短命，或許會妨礙丈夫的官星祿命，都是最招忌諱的。在這種機械的命定論深刻影響之下，也不知道有多少對情投意合的伴侶，被拆散開成爲陌路的生人。更不知道有多少對糊塗透頂的結合，在這種不可避免的環境和惡運裏掙扎捱磨，受盡了顛簸，還落得自己埋怨自己命苦。美晴的婚姻，却就是這個樣子耽擱的。最後和健卿訂婚了，她的年齡已經二十七歲了，只得做個續絃。幸虧，舅舅的眼力和見識是她一向讚佩的，聽到了這樣的決定時，她脈脈含情的沒有多說一句話。——白健卿的幹練和學問在旗下人裏不是沒有名的，自己的年紀又的確不算小了。月下老人給繫的紅線，倘若不是完全荒謬的話，她願意接受這個神靈的支配。



她出嫁了。繁鬧的婚禮是在故鄉舉行的，婚後不久就隨着健卿到京師來，路上花費了近一個月的時間，然後到這個縣城裏來上任，初次嘗試一下北方道路上的坎坷苦辛。她是深愛着她的丈夫的，雖然過去並沒有認識，情誼，她覺得有一種結婚婦女的神聖義務已經降臨她的身上。他有才學、能幹、文韜武略都是這位二十七歲的少婦所追慕，所仰望的東西，婚後的生活在她覺得有着無窮的情味。健卿呢，這一次的琴絃再續使中年的苦酒裏添上了無限甜蜜的滋潤。他何嘗完全忘記他從前婚配過的郭氏夫人呢？沒有，她的墳墓葬在她生前從未離開過的故鄉小北門外獅帶山，在他現在坐着的櫺子背後的牆壁上還高高的懸着郭氏的寫真呢。這是一張挺大的，廿四寸的西洋炭筆畫，她在廣州病逝後的十幾天內，健卿找人來畫的。現在這張寫真就掛在他和這位『重圓』的夫人的閨闈之內了。在這個時候的女性，社會是不大許可她們有妒忌的美德的，何況是對於隔世的人物呢。美晴順着命運的安排，雖然每天都要對着這一幅另一位鳳冠霞帔的女性的容貌，看她默默的在望着自己起居飲食，言語顰笑，她並不覺得有怎樣的偏促，難受。她要從那另一位默默的啓示當中，學得了愛護丈夫，幫助丈夫，或是尋求丈夫的真正快樂，安慰。

『你不要怕，』健卿沉着的說。他站立起來，一個長長的影子在罩燈的投射之下籠蓋着他



身後牆壁上面的畫像，和身旁這一個驚惶疑慮的少婦，像是兩下裏要化成一個人兒。她慢慢的靠近他壯健的身軀，依偎着，他輕輕的摩撫着她的柔厚的小手。陡然間他望着她的薄薄的衣服遮掩不住的腹部，它似乎膨脹得一天比一天顯露了，爲了這件事情，她隔半個月喫着一帖那有名的『十三太保』湯劑已經有好幾個月。他伸起手來，可是，又怕會觸碰壞了它似的縮了回去，臉望着美晴的羞澀的表情，笑着說道：『你不該這麼擔驚害怕，仔細動了胎氣。』

一種少婦們的髮髻上面所常常透出來的浸蜜似的香氣，這時很濃郁的，順着微微掠過的涼氣吹進了健卿的鼻孔。他發見他的妻近幾個月長得格外來得豐腴，一切的舉動、表情，也格外來得愛嬌了。她說話的聲音、笑貌，都含着一個新鮮活蹦的小生命在裏面呼吸，在裏面吮育着，生長着，不久就會像自然煦養着的美麗的種子似的，飛躍般的放出它的嫩芽和蓓蕾來了。這在一個中年膝下猶虛的男子的心裏，和在一位初次嘗試做母親的、溫柔的女性的心裏，該是一件多麼重大的事情，一個多麼重大的喜悅啊！他湊上前去，像是有什麼記憶着的東西在提醒着他，猛的用力嗅了一嗅那張白嫩的，薰蘊着涼適的清潤的粉氣的香臉。那臉兒輕輕的承受着，一剎那間就驚愕的躲開，嘴裏低聲交代了一句話，就走出這屋子的門檻。這屋內又剩着健卿自己一個人，孤零零的，偶然外邊響着幾下叫蝸蝸的唧呀唧呀的唱聲。



那聲音從窗際傳了進來，他片刻忘記了這一天的經歷和無數的奔波勞頓了。不知道怎樣，在這樣鬱悶的熱天裏，這時候也不過是偶然的冷靜一下，他忽的鼻孔癢癢的，忍不住連打了幾個噴嚏。他用紗巾揩拭過，在屋裏背着手走了好幾個回旋，覺得精神有些兒疲倦，腦子裏亂莽莽的，像是有好些個麻煩的困難的事情急待着他的安排，却又像什麼事情都很順當，並沒有一點值得擔憂的事。他終於又脫掉一件已經沒有汗迹的薄綢的褂子，單剩下裏面的紗坎肩。身子覺得舒適些了，坐在一張靠背椅上，緩緩的扇着蒲扇。

燈光照滿桌面。那上邊還鋪着幾張美晴未寫完的信紙，健卿懶揚揚的，也沒有心去讀它。這裏雖然是他的臥室，但是這大牀旁邊的方桌上面，可還有健卿許多心愛的，不時要瀏覽着的好書呢。貼牆的地方有兩隻磁的帽筒，一隻時辰鐘，它的旁邊就是一大疊堆得挺高的『中東戰紀』——這是一套雜纂性的，報告上次清日戰爭時整個世界的局勢，和雙方軍情，公文等的紀載，是美國教士林樂知在上海編譯排印出來的，健卿前年在京師隆福寺街的文奎堂花了挺大的價錢纔覓到的呢。另外一部黃公度著的『日本國志』，線裝精刻的，是美晴的舅舅從國外寄贈他的好書。還有呢，張香濤的『勸學篇』，這在那時提倡新知的人幾乎是莫不奉爲圭臬的，像健卿，一天怕不要翻個幾遍，也常常拿來和道隆一起講究。還有的厚薄不齊的



本兒，便是些『泰西新史攬要』，『三才略』，『列國變通興盛記』，『俄大彼得變政記』……這些知識階層流行的讀物了。那本『三才略』，正是健卿拿了來指導和教育着美晴的新書。披卷開來，上面卷首先印着兩個圓形的東半球西半球的地圖，裏面就是韻語體的歷史地理常識。這本書是概論性的，美晴雖然覺得它太淺，沒有什麼意思，但是因爲卷頭的地圖繪得很清楚，她閒空的時候會照着放大些繪製過一兩幅來消遣。健卿見她畫得好，還又找了一套魏默深的『海國圖志』供她瀏覽。美利堅、俄羅斯、英吉利這些國家的事情，這些日子她慢慢的都懂得不少了。健卿坐在桌前，把桌上的大半杯的剩茶咕嘟咕嘟的喝個乾淨，一個人沉着氣在想心事，愈想愈亂，連桌上的煤油燈點得久了光頭漸漸的昏暗起來必須再捻亮一下他都沒有察覺。這樣晚的時候，他還在想些什麼呢？他摸着自己的下頰，上面生着微微一層很軟的短鬍子渣兒，不自覺的試試的撚着、拔着，一點兒也不痛，慢慢的他的心事就有了着落。美晴懷孕已經快到足月，就該臨產了。他先前的夫人根本沒有生養過，所以他娶親雖然有十年光景了，這添孩子的一件事倒的確是一件很新的，很強烈的刺激。對於美晴，那當然更是擔心害怕的大事。健卿最近幾個月來，照着『達生篇』這種醫書的指導，幫助她服藥調護，同時也找好了一位可靠的，有經驗的穩婆。這個縣城裏沒有新式醫院，沒有西法的產婆，



他的打算已經是在可能範圍之內最妥當的處置了。道隆因爲知道他們夫婦年紀輕，對這方面的事情毫無經驗，也曾叫自己的女眷不時的到美晴那邊去探望，穩婆就是由他的夫人做主請的。幸虧幾個月以來，美晴的身體日見發福，也不大嘔吐，並且飲食的分量反而常有增加，胃口很好，並不像旁的產婦們那般累贅，這倒叫關心她的人，特別是她的丈夫要放心不少。可是，臨產日子一天天的逼近了，添上了個時局的緊張，叫個健卿對內對外都少不了煩心。這件幫助道隆應付拳民的問題就是最棘手的。道隆是一個縣的主宰，雖然上邊還有府道，可是知縣是所謂親民之官，許多事情他得先去接觸，對付。在那種緊要的關頭旁人都等候着他發號施令，兵來將擋，水來土淹，雖然受到府道的遙制管轄，他的下面可還有更多的鄉呀鎮呀的各級辦事的人員呢，在有些場合他就是一個縣的靈魂。然而道隆一方面老於官場，慣會敷衍對付這一套，平常的什麼公事來到他都能夠得心應手，八面玲瓏，辦起來決不致於怎麼離譜兒，也經得住上邊的勘研，挑剔，可是到了處理那些比較特別些，艱巨些的事件，需要魄力，需要當機立斷，肩膀上得多担幾斤分量的，他就變得懦弱，遲疑，謹慎了許多。這次的拳案，就是在這座小小的縣城裏，應付的態度，手腕，也發生了好幾次的變化。道隆屢次暗裏設法打聽上邊道府處理的辦法，又託了些在北京做京官的朋友們要想明瞭朝廷



的真意，免得事情弄出了岔兒。不料京中的情形混亂萬分始終弄不明白，一會兒決意幫助義和團，態度激昂得了不得，一會兒傳出天津失守的消息，就又聽說慶親王出來託美國公使講和，上諭停止攻擊各國使館，還由總理衙門給東交民巷送進去好幾大車的西瓜，青菜，外帶好幾千斤的洋白麵。隨後，政府又調任李中堂（鴻章）當直隸總督了，雖然他還滯留在南邊沒有動身，可是峴帥（劉坤一）香帥（張之洞）他們都有通電主張兵釁萬不可開；他們的意見在朝局上是有相當左右的力量，這樣看來，和議就有着很大的可能性。道隆打聽得這樣千真萬確的消息，便和健卿商議，決定遵照着保護外僑的朝旨，禁止拳民設壇活動。不料再過幾天，又聽到降下嚴旨把總理衙門大臣許大人（景澄），侍郎聯大人（元），太常寺卿袁大人（昶）這些辦外交洋務的滿漢要員們綁赴天橋處斬立決的可怕的驚人噩耗，又聽到戶部尚書立大人（山）也同遭斬首的訊息，這可把道隆駭壞了，生怕自己措置失當，萬一上邊申斥下來，非但這幾十年心血混來的小小前程就此輕輕的丟掉，說不定還會有不測的禍變呢。這樣一來，他就不敢怎樣積極的進行勦辦，只是有一天沒一天的觀望着，靜候上司們的命令。誰知道那班做官的人，雖然有着道府州縣這一級轄制一級的層次，可是論到真正辦起困難的公事來，却都好像是一個師傅傳授的似的，旁的訣竅也沒有多少，只是這一味的推諉因



循模稜兩可，却是他們的不易心傳。如果是在幾個月以前的局勢，或者那樣的局面至今都沒有變化，他的上司們也許會逢迎着阿諛着朝裏那班贊成拳民的王大臣們的主張，讓各縣趕快籌備團練，獎勵拳勇，樹起扶清滅洋的旗幟了；或者，即使是在今日這樣混沌而緊急的情勢之下，如果他的上司們仍舊是像毓賢，裕祿，李秉衡那樣的不懂國家利害，一味鼓勵仇視洋人的傢伙，那麼，像在保定、灤平、太谷、大同、汾州、歸化、綏遠……等三四十個旁的府縣所發生的殺戮教民的慘劇，也難免發生在道隆的治下，而健卿所有的勸告反對也就難得發生多大的效力。幸而道隆的上司們自己也正在對這件事情不斷的爲難，下屬們所請示的種種難題，一兩個月的擱置着不好答覆，專等候着大局的開朗。並且我們這裏所說的H縣城根本並沒有多少的教徒，即使有，數目也極少，看到拳民在附近異常的囂張活躍，就暫時躲藏着不敢出來，罹到禍害的還是那些和他們平常在別的方面結下私怨的農民。所以，平日異常謹慎小心的道隆看到了這種逐漸發展的演變，纔傾向於接受健卿的意見；起先還只是將信將疑，對拳民不敢鹵莽從事，後來事情愈變愈清楚了，朝廷對外的應付已經成了僵局，各國的聯軍沿着鐵路線已經打到北京城外，迷信拳勇對外主戰的聲浪却相反的一天比一天低落，大家都眼巴巴的盼望李中堂快些到北京來鎮壓。



這樣，道隆纔心悅誠服的聽從健卿的勸告和佈置，一洗他過去的懷疑，畏縮了！不過這在健卿方面，就不知道費了多少口舌，辯論，舉了多少的實據，纔把他這位老於世故的忘年交好友說到了這步田地。並且，這以後的事情還不知道有多煩呢？縣民們的勸諭安慰，兵勇們的鼓勵操練，餉糈接濟的籌撥，秩序治安的穩定，健卿這一個月來所有的體力已經讓這些繁複而迫切的問題鬧得筋疲力盡了！現在，還得添上城門關閉以後的防禦問題，糧食問題，交通問題，還有，自己的妻子美晴過幾天就要臨盆生產她的頭胎孩子的問題，這一個問題對他即使不比其餘的那些大問題格外來得重要，但也決不比它們等閒。可惡的是，今天傍晚還聽到那麼些個可怕的謠言：有的說，洋人已經攻進北京了，火燒了咱們的儀鸞殿，像咸豐爺在朝的時候洋人火燒圓明園那樣；有的說，皇上已經在混亂中叫洋鬼子逮走了，有的說，皇上已經死了，是讓太后老佛爺給治死的，因為她們母子不是一條心。這種謠言，不管它們究竟有多少分的真實性，傳到健卿的耳朵裏，都使他在鎮靜和緘默之中，添上幾分的灼慮。縣衙裏還沒有得到北京方面的真實消息。這些單單從難民們的嘴裏聽到的說話，經過他的縝密的頭腦分析下來，他不能肯定它們是否可靠，（誰知道呢？這樣的歲月。）然而他却竭力的朝順利的一方面去料想，希望局面不致於變化得這樣急，這樣銳。頂好是李中堂早些入京，那



麼，聯軍們或者可以不致於攻擊京城，京城沒有危險，這京北的幾個縣當然不會有多大的變動。——還是不要有那樣的劇烈的，急銳的激盪罷！他想到了美晴，那麼明目皓齒的嬌美而婀娜的婦人，一個美好的；可愛的小生命正待在她的懷裏等候着降臨的時刻呢。不要有什麼驚擾，什麼變動，搶劫、燒掠、逃難、死亡這些可怖的事情發生在這座縣城裏罷；如果有那樣的苦難，那樣的不幸，却又該怎樣辦呢？怎樣辦呢？

他沈沈的默想着，到了這時，一陣輕輕的耳語似的聲音忽的在他的耳朵邊播動了。『怎樣辦呢？我們怎樣辦呢？』這聲音在不久以前曾經那麼惶慮的，急迫的刺進他的耳朵的，現在却像什麼鬼魂似的，嗡嗡的在他的身邊響個不住。這是一羣蚊子陣，在玻璃燈筒的上面不斷的翻來覆去，一會兒集中，一會兒散開，却又更熱烈的爭先恐後的結聚在另外一處。他察覺了。把燈頭捻大了些，忽然就覺得身子有點兒顫冷了。這是個夏夜，氣候却驟然變得特殊。天上的星光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被一片片的灰雲罩上了，從大玻璃窗上面更高些的兩扇捲起未放的冷布紗窗〔註一〕健卿望得見剛纔的滿天星斗這時候都收斂起來了，一陣一陣的涼風

●冷布雖然名爲布，其實是一種極粗極稀的線紗，却塗染上深綠色，每尺的代價不過制錢幾文。

直到今日北方屋子還很常見。



從外邊通過了捲着窗紙的綠綠的冷布窗戶透到屋裏來，使得承受着它的涼意的人們都會感覺得適意；這種適意，一向把心神注意在旁的方面的他，現在也感覺到了。

他不由自主的大聲的打了一個噴嚏。

正在這個時候，他立起身來預備揩一揩臉，轉身就嗅到了一陣清辛的藥香味道，是那些當歸，川芎這一類的婦科藥劑，跟着就見美晴自己捧着一隻熱騰騰的瓦藥鍋走進來了。她的步態走得又輕微，又穩重，大大方方的，因為她的身軀較前些時候發胖了。照着她的故鄉和旗族的規矩，她雖然有了這麼些個月的喜，她還應該常時親自操做，增加走路和輕微的運動，只是一雙手却不許可高高舉起來。

健卿的眼光和她的接觸到一起了。在窗外吹進來的冷空氣佔據了整個房間，燠熱的氣氛大大的減輕了的此時，他的心頭湧現了一種像是突然擱下了千鈞的萬擔似的安慰。『她來了！』這幾個字在他的腦裏很快的打了一個旋，同時，她把藥鍋放下了，用手掠了一掠她鬆軟的鬢邊，笑着向他說道：

『要下雨了。你在做什麼事情？』她走到健卿的面前，再添上一句說：『不冷麼？』

『不。』健卿答應了，讓她和自已並排背着桌邊站着。她是知道他向來的體質是很強的，



近來因爲忙碌和憂勞，臉龐兒雖然羸瘦了些，大概也不怎麼要緊。她嫵媚的用手輕輕的摸弄着他背後長拖拖的髮辮。那辮梢兒今天早晨還梳得很光滑，像一條油濯濯的水牛的尾巴，現在却有些兒鬆懈了。他站在那兒聽憑着美晴從她的梳粧匣裏找出了一隻篦子替他把頭髮散開了，用一根骨針插着辮子的上端，替他攏着，通着，篦子和骨針直觸到他腦後濃密的烏髮裏的皮膚神經末梢，他覺得一陣麻癢癢的，舒暢直到了心眼裏。她這時一手托着辮子，心裏暗忖着怎麼他頭上齷齪的麩皮這樣的多，忽的迸出了一句話來：

『白頭髮！』

健卿笑着說：『沒有幾根罷？我是自小就有少年白的。』

『是麼？這裏有三根！哦！不止！不止，有十幾根呢。喂！我說你怎麼這麼多的麩皮呀！』

健卿呵呵的發起笑來。『不要抓呀！我癢得很。』

這時牆上藉着煤油燈的光一幕一幕的把他們兩個人親暱的舉動都映現得很清楚，兩個淡淡的影兒貼近在一起了。美晴很敏捷的把他的辮子重新編紮好了！覺得手心膩膩的，便向他說道：『你摸摸我的手多髒呀？』



美晴的手指跟健卿的指尖剛纔接觸，就立刻縮了回去，驚異的說道：『啊呀！怎麼這樣冷？』

『你不要摸罷。』健卿說時，自己覺得精神有些兒疲倦了，跟着說道：『我忘記放下上頭的窗帘了。』

那上邊的兩個窗戶，高麗紙順着一根小木軸兒高捲起當中正方的一塊，風從冷布外邊颼颼的響了進來。健卿搬了一張凳子，人站到它的上邊，伸手把兩根厚韌的高麗紙軸都落了下來。風拂着他的面，實在覺得涼陰陰的。

他放好窗帘下來的時候，一邊把凳子搬好，一邊說：『美晴，快吃藥罷！外邊下了雨了。』

『真的？怪不得有些陰涼起來了呢。』美晴一面說着，一面傾耳去聽外邊雨點子打在庭院的響音。那雨聲滴搭滴搭的，打在院子裏種着的夾竹桃和石榴樹向日葵這些植物的莖葉上，發出一陣清楚的諧和的聲音。她開始從瓦鍋裏把她的藥汁倒在一隻茶杯裏，慢慢的喝起來。

健卿雖然衣服穿得太單薄了，他現在已經疲懶得不想再加穿上去，只是把兩條胳膊向左右鬆了勁兒似的微伸了伸。

『我想睡了，美晴。』他喃喃的說，兩隻眯着的眼睛已經有些兒張不大開來了。



隔了幾分鐘，健卿已經很寧謐的躺在牀上，他身上蓋着一大張紫綢面子的夾被。大妞兒進屋來把藥鍋茶杯茶碗這些東西帶了出去，屋裏靜靜的，只剩下美晴一個人在那裏工作了。她蹣手蹣腳的走到牀前，望着自己丈夫那一張兩道濃眉高聳着的瘦長的面龐，聽着他的均勻的，清楚的呼吸，自己帶着笑意，自言自語的說道：『累了。』

美晴重把明亮的煤油燈頭捻細了些兒，她坐在桌前，正面對着燈罩，又繼續她寫信的工作。她這封寫給舅舅的安稟，還剩下最後的兩段，很快的就把它寫成了。最後在信上她提到她的弟弟吳幹川，今年二十歲了，現在廣東省城的菊坡精舍裏當學生，聽家鄉裏親友們來信說他在齋舍裏讀書很肯用功，雖然天分並不算怎麼高，他的課卷倒還常常『貼堂』呢，月考的成績也還高，因此也頗能夠博得幾兩銀子的膏火。美晴在信上說，這都是舅父大人自她們幼年直到今日所給予的教誨和恩賜。她把這封信寫完停筆時，外邊的雨落得更大了，雨點子先是粗粗的，一顆顆像有金錢那麼大小，落在磚頭上發出拍喇拍喇的響聲。院子裏的地本是鋪着橫豎起來的長磚埋在黃土泥裏砌成的，也有些碎石子兒，這幾天來溽暑的蒸熱曾經大量的蘊藏在它們裏面，就是像小禿子那樣的小孩蹲在地面玩的時候都會感到一股不愉快的，衝鼻子的暑氣。這股熱氣，照小禿子說，還會叫他的腦門子發昏發脹呢！現在連落了這麼些個



時候的雨，這蒸蘊的暑悶却早已被吹落打散了。天空裏是一片黑墨墨的濃雲，有的時候在極黑暗中不知道那一方忽然劃開了閃爍了一條斜紋似的強光，把屋子裏牆壁上面掛着的字畫，洗臉手巾架子，磁墩子，箱櫃，一切的東西都透底的給照了個通明，美晴的一張白裏透紅的長臉龐和細筒般的鼻子映在這道強光裏就現出了溶解在淡藍裏的慘白白的顏色。接着，霹靂一聲巨大的雷響發了出來，不止是震在耳鼓裏，也在前後的屋脊上滾來滾去，雖然在人們窒息的時候它就消散了，那餘留的震聲好像還深藏在這泥牆裏，有半分鐘的時間沒有散盡。於是，在院子外邊鼓盪着的風聲也較前更加猛烈了，大雨傾着全力向地面注瀉，廊簷上面隨着把成股的急湍般的水柱整條的急迫的輸送到廊底的硬磚上和門前石階上，水柱瀉落之後濺起無數的雨珠衝落在地面變成一顆顆的當中是真空的，四邊刷下無數細點的圓柱體。也許更經過不久的而又綿長的年月，有些地方的階磚中間會低凹下去，有的脆硬凝固的石塊上偶然有一兩個非人工雕琢的淺淺的細穴，人們並不奇怪的欣賞着這個大自然的神妙。

在這樣繼續不斷的可怕的雨聲裏，美晴有的時候感覺到一點強抑不住的驚駭。閃閃的電光不時的從窗外偷窺進來，雖然並不時常發出隆隆的巨響，她已經嘗受着一個人在這冷靜的，空寂的周遭所忍受着的慄懼和壓迫了。她把桌面上的筆墨和雜物收拾乾淨之後，桌燈的光度



愈來愈陰黯下去，她也不再打算把燈捻的旋柱再朝大些扭動了。她輕輕的把兩扇木板的房門掩住，加上了橫栓，她就預備一天最後的休息。窗外的風響儘管再來得大些，她把房門緊閉之後，心裏就不再像先前那樣的惶急，畏懼了。真的，她跟她親愛的丈夫同在着一塊兒，丈夫在靜靜的，酣適的沈睡着，自己的懷裏呼吸着活躍的新鮮的小生命，她擁有着這些實質的，具體的東西，難道還怕外邊的無關緊要的風濤駭浪麼？難道還會感覺到自己的空虛和鬱悒麼？沒有的事！那是虛假的！美晴現在終於沈住了氣躺在丈夫的牀上的另外一頭，在微茫的細光裏她還望得見房門和牆壁。壁上側側的朝下邊探望似的一幅另外一個鳳冠的炭筆像，忽然對正了自己，眼睛睜得大大的好像要吞噬她捕捉她的樣兒。那婦人平日的溫顏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剩下的只有鐵青青的嚴冷。美晴緊緊的閉住了眼睛。



### 第三章 風聲鶴唳

胡道隆在上半夜裏一個人不住的腦裏盤旋着千端萬緒的問題，沒有一件事情能夠很痛快很順利的獲得實質的解決，甚至於盤算着這一件，聯帶的又勾起了另外剛纔曾經怎麼一想或許可以辦得妥貼的事端，現在却兩件事併在一塊兒成爲雙料的麻煩了。捕獲了好幾名拳民，經過兩次的審訊，陸續的開釋了。現在聽說被自己解散了的城東大樹椿的香壇又朝西移了幾十里地移到城南的李莊繼續的活躍着，他却沒有更大的力量去干涉。因爲，他探聽到李莊那邊的團練裏面有一部分土豪把持着，竭力結聚着許多潰卒散勇和其餘潛伏在旁的村鎮裏的有武器的拳民，聲勢相當的浩大；而官方這一邊呢，他知道這裏的馬把總所統轄着的一點兒薄弱的兵力，除了緊閉了城門嚴防蠢動之外，決不能再有調開出去的示威舉動。照普通的情形來說，一個縣城的治安是由武將單獨負責的，知縣只處於毫無主動能力的協商和幫防的地位。現在道隆居然能夠調動綠營的隊伍，那是因爲平常那一位喜歡講求韜略諳嫻弓馬的白師



爺和把總馬星川很談得來，在道隆的面前時常的拉攏，聯絡，並且健卿對於綠營方面需要的什麼糧米給養呀，柴薪供應呀，也竭力的督促着殷實的商舖設法協助，慢慢的切實攤還，使得他們在糧餉不濟的時候不致於無故的騷擾百姓，也不致於過分的感到匱乏困難。這種平日的苦心，到了目前這樣憂惶危急的時候，道隆就感到有自己安慰的理由和驕傲的理由了！然而跟着他立刻就想到了這種臨時性的協濟是不會怎樣長久的。綠營的制度早經走上腐爛糜潰的自我毀滅的路途了！它的武技，操練，陣法固然是異常的陳舊失時，當不起對外的戰役，比不上那班雄糾糾的懂得玩弄洋槍洋礮的新建軍隊！然而，更重要的是，它不但不能夠保持着軍隊所應該控制着的裏面的，嚴整肅殺的精神，就是外邊表面上的空幌子似的軀壳，它也維持得很勉強很困難了。有許多綠營裏面的卒伍，聽說是除了點名發餉的時候便不足額；破碎和綴着許多補綻的制服，爛了底的漏水的馬靴，生鏽的沈重的廢槍，以及那長長的隊伍開拔起來時人們所瞧見的彎腰駝背的，羸瘦蒼黃的老兵們的面龐和拖泥帶水參差混亂的步伐，都使人們深刻的想一想，自己這個陳舊的古國今天頹落得有了怎麼樣的面貌了。而道隆在上半夜所苦苦思索的，還是這一夥軍士們斷竭了其他的供應以後的給養問題。

然而，雖然他在上半夜傾盆大雨的時節悶想得相當的疲竭，並且絲毫也沒有得到合理的辦



法，到了下半夜他就睡得非常的酣暢，窗外的滴瀝的簷漏聲，夾着如注的雨水而來的涼風，都在他的響呼呼的鼾聲中消失了。他睡的上房裏條案上面放着一隻磁器雕鑿的，上頭兩個插着翅膀兒微笑的天使環抱着的比利時製造的小時鐘，幾次的清脆的聲響他都無法聽見；那屋外幾趟的換了班冒着雨擊敲的更鑼聲音，那麼沈滯的乾枯的音響，一響跟着一響的渙散了，他更不會怎麼注意到。然而他的睡覺竟不能夠繼續下去了。在朦朧的微茫中他忽然驚覺到什麼聲浪和亮光，不由的不掙扎着要瞧得真切些，可是疲憊的眼睛一時却無論怎樣也睜不開來。他奇怪了！立刻就覺得有人在旁邊連推了自己幾下，還低聲『喂！喂！』的叫着。這是他的夫人朱氏，這時候竟穿齊了衣服站在牀頭了。這時候看來還不過是寅卯二刻相交的光景，外邊的雨聲還在浙瀝個不住，道隆醒來摸摸自己的半禿頂的頭顱，驚異而又粗暴的，嘶啞的喝道：『什麼事情這樣大驚小怪？』

朱氏夫人自從出嫁到了今天，二十年來是一直敬畏着她的丈夫的。她的丈夫在這裏做着一縣的主宰，就是人家兩榜進士出身也不過混到這樣的地步哇！他在她的面前，不自覺的頗喜歡擺弄他那一套的官譜兒。她呢，自然是柔順的，像是那種喜歡誇耀着被屈抑的驕傲的婦女那樣的接受了。這個時候，她瞧見丈夫很有發作那做官的吹鬍子帶瞪眼的官架子的形勢，就



陪着笑說道：

『老爺！聽說有挺重要的公事，上頭插着雞毛三百里加快驛遞的公事飛到了。是蓋着……挺大的紅花大印的呢！』

房間的門原來已經打開了。丫鬢鳳萍手裏捧着一隻燃着了半截肥肥的紅燭的古銅蠟燭台進了來，向老爺和夫人稟告着：

『老爺！王師爺在外邊等候得很焦急了。他差了孫履福來催請您趕快到前頭去。也不知道是什麼緊急的公事，說遲了恐妨來不及。』

道隆的嘴微微的撇了起來。他半個身子從薄薄的被窩裏探了出來，埋怨着說：『哼，我這就起來。鳳萍！你去告訴孫履福，叫他去回王師爺的話，說老爺這就出來的，想着有什麼緊要的意思，可以先去請白師爺商議商議。』他跟着很感傷的，忽的歎了一口氣。

這時候，朱氏已經把通明的煤油燈燃起來了。鳳萍聽完道隆說的話，連應了兩個『是』字，跟着回答道：

『我聽孫履福說，王師爺已經差人去請白師爺趕緊起身了。』

道隆哦了一聲，心裏仍舊不住的納悶。朱氏這纔吩咐鳳萍趕緊去拿熱水，等鳳萍轉身踏出





上房門檻之後，道隆只得拚着一雙疲倦的眼睛一骨碌的爬起身來。

當這上房裏的知縣夫婦倆兀自在忙碌着起身後的事情的時候，如果有人稍微注意着一下窗外，一定可以望見庭院裏正有兩個人匆迫的走過。一個差役一手提着一隻油漉漉的紙燈籠，裏面透着淡黃的光燄，燈籠上面寫着『某某縣正堂』幾個扁形的粗體紅字。他的另一隻手高高的舉着一頂張開來的破敝的大油傘，傘蓋緊緊的遮蓋着自己和稍微靠前一些走着的白健卿。這隻燈籠的微光在滴搭滴搭的簷漏聲和天空濃厚的一球跟着一球滾動着像水墨畫所用的彩色那樣的雲層掩護之下的模糊的玻璃窗外邊很快的就閃了過去。

時候剛纔交了卯刻。天色已經透出一點亮光了，因爲是大陰天，還是跟平常半夜裏的黑暗朦朧的情景相髣髴。雨雖然是小了些，却由急湍般的雨柱變成一絲接連着一絲的迷霧，被那飄來飄去方向不定的風直拂到人們的身上來。這種風，吹在人們臉部和其餘的肌膚時並不令人感覺到犀利難過，可是因爲昨夜滂沱的大雨下過了，天却還沒有放晴，太陽懶意灰心的躲藏在黯灰的雲層裏不肯露面，雖是在中國的北方，這種潮濡的，空氣中含着過多的水分的陰霉天，渲染着飄風迷雨，時刻像是有一層輕薄的粘膜般的纖維模樣的細紗什麼的東西軟軟的貼緊了你的眼臉，你的鼻膜，你的耳朵眼兒，使人人都得分嘗到它的陰透透的，冰涼的意



味。這個，美晴在健卿去後沒有多少時候就察覺了。她起身後把牀褥折疊好，捲起紙窗，梳完了頭，吃了年老的馮媽和大妞兒煮的小米稀飯，她就覺得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可做了。近幾天來，自從那天胡太太來談天她跟她兩個人在一塊兒盤算着肚子的日期之後，這腹內的微弱的小生靈，似乎獲得了外界的鼓勵、慰安，跳動得格外熱鬧，翻騰的勁兒也來得格外猛烈了。它在裏面鬧着些什麼呢？大概是個男孩子罷！一定是的！一定是的！不是男的那裏會有這種劇烈的掀動、跳躍？她有的時候靜心的聽着，忍耐着，屏住了自己的呼吸，她覺得到這個滾溜滴圓的，可愛的肉球兒現在停留的地方了。它正在吮吸着自己體內所供給它的豐盛的，滋潤的養料罷！吸罷，喝罷，親愛的東西，你儘量的享用你所需要的一切，千萬不要顧惜，不要嗇吝，更不要畏懼呀。一個母親所有的一切都是全部奉獻給孩子的。不，不只是奉獻給孩子，它們都是母親爲了孩子的需要纔去佔領，交換，或是創造的啊。世界上如果沒有孩子，那兒會有叫做母親的人呢？這個時候美晴也能夠體驗得出這個並不怎麼顯淺的道理來了。她每天儘量的添吃着東西，過了一個多時辰，她又感覺到饑餓難捱了，便再吃點什麼罷；飯也好，旁的點心啊，零食啊，她一天要分個四五趟來把多過她平常的食量一倍的東西完全吃下去，直到第二天的開始。這或許是她獨自個兒的需要罷，然而她又特別的嗜愛許多



種她從前從來不樂意嘗一嘗的東西。酸的，辣的，醋溜的，油煎的，和那些什麼芝蔴醬拌的，棒子麵兒摻的各式各樣的深黃、朱砂、赤紫、灰黑等多種顏色，氣味的食物；有些東西是健卿聞了一聞就會喊頭痛的，可是美晴却不但是嘖嘖樂道，而且也吃得津津有味。也就是這些難吃難看的食物，把她幾個月的工夫吃得身軀圓胖胖的，臉上紅潤潤的，愈發的精神煥發，光彩照人了。年老的馮媽，只爲了她是一個『坐月子』的能手，能夠烹調得出來這種北方的，南方的稀奇古怪的食物，在美晴的眼裏地位突然的增高許多了。

有一天，美晴跟老馮媽談到了某一個問題來，馮媽立刻現出鄭重其事的樣子，站在她的面前朝她直望着，有一兩分鐘的樣子都不肯發話。美晴就像讓一位有名的星卜家替她看相的樣子，不免要有點兒矜持的態度，却又露出了盼望着的臉色。

馮媽的多皺紋的扁額底下，眯着一副衰邁的老花眼睛。她眨了眨眼睫毛，操着京東的口音說道：

『太太！您走動走動看！』

美晴依了她的話，剛纔朝前邁了四五塊方磚的地面，馮媽就嘻嘻的樂了起來了！她腦後的



灰白頭髮是梳攏起來納在一隻青布做的綴着稀薄的黑線網子的髮髻兒〔註一〕裏面的，髻兒的尾巴做得朝上邊微翹着像豎蜻蜓。她一笑，這個髻兒的頭髮一縷一縷的鬆開了，虧得它上面還插着一根包黃的銀簪子。她趕緊提起左手來護着頭，一面高聲的叫道：『我知道了！是個小子！一定是個小子！』

『小子？』美晴初聽有些兒茫然，立刻也就悟到了。

『是小子麼？你瞎說的！』美晴的心頭已經輕鬆了一口氣了，却還想釘得穩一點兒。

老馮媽的『正冠』的動作在慌忙之中勉強完成了。她把兩隻手仍舊垂放下來，將胸前的皺摺了的破藍布褂子使勁的拉扯了一把，答道：『太太！您放心得啦，說是小子就準得是小子，我不冤您呀！』

跟着，閒談一直的繼續下去，美晴也將信將疑的多懂得了不少的據說是曾經彙積了好幾個世紀的關於生育的可寶貴的經驗。管它正確也罷，不正確也罷，這在做母親的人是同樣的欣喜，同樣的要聽的。她們不但是喜歡聽，並且在別人忘記了沒有提這一類事情的當兒，她們

① 髻字在這兒音 Chuan, 上聲。髻兒，北方婦女的一種冠飾，攏在腦後，僕婦們尤喜用之。



還會千方百計的繞了彎子說話，把話題勾到這一方面來呢。孩子是男是女，敢情從肚子的膨脹的程度都能夠區別得出來的。是丫頭，肚子就寬大得驚人，要是小子呢，肚子雖然也大，那是脹得緊緊的，嚴絲合縫的，像馮媽那樣有經驗的老婦一瞧就明白。何況，還有走路的起步呢！『男左女右』，這是起早先聖人那兒就傳下來的道理。肚子裏頭懷着孩子的堂客，你要知道是小子是丫頭，別的不用瞧，瞧她哪一隻脚先起步還不就結了麼？老馮媽肚子裏頭的墨水兒也許不比旁的人來得多，她又不知書，又不識字，可是，這一點兒看家的本領她却不能讓人。她一瞧，只一瞧就明白了。這是明擺着的事！

平日子美晴只要一想到這些，就想到自己好像已經變了一個人，接着就暗暗的，撲嗤一聲的笑了起來。她的輕輕的笑聲剛纔停止，自己又立刻又意識到這懷中的一塊肉的微細的跳動了。說它是跳動，這自然是不錯的，不過它的跳躍，跟脈搏的跳動，心臟的跳動，却又不完全相同呢！我們怎樣能夠用語言去說明它——這種根本沒有人能夠澈底瞭解的孕育着的生命搏動呢？我們還是不要去妄想去臆測它，且看美晴自己的感覺罷。她現在學習到幾乎可以親暱的用耳朵俯着聽到它在裏邊在鮮紅的血流裏奔放的迸騰般的一遊一擺的行動着了！它呼吸着！那微弱的，却又決不會斷輟的輕細無聲的氣息，在她的溫潤的皮膚內層裏一牽一牽的跳



動起來了！她知道哪兒是它剛纔動着的地方，她不敢怎樣使勁的嘗試着在外邊伸進去一探，那筋肉忽的大大的牽扯了一陣，嚇得只她有緊撫着暖暖的肚子輕揉着，忍着氣，溫柔得像陪着小心似的看顧着它，憐矜着它。

於是，有了這種奇異的活躍的動作，她開始嘗試着另外一種新鮮的滋味，學習着怎樣做一個真正的母親，並且不需要什麼解釋就能夠明瞭孩子纔真的是她自己的生命的一部分了。這樣，即使健卿不在身邊的時候，她也能夠不自覺的排遣自己，在等待着丈夫的歸來之外，更熱烈的忍耐的等待着什麼新的東西的降臨。

健卿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就有什麼緊急的公事被前面縣衙裏的人催着請了出去了！他臨走的時候，也感覺到事態的突兀，嚴重，連一口熱水都沒有喝過，就冒着迷濛的雨陣到前邊去了。他臨走時只向她叮囑了這麼幾句話：

『美晴，我走了。萬一你今天要作動的話，趕緊叫大妞兒去請樂翁夫人過來，我已經再三的替你拜託過她了。好在，我想，即使是今天，總也有一兩個時辰好捱，我聽到自然會急急的趕回來的。萬一過分的急，老馮媽也可以做做主罷，我想。』

『是了！我都知道！』美晴含笑着回答。『你這番話，不是已經向我說過很多遍了麼？』



就是這樣，那來催請的差役提着紅紅的燈籠在前，這一對親愛的夫妻急匆匆的分開了手。現在，距離健卿離開家的時刻差不多已經捱過三個時辰了。老馮媽照例的彎弓着腰在用一張早已扇壞了的蒲扇不住的扇那竈洞口的細門，順着她的扇子的勁兒，竈口略略的上下彈動着一星星的亮絲兒。大妞兒也許是在井邊浸着要洗的衣服，也許是溜到前面院子去找鳳萍閒擦天或是幫着她工作去了也說不定。她是習慣於忽然的溜開了過了些時候再不知道又從什麼地方鑽出來的，順便在美晴面前報告些她所聽到的新聞。關於她這種喜歡閒串門子的脾氣，美晴已經告誡她不止一兩次了，無奈她的本性難移，說也說不聽。只有老馮媽却有管教她的好辦法，那是乘她回來在自己面前連說帶笑的報告她打聽着了什麼並無多大緊要的消息時，老馮媽就把皺皺的臉皮往下一沈，向她大聲大氣的數着：

『沒有羞沒有臊，十幾歲的大丫頭上人家年青小夥子跟前現眼子啊！你瞧人家鳳萍，梳得頭是頭，紮得腿兒是腿兒的，見人答話，說辭禮對，誰像你那樣子不要臉啊！』

她說完了這一套，照例還得用手指尖遠遠的朝她那嫩嫩的小鼻尖兒一戳，並且大妞兒又照例的早已三脚兩步的（她倒很幸福的沒有裹過脚）跑到廚房的門框那邊而讓老馮媽白白撲了一個空。於是，半羞半嗔的大妞兒朝地面啐了一口，就急急忙忙的暫時躲開了。



經過這樣的一套手續，她大概總得羞答答的在家裏躲藏個四五天不出門，然後又復了原。今天，她離開老馮媽已經有不少時候了。老馮媽把米淘好了，放進鍋裏，燒熱了竈，正想着怎麼這小東西還不快來幫着切菜，忽的聽得廚房前面——這廚房是緊靠着三間西廂房的後背的——喧鬧的聲浪愈響愈近，正想走出去瞧瞧是怎麼一回事，却見喜歡多嘴的大妞兒忽然連撲帶跳的一直跑到自己面前，興奮的說道：

『馮奶奶！不好了，咱們得搬家。您快上前頭去罷，太太在等着您呢。』

馮媽還沒有把這件驚異的消息弄清楚，大妞兒已經緊拉着她的僵硬硬的胳膊，逼着她兩個人一塊兒奔到前面來了。跨進房子中間的堂屋，美晴一個人靜靜的站在那裏，兩張嘴唇閉住了，張望着這兩個急慌慌的僕人。

『沒有什麼，老馮媽！你不要着急呀，我都不急呢。讓我好好的告訴你。剛纔大妞兒從外頭跑來告訴我，我還不信呢，立刻老爺差人進來說，趕快收拾箱籠細軟和應用的東西，馬上要騰空屋子，搬到外邊下房那頭去暫住幾天。連縣老爺的上房都得挪呢！你趕緊進來幫幫我收拾收拾罷！』

老馮媽一聽，登時一楞，急道：『真要搬，這是那一經呀！好好兒的住着，人家還待坐月



子呢，搬下房去那麼窩窩囊囊的地方，也不誰出的主意！」

美晴忙剪住了她的話頭，接口道：「不用多費話，你們兩個人都進來。外頭差役們等一會就要來拿東西的。」

她們幾個人一齊進入臥房的時候，大妞兒用手擦着這內室門框上邊綢門帘兒的銅鈎子，鈺的一聲把綠綢帘兒給帶下來了！她嘴裏嘰嘰咕咕的念叨着：「大下雨的天兒！也不爲什麼許的？」

我們說真個的，連美晴在內不也跟她們一樣，摸不清楚這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她的孩子似乎甜甜的在腹內正享受着暢透的睡眠呢，在這樣驚擾的當兒，能夠不驚動它那是比什麼都妥當的。她強抑着自己的惶慮，打起精神來開始整理一切需要的物件了！搬到那外邊的下房去！那幾間平常衙役們抽烟袋，打索和，唱小曲兒，談天，睡覺和伺候人的溷雜的骯髒屋子裏！而且要快快的收拾！而且，健卿差來的人還再三的叮囑說：牀呀櫃呀桌枱椅凳這些大件兒的東西用不着搬，留着有用處。

美晴一面不住的尋思，手上可沒有閒着。她和大妞兒已經打疊起三個大大的包袱來了！所有的被褥，衣服，面盆，鏡子，還有做好了預備着的小孩穿的新衣裳，尿布，……全都包裹



在一塊，用幾條大被單紮起來。健卿喜歡讀的幾疊書籍，弄了個沒有蓋的小木箱子都給硬塞在裏面了。還有他喜歡的一把寶劍，一向掛在大櫃的環子上面的，現在也給摘下來了！美晴心裏頭暗忖着，這種情形總是要騰挪出來好讓旁的人住，這新來的是怎麼樣的人雖然不知道，大概是不會需用這把劍的罷？想到這兒，抬頭便看見穆穆的掛在那兒的那張郭氏夫人的畫像。她現在又是含笑的向美晴一動也不動的直視着。這一幅像，大約來的人是更加的不會需要了罷？還是把它搬移出去的好。美晴看着馮媽她們兩個人正在搬挪着牀鋪底下的東西，就自己站在一張矮凳上面動手把它摘下。一陣嗆人的微細的塵霧撲到鼻孔裏真難過！原來它的背面是那麼髒的！美晴用鷄毛撻子拂了拂，把它捧着落下凳來，輕輕的把畫框的玻璃朝下扣在凳上。

什麼東西都纔急急忙忙的收拾起來，還沒有老馮媽重複想一想的工夫呢，兩個頂着紅纓帽兒的人都進到內院來了，一路上嘴裏儘吆喝着。美晴拉一拉自己剛纔穿上的紗裙子，走出堂屋，這纔叫大妞兒支使他們進來提東西。這些差役們今天像是特別忙碌似的，帽子緊緊的箍在腦袋上，額邊微淌着一層潮濕的汗圈兒。他們累得喘吁吁的，連說話的工夫都沒有了。來回搬運了兩趟，等他們走遠了，美晴向四周看了一看，便向馮媽說：



『廚房跟你們的東西也該收拾一下，自己搬幾件應用的傢伙到前頭去罷。』

『啊呀！』馮媽大聲的說，把手裏的一把鷄毛撻子趕緊放落，直朝外邊跑。『八成飯要糊啦！我沒有攔多少水呀！』

大妞兒覺得興匆匆的，不等美晴的攔阻也就跟着到廚房瞧熱鬧去了。

雨是真住了。院子裏的磚地濕漚漚的，黃泥却就爛得像是一碗稀稀的芝蔴醬。簷口上還漏着一溜一溜的水珠兒，太陽很勉強的從雲底下強打起精神來振作了一會，光線很軟弱，只是一陣慘淡的白影兒，晃了幾晃就又不耐煩的隱匿起來了。

美晴搬到這間新屋——這間由差役們住過的下房臨時打掃了搬進去住的屋子，已經有一個多時辰了。這間屋子歸羅包撮只有她們原先在後邊的那間廚房這樣大小。又窄，又暗，滿牆都抹的是紫色的乾臭蟲血，乾赭的血絲兒枯枯的餘留在上面。窗戶只有別的房间的一半那麼大，中間不嵌玻璃，全是糊的高麗紙。有幾處不知道是讓誰撕破了，沒有同樣的紙，就用那黃裏透着綠的包茶葉的紙兒硬給糊在上面。可是糊也沒有糊得周全，它上面還是裂了個口子，薄薄的窗紙讓風輕輕的扇出扇進。這屋子沒有牀，齊着牆壁和左邊的窗牖佔了全間三分



之二的地盤蓋了個二尺來高的土炕，炕倒是夠大的，照理，能躺一家子的人呢。是夏天，當然也沒有攏着了火，要不然，炕眼裏煤爐子燒的熱氣準能把整張的炕蓆子騰得燙燙的，比什麼都暖和。這蓆子是北方人士製的粗糙的編草蓆，大大的格子，橫的幾縷草插嵌到豎的幾縷草裏頭，全像絞纏那麼樣盤凸着，沒有別的樣式，花紋。說也奇怪，這樣粗糙的炕蓆子，在冬天，傳熱的誘導力量比什麼都強。不管外邊的冰雪到了怎樣凜烈的程度，進了屋裏，脫鞋往炕蓆上一靠，火辣辣的氣息像叫烙鐵熨過似的能傳到週身的筋絡裏頭都是舒貼的。熱天呢，它又清涼得跟台灣涼蓆不相上下。可惜的是，我們這裏所說的炕，雖然也照樣有一張和全炕的尺寸一般兒大的乾乾淨淨的炕蓆，它的上面却還不時的暗暗透出一股衝鼻的，惡膩膩的烟袋油子的臭辣味道和一般北方人所慣嘗的生蔥大蒜的氣息。

這樣小的一間屋子淨堆東西也堆不下，美晴瞧着不覺有些兒厭煩起來了。爲什麼要把自己的房間騰出，住到這樣齷齪，陰黯，狹窄，說不定還是悶熱的房屋裏來呢？這兒是一個偏跨院，冷冷的，什麼都不十分覺得。她剛纔聽到外邊好幾陣喧鬧的，繁囂的騷聲，可是她正忙於整理自己手頭的東西，又忙於不知道把這些零零星星大小包袱的東西怎樣安排纔好；等到她一個人把那些雜亂的物件勉強的塞放妥貼之後，她再豎起耳朵來貼着窗紙聽聽外邊，却已



相當的安靜，沒有什麼驚擾的聲響了。她坐在炕沿上邊，還正望着炕的裏首牆上貼着的一張舊了的『農家樂』印畫兒出神的時候，大妞兒又急急的，滿臉驚訝和嬉笑的神情，跟馮媽倆從外邊拉開了門，推着竹簾進來了。

老馮媽的額頭的皺紋都舒展開來了。她用袖子揩了揩汗，說道：『太太，您知道幹麼要騰屋子呀！是得騰！縣大老爺住的三間上房也騰乾淨了，現時大家夥兒正忙着前後打掃呢！太太，可了不得啦！您說是什麼喜星臨到咱們這一縣來了呢？』她說着忽然拉住了美晴的衣袖，臉對臉的大聲的報告：

『敢情太后老佛爺跟皇上爺娘兒倆就要來到啦！』

美晴吃了一驚。『真的麼？』

『怎麼不真？縣衙門裏打今天早晨就鬧得人仰馬翻了。縣大老爺跟老爺更忙得滴水不沾，一會兒出來，一會兒進去的，好不熱鬧！我也是不知道，怪道我說是誰有那大的膽子連縣大老爺都得替他騰房子呢？剛纔大妞兒告訴我，她又跑到縣太太那邊新搬的屋裏瞧去了，鳳萍那丫頭忙得跟穿梭似的，偷偷的告訴她幾句話，就樂得她那個樣子，您說——』

美晴的臉直噉着大妞兒，問道：『鳳萍她怎樣告訴你的？你快講給我聽！』



大妞兒不好意思的回答道：『太太，她也不怎麼詳細，說是聽說縣太太等會兒弄舒齊了要親自過來告訴您的。太太，要是老佛爺來了，我們也見得着見不着呢？』

她這個問題美晴聽了却並不答覆，反問道：『大妞兒，你問過鳳萍，老爺現在還在前面衙裏麼？』

這好動的女孩子搖了搖頭。她的左邊耳朵孤零零的扎了一個針眼兒，上面穿着一隻極細的金耳圈，搖頭的時候在耳輪上輕微的晃搖着。『我鬧不清楚。聽說正在趕着各樣事情，預備接駕哪！聽鳳萍說，人家告訴她的，老佛爺的大轎是六十四人換着班兒起北京一直抬到咱們這兒，太太，您說這夠多麼有意思呀！』

北京！不錯，北京！她這一句話把美晴從記憶中勾起什麼重要的事情來了。太后和皇上從北京來了，北京，不是還在各國聯軍圍攻着的麼？怎麼聖駕竟會到這座荒冷的小縣來呢？這是什麼緣故，美晴只要稍微想了一想，立刻什麼都很清楚的擺在她的面前，用不着再打聽什麼，也用不着再想法去問她自己的丈夫了。有許多女人們的推斷能力是正確得很可驚的，美晴也是這樣的一個人，這是她的幸運還是她的不幸，我們又何必去管它呢。這個時候，只見美晴在那間狹窄的小屋裏，對着這兩個年齡不同而同樣吃驚的同性，她的頸子忽然冷冷的顫



慄了一下，強壓着自己的驚駭心理說道：

『北京？我知道北京已經失陷了！』

接駕的事情成爲目前的道隆和健卿兩個人，不，還有王師爺，還有整個縣城的文武官員全都在內的唯一的艱巨的工作了。然而它的真正的困難，却還只是攤在他們兩個人的頭上。道隆是地方最高的長官，雖說是在這樣的風聲鶴唳的年代，可是向來聖哲們傳下來的君權專制維繫了兩千多年，到了一個變動混亂的局面，那『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的兩句老話便會不自覺的湧現在這一班所謂士大夫階層的腦中。他是讀過譚嗣同的那本孕育着驅除韃虜的思想的新書『仁學』的人，可是他至多不過是傾心於維新而已，腦筋裏從來不敢有什麼越軌的念頭，何況，何況連譚嗣同自己在臨死的時候不也還是做着軍機章京麼？健卿呢，他不僅讀過『仁學』，旁的主張變革的書籍他也研究過不少，略微明白一點這個新世界的趨勢；但是他是漢軍旗人出身，還應過試，濡染着不少科舉時代的臭味。他們兩個人就是有天大的本領也不容易掙扎得脫他們所呼吸着的變動的時代，環境；然而這種變化，雖然瞬息都在衝擊盪，可是在它飛躍般的達到完全變化的新的階段之前，僅僅在表面上它却還像是保持着靜



謐的均衡的不易狀態，特別是在這班代表着統治階層還沒有完全腐蝕，沒落的人們身上；何況這迎接聖駕的舉動如果是在一百幾十年前昇平景象的康乾盛世，那簡直要算是曠代盛典呢！這事前應有的準備，道隆在這樣倉卒萬分的時候，照着他的老例，就不得不事事責成於他辦事的靈魂——健卿。今天一早他趕着起牀來到簽押房的時候，健卿和王師爺（他單名一個煦字）兩個人已經把這件驚天動地的事情盤算得差不多了，而且立刻就預料到它的棘手，繁難。昨天下午縣城裏傳出了北京陷落的消息之後，城外經過的難民愈來愈多了，傍晚起所有的店舖都嚴嚴的關上門板臨時歇業了，擺攤的不知道怎樣學着樣也就全都不做買賣，平日一條鬧烘烘的大街登時冷落得連一條小狗吠了兩聲都像是打雷似的。隨着滿天的烏雲，閃電，傾盆的大雨連瀉了大半夜，家家戶戶都提心弔膽的，意識到這個低壓的氣候所暗示的沈鬱和蒼涼。上年紀的人想起了早先開『長毛』時候的震動和恐懼，年青的姑娘們受了傳染嚇得再也不敢在街上跑來跑去，而且立刻停止搽胭脂抹粉。在這種驚慌，憂慮和恐怖的嚴重威脅之下，單說本地的治安也已經夠麻煩的了，現在憑空還得在這裏預備兩宮駐蹕的行在，隨扈的許多王大臣親貴顯宦們的住屋；還有那一班跟隨聖駕來的神機營虎神營如虎似狼的兵士們的駐紮，給養；還有，這浩浩蕩蕩的一支人馬來到之後立刻就要的犒勞，供張；還有，太



后和皇上大臣們都到了這裏，這座縣城立刻就變政府的所在地，它又該有它的排場，儀節，安置；還有，……這些各式各樣又繁迫又困難的需要，我們說都說不完了，用一句官場中的套語來講，這是『辦大差』。辦大差，本來是做官的人千載難逢的一件肥差使，遇到這種機會，一層大過一層的誰不會上下其手，飽飽的撈個幾文；然而在這裏，短短的幾個時辰之內事情是非得張羅個八九不離十不可的，可是從一清早冒着雨健卿率領了幾名屬吏和差役親自向店鋪挨家去訴說，挨家去募化似的購買，直到晌午的時節，他們還只預備了不到一百斤的切麵，十擔西瓜，和四五十斤的豬肉，幾十斤的綠豆，旁的什麼東西都沒有了！什麼店鋪的掌櫃都認得白師爺，並且說他們鋪裏的存貨真的沒有多少了，否則白師爺要什麼都儘管拿去就是，您還花錢幹什麼呢？白健卿雖然明明知道他們是撒着謊，可是鋪子裏面的存貨的確像是都生了翅膀似的，誰也沒有辦法尋覓它們的下落。老百姓們都是善良的，然而，誰逼着他們叫他們貪小便宜，自私和狡猾的呢？是他們先開始欺騙着辦差的，逼捐的，催糧的人，還是那些人先不斷欺騙着他們的呢？

白師爺是個好人，是個好人哇！這些鋪子裏頭的人沒有說錯，並且也就是因爲他平素的剛直不苟，和靄，喜歡和老百姓們親近，他們都賣給了他應該得到的『面子』了！可是好人有什



麼用呢？隨着聖駕一齊來的那班虎神營神機營的親兵大爺們，那班貪得無厭的老『公公』，那班王爺，大人，還不定要給他們多大的苦痛，多大的禍害呢！他們得留着點本兒應付他們一批一批的勒索，需求。老百姓的消息比什麼都靈通，他們知道隨着聖駕將要來的是些什麼人，他們比縣大老爺，比白師爺要厲害得多了！

城門臉兒那裏一向擺西瓜攤賣豌豆黃的老王今天也不敢公然的做生意了。他坐在泥濘的大車道旁垂着臉抽烟，遠遠的瞧見白師爺帶着衙役抬着東西走過的時候，他非但不躲藏，反而微笑的招了招手。他倒還有點兒貨。白健卿挑了幾隻西瓜，付了價錢之後，老王笑嘻嘻的，把錢數過清楚，短短的辮梢甩到前面坎肩的橫紐絆兒上頭來了，他說話的嗓門子不大：

『有切好了的，甜至哪！今個沒有敢賣。白爺，您嘗嘗怎樣？』

隨着，他就端出來了。小小的木托盤上面放着幾塊雪白瓢的甜西瓜，切得一般大小，透出一陣陣的芳馨的甜潤的清香。這東西真解渴，疲倦的差役們見了有些兒垂涎欲滴了。可是白師爺怎麼樣？可憐他從清早到現在四個時辰還滴水沒有沾過呢。好在老王是向來熟識的人，他就不願意裝假做出士大夫的那一套『市脯不食』了。

健卿把腰間的褡褳解下來，再抓給老王一把零碎的錢銀時，老王狠命的搖晃着頭不肯要。



『白爺，意思！意思！您待人好，這塊地誰不知道呀？您不用瞧咱老王，有一頓喝沒一頓吃的，這點兒東西請得起！』

他又向那兩位差役連拱着手。『爺們，吃罷。意思！』

這一天是舊曆七月初四，下午未刻剛纔過完，白白的太陽又從雲層裏出來些微的晃了一會兒。淡淡的陽光照在縣城東門外邊黑泥漿似的車轍道上，也照燦着那一羣迎駕的官員們的焦灼的，煩慮的臉兒。他們的厚底的官靴上面全都滿塗了潮濕的黑泥，泥塊粘在靴底上重重的有四五層，連鞋幫子上頭都濺着大半邊的漿液。

他們都已經在這裏眼巴巴的等候了一個多時辰了。當人們興奮盼待的神情快要勝不過疲憊和失望的時候，忽然有人望見前面來了一匹馬直朝着他們的方向跑，於是人叢間纔又恢復了麻木過的知覺。

『來了！來了！』

這個騎在一匹瘦瘦的白馬上緩緩跑來的人，穿著很明顯的看得出是一員太監。那馬一步慢似一步的，喘着氣，的確是走得夠疲乏的了。這太監望見了有穿公服的官員，就嘶着喉嚨朝這裏喊着：



『縣城離這兒不遠了麼？誰是知縣？』

道隆忙迎上前去，應道：『知縣胡道隆伺候多時了！』

這太監聽着，把馬鞭一揚勒回了轡頭，高聲喊道：『快快預備，老佛爺駕到啦！』

幾分鐘後，兩輛垂下了簾兒的敝舊的騾車——裏面乘坐的的確是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幾匹馬，和一簇攢動着的步行的便服官員們，在那一羣俯着頭，直端端的屏住氣息跪在道旁的人們前面緩緩的過去了。衆人正待站起身來跟隨車駕前進，忽然有一個跪在那裏很久的人緊皺着眉頭輕微的呼着痛，他其實已經強忍了好一會了，他的苦痛的哼聲愈來愈大，因爲他實在再也忍耐不住了。他身邊的人剛待開口，只見他的一張臉登時變成了白色，猛的摔倒了下來，身體直僵僵的滾在道旁的爛泥漿裏。

這是白健卿。他的一頂紅纓散亂的，小小的水晶頂兒的大帽這時也脫落了他的頭頂，露出一頭烏黑的頭髮和那條細長的梳得很光潤的辮子。



## 第四章 生與死

白健卿搬過了家，這天夜裏他就沒有回到自己的屋裏來睡。縣太太親身來探望過美晴，在她那裏談了好一會，纔靜悄悄的回自己新搬的屋裏。當然，是道隆叫她來安慰安慰美晴的，其實這件差使，即使道隆不支使她，她也巴不得早些來瞧瞧這個可憐的，還待臨蓐坐產的『老妹妹』。朱氏和道隆都是直隸香河的人。在她故鄉的口音裏，是諱言那個『小』字而一定要用相反的字義代替，要不，怕小孩時候養不大。這樣的稱呼，就是她跟美晴很體己，很親暱的名稱了。她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又沒有唸過多少書，聽到道隆常常誇羨健卿夫婦倆的恩情，便一直想跟美晴接近。好在美晴初到北方，什麼風俗人情都不懂，有時候連語言都弄不明白。她是旗家的姑娘，『旗下話』跟北京話還有幾成相通的地方，藉着和這位縣太太朱氏常在一塊兒，倒是大家都有個照應。朱氏從早晨傳到了迎駕的消息，立刻要搬屋子，已經喘息不停的忙了個大半天，連預備去瞧瞧美晴的事情都就誤了，不料着跟又聽到從外邊傳來



健卿得了急症的話。道隆再三的囑咐她，還暗暗的告誡衙署裏的差役僕人，千萬不要把健卿患病的話傳到跨院那邊去。這件事情其實是很簡單的，因為美晴本來不怎麼出門，只要朱氏在她面前不透出風聲，鳳萍和其餘一兩個跟老馮媽，大妞兒熟識的女僕們背地裏不多嘴，暫時瞞個幾天，只推說健卿在外面幫着料理虎神營駐紮的事情，夜間要住在外面，她們原也不會怎麼疑惑。這虎神營當天晚上纔全部開到了。

衙署裏變成了聖駕駐蹕的行宮，它的情形就跟昨天，跟以前所有的任何一天，都大大的不同了。這還是兩宮蒙塵的時候呢！衙裏走道的人，沒有一個敢有大大一點兒的聲音，也沒有敢亂咳嗽，言語的。出入的全是一二品的紅藍頂大官，還有王爺呢！還有那位二品頂戴的李蓮英總管！這座頹落的縣衙門是哪一輩子發過這麼大的利市呀！道隆一天到晚顛巍巍的穿着補服，奔波照應着，這一天裏就蒙太后的恩召見他兩次：第一次諄諄告諭他『實心辦事』，不日還要破格重用。一次召見就駭得他汗流浹背，跪在那兒畏畏縮縮的結巴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連連的碰頭。最後纔聽到有人喊一聲『下去罷！』他就這樣如釋重負的倒退着出來了。誰料沒有一個時辰，裏邊又『叫起』啦，傳了道隆進去，原來是道隆進呈的窩鷄子兒和綠豆湯太后很中意，當面又誇獎了幾句，說這是她一路而來嘗到的最好吃的東西啦。接着，天色



就慢慢黑起來了！整個的衙署冷寂得像一座沒有人住的廢廟。這真是『咫尺天顏』哇！道隆大半天都是恍恍惚惚的，自己也不知道這一天跑了多少趟腿，捏了多少把汗，也不知道自己說過點什麼話。這是一個機會，一個天外飛來的指日騰升的機會。他却嘴裏只是默念着胡門堂上歷代昭穆宗親多多保佑他，旁的也不用說了，可千萬別大意失儀，出了岔兒。

在那間灰黯黯的跨院小屋裏的美晴，吃過晚飯，天色更顯得晦暗了，大姪兒掌起燈來，這就象徵完成了一天的事情。縣太太來探望過她了，先告訴美晴一點聖駕到來的情形，再提到健卿已經奉派到外邊去，說他是真辛苦，道隆對他實在是有說不出來的難受。朱氏把話說到這兒，心裏怦怦的直是跳動，她強撐了好一會子，臉上的顏色好像都變了，這纔說出了一句話來：

『沒有什麼，老妹妹，你放心。』

美晴有點兒鬧不明白，笑着問道：『好姐姐，你說什麼？我不懂事呀！』

朱氏一時抓不着該說什麼，楞了一會，眼皮兒直是閃着，忽然想到了，回答道：『我是說你坐月子的事。你放心罷，我生兒育女一大羣呢，你發動的時候別忘了趕緊叫姪兒來叫我，——呦！說真個的，你現時搬來這裏，離那頭可遠，叫老馮媽大姪她們可別上外頭多走動



咄，免得誤了事。」

美晴連連的答應。「那自然啦。不用說別的，外邊成天鎮日的有文武大員們出進，她們亂走亂跑，就不方便。今天過了晌午我都不許大妞出去呢！」

「是得這樣子！老妹妹，你歇歇罷，今天你也夠累的了。」

朱氏走了之後，美晴立刻把大妞兒從隔壁新搬的下房裏喊了出來，重重的數說了她一頓，把那孩子罵得淚水汪汪的，賭氣連晚飯都冷在那裏，連正眼都不去瞧它。還是老馮媽勸說着，太太是怕你亂往前頭跑，衝撞了那亂營營的來往的大人們惹麻煩。這纔把她的意思說活了。她添上了煤油，把玻璃燈捧到美晴臨時的住屋裏來，一路上脖子還是嗒落着，半截短辮子紅絨頭繩開了，弄得蓬蓬鬆鬆亂。她斜着身體，剛把燈點着，不好意思揚臉瞧這位年青的太太，只聽得美晴輕輕的向她說：

「你回去告訴老馮媽，爐子的火不要熄，晚上睡覺警醒一點。」

「噢！」大妞兒答應了，又不明白，低聲問道：「幹什麼呀？」

美晴瞋了她一眼，却並不理睬。大妞兒只管面對面瞧着，覺得她這時的臉上不但怒氣消了，簡直有說不出的和善，就低着頭，掩好了門出去了。



在這樣仄隘的小房間裏，美晴今夜倒沒有想着節省燈油。她覺得還是光亮一點的好。健卿又不在家，衙署裏面今天又特別的清靜，她隔着跨院聽了半刻，竟是連一點雜聲響都沒有。時間還不算怎麼晚呀，她的肚子慢慢的開始動起來了！自己輕微的揉搓着，耐着，用牙關咀嚼着這輕一下重一下的痛楚。難道說，這就到了作動的時間了麼？不會罷？沒有這麼巧，剛剛乘健卿不在家的時候。前兩天不是也發過幾下子這樣的扯痛麼？當時忍了好一會，慢慢的就緩和下去了，這一趟說不定也會這樣。單照日期算，也還得等幾天呢！可不要自己發慌。她這樣鎮靜着安慰着自己，却仍不敢怎樣大意。先把應用的布啦，盆啦，乾淨的紙啊……都料理齊了，放在順手的地方，也不熄燈，就閉着眼睛半躺半靠的和衣養神。

她躺在炕上，炕蓆子硬硬的，一時想睡也睡不着。過了一會，覺着自己眼神放得大大的，恍然間髣髴屋裏的東西都向後挪移了位置，立刻定睛看時，又恢復了原狀。肚子呢，說大痛却也不見得，可是它也不肯完全安穩，隔了一個時間又翻騰一回，先是微微的絞痛，有什麼東西不住的往下面瀉，這就大大的緊痛起來，似乎非大聲呼喊不可了；可是她勉強的硬忍了下去，那肚子却也做怪，翻了幾翻，就又平息下去。這樣繼續了好幾陣，人實在感到疲乏。燈光和房裏其他的東西漸漸的變得模糊了。



也不知道她睡了多久，一陣緊緊絞痛又把她鬧醒了。她揉開了眼睛，這一次痛得格外厲害，她撐着腰起來，覺得連自己的身體也好像有些不很自然的樣子。這像是在分泌着什麼東西。她站直了身子，摸了兩張薄紙去試一試，映着燈瞧見紙上沾的是赭污的顏色。『是了，』她暗暗的說着，想起了別人告訴過她的話。她忍了痛走到房門口開門向外邊叫道：

『馮媽！馮媽！』

『這兒喏！』那聲音從另一間屋裏很快的答應着，門很順利的跟着就打開來了。馮媽蹭蹭的跑了過來，她還沒有敢瞋眼呢！似乎心裏充滿了一種富於自信的預感。

『太太！』

美晴閃開了讓她走進屋來。馮媽問道：

『是有信兒了麼？』

美晴皺着眉頭，說道：『快去叫大妞告訴縣太太罷！』

馮媽的眼睛樂得眯成了一條線，眼犄角兒還有着幾道魚尾壽星紋呢。『我早知道了！我燒的水已經快開啦！』她說完就轉身朝外面粗着嗓子喊着大妞兒的名字。

那個縣城裏接難產有名的穩婆李高氏半夜裏讓打門的叫醒了，聽說是縣衙門裏縣太太差人



請，不敢怠慢，慌忙整齊了用具，興匆匆的隨了來人進到縣署裏來。這是白師爺太太養頭生，她記起來了，算着日子可不是該到了麼？縣太太還親口吩咐過她小心點，要重重的賞賜呢。她從外院轉灣輕輕的奔向後面東跨院的時候，黑暗裏她沒有聽到外院的一間點燈的小屋裏發出的苦痛的哼聲。

屋子裏的燈捻得很暗淡，健卿獨自橫躺在一張木架牀上面，一頂舊紗帳子撩開了用銅鈎懸吊着。他的眼睛深凹凹的陷到眶裏頭去了，眼胞兒黑黑的刻劃出半個青圈兒。纔不過是半天光景呀，他竟連連的瀉了八九次，全是稀薄稀薄的水。大夫早經請來了，按過了脈，勉強開了帖方子。王師爺來不及拿去讓道隆過目，也沒有給健卿看，就做主叫人趕着去揀來煎了，現在剛纔喝過二煎，藥鍋還擱在桌上沒有收拾呢。王師爺知道健卿是懂得點兒醫理的，大夫的脈案寫得太兇險了，不敢讓他瞧。外面的鋪子門板都關得緊緊的，真氣人，連藥鋪都不開呢！好容易揀了回來，煎得了，道隆也抽了空兒趕來探望，健卿又昏昏的睡了覺。及至他醒了，頭脹痛得有說不出來的難過，身子直發抖，還要爬起來大瀉一陣。現在二煎喝完了，王師爺看着他好容易安靜這麼一會兒。王師爺這一天從城裏奔到城外，顛顛簸簸，也累得夠瞧的了，可是心裏實在放心不下，半個時辰就急慌慌的來瞧他一趟，又派定了一個差役許春源



專門伺候他。

這個時候王師爺還沒有離開，健卿使兩個胳膊的勁把身體在牀頭撐住了，背後墊了兩個長的藍花布大枕頭，眼睛儘望着屋子上邊灰灰的頂棚。這間小屋原來是堆放好幾十年的老檔案用的，滿屋亂七八糟的放着幾排高齊着屋頂的木架，一層一層堆的是那些積厚了不少灰垢的『斷爛朝報』。木架的榻扇上面貼着小小的籤條兒，寫了天地元黃宇宙洪荒……這樣按着『千字文』編列的類號。有一排木架是背着窗戶放的，把這間原本就不怎樣光亮的屋子更遮得陰黑了。那些陳年的檔案又是輕易沒有人翻動的，擱在這樣的一間屋裏，日子長了它就積滿了塵灰蛛網，就是用揮子把它掃除，也弄不掉紙皮上留的污痕。頂棚的糊紙也有好幾年沒有換了，幾塊淡黃的水漬透過紙背，侵蝕的面積很大，都隱隱辨認得出來，它的潮霉程度就可想而知了。這樣的一間屋子拿來養病，誰都知道它不適宜。無奈縣衙裏原來沒有幾間可用的空房，現在也都佔滿了，只得把它騰挪了一半安置了一張牀，叫健卿暫時待着。

王煦師爺見健卿的神氣像是緩過了些來了，背着手，在牀前方方的幾塊磚地裏不住的繞着彎兒。他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面對着健卿站住了，搔搔頂上半禿的頭髮，很溫和的問道：『老弟！現時不好了些麼？』



健卿的雙眼從頂棚移到他的面龐上面來了。王師爺鼻上架着的一副大大的，銅架子的近視眼鏡正和他的模糊的眼光碰觸了一下。

『春翁！我完了。您老夫子和樂翁一場提携我的美意，我怕今生不能夠報答呀！』

他說話的聲氣虛弱得很，半用鼻子哼着。王師爺——他的號是春生——聽着背脊忽然凜了一凜，那健卿的尾音沈沈的拖得很長，直到他慌忙回答的時候，像是嗡嗡的還餘留在耳邊。『那裏的話！那裏的話！老弟，你現在的神氣好多了。說老實話，起先你是駭了我一跳，現在曉得不過是感應濡暑時邪而已。放心罷！』

他是南邊人，說話的腔調還帶着濃厚的寧紹風味。他說完又連連的搖着他肥肥的白府綢關袖口兒。『勿要着急！勿要着急！』

健卿的裏衣有點兒潮潤了，半天之內他連透着幾遍的冷汗。他忍着肚子裏痛苦的朝下面滑墜的感覺，靜靜的覷着春翁面上的神色，好一會子纔格外親密的向他說道：

『春翁，過來些。』

王師爺坐到他的牀前了。他清楚的嗅到病人鼻孔沈重的呼吸，細細的鼻毛從鼻孔裏朝外探着。健卿伸出了左臂，把他的一隻手掌緊緊抓住了，兩隻不同體溫的掌心互相的感受到異樣



的觸覺。

『是不是？……是不是？』健卿的語聲從喉管裏濡濡的發了出來，聲音雖低，說得用力了，却有無比的清楚。這音調充滿了痛苦的，需要扶助的感情。他一陣心酸，自己的眼淚不由的簌簌滴落在胸前的花被上。

王師爺突然被這一股淒愴的熱情襲擊了，他直望着健卿的虛弱的，蠟黃似的膚色。『安靜罷，老弟。暑邪是討厭一點，可是也不能太着急呀！你太辛苦了點，樂翁也這樣的說。我比你痴長了幾歲，可惜沒有那個本領分分你的勞，我真有說不出的慚愧。』

『不！不！你和樂翁待我太好了。不增一事，不長一智啊。我是少不更事，妄做非爲，如今……春翁呀，如今得了這場病，還有……寡妻弱子，……』他說着索性哭得更激切了，淚點子灑着像制錢那麼大。『春翁，古語說：無後爲大。我那賤內，她真是苦命胎子，肚子裏頭還不定是養的什麼呢？』跟着忽然精神亢奮了起來，脖子挺得硬硬的，尖着聲音道：『她在那裏？她在那裏？』

王師爺連忙安慰道：『她很好，她很好。是樂翁的意思，老弟的清恙現在還瞞着她呢：一來是你應該安心靜養，不必多思慮，所以沒有請她出來看你。二來聽說嫂夫人日內就該弄



璋，行動也不方便，這兩天署內閒雜人等都不許胡亂走動呢，有了這兩層原因，樂翁的意思……纔這樣辦的。我想，老弟的采薪之憂再過幾天一定可以輕減，那時再告知尊夫人，也不爲遲。是不是？」

健卿在枕前把兩手拱了拱，說道：「自然！自然！不過我還有一段下情想請春翁給我向樂公轉達一下。我素來謬昧，多承樂翁和春翁栽培，纔到今日，現在不幸得了這個險症，又是在這個亂闐闐的時候，我自揣恐怕是兇多吉少。死生有命，你們也不必爲我傷心，春翁，我們相交一場，你向來厚待我的，但不知有一件要求你能不能答應？」

「言重！言重！老弟的病我王煦敢保決不致於有什麼意外，請你千萬不要煩慮。旁的什麼要求，只要是樂翁台前辦得到的，我都可以替他應承。」

「其實也沒有什麼，」健卿緩聲說道：「就是——我很想見內子一面，你們放心，她的天分很高，性情也帶着幾分傲氣，遇到了這種不幸，是不會過分的懼怕的，你們儘管告訴她我病在這裏，帶她來見我好了。春翁，難道我這樣一個請求，你都不能夠答應我麼？」

他這幾句話却使王師爺有些兒驚愕。他勉強掩飾着，答道：「答應是一定答應。不過，今天太晚了，走動未免不便……」



健卿皺了皺眉頭。『不瞞春翁說，她分娩的日期恐怕就在這兩天，我是想乘她目前還能夠走動的時候，見她一面，再遲妨要來不及。』

『沒有這話！老弟，恕我冒昧一句，像你染的這種病，我是都經歷過的，這沒有什麼大不同了，至多不過拖得長一些，痊愈是一定的。你千萬不可向歪裏想，那就纏到牛角尖裏去了。還是保重保重，比什麼都要緊。』

健卿還想開口，可是再也奈不住肚裏無情的瀉墜了，他低聲哼道：『許春源！』這差役原站在門背後靜靜伺候着，這時忙跑了過來幫助他下牀解帶。這已經是他今天的第十次了。

神機營和虎神營殘餘的軍隊，還有從陝西趕着來勤王扈駕的幾營旗兵，這時都陸續的開到這座小小的縣城裏，雖然人數不算怎麼多，但是那一陣洶湧縱橫的威勢，已經叫縣城裏的老百姓招架不住了。馬星川統帶的那兩座木棚搭的營房，無論怎樣住不下這些人。他們就不怎麼客氣的揀了適當的大些的民房駐紮起來，這件事情知縣胡道隆雖然很感覺頭痛，可決沒有太歲頭上來動土的力量。爲了這些憑空添來的一支生力軍的犒勞，給養，已經夠讓他焦頭爛額的了，在那班上官和王大臣的面前，他還得裝出一種後輩的卑遜恭維，低聲下氣的樣子。



有時候他自己也覺得爲什麼要弄得這樣狼狽呢？隨後又自己給自己解釋，這就是官場，官場和戲場並沒有多大的分別，自己在扮演着知縣這個角色，遇到了這樣繁重熱鬧的場面，就拚着一切的辛勞把這台戲唱得好一點罷。然而這個時候縣衙外邊的老百姓，却正扮着另外一齣棄家投荒的悲劇，慘劇，他却管不了那麼許多了。被駐軍佔住的民房，真正的主人和他的全家老小聽到了不好的消息都逃竄躲藏起來了！誰不知道那班從京裏開來的，威風凜凜的神機營的厲害！他們打洋鬼子和打義和團也許全不成，不過那沒有什麼關係，欺壓欺壓和順的老百姓還是一樣。

交了戌刻的更鑼剛纔敲過，冷靜的街巷裏早就沒有什麼大膽走路的人了。從這條寬街的東口到西頭，只有兩頭陰暗的牆犄角裏纔點着兩盞路燈，中間一大截的道路全是黑的。雨是全停了多時了，可是天空裏雖透着深藍的顏色，却沒有多少的星光。打更鑼的人踹着道上的爛泥慢慢的走過了，經過一盞路燈時，他擦亮了火石把一截短短的烟袋點着了，他的影子屈折的顯在別人家刷得白白的牆壁上，倒像是一個陳年復活的精靈。這影子迂徐的走着，一會兒就瞧不見了，却聽得見街上淺淺的泥溝裏濺起來的水聲。

這個人隨着更聲走遠之後，街上又冷寂了起來。隔了好一會子，我們纔看見另外一個登場



的角色。這是一個大膽的女人。這樣的時候，單身女子在道上走，這是稀罕的事情啊，何況是風聲這麼緊的時候呢？可是她却並沒有人跟隨着，手裏也不提一隻燈籠，只是步子緊快的朝前奔着。她剛纔做完了一件很得意的工作，而且也得到了很滿意的收穫，所以她高興的結果，就是什麼都不怕的，順着暗暗的亮光熟門熟路的摸着回家去。在白天，這一條道她是走過也不知道多少趟了，她現在摸索着，高低隆窪的情形還很熟悉，倒不致於失脚踹在深凹的積水溝裏。因爲這路面實在很糟了。高的地方鼓起來像土坡，順着牆根愈走愈峻，土質原很鬆軟，等到它傾斜朝下時，踏在上面腳就覺得一掀一掀的，不住的得提防着會滑跌。窪的地方呢，幾條爛黃泥溝在兩旁自動的堆壘起來跟隄防的鳥瞰面情形相似，只有二三寸高，中間就是大潭的積水。好在黑暗裏深深的水坑面上也還會現出一閃一閃的亮光，水多的地方挑着道仔細走着總能夠辨認出來，水淺的地方只是黑團似的小坑，亮光就不怎麼瞧得清楚了。

這個女人順着路，趕着步子由西朝東走，到了一個拐灣的地方，她就折進另外一條巷子。一路上靜悄悄的，她都沒有遇着什麼人，不料剛纔拐進了巷子，她耳邊就聽見前面一陣喧鬧聲，吆喝聲和那大馬鞋在爛泥塘裏蹣跚着的噤咕噤咕的水聲。這是虎神營的幾名兵士，喝多了燒酒，醉氣薰天的正從對面向這邊大踏步的邁了過來。她待要躲閃，誰知正讓一個大兵瞧



見了。這兵士狂聲喝着：

『喂！幹麼的，站！住！』

她駭得張不開口，半癱似的靠在牆邊。忽然她想起一個新的念頭，輕輕的倒退了幾步，冷不防轉過身子用盡力量向前奔跑。這女人是裹的小脚，心慌意亂的怎麼跑得快呢，三脚兩步的就讓兵士們趕上了，她心裏一急，腿在泥漿裏向旁一滑，倒栽葱似的摔倒在道上。兵士們趕到面前，就把她團團圍住。有人先將她從地上拉了起來，她摔得週身的濕泥，腦後頭的假髮髻垂落着，原來藏在髻裏的花白的頭髮一絡絡的散蕩開來。一個兵揪住了她的肩膀兒。

『我問你跑麼？我們難道吃人不成！』

另外一個兵士聽着笑起來了。黑暗裏我們瞧不見他的那雙眯得細細的，賊碌碌的眼睛。他道：『雌兒倒是雌兒！可惜，是個老太婆呀！』

有人接着嘴問她：『喂，你叫什麼？幹什麼的？』

她嚇得牙對牙的打起冷顫來了，她覺得胸口老是撲撲的跳着。『老爺，我姓李，我們當家的姓李，……』

『半夜三更的，你還在外頭奔什麼？你說！』



她的恐懼的臉把這幾個人瞧了瞧，心稍微定了一點了。『阿彌陀佛！我是上縣衙門裏頭去給人家揀孩子去了，不瞞老爺們說。』

『瞎扯淡！你會接生麼？衙門裏頭那有養孩子的？』

『是實話。那兒的白師爺，剛纔新添了一個小少爺呀！是我給揀的，我還有不知道的麼？』另外一個兵士開口道：『放了她罷！積積德！咱們找好的有的是！』

他們鬧着的時候空氣當中騰起了一陣衝鼻的酒氣。半響大家都不說話了。那女人是五十多歲模樣的人，面貌雖然長得很老練，却也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站在幾個兵大爺當中，只管望着他們腰帶繫着的佩刀鞘哆哆嗦着。

『滾你的罷！你還在這裏當着道幹什麼？等挨揍麼？』一個兵對她說了。那接生的女人聽了這幾句話，腿却發麻一時動彈不得，她脚面沈沈的勉強轉過身來試着走了兩步，一顛一拐的，脚踐着泥塘，隱沒在前面黑暗中了。

這幾個兵先是不講什麼，好像都在揣摩他們原來應該上什麼地方去的意思。有一個營兵性子很急，耐按不住的說了：『那兒有窰姐兒？張秉剛，你不是說知道的麼？』

我們聽見另外一個人接岔了。『得啦！咱們也該回去歇歇啦，喝得醉摸鼓鑿的，回去要是



讓翼長知道，那不是鬧着玩的！」

「呦，別屎哥螂戴花臭美啦！翼長？翼長這時候要是在營裏，我劉漢升切給你這個腦袋！得，得！老吳，他們不去咱們哥倆找樂子去，來來來！……」

「走！多少日子都沒有鬆大筋啦！腿膀子酸得橫！漢升，真有你的！你認得路麼？」

這兩個人牽拉着手撇開旁的幾個兵順着巷子朝前走了。劉漢升邊走邊回答道：「好麼！我那裏認得？」說着他使足了勁右手照着自己的硬腰帶一拍，「它認得就行啦！腰裏橫！」

他們沒有走多遠，經過幾家沒有燈光的宅子，有點躊躇了，最後還是向前奔去，過了十幾家門口，遇見一家瓦房的門縫裏透露了些微的亮光。

「試試罷！我不愛走啦。」吳錦標向他的同伴喝了一句，飛起腳來就朝那大門鏗的一踢。

他見裏面沒有回聲，更使勁的踹上兩腿。

裏面傳出了一片「來啦！來啦！」的聲音，蹺蹺的脚步近了，有人把門栓扛下來了，門縫露出一個男人蒼黃的面龐。

「找誰呀……哦，是老總，我們這兒沒有——」

劉漢升臉脹得紅澄澄的，一個箭步搶過吳錦標的前頭，劈拍劈拍的連打了那人兩個嘴巴。



這一陣粗牛皮靴的摩擦聲從門洞一直響到裏院來，挨過打的男人遠遠的跟在他們的尾後，直着脖子喊道：『來了人啦！來了人啦！』吳錦標一氣，轉過身去拉下刀來迎面衝那人光禿禿的腦袋舉起刀鞘直砍了兩下子，他痛叫了起來，額角的油皮劃破了，登時倒在裏院的門檻旁邊，滿額的鮮血從臉上一直淌滿了白布褂的領子。他再沒有討厭的喊聲了。

裏院左首的一間廂房門關得死死的，窗戶紙透出了豆苗兒大小的黃光。劉漢升搶步上前拉了幾下子，這門却從裏頭門得很牢固，鐵門片響着鏗鏘的撞聲。他這氣可大了，嘴裏罵着，把門扇上面糊着的厚紙戳破了，雙手使足了勁搖撼着這薄薄的一扇板門。這門晃鏗鏘的沒有多少時候連鐵門帶門扇都給弄壞了，兩人擠着都踏了進來。

屋裏頭一個人都沒有。坑上的枕頭跟褥子亂亂的，磚地上留着幾隻舊青布鞋。還是吳錦標眼快，他瞧見桌子底下黑窟窿似的，好像塞着兩個青色的口袋。他心裏一喜，一面嚷着一面招呼他的同伴用手揪住了桌底軟軟的東西向外邊拉，那兩個青布袋蠕蠕的出了死勁掙扎着，沒有一會工夫就被他們拖出了一對母女模樣的女人。

那年輕的姑娘臉嫩得很，紅暈從臉蛋兒一直泛到脖子邊上。她梳着兩根短辮子，額前剔出劉海來，瞧上去纔十四五歲的樣兒。劉漢升笑嘻嘻的，伸着他的大巴掌把這女孩子一把就摟



住了。這女孩嚇透了，眼瞪瞪的朝着她的母親尖聲喊道：『媽呀！……』

這個叫做劉漢升的虎神營的大兵那裏管她驚駭不驚駭，早已朝前一撲兩個人揪做一團倒在面前的坑蓆上面。女孩子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連踢帶踹的鬧着，叫着，喘着，她尖嗓子驚叫的銳聲大約連街上的人（如果街上真有走路的人，）都能夠聽得見。

這女孩子的母親跪了下來扯着劉漢升的後腿帶哭帶求的喊道：『老總！我求求您啦！我們姑娘還沒有……懂人事呢，我求求您，您饒了她，隨您要我……』

女孩的衣裳被撕裂開一大塊。她急得臉兒都變白了，只是『媽呀！爸爸呀！……』不停的嚷着。吳錦標看見漢升得了手，自己不能再退縮了，他照那跪着的婦人胸前一抱，就把她反按在硬硬的磚地上了，順使用腳把桌子腿一踢，桌上一盞小油燈傾倒了，一股淡青灰的紅燄只一晃就滿屋黑暗了起來。屋裏聽見的還是那夾雜着喘息吁吁的罵詈聲，兩個悲慘的女人拳槌腳踢的踹聲，尖銳的哭聲，這哭泣聲愈來愈嘶啞了，還有我們聽見刀鞘碰觸着磚地鏗鏘的聲音，配着粗哮的呼吸節律。



健卿的病竟愈加的沉重了。美晴就在初四日這天的夜裏添下了一個男孩，臨盆的情形很順利，母子都平安。到了第二天的早晨，王師爺帶了這個喜訊跑去告訴她的丈夫，健卿的神智還很清楚，得了消息臉上放出笑容來，在這可以寬慰的一刹那間，他的臉泛起一層薄絳色的光輝，這層新添的光輝和底層原有的萎黃的神色對襯着，愈覺得他這時心頭的確有了一種形容不出的安慰。這種寬慰是暫時的。他昨夜一連又瀉過十幾次，伺候他的許春源都鬧得一晚沒有歇息。臉上發燒得厲害，那一層絳色據大夫說並不是怎麼可以樂觀的徵象，而且他喝過新開的藥之後不久又沈沈的悶睡下去，出着一陣陣的虛汗。他醒來的時候就非得一趟一趟的起牀不可，可是他又特別怕風，有一絲兒的涼氣都能夠令他覺得週身的汗毛會打寒顫。兩隻手指從皮膚裏頭透着冷意，身上却發着高度的熱。其實，天氣已經又恢復炎熱起來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還覺得這些；他的貼身單衣裳兩天不能換了，弄得一塊一塊齷齪的痕迹，發出來一股逼人的酸臭，却也管不得這許多。道隆和王師爺看到他這個樣子，心裏自然非常的著急。他們替他所延請來的馬醫生，已經是這周圍幾十里地所有的最高明的大夫了。但是，高明的大夫又有什麼用處呢？從初五的下午起，這病人一天到晚的昏睡，吟吟沈沈的說夢話，咬字已經不很清楚了，還把糞液一灘灘的遺在褲子和牀鋪上。



聖駕在縣衙裏駐蹕了好幾天了。道隆內外的伺候着，幾次召對稱旨，在太后和皇上的印象裏，已經獲得了很優渥的寵遇。那班隨轡蒙難來的許多位王爺和大臣眼中，這個懂得交結，善觀氣色的胡知縣，倒不是上不得台盤的角色，何況他還交着紅運，正在慈禧很隆的時候呢！道隆對他們是竭盡能力的多方敷衍，無論那一位紅藍頂的大員他都想顧得面面週到。雖然健卿病了，不能夠幫他的忙，然而幸虧還有王煦師爺，是位老夫子，多少可以商量商量拿個主意。經過兩三次的試驗，道隆居然福至心靈的，運用手腕，很少有失敗的地方，膽子就慢慢的大起來了。

也是活該有事，這一天的午後，皇上忽然想起看一部書來了，找了新派的兼理內務府的景大人問話。景大人原先任的是陝西布政司，這回帶了幾營兵奉旨進京勤王，在半路上和逃難的車駕遇到了，纔扈隨着駕到這裏且縣城來的，太后對他很高興，先派了個行營大臣的職務，更兼管內務府，也可以算得聲勢煊赫了。他雖然不純粹是個糾糾武夫出身，可是維新的知識却極有限，應對不上幾句話來。皇上要他找一部『日本國志』進呈，他當面答應了，心裏想這那裏找得到呢，只好拖延着，沒有辦法覆旨。忽然明天奏對的時候，皇上告訴他所要讀的書已經找着了，是胡道隆呈進的。這位景大人自己覺得臉上沒有什麼光彩，快快的磕了頭



退出來，心裏就對道隆懷了很大的嫉恨，總想找個跟斗讓他栽去。道隆又那裏知道這件小事情暗地裏還有這麼一套內幕呢？只因爲那天皇上又問他見過這部書沒有，他回答從前見過，出來便差他的夫人到健卿新搬的屋子去問美晴，居然從舊書箱中把這部難得的書籍找出來了。健卿有這部新書，他是知道的，兩個人還曾經共同談論過幾次呢。這部書進呈之後，皇上也沒有再跟他講什麼，誰曉得這件事情立刻讓太后知道了。誰都知道太后在過去是阻撓維新袒護義和團的幕後主角，可是她自己偏偏不服輸，雖然是在蒙塵的時期，那一種大權獨攬排斥異己的作風却是變本加厲，決不肯讓皇上有一點兒真正權柄。她聽得皇上稱讚胡道隆是個能員，她就想着這一個人非叫他受自己的籠絡不可，並且還可以表示一下她也不是不想提拔新銳的人物，過去康、梁們那班新黨實在是欺君罔上，不識抬舉，並非是她不懂維新。老佛爺是什麼都懂的！她真的破格重用起道隆來了。當健卿的病淹滯病榻，已經沉重得無可救藥，道隆爲了這位半生的忘年知己正焦急得手忙腳亂的時候，他忽然奉到了加三品銜督辦糧台的寵異的旨意。這不能夠不叫他在百般慌亂之中格外的驚愕了。上邊怎麼會拿這樣艱巨的職務加到他身上呢？他獨自一個人費了兩個多時辰來考慮他應該怎樣去應付這個新的任務。健卿沉沉的睡在屋裏，偶然甦醒了，也不能夠講什麼話。大家都明白，他的病吃了藥也不



過是設法多拖幾天罷了，而且恐怕也拖不了多久。道隆失去了替他抓大主意的人，自己核計了半天，患得患失的念頭不住的盤旋着，也決不定究竟應該怎樣是好。消息傳出去了，憑空來了許多給他道喜的賀客，他有的見過面，有的道了乏，都不敢怠慢，等客人走了，纔抽了空閒捧着一隻水烟袋把王煦師爺拉了出來，兩人在靜僻的走廊裏低着聲音談話。

『春翁！這件事情我怕很棘手呢，』道隆連連拱着手說。『老夫子，我什麼都不瞞你，健卿一病又來得這麼兇險，我只有單靠老夫子助我一臂之力了。我這次的事是慈眷特達的知遇，實在是稀有的。不過，現在交通這樣困難，拳禍還在各地蔓延，各省的消息隔膜萬分，這糧台的責任我真怕自己擔負不起，老夫子，你看要怎樣應付纔能夠得當呢？』道隆說得很懇切。

王師爺想了一會，字斟句鍊的說道：『樂翁！你所說的，實在是對。我也不說什麼瞎恭維的話，這督辦糧台是軍事緊要時期一樁唯一的大事，要是本人沒有實際指揮調度的力量，恐怕會吃力不討好。何況樂翁又是特簡受命下來的，倘有什麼差池，未免要引起旁人的議論。可惜健卿！真可惜！他要是不得病的話，那準可以爲樂翁借箸代籌，一定妥當得很。可惜！』道隆一雙手捧着烟袋，那烟筒是白銅的，觸摸着手上不時覺得涼冰冰的，很舒服。天上又



是一片青藍色，沒有雲，陽光溫暖的斜照下來都射在走廊棟上面油飾着的彩藻，也照着這兩個人的頭頂。道隆站着却覺不到炎熱，時間一分一分的移挪着，畫棟上的日影却根本像是沒有變動，他也不覺得腿酸。他想了半天纔放沈了聲調自言自語似的說道：『跪辭怎麼樣？跪辭怎麼樣？』

這好像透露了什麼暗示給王師爺了。他的一雙近視眼不住的在銅架眼鏡後面閃着，嘴裏輕輕的說道：『對極！我倒有一個兩全的主意在此，樂翁不知道以爲怎樣？』

『什麼好主意？請老夫子——』

『我的意思，明天樂翁召見的時候，一面不妨懇辭，也看看慈躬的意思究竟怎樣，如果一定要你就的話，樂翁雖然不必全辭，却還有個以退爲進的辦法，必然可以兩全，也用不着擔那麼大的風險。』

『老夫子的意思……』

『老子說得好：不爲天下先。又云：知其雄，守其雌。樂翁參透了這一番道理，何妨在聖駕面前自己謙遜一下暫時擔任會辦，推一位慈眷更隆的大人做總辦，這樣車輔相依，也可以輕卸一點責任。我說的是譬喻之辭，還望樂翁做主！』說完他堆下滿臉的笑容，觀望着道隆



的臉色。

『你的主張深合我意，可是在這個時候這種難題有誰情願挺身出來擔當呢？』

『難題？我看也未見得。這個差使在樂翁固然覺得要接受不免還有點躊躇，但是旁人看來眼熟的恐怕也不在少數，想找這種機會還找不着呢。據我看來，那位兼管內務府的景大人就是個很能得力的人物，如果樂翁在太后面前把他提出來，推他任總辦，很有邀准的把握。他這些日子聖眷原很優遇，如果樂翁傾心相結和他聯起手來，他是行營大臣，號令一定可以響亮一點，決不致於使得你怎樣爲難啦。』

道隆連忙點着頭。『想不到老夫子教給我這麼一條妙策，好！好！你看這事要不要先找景大人商議一下，然後再進行呢？』

王師爺沈吟着回答道：『不用罷！那樣太露痕迹，顯得是我們市恩於他了。不妥！不妥！……』

『好！老夫子的話我完全聽從，一言爲定，將來如能實現，仍舊要煩你多多操心呢！』

他們賓主兩個人在走廊裏客氣了幾句，就匆促的分走了。王師爺因爲要看健卿的病現在開得怎樣了，趕忙回到他那裏去。道隆定下了這一著棋，又忙着籌劃許多別的事情。他這個時



候腦裏紛亂得很，不是記得這樣就是忘掉那樣，對於染着重病的健卿，也不能顧慮多少了。他根本沒有想到，這次和王老夫子所密商的計劃如果告訴健卿之後，不知道他是贊成還是反對。

道隆密薦景大人的事情竟然獲了准，然而健卿竟真的不中用了。他在下一天的傍晚，就在昏睡之中也不知是什麼時刻便不知不覺的沒有了呼吸。在他的最後的意識裏，他念念不忘的哼着美晴的名字，因為他知道美晴還不能夠離開產房，恐怕失去訣別的機會了。他再三的問着牀旁的王師爺：『是兒子麼？……是兒子麼？』王師爺只悲戚的點了點頭，他眼胞裏的老淚已經忍不住縱橫在襟前。健卿的遺言一共只有兩句：他叫美晴不要悲哀，仍舊回廣州故鄉去。他給他的兒子起了個名字叫做『霈然』，因為他忘不掉他的愛妻美晴，也忘不掉那天落雨時候的夜話。他腦裏回想着這一幕的情景，衰弱的瞳仁裏還擠着一絲無力的笑意呢。後來他就昏憊起來，靜靜的……

這位三品頂戴加道員銜胡道隆的夫人朱氏像幾天前去探問美晴瞞消息時那樣的躊躇、困難，現在，她又被迫着面臨更大的難關和罪愆。她覺得這簡直是罪過，可是她一點法子也沒有，只有依從了道隆的話把這個晴天霹靂似的惡消息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痛哭着完全告訴美



晴了。可憐美晴還不能夠起牀呢！她的神經雖然堅強，也經不起這樣的打擊，那一雙靈活的眼睛突然的湧出淚珠來，濕透了枕頭，她狠命的牽住了朱氏的手就嘔啣大哭起來了！兩個悲戚的女人緊抱在一塊兒的哀痛是可怕的。火辣辣的太陽射在窗戶上徒然顯得那麼寒森，那麼乏力。就在這個時候，屋子裏頭什麼東西都不存在了。坑呀、桌子呀、包袱呀……這些清清楚楚的東西都模糊的晃耀出一片白色，而且立刻成爲虛幻的，不可置信的，沒有什麼價值的東西了。熱熱的淚珠兒片刻不歇的掛在她們的眼眶邊，也一縷縷的垂掛在那綠亮亮的閃動着的冷布窗紗上面。驚醒了的的孩子摸不清楚爲什麼這樣的不安靜，哇的一聲也跟着哭鬧起來了，並不驚動誰，尿布濕漚漚的就潮了一片。

屋子外邊的老馮媽讓這震耳的聲音驚動了，她慌忙的趕到屋裏來。那兩個人看見她，便更加加的哀痛起來了。門開的時候，隨着院子裏的熱氣一陣蒼蠅嗡嗡的又鑽進屋裏來了，它們嗡嗡營營的亂做一團，輕輕的落在灰水頹落的牆壁上面。

道隆在外邊忙碌着督促衆人料理健卿的後事，心裏正像悶着一塊不能消化的鉛餅似的難受。忽然有人來請他，是新任督辦糧台的景大人差來的，說是有很急的公事，他只得撇下別的事情趕到那裏去。



景大人已經站在自己屋子的門口等候着道隆了。他的個兒高高的，只穿了一件白綢的便服，腰板兒挺得很直，手上拿了一根皮鞭子輕輕的晃來晃去。看上去不過四十開外的模樣，嘴唇上却留起了濃濃的兩撇鬍子，加上個濃眉大眼，倒頗有幾分威勢。他滿臉堆着笑，把道隆引着上了幾級石階，跨到屋裏面來。

『胡大人！』他等道隆坐了下來，便自己靠在一張紫檀大座椅上發話了。『咱們平常倒也不短見啊！』

『是，是。』道隆謙卑的回答，順便用眼睛朝朝四面張望一下。這屋子陰涼涼的，並沒有第二個人。

『我肚子裏頭可也沒有喝過多少墨水，人是傻得厲害，可是，』景大人說到這裏，鼻子輕微的哼了哼，笑容慢慢的收斂起來。『誰要是拿我當大傻瓜，可也得瞧瞧風勢。胡大人！』

『是！』道隆彎曲着腰，身子站起離開凳子一半來了。

『這糧台的重任，這個時候還是什麼好差使麼？你倒知道拿它向我的頭上套，這倒好哇！你們當過地方官的催不着糧，我千里迢迢的趕來，人地生疏，倒是鬧着玩的麼？胡大人，我



說你這玩笑可開得有點兒不大不小呀！」

道隆一陣陣的汗不知道從那裏都冒出來了。他萬想不到會這樣糟，站直了身體，連連說道：「回大人的話，卑職不敢。」

「什麼？你別當我是瞎了眼啦，」景大人突然把胸口用力的一響說道：「我景三也有我景三的辦法！胡大人！」

道隆答應着：「是，大人。」

「你別要走，你不是會辦麼？好，請坐啊，你瞧瞧我辦這檔子事辦得怎樣！」

「是，是。」道隆聽着不由的有點兒狐疑了。他不知道景大人有什麼嚴重的事情等待着辦。耳邊猛然響亮的一嗓子，倒駭了他一跳。

「來人哪！」景大人說完大喝了一嗓一口黏痰高高的啐在頂棚上，搖搖欲墜。

兩名穿着「勇」字坎肩的親兵應聲進來了，筆直的站在一排。

「請曹師爺！」

「喳！」一名親兵出去了，帶進了一位眼睛眯小的，師爺打扮的人。這師爺的身材很猥瑣，態度却極恭順，他向景大人深深的打了一躬。



景大人的眼向道隆飄了一飄。他大聲的問道：『慰翁！前天查出的那個管束士卒不力的翼長，他叫什麼名字？』

『回稟大人，他叫忠鳳池。』

『是麼？監禁起來沒有？』

『上次大人批的監禁四十天，已經鎖起來了。』

景大人停了一停，不住的捋着唇上發着油光的黑鬍子。『你們聽着，虎神營的弟兄還有摸着黑出去弄女人釀成命案的，你們聽說了麼？好弟兄們這樣大膽，都是他縱容出來的，他這翼長還能夠不擔戴擔戴麼？我景三做事，不管則已，既然頂了這個行營大臣的職務，我叫他知道知道厲害！』說着，眼角裏射出一股兇燿燿的光芒，在半空裏把那條軟皮馬鞭猛的一抽。

『忠鳳池改斬首示衆！』

景大人直站着凜凜的跟托塔李天王一般。他的聲音像點起了一隻麻雷子似的在清涼的屋子裏震着，道隆屏着氣息不敢抬頭，不知爲了什麼緣故眼睛裏不住的閃晃着死去的白健卿的影子暗暗的擠出幾滴彷徨的熱淚。



白健卿死去以後的第三天傍晚，斜照的太陽還烈烈的曬在滿頭流汗的人們臉上，他們忙着替他『接三』。因為他的兒子生下來纔不過幾天，決不能起來穿孝，照北方鄉土的習慣還缺乏一個打靈幡的人。健卿離鄉背井的來到這座縣城，當然也覓不到一個本族的姪子或親屬。這件事情很叫辦喪事的朋友們爲難。人堆裏頭正在議論紛紛的，忽然有了幾聲嘹亮的喊聲，立刻就有人尋着聲響把這個高聲叫喊的孩子擁到王師爺的面前。衆人中間夾着不少瞧熱鬧的，許多人認得這是乳名叫做禿子的小孩。禿子腳上穿着一雙黃麻鞋，鞋跟上綁着兩塊紅布條子。這分明是他要給他的白爺帶孝了。王師爺瞧着一詫異，還沒有出聲呢，禿子却在他面前跪了下來，先口齒伶俐的說道：

『王老爺，禿子求求您！白爺在世的時候，禿子跟禿子爸爸受過好些個恩惠。今個禿子情願替白爺的小少爺打幡捧罐，禿子也盡個心，決不敢要您什麼好處。』

他說完又哭了，在泥地上連磕着頭。這孩子纔七歲呢！大家替他披上一件很肥大的白袍子，心裏還不斷的稀罕着。這樣，幾個穿黑袈裟的人便響着輕妙的樂器走到廣場上面來了。



## 第五章 海上風暴

五六年的時間一寸一寸的磨推著似乎過得很慢，有時候竟會讓有些人們在想它是跟披著硬殼的蝸牛一樣也許停滯在什麼地方懶得再朝前走了。其實它隨便那一天都沒有忘記轉動著瞬息變化的，機械的齒輪，也沒有忘記鼓動起生活的大海裏的驚風駭浪。逆著它的前進方向的人就無情的在它笨重的，堅實的齒輪底下給碾得粉身碎骨了，脆弱的船隻不認識清楚潮流遭到了打頭的狂風襲擊也不會獲得什麼姑息。它輕輕的消逝畢竟不能磨推更多的時刻，更不允許逃避，觀望，停滯。這一類的真實的證據，我們還是從複雜的生活裏面去找尋罷。前幾天從東南方連吹起了幾日的颶風，這樣猛烈的風勢朝北前進的時候遭遇了五島羣島一帶的峯巒的阻隔，它就向東方偏折着吹到長崎縣的海灘來了。這是每年夏秋之間照例會發生的季候風，不管風勢的強弱，海港當局就會多寡不同的懸起幾個黑色的風球來警告海船趕快停航躲藏到近岸的避風海塘裏，免得遭到重大的損失。不過，實際上又照例有些個大膽些的漁民不



顧利害，不怕狂風大浪，繼續的冒着危險開駛出去；他們捕捉了許多鮮魚回來，就可以立刻應市，在颶大風的這幾天獲得幾倍的利益。有些海魚又大又肥，秤着夠一兩百斤的重量呢，還可以留着鹽醃了賣錢。靠着這種利潤，往少裏說，也養活着幾千或是上萬的人呢。可是不幸的事情，也就時常的發生着。他們這種冒險成性的習慣發展下去的結果，年年這個時候在風濤裏總有好幾起肇成人命事端。可怕的颶風襲來的時候岸上居民們躲着不大出門，不能聽到那種生與死的搏鬥，等到平息之後，碎船的斷桅破舷，都飄流到海灘岸邊來了！接着警察署就會得到調查失事的報告，當局便又要苦口婆心的勸誡漁戶們以後千萬該小心了，不要再貪得無厭了。每年都是這樣，過了這個季候風，長崎的市面纔算真的風平浪靜了，於是夏天不再有人談起了，開始了桂葉飄香的秋季。

每年這個時候，在這裏做大清國領事的尤廷隆就要興緻勃勃起來了。領事館的事務本來並不怎樣忙，他手下的幾個館員儘可以負責料理得很好，所以經過了蒸悶的暑天，天氣開始清涼以後，他實在覺得有找一個地方登登高，遊覽一下風景，甚至於吃一頓豐盛的佳餚，發發詩興的必要了。他的詩老實說並不一定做得怎樣好，據那班懂得詩的好處的人們批評他，也常常會說子京（這是廷隆的號）的詩還不脫帖括氣息呢。可是這也沒有什麼要緊。他是領事，



在這裏的華僑們爲了做買賣的事情誰都不免和他發生關係，有些地方，還不免要仰仗他的幫助。而他呢，幹着這樣一份差事，積下相當的儲蓄，也就常常喜歡與人方便，從來不怎麼苛擾商民。日子長了，僑民之中就少有不知道尊敬他這位尤子老的，更因爲他的年紀大些，別人就是私人之間的糾葛，也都情願找他做和事老。這樣，他年年除了領事館的事務之外，倒也並不是絕對閒着。惟其如此，他倒是成了一個老例，在這個特殊的季節非要遊興大發不可。

這位尤廷隆——美晴的舅舅，現在已經是五十開外的人了。他留起了盈把的花白的鬍子，有三四寸長，每一絲都細細的彎曲着垂攏下來，上邊的鬚根大半還是烏黑的，愈朝下端愈細，活像電燈泡裏的鎢絲，顏色也變得發黃發白，參雜錯落，走起路來迎風拂擺，頗有舊小說裏所寫的美髯公風度。小說裏面的美髯公多是身體很健壯的人，這位尤廷隆年紀雖然長了，恰是精神賽得過少年，腰背直挺，骨骼寬潤，尤其是他的那隻大大的鼻頭，扁闊的嘴和一雙炯炯發着亮光的眼睛，都看得出他身子的健旺。你要是跟他談話，只聽他一句一字都像從腹部吸着氣似的發出來的，又甜潤又響亮；高興的時候拍一下掌，響得像是敲着棗木板子。就說那種官場的習語沒事時候打哈哈……罷，他的嗓門也是高得驚人。而且他雖然在官



場裏混得慣熟了，却從來不愛胡亂醒鼻涕，吐痰。他二十多歲的時候就從他祖上寄籍的廣州獨自上北京來了，走的還是旱路呢，從廣州啓程到京師路上翻山越嶺一共要過十八個驛站，當時的交通梗阻，車馬困頓的苦況，至今他還沒有完全忘記，閒暇時候更喜歡拿來告訴族裏和親朋們的子姪輩，鼓勵青年們克服困難的勇氣。他年青時代情願這樣的棄鄉背井，也許是因爲作八股寫白摺子字體老是不能合乎繩墨；也許是因爲他性情好動，愛冒險；也許是他不願意在廣東省城的西關十三行那些買賣商鋪裏學錙銖必較的市儈買辦生意；也許……還有旁的重要原因，總之，當時在那裏的旗下人的出路已經狹窄萬分，逼得年青的人非向外發展不可了，却是顯著的事實。他萬苦千辛的趕到北京，原意是除了希望謁見在京的幾位同鄉父執前輩請他們設法提攜安插外，並沒有什麼更具體的目標。這是青年人啊！青年人是純潔不過的，除了順着時代的要求向前衝，向前奔，本也不會打過什麼老奸巨猾，深謀遠慮的算盤。誰知道他這一衝，倒碰着了一種無比新穎的機緣。這一年在京師醞釀了七八個年頭的同文館居然創辦起來了，它的目的是『培植洋務人才，供總理衙門任使』，聘的是美國教士丁韪良當總教習，還有許多位洋教習，開班教授英、法、俄、德幾國的語言，還有什麼國際公法呀，數學格致呀這些簇新的功課。更讓尤廷隆感覺興奮的，是同文館這次招考專收的八旗



子弟，他來了算是歪打正著，趕着應試。過了幾天發榜居然錄取了，只要肯用功讀書，學成就有出路，這一陣快慰比旁人中了舉人進士還要有過之無不及呢。他進了同文館寫信給居住廣州的母親和他的妻夏氏報告好消息，他原是已有兩個孩子的人了，竟在箋末不知從那兒抄了一首左宗棠年青未得意時作的絕句來自況，說的是：『硯田終歲營兒舖，糠屑經時當夕殮。乾坤憂痛何時畢，忍屬兒孫斲菜根！』也可以想見他心裏的躊躇滿志了。他有了這樣的旨趣，果然畢業之後，先派在總理衙門學習，因為學的是英俄兩國的語言，又奉派跟隨曾劼剛到過一掬歐州，遊歷了幾個國家，增加了許多見識，回來之後到海參威當過幾年副領事，纔派到長崎來了。他雖然不懂日語，但是這個時候的東文還簡直可以說是『漢化』了的，裏面夾雜着的中國字極多，意義比較他國文字容易瞭解，他住了這些年，聽慣見慣，生活並沒有多大不便之處。並且日本人模仿着唐朝以來的中華文物，學了一千多年，學得維妙維肖，無論是飲食、住屋、美術、音樂、園藝……在僑居的中國人看來都很玲瓏生妙，古趣盎然，雖然跟遼、金、元以後北京的一切生活習俗大大的不同了，可是這種複雜的變遷，也正可以瞧得出中國幾百年間連遭異族蹂躪之後社會生活改變的許多迹象和它本身原有的漢唐文物傳佈到海外被島國模擬、吸收，甚至融化之後所保留着的遺痕。自從海禁大開，日本維新之



後，物質文明的建設更加突飛猛進，走上現代化的路途。同治十年清日簽訂了通商條約，三年首任的駐日本欽差使臣何如璋赴任了，慢慢的商業上，交涉上的往還愈來愈繁了，中國的羨慕維新發憤圖強的知識階層也開始有人到東洋去留學。光緒二十年甲午戰役我國竟又在它的手上喫了一次空前屈辱的敗仗，不但賠款割地，是國恥史上觸目驚心的一葉，使當時朝野都受到重大的創傷，就是以後五十年間在它的軍國主義統治之下，軍閥氣燄薰天，對華發動長期的帝國主義侵略戰爭，還不也是甲午那一次輕易勝利吃出來的甜頭種的惡因麼？從甲午這年起光緒三十年甲辰日俄戰爭又把帝俄打敗爲止這十年之間，是清末的讀書人們爭向東洋留學鼎盛的黃金時代，尤廷隆在長崎做領事，雖不辦理外交，可是和僑胞學生接觸的機會就很多很多，他耳濡目染的見聞事實，竟是無一不令人發生感慨。義和團變亂之後經過整整一年多的時間，和議草草的告成了，賠款的數目四萬萬五千萬兩，比甲午戰役所賠的又多上一倍，加上由山海關，天津到京畿一帶指定各國駐兵的地方有十幾處，還有道歉，懲兇等條件，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也從此正式改稱外務部，班列在六部之前。外國軍隊陸續的從北京開始撤退了，那蒙塵逃難後來一直跑到陝西西安府的皇太后皇上纔慢慢的啓駕回鑾，一路上不斷的耽擱、逗留，在開封住了好些日子，再由鄭州乘火車回的京師。太后皇上一回到



北京，下的聖旨便把那陳腐的八股文廢掉了，鄉試會試都改用策論，不要人作那些『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實中懷之在抱，』『久矣夫百年來已非一日矣！』一類的爛調了。不久，又下諭准許滿漢人互通婚姻，下諭叫婦女們不要裹腳，……到了光緒三十一年索性停止鄉試會試，停止各省的歲考科考，從此這一條讀書人登仕途的終南捷徑纔算完全斷絕。科舉一停，留日的學生數目突然的增加起來，他們像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似的，就是這一年的年底東渡的留學生竟多到八千多人。日本人是很喜歡揀便宜的，湊上這許多中國留學生又急於速成，有許多投機性的學堂就應運而生。有的學堂只要讀二年半就可以畢業了，少些的讀半年也算畢業，最少的只要胡混三個月就可以獲得一張文憑。廷隆所駐留的長崎地方並不是教育文化的中心，可是它是沿海口岸，從上海乘輪船到長崎登岸只有一天的路程，留學生來來往往都要經過這裏，不免要到領事館去看看。他倒是很跟學生們談得來，也深深的瞭解這個時代青年們的心理，對他們從來不擺官架子，其中有許多好學深思的有志之士，他還肯花費時間盡心盡意的把自己半生所得的知識經驗去啓迪他們，幫助他們，總希望他們學成歸國能夠成爲大器。只有一種留學生是他最嫉恨的，就是那班貴胄子弟或是纨绔少年，看着讀書人的風氣變了，也來趕這留學鍍銀的熱鬧，帶着父母所給的一筆不知道從那裏搜括來的造



孽錢來到外洋，讀什麼書也讀不通，正經學堂也考不進，只知道吃喝嫖賭，爭風吃醋，在趾高氣揚的日本人面前加倍的丟自己國家的臉！他每逢遇到這種浮華薄倖的年青人來看他，生怯怯的不理睬你還算是好的哪，弄得不巧也許會當面發起牢騷來指槐罵桑的給你個下不了台。所以有些留學生們却給他起了個綽號，管他叫『搨老頭子』。不過這只是少數的敗類，大部分的學生連那班在橫濱辦『新民叢報』活動的保皇黨人和在東京辦『民報』，秘密組織同盟會光復會的革命黨人在內，對於這一位思想前進的老少年都不會有什麼爽眨。

這一天剛巧是連打幾天的颶風平息了，天氣不熱，一早靜悄悄的從東方就透現了一團橙黃裏帶着紅色的光輪。風勢定了之後，那淡藍的天空裏便烘托着好幾道像白色的鱗紋似的細雲痕出來，在半空際時刻不停的滾動着，恰像海濤裏吐納着的銀白浪花一般。無論你從那一個角度立定去觀察，這幾道鱗痕都像是從這個固定的地方做中心散發出來的，集合在你的眼底。它們每一道裏都含着無限數目的小粒點，在空際輕輕的搖晃着，飄動着，順着雲層裏的風勢變幻出一切人間想像所能見的峯巒山脈，雨露潮汐，甚至那海市蜃樓的奇景，却總不會脫離那幾縷維繫着它們活動的淺藍的軌道。推開窗來，尤廷隆就感覺到一陣吹面不寒的東南風把他的幾縷鬍子飄飄的掠起，自然周身就會有那一股說不出來的快意。他住的領事館是座兩



層樓的洋式建築，可是樓上幾間的室內佈置，却都是和式的，樓板上鋪好了漫地的疊蓆，每個房間的木料都用的是一種紋理鮮明質地堅實的杉木，全都保留着山林間潔白的本色，一點油漆也不沾。那幾扇齊地的板門，也是白晳晳的，望上去跟窗戶榻扇差不多，木楞細格子上面糊着半透明的細薄的脆紙。這扇門的開閉是向左右拉動的，板底削陷着木槽兒，裝上了滾滑的軸珠。這樣的房間，三邊的牆壁是平直的，却留着另外一處中間微微的凹進一點，大概可以容得三尺深五尺濶的地位，照例的擺上一張很矮的黑漆桌子，桌上放置一隻淡素釉色的花瓶，漆桌背後的牆壁，只掛着一幅小小的山水立軸。這張矮桌，我們想像中或者也可以稱它爲『几』罷，據說，它就是我國古代家居所應用的那種叫做『案』的傢具；梁鴻跟孟光這一對恩愛夫妻不是還給我們留下個舉案齊眉的佳話麼？原來他們所舉的，就是這個樣子的東西，那自然是輕而易舉，把它抬到跟眉睫一般高，也沒有什麼困難了。尤廷隆初到這裏，看見樓上屋子這樣盤扭，很是不慣，尤其是他的夫人夏氏。過去廷隆出使到旁的國家時，因爲都是歐洲的國家，地點太遠，語言隔閡，一向沒有帶家眷，也常常感到不便，這一趟到長崎住，索性把夫人從廣州接了出來，一來免得長期寂寞，二來也想叫他的夫人見識見識。誰知一到領事館裏，夏氏看見房間裏連張牀都沒有的，只是鬧着想回國去。這樣住了快一年



光景纔習慣了些，兩個少爺也送到學堂裏讀書去了，她纔又安頓下來，雖然語言還是懂不得多少，也不怎樣要離開這裏了。夏氏看見領館裏僱用的日本下女靜子，年紀纔十七八歲，却很喜歡用功，她單獨住的小間裏，疊蓆面上堆着許多新書籍，和我們國內對待婢女的情形完全不同，就喜歡向人打聽日本的事情，暗地裏也和廷隆談論過，說這個小小的島國能夠發憤維新連打勝仗，却也不是僥倖輕易獲到的呢。她又看見這種特殊構造的房間，有兩間裏還用木板搭出來小半截的暗門，把絞纏推開了，就跟我國的大號木櫃一樣，裏面還有兩層木板隔着，原來也是堆放衣服零碎東西的，它的作用和箱籠完全相同，就不用另外購辦箱籠了，這却便利了許多。她自己用做臥房的那間裏，就有這樣的暗間，用得慣了，偶然也對廷隆誇讚一下這種暗櫃的輕巧，無論裏面堆放些什麼，弄得怎樣的零亂，外表上一點都看不出來。廷隆本是無可無不可的人，他看見夏氏住下勉強也算是熬慣了，自己也就不想再把這些屋子改造，倒是讓它一仍舊貫，不過多添上些古雅點的，中國化的裝飾品，不讓它顯得太寒蠢，單調罷了。

廷隆這裏是常有留學生的踪跡的。除了新到岸的學生們經過這裏去京都，大阪，東京，千葉，仙臺……各地讀書不算外，也有從東京，熊本，福岡等地春秋二季遠足旅行到這兒來



的，不管有沒有人介紹他們都會來找找廷隆喝喝茶，閒撩撩天，多少交換一點新舊學問。我們已經知道，廷隆自己就是個遊興很濃的人。有的時候他甚至於會參加留學生們的爬山團體，到長崎附近的雲仙溫泉，普賢嶽這些名勝地方去，他的矯健的身手，矍鑠的精神却無論如何也不輸於那些少年們。這樣的一位老人家，雖然年紀不小，因為他還沒有完全拋棄他少年時代的夢，自然也很能夠配這班青年們的胃口，得到他們的歡迎。

雖然我們這樣說，可是尤廷隆這幾年來看到時勢日非，朝廷的那班王公執政大員多數昏聩荒惰，沒有一個有頭腦有新知識的人，國政還是江河日下的一天比一天腐敗，所謂銳意維新，所謂預備立憲，完全是敷衍囁囁望治的老百姓們的門面話罷了，骨子裏的奢糜黑暗，簡直是非局外人所能夠想像的，他的老懷裏已經是蘊蓄着一肚皮的悶氣了。加上他所鍾愛的甥女吳美晴，是自己做主嫁給白健卿續絃的。健卿的學問，才氣，甚至健卿的相貌，體魄，無一不是超人一等，這已經是同鄉們所公認的了，何況健卿所懂得的許多維新派的眼光，學識，辦事時候的手腕，魄力，更叫人擊節歎賞，一望而知他是困龍絕非池中物的。這樣的人不挑揀給美晴，還有什麼頂兒尖兒的人可挑麼？何況他們倆結婚之後，情投意合，生活過得如膠如漆，這在廷隆也算是得意之作，高興的程度決不在這一對年青鸞儷之下。誰知好夢不



常，庚子那年的夏天北方的疫厲流行，竟把一個好好的白健卿葬送掉了，也不僅是健卿，連那位年紀輕輕的美晴的青春，也就此完全斷送，無論什麼樣的補償也賠不了她所遭受到的天大創傷了。這在廷隆的心裏，自然更是格外的痛疚。唯其如此，這幾年來的廷隆腦門子上面，也添上許多的皺紋了，性情也改變得更加躁急，煩悶了。什麼東西纔能夠醫療這位老人藏在深心裏的無限憂抑和焦灼熬煎呢？可憐得很，這連他自己也還不會知道。

昨天他已經囑咐他的夫人把他那一套旅行時候穿的短裝，馬靴，馬褲這些東西重新翻了出來，他蓄意獨自到雲仙去遨遊幾天，這個念頭已經動了好久了。誰知昨晚剛纔齊黑的時候，他忽然收到在東京使館的友人達仁齋給他來的一張明信片，上面寫着一筆龍蛇飛舞的臨十七帖草書，就把他今天出門的計劃打破了。原來明信片是特意告訴他，使館裏面的許多熟朋友都希望他能夠到東京去，聽說調動的消息已在醞釀中了；最後的幾行字大意說是有兩個留學生一個姓林，一個姓趙，都是『勤學敦品之士』，趙君學的還是士官學校砲兵科，志趣是很難得的，現在他們兩個青年乘着假期到雲仙遠足來了，已經介紹他們經過長崎時前來請教，請不吝譽唾……這一類的話。廷隆在燈下把這張明信片反覆的瞧了幾分鐘，算了算日期，捋着鬚鬚輕微的嘆了口氣，他自己的旅行就不得不延期一下了。



達仁齋是道地的滿洲人，廷隆在京師同文館時的老同學，除了專修的東文，平常喜歡研究明心見性的理學，操守最是剛直不阿的。他介紹這兩個學生來訪，怎麼能夠不特別招待一下呢？算着他們今天或許會來也說不定，廷隆心裏這樣的想着，眼睛還是朝着窗外張望，相隔幾十家的屋頂便看見那碧綠的海灣，岸邊排列着幾百艇新舊的船隻，大大小小的檣桅綜錯的矗豎着，背後冒着如團的黑色烟霧，耳邊還聽到幾響尖銳的汽笛聲音。偶然風向順的時候，一陣如潮水似的碼頭搬運貨箱的吆喝聲都能夠吹送了過來。廷隆聽到了這陣碼頭的喧鬧聲浪，便不禁興起悵鬱的感慨來了！自己在這裏做商務官也做了這許多年了，兩國之間的貿易情形是怎個樣子，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一聲聲尖脆的鳴笛，他想到這是人家上個月新下水的『筑後丸』，要不，就是它的姊妹號『舞鶴丸』罷，又要滿滿的載着整船的機器大量製造的新貨到我國長江各埠薄利推銷去了，不久自然就是滿箱滿籠的白花花的銀兩和整票的粗糙的原料運了回來。我們的船呢？我們的貨呢？便宜一趟一論的讓人家沾了去，我們在日可憐的僑胞們却還不免要多聽他們兩聲『槍哥羅！』『參參鉢主！』『註一』好像非這樣不能夠

●這兩句罵人的話，晚清的留日學生們聽得最熟。意思大概是諷刺華人的光頭和髮辮，但這是變了原音的土腔，所以頗難得到確解。



見出弱肉強食，國勢懸殊呢。

廷隆望着那遠處噴起的烟霧，胸口就覺得讓什麼東西梗塞住了。他轉過身子，只聽牆壁掛着的一隻長形的大木鐘忽的叮叮鐺鐺像在半空裏奏出嘹亮鏗鏘的仙樂似的響了一陣。他知道這已經是十一點半鐘了。這隻木鐘的式樣，構造都和通常的不同，是他那年跟着曾侯出洋遊歷時在羅馬購置的，它每逢一刻鐘自會響一下，半點鐘時却要叮鐺連串的鬧個半天，都按着諧和的節拍。現在既然快到中午了，那兩位學生恐怕不會來了罷。他踱到這間屋子疊蓆的當中，那兒放着一張長形的橫几，几上面一隻像碟子形狀稍微深凹些的磁盤，滿盤的濃墨瀋，大半的餘汁還沒有乾掉。一枝很粗的狼毫毛筆也斜斜的搭在盤邊。這几上盤旁有鎮尺壓着一幅很大的玉版宣箋，已經寫滿，這原是這裏經商的華僑有那附庸風雅的人向廷隆求寫的，廷隆雖然字寫得不怎樣好，却愛作詩，也樂意爲人題署什麼的，因爲他自己愛好這個，倒也不乏人求他。在半個多鐘頭前，他剛纔聚精會神的把這一幅寫成，擱在几上晾着，就自己跑到窗頭透透氣瞧瞧風景去了。現在，這幅字算是乾了，他自己顧盼着，嘴唇略微含掛着一絲笑意，正待把它收拾起來，他聽見樓梯起了輕微的脚步響。

朗朗的半窗楞式的木門移開了，站在門口的是他的夫人夏氏。



夏氏的年紀有四十多了。她穿着一件剪裁得很長，很肥的墨綠色的薄綢衫，領口朝下沿着大襟鑲滾了兩道挺闊的青花邊。她朝着廷隆的臉，端端正正的說道：

『子京！靜子拿了兩張名片上來告訴我，這兩個年青的客人在下邊等着呢。』

廷隆接過來只一看，便急忙說道：『原來正是他們。好極了！吩咐多預備一點吃的，我還想留他們多談談呢！』他說完臉上堆起了笑意，把名片順手放在几上。那是兩張新式的硬紙小名片，一張鉛字印着『趙良』，一張是『林鳳聲』，都沒有什麼籍貫，頭銜。這個時候留學界的新潮流很時髦，那老規矩通行的八九寸長四五寸闊，薄薄的一張土產紅紙印着黑墨水刻大字的『單片』，在國內雖然還講究着，這裏已經打入淘汰之列了。

夏氏聽了丈夫的話，再問一句說：『你不下去麼？還是請他們到這裏……』

『都是達仁齋介紹的，不拘束了，就請他們在這裏會面罷。』

夏氏聽完便回身離開了，門就用不着再拉上。不過兩分鐘模樣，樓梯便響得蹬蹬的走上來了兩位客人，靜子輕盈的跟隨在他們背後。廷隆已經含笑的迎在門口了，他嘴裏謙遜的說道：『勞步，勞步……』

『那裏！那裏！』這兩個年青的客人眼睛裏閃耀着愉快的光彩。他們正俯着身子把腳下的



鞋脫掉，這纔跨進這間明亮的屋子裏面。尤廷隆站在疊蓆上，迎面把他的客人們端詳了短短的一會兒。這個身材料梧，臉上紅澄澄的二十多歲的青年，胸脯闊直的隆起着，一雙發光的大眼睛閃閃的直瞧着前方，大概是趙良罷：因爲他還穿着士官學校黃綠粗呢的制服，褲子紮着短裹腿呢。另外一位林鳳聲，長得比趙良要矮一個頭，身體也比較瘦削多了，和他的同伴站在一起，像是要縮小了一個圈兒。並且他的臉龐又是萎黃的，閒閒的看上去，沒有那種飄發的神情。他穿着一身黑呢的破舊制服，身上還沾染了不少的灰塵，那紫銅的胸前鈕子還鑄着兩個篆字。這兩人的那條討厭的豬尾巴——髮辮，索性都已經剪掉了，使人們一望之下就看得出是留學新派青年的裝束。他們手裏除了校帽之外，奇怪的是，每人都拿着一根稱手的木杖，劈削得很粗劣，還留着樹疤和榫枚呢，這倒不像是商店裏出售的貨品，趙良的那根上面還紮着一塊粗毛巾。他們都把帽子和木杖輕輕的倚掛在木門右首的牆角落。

『隨便放罷！』廷隆客氣着，把兩人讓到屋子中間長几那兒來了，三個人都照着古人那種『箕坐』的樣子，面對面的坐下來。更嚴肅的坐法，廷隆其實是很勉強的，他比較的喜歡盤膝，或者更放肆一點，就是老老實實兩條腿要在几底下朝前直伸出去舒服舒服了。他寒暄了一番，因想着這個樣子的室內生活不知道他們慣不慣，就很和藹的問着：



『兩位出國幾年啦？這樣坐着沒有什麼不方便麼？』

二人都照實回答了，沒有什麼不便。原來趙良是直隸武清縣人，林鳳聲的籍貫是福建長樂，到東京都有兩三年了。這時靜子正從外邊捧着茶壺和幾隻細磁圓碗進來，順便把廷隆剛纔寫的條幅捲起了一半。廷隆張羅着他們細啜着熱氣騰騰的好清茶，隨後說道：『不要見外，達仁齋是我的老朋友啦。今天就請在這裏便飯，一定，一定！……你們是從雲仙來麼？』

林鳳聲回答道：『我們在東京常常從達先生那裏聽到子老的學問胸襟，高山景行，實在仰慕得很。今天能夠晤面，真是萬幸。您老賞飯吃我們是不敢當，請千萬不要特別預備，我們能夠多陪您說說話，接受您的教誨，比吃什麼東西還要光寵呢。』

他把話一連串的說罷，趙良也接嘴道：『我們是前天到的雲仙，昨天爬了半天普賢嶽，今天清早天一亮動身徒步回長崎來的。我們當學生的，什麼不應該刻苦自厲，您若是留飯，還要請您不要另外預備什麼。達先生囑咐我們來拜訪您，是希望我們能夠聽聽您的教訓，一切要請不客氣的教導我們纔好。』

廷隆摸着自己下巴的鬚根，輕捋了一把，微微含笑道：『二位太言重了。達仁齋是當今學做聖賢的人，我們當年同窗時候，大家戲謔的稱他做夫子，什麼都主張躬自實踐，說得到要



做得到；兩位有機會從他，是能夠安身立命，不會有什麼差池的了。』他向趙良瞧了一眼，繼續說道：『趙君現在士官裏學的是砲科麼？』

『是砲兵科。』趙良瞪着圓珠一般的眼睛，羞澀澀的回答。想不到他這樣魁梧的赳赳武夫，說話時候態度却是有些過分的矜持。

『相武臺是塊好地方啊！在這樣風景幽麗的地方訓練士官人材，倒是人傑地靈，再適當也沒有。國內聽說也在積極的練新軍呢，練兵處，太僕寺都合併到新改的陸軍部裏來了，各省的督練公所紛紛設立，那天津新豐鎮的小站，南京的小營……所練的新式軍隊，近來也都改了鎮、協、標、營、隊、排、棚的編制，可是財政困難，恐怕不容易練得成，就是單說環境優美這一點，出國到士官來倒實在是棋高一著的辦法呢。』

趙良見廷隆開始談到和自己密切相關的問題，就放大了膽，不怎樣侷促了。他道：『晚輩遠道負笈求學，原也是抱的這個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意思。只可惜生性魯鈍，加上外國語和數學都感到困難，到這裏快兩年了，仍舊胡裏胡塗，說起來慚愧得很！』

林鳳聲接嘴道：『趙兄的話太客氣了。』廷隆再接着說：『兩君的學問操行，我是從仁齋兄賞識這一點看起來知道都是一時的俊彥，不必過謙了。我現在倒有一個簡單問題正想請



教，像趙君在士官已經學了兩年，不用說是各項專門的軍事課程都已經切磋琢磨得很高深的了，不知道在這種嚴格的鍛鍊之中有那一樣是你感覺到印象最深刻，受持最恆久，精進不懈的呢？」

『您這個問題，實在是扼要得很。』趙良流露着很懇切的神氣回答道：『晚輩覺得這種新式的軍事學堂，生活和訓練可以說是拆不開來的，不論是講堂學科，操場術科，野外演習，宿舍內務，一切都在準確迅速，整齊嚴肅上面着眼，這是用不着多說的了。惟有一件事情，是我們從入伍起到畢業止天天都要做的，而且要切切實實矢志靡他的去做，是晚生現在覺得受益最深，最忘不掉的習慣。』

屋內的兩個人聽他說這話都提起興緻來了。趙良的濃眉微皺攏着，鄭重其事的講下去，聲調也略略的響了起來：『我們每天四點鐘天還黑朦朧的時候就起身，整理內務只有五分鐘工夫，隨着就大家全身披掛的到校裏的一座小土山頂上去祈禱。這時還瞧得見曉星殘月呢！要是遇着大雨滂沱或是嚴冬霜雪，這個味兒可怪夠人受的。這小山頂上挖了一口井，旁邊鑿了個淺淺的石槽水池，裏面堆插着十來把長柄的木杓子，每人規定要在那兒漱漱口，淨了手，——這水有時候冰得牙齒直打顫呢！就在那亂石嶙峋沙礫瓦塊的地上跪下來祈禱，感恩……』



一年三百六十天，這是刻板不變的日課。不瞞您老人家，起初剛入伍的時候我覺得這一套可真有點兒受不了，現在過慣了，倒反而甘之如飴起來。這種生活，不用說國內的綠營，旗兵，就是新創辦的行營將弁學堂，怕也沒有這樣的苦呢！」

忽然重重的拍了一聲響，敢情廷隆高興得拍起手來了。他這一來，倒駭了青年客人們一跳。廷隆笑荷荷的說了：『真是！真是！你們的鍛鍊如此的嚴酷，那是怪不得前年日俄開戰，他們的陸軍渡鴨綠江，不到一年的工夫，攻陷了九連城，遼陽，旅順，奉天……這麼些個地方了。』他口講指劃的說着，又把頭湊到前面些，更仔細的問道：『只是，晦氣的是我們大清國罷了。唉，牢騷少發，我們還是談正經！那班日本學生在神社祈禱的那一套，無非是什麼宮城遙拜，祝武運修長……之類，我們在這裏住的人，也就見得多，聽得多了。可是中國留學生却怎麼辦呢？難道說，我們還替別人的國家祈福——』

『這個自然不是！您老人家放心。』趙良忽然肅然了起來。『晚輩們在士官校內，留學生數目雖然不算得怎樣多，却是各省選派的都有，在成羣成隊的日人當中，不敢不互相勸勉，砥礪，總求的是替國家同胞掙一口氣。至今我們的帽花，操衣的領章，滿都和他們的不同，』他說時指了指自己的領子。『這上頭不是好好的繡着兩條大清的龍紋徽章麼？至於清早的祈



禱，那一方面是依照着校方的規定，他方面也不外是古人們枕流漱石磨練精神的意思，晚輩們自然不敢怠慢，曾經共同開過了一個小小的會議——』

『會議麼？嗯……』廷隆有些懷疑起來了。

『這會議決不是糾眾搗亂的那種胡亂犯上的舉動。其實也說不上什麼會，晚輩們不過是求的大家行動一致，共同決定祈禱的時候臉兒朝西向着北京，依照了學部頒布的忠君，尊孔，以及尙公，尙武，尙實這幾點修身做人的宗旨，虔誠的默求，祝禱國家前途的隆盛，誓願早晚有那麼一天滿雪甲午以來的國恥……』

廷隆笑着連連點頭道：『夠了！聽你所說，你們一輩真可算是忠貞愛國智深勇沉的青年，佩服！佩服！茶涼了，二位請再用一點。老實說：近來維新的潮流盛極一時，我是，』他歎喟似的說着，聲音漸漸低沉下去了，趙林二人傾着耳朵，只聽廷隆絮絮的說道：『唉！……老夫耄矣，無能爲了！回想三十多年前，我還是諸位今天這樣的年齡，又何嘗不是站在時髦一邊，事事講究效法西洋，用夷變夏，圖一個富國強兵的良策。如今不行啦！老實說是有點兒落伍，記得戊戌那一年康、梁變法，鼓吹提倡，我還有那些兒跟得上，如今算算又快十年啦！你們這班青年們，今天鬧這個，明年鬧那個，說沒有理罷，却又像是有理，說你們真有



理呢，那麼就明明是我這一輩人沒有理了。少年青春如過駒，難得二位明白，都是沙裏淘出的金子；像那班在東京暗地裏活動鬧革命的人，愚駭如我老朽就要期期以爲不可了。說老實話，我不是不懂得那班革命黨人的話，而且什麼王船山黃梨洲全樹山這班大儒的大義微言，排斥夷狄羶腥的議論，我大膽的告訴二位在當年維新的時候也曾偷看過一點。可是國家鬧到今天這樣的局面了，求安定比較什麼事情都還要重要。這好像是一個病體極虛弱的人，只能夠緩緩的溫補，經不起霸藥。何況我朝開國迄今二百六十年了，列祖列宗都是宵旰勤勞勵精圖治的多，待老百姓德澤深厚，恩施雨露入人已深，倘若大刀闊斧的連根都給拔起來，不要說是不易成功，就算能夠僥倖一時，可是鬧得國本動搖，前途怎樣實在未許樂觀。本來北拳南革這一句話前七八年早就有人說過了（註一），我比你們青年朋友雖然癡長了幾歲，頭腦還不至於十分冬烘，更不是頑固守舊，好在二位少年老成，是道地的忠君愛國青年，又聽信了達仁齋的謬加推許，遠道而來不恥下問，我這就放肆的多說了幾句，哈，哈，哈！我對於青年們的意見，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向來不主張怎麼高壓的呀！哈哈！……』



他的話說得自己有點兒激動起來了，聲調逐漸的提高了，他的猛烈的感情便震盪着整個安靜的房間。在他的腦後，時常晃搖着那大半截細長的辮子。趙良和林鳳聲兩個人聽了他這一番議論，互相交換了一下眼光，一時似乎不知道怎樣措辭的好。還是林鳳聲立即含着微笑，面對着這位老人點頭回答說：

『子老的話說得真是透徹極了。現在外邊那一班胡鬧的青年們——』

『我不是說他們一定是胡鬧。這個年月，山河破碎，光怪陸離，你們青年人的苦悶我那裏會不知道？只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我們要想立刻躋於富強之列，究竟是說得響辦不到的，還得要先辦教育，開礦產，興實業，把這幾件根本之圖按部就班的實行起來，假我十年廿年的光陰或者可以達到成功的鵠的。二位說我的話對不對？』

『是，是！』林鳳聲慌忙回答着，順便向身旁的趙良駿了一眼。他還沒有再接着下去說什麼話，又讓廷隆的嗓子給壓抑下去了。廷隆剛纔把話說得多了，自己是聊且快意，也不怎樣計較這些青年朋友們肚子裏是個怎樣的打算。可是他到底是喜歡青年人的，想到這些人就是幾十年前自己的影子，心裏就格外的愉快起來，覺得這真是重溫舊夢的好機會，不免要設身處地的去暗中袒護他們，偏向他們。這或者是他的煩悶，他的說不盡的矛盾罷。他把話放縱



的暢談了一陣，好像本能的覺得自己未免太偏狹，並且太傾向於專說一些配合自己現在的心情的牢騷話了，這未免有點兒對不起面前的這兩個年青人，便立刻把辭鋒轉換了另外一個目標：

『好了！好了！林君在早稻田攻讀，是研究法政的，現在世界的潮流和中國的環境究竟以那一種政制爲最需要，最適合國情，當然你是瞭然胸中的。我並不是一定反對變革，那班革命黨人舊學也有很高明的，只是改革不宜太驟，譬如說英吉利，不也是目前很強盛的君憲國家麼？我當年跟隨曾侯出國的時候，還曾經親自去參觀過他們的巴力門（註一）呢！對不住，我也學起『清議報』梁任公他們一班人口口聲聲的新名辭了。我們將來立憲成功，要是能夠趕得上人家那種從容不迫坐而論道的政象，豈不也是一件美事麼？』

林鳳聲聽完他的話，輕輕的答應了一聲，乘着靜子又進來布置餐具的時候，他深潛的思索了好幾分鐘。趙良站直了身子，走到几端看見廷隆正在捲起來一幅宣紙，便走到對面站在他的身旁說道：



『老先生的字是久仰的了。能夠瞻仰一下子麼？』

廷隆微昂着頭，臉上掛着那麼一分笑意。『我的字真是襲定齋自己解嘲說的，談不上館閣體點翰林那一套的了。兩位都不是外人，有什麼看得看不得，詩倒是自己作的，請指教指教。』

他和趙良兩人又把那一捲紙張攤開了。林鳳聲也湊了過來讀着，只見那詩句是：

布穀催耕日，鴻施雨露來。

風光樂魚鳥，佳氣接樓臺。

寶席尊初設，鈞天樂正開。

碧湖橋十二，即此是蓬萊。

……

他看到這裏，廷隆笑嘻嘻的就把它捲起來，插在牆邊的一隻矮木籠裏，那裏面早已放着五六捲裱好的字畫，紫色木軸全都露在籠外。趙林二人一陣子的讚好，說是子老的字蒼勁得很，眼看着靜子姑娘一趟趟的捧着東西出進，已經把三份吃食放在几頭了。他們又都回到了原



位，邊吃邊談着，不知不覺就是十二點多鐘。這菜自然是中國燒法，共是四盆，放在當中。只有湯是分盛在每人面前有蓋的漆碗裏，這是廣東式的絲瓜鴨腎湯，廷隆很喜歡吃這個，是他的夏氏夫人自己下廚房做出來的。每份碗筷的旁邊還有一小碟的黃顏色的生蘿蔔片，小碗盛着白裏透紅生潔脆亮的魚片『薩西米』〔註一〕，這雖然是異味，對於廷隆這個生長廣東省城的人倒是投其所好。他一面向自己的小碗裏注着甜甜的醬油，一面說着話，問問達仁齋的近況，東京留學生生活情形怎樣，上一年日本文部省頒布『支那留學生取締規則』時他們罷課反對的真相，還有，聽說革命黨章炳麟從上海西牢出獄後就到東京在民報社裏講經學，倒有許多人從他，他還是俞曲園的高弟呢！……這許多零碎複雜的問句，兩位青年揀知道的都回答了。提到了章炳麟，林鳳聲答了句『不清楚』，慢慢的，談話的對象又轉到雲仙普賢的景緻來了，這似乎都對了他們三個人的脾胃，纔大家毫無拘束的熱烈起來。趙良講雲仙地方溫泉最有名，果然名不虛傳，在硫磺質的泉水裏待久了泡得人皮膚都會起半天的皺紋呢；而且連山石的土質都充滿了白霧般的硫磺氣，淘氣的人在山上挖一個穴洞上面放幾個生雞蛋不



一會兒就熟得滾燙，怪不得從前人管它叫活地獄呢，可惜他這一次沒有試驗。林鳳聲說日本人連十歲左右的小學生都赤着腳穿草鞋參加團體旅行，他們還爬得動拔海一千三百餘尺崎嶇難登的普賢峯呢！夜間累累的回到旅館裏，幾百雙小草鞋齊齊排在大門口的石階上，好看極了，過客們誰都看得見。他講到這裏，很興奮的說道：

『不瞞您老人家說，我瞧見了這種情形，想到國內朝野的不掙氣，眼淚突然間再也嚥不住，一滴一滴的直往下面淌……』他說時眼眶又有點熱熱的了。這個瘦小的面龐，一口滿是舌音齒音福建腔調的官話，感情激動起來的時候，臉更顯得蒼白可怕了。他的一雙細眼這時候纔現出先前所沒有的活氣來。廷隆聽了，很想把自己前幾年冒着險初次學騎馬就上普賢嶽的一段真實故事說出來，安慰一下這位熱情的青年，忽然又是靜子托着漆盤進來了，盤裏除了杯皿還有兩封書信。

靜子拿起三隻燙得溫熱的天青色細頸小酒瓶替每人面前的杯子又都斟滿了。她跪在疊蓆上露着滿口的雪白細齒，慇懃而又恭敬的勸着林趙兩位客人。她是個胖胖的臉，彎弓樣眉生得很濃，連額間鬢角的汗毛全都沒有剃過。鼻子眼睛看去都很俊秀，梳的圓大的東洋髮髻，中間一撮高高的挑起，蓋着兩朵白花瓣，兩邊分攏着撒在腦後。身上穿的是濶大的淺紅色和服，



潤領口，大肥袖，腰間繫結着寬潤的縑帶，袍服裏面一件寶藍的長衫直垂到厚厚的白襪上面。客人們喝着像糯米釀的微酸的甜酒，廷隆就把送來的文件拆開了。他先看的是從天津寄來的一封信，一封貼着二分龍頭郵票的平信，因為他認得出那上頭一筆方直工整的筆迹是他唯一的外甥吳幹川寫的。原來自從美晴返回廣州之後，幹川就聽了舅舅的話離開菊坡精舍到新設立的專塾改補習英文起來，那時他已經二十一歲了，虧得他肯用心苦學，除了英文，又趕着讀了好幾門新的課程，過了兩年考上了北洋大學堂，就乘了津粵直航的輪船到天津住堂去了。他的來信不過是一封普通的安稟，裏面也提到美晴姊孤苦劬勞的撫育着她的兒子霈然，已經夠累了，最近還攢了一筆款子滙到天津來給他花用；他覺得上次舅父滙給他的錢已經夠半年以上的費用了，齋舍生活實在很簡單，書籍紙筆儀器都是學堂供給的，那裏用得着再花錢，只有暫時儲蓄起來，將來有機會時再送給阿蝦（這是霈然的乳名）罷（註一），免得姐姐不高興。廷隆讀完這三張信箋，不禁抿着嘴微笑起來，隨即把第二封從碼子翻譯出來的電報紙攤展開來。在他心裏頭想着，這大約是從北京拍來的一封信不怎樣緊要的例行官電罷，誰知他的眼睛

● 粵俗：小孩出世，給以賤名，是希望他能夠順利養大。像阿蝦這一類的名稱，又叫騷蝦。



纔輕鬆的飄了過去，觸到了幾行墨迹，不由的定睛讀它，那原來蘊藏在心裏的一塊石頭，就臨到了剖解開來的程度了。他揉了揉迷朦的眼睛，眼角裏儘自不住的閃亮着靜子姑娘含笑的面容，猛然間提了白瓷酒瓶替自己斟得滿滿的，舉起杯來做了個圓弧形的手勢，大聲向屋裏的旁人說道：

『是真的！原來我奉調到東京去當參贊了。這是電報。』

靜子和這兩位遠道來的生客都讓這個消息驚異了。

廷隆聲調朗朗的說道：『乾杯！乾杯！』隨手輕攏了一下花白的鬚鬚。

第二天的黃昏，兩位年青的客人早已過了下關，換乘了『東京行』的火車朝東南方直駛着。這雖是三等車廂，倒並不怎麼擁擠。這時速度慢慢的由緩轉快了，林鳳聲把看的一本書丟開，倚着玻璃方窗瞧得見地面除了這兩條正軌之外旁邊還有六七條蜿蜒交錯的支軌，分散到幾個方向。路旁沿着青綠的土隴電線桿極多，大約每隔半分鐘就看得見兩根，一株一株的密密聯繫着，連排的電線彎曲着不住的在他的眼前跳動，恰像展開了一幅飛躍的長行五線譜。有的電線上面還駐留着三兩隻吱吱善叫的小鳥兒，由這根細線跳躍到第二根，第五根，



……禿的一聲抖着細弱的翅膀不知道飛向那裏去了！他見對面破舊的綠絨靠椅上頭坐着的趙良還在捧着那張報紙細瞧，那是當天出版的『四國新聞』，其實，這張報兩人已經互相傳閱了不止一次了，便打斷了他的神思，向他的膝蓋輕碰了兩下。

『喂！尤廷隆這老頭兒怪有意思的啊，是不是？……他還知道章先生呢。』

趙良把報紙放了下來，說了聲：『老新黨！』他垂落在膝前的那張報便立刻讓身旁一位戴着眼鏡的老太婆借過去看了。這老婦人披着洗過許多次的灰黑袍子，嘴裏不住喃喃着：『阿哩亞篤，阿哩亞篤……』

鳳聲看了趙良一眼。他們兩個人開始湊在一起密談起來。這時候窗口吹進來一股刺鼻的濃臭氣息，這是八幡工業區到了，外邊聳起了無數洋灰磚砌的大煙囪，過了一排又是一排，還有不少丈來高粗闊的鍊鐵用的大鍋爐。這樣經過了約摸十幾分鐘，沿鐵路的兩旁都陷在烟煤的陰霾陣中。灰磚的工廠高牆層層疊疊籠罩在淡暗的塵霧裏面。

那裏重壓的隆隆機器聲永不停息的晝夜動旋下去。……



## 第六章 太史第

在廣東省人的嘴裏，或是那些已經遷移到廣東省居住經歷了好幾代，所有後世的子孫們除了廣東語言已經什麼都不會說，除了廣東式的風俗生活習慣已經什麼都要討厭，而一班比較說來算是真正的廣東本地同胞還要照例送給他們另一種稱號的所謂『外江佬』的嘴裏，以及，在那班『晉代遺民』中原流寓的『客家』人，習慣於水上生活的『蜆戶』和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的『旗下人』們的嘴裏所說的『省城』兩個字就是指的包括舊時番禺南海兩個縣治，總督將軍知府這班大官兒都駐紮在一起的那個城圈子。正像在北京城裏住的人們，也常常稱它叫『京兆』，而把大興宛平兩個縣都籠括在它的下面那個樣子。簡單說一句，這個含有特殊意義的『省城』兩字，它所包括的地方大約就是今日我們腦筋裏面所熟悉的廣州市同樣的區劃，所不同的是，現在蒼老的城垣經過三度四度的拆除早已毫無影踪，有些舊式的街道也都修築起平直漆亮的柏油馬路了，但是在當時，就是我們還在敘述着的那個時代，却



沒有這種改變。

我們要知道它在那個時候的外貌，任何淺陋的地理教科書都未嘗沒有一張清晰的簡圖：一條浩瀚的珠江位在廣州城市的南邊，隔江南岸的村落普通即稱它做『河南』。東北郊外的山脈岡巒起伏，很綿長，很美麗，最高峻的就是白雲山罷，單聽這一個名兒也就夠響亮。這樣的的外形，雖然是現代的地理課本所描繪的，也許還描繪得不算怎麼詳細，那麼，買一張詳細些的廣州市街道圖看看就不會再有什麼遺憾了，因為即使追溯到四十年前，那個時候廣州的旗下人雖然已經式微，並且已經逐漸的沒落，改變了，然而他們還都聚族而居，住在省城的許多街巷裏某一個劃開來的，範圍並不很狹的角落裏，而那個清清楚楚的角落，什麼大街，什麼小巷，也多數還在現在的街道詳圖裏找得出來。特別是，我們這裏所要提出來叙明的這一小塊地方，約摸僅佔地圖上面八分之一的面積，它却出奇的據有了廣州在我國歷史和地理上享着盛名的，延續保存着千餘年的幾處名勝，古蹟；沒有它們，廣州即使還留存着其餘它在現代史上應得的崇高地位，然而廣州就不免有點兒減色了。至於我們正在設法描寫的這一班旗下人，他們的祖先當年爲什麼很僥倖的會聚居在這裏，因而也連帶的沾染了一些歷史文物的餘輝，或者，最低限度可以讓現在活着的這一代在地圖上尋找起那些地方



來格外便利一點，繪影繪聲一點，我們似乎暫時可以不用怎麼顧及。

好在，年紀大些的人活着的到今天也還不少罷。

在省城的北部，從東北角起先是向南，再朝西面迂迴彎轉的進行着，路面有的時候濶一點，有的時候狹窄些，並不是筆直的，我們這裏且稱它做一條惠愛街罷：這條大街除了它西端的一段却又是沒有統一的名辭的。我們勉強給它在東南方找出一個起點來，就是大南門雙門底，這是數十年來如一日的『文化區』，在開設新式書鋪以前，早集中着許多筆墨文具，書籍紙張的舊式老店，最悠久的歷史達到八九十年以上開在這裏了。從雙門底迤西沿着這條惠愛街，我們經過一段路有個名字叫『廣府前』，這是廣州知府衙門的所在。由廣府前再向西去，不久就可以走過一段叫做『將軍前』的街道，因為駐防廣州將軍的衙門又在這裏。將軍前一直朝西，到西門爲止這一段老老實實的就叫西門大街了。這條大街是我們所要說的主要街道，因為那班旗下人佔住的範圍，正是拿東起廣府前西迄西門口這段大街做中心的南北兩旁街巷：這些街巷曲折彎迴的，倒也有好幾十條呢：什麼朝天街，光塔街，花塔街，擢甲里，紙行街，寶富巷，光孝寺以及偏北些的街巷星羅棋布的分歧出來而又相互連貫溝通的許多巷子：祝壽巷，淨慧街，福泉街，雲路街，倉前街，大井頭，官塘街……直到小北門，幾



乎每條街都塞滿了這班特殊階層的旗下人。這樣，住在另一區滿洲街的人和小北，西關那些地方的本地人就不得不替這個區域題了個『旗下街』的總名稱。至於道光咸豐以後一部分的旗民竟然散集居住着南到雙門底北到大北門，數目究竟太零星了，不成其爲重要的份子，我們只能夠看他們是旗民們伸展勢力擴張出去的支派。

現在且說西門大街靠近西門口的地段了。光孝寺街在它的西端，朝天街居它的東截，就在這短短的半里模樣的街上，有一條南北相連的巷子，讓西門大街給截斷了，朝南下去另外有個名稱，朝北就是有名的旗下街之一呢：金銀巷。這條巷子已經有了，我們說，至少百餘年的歷史了罷：全條巷內的住家和近巷子南口的許多店鋪，房舍，屋瓦，牆壁都呈現出一種凋敝，朽舊的樣子了。人們經年的在長塊青石鋪的地面上走動，那些石頭搭得並不整齊，三兩塊不規則的長石頭鋪嵌在當中，也不怎樣踏實，走上去會砰砰的跳碰着。大多數是在青石塊縫裏塞幾塊麻石，路基纔勉強的平穩了。好在這種街巷照例不通車馬，因爲地面比起大街要低窪下去好幾級階石呢，人馬來到西門大街金銀巷南口，就得步行纔能走進去。不用提綿綿的霉雨時季那些青石纔叫幾場雨水沖洗得無比乾淨立刻又沾上走路的人泥濘的屐痕脚印了，在平時它也永遠是潮黏黏的，就算是晴天，道上也決不怎麼爽燥。人們在巷子裏像密蟻一般



熱熱鬧鬧的蠕動着，不分早晚。巷路是蜿蜒轉折的，有些地方兩邊青霉的牆上方高高頂着一條粗粗的木樁，不然，也許有一道牆會頹得坍倒下來了。可是走路的人天天瞧慣了，也就不覺得十分危懼。仰頭朝空裏望去，樁子上頭沒有多遠就是一泓細彎的墨藍色的天，是這麼矮，又是這麼沉澱似的膠固着。在南端巷口順着那三四級麻石階磚窪下去的地勢，擺好許多鮮魚、豬肉、海味、雞鴨、菜蔬的散攤，從早晨一直做生意到傍晚。人們走路時候就得在這些攤子裏頭穿梭般的擠着。那班販魚的人不但養着許多不同的水族魚蝦，也把大條的魚從中腹剖開了，切得鮮血淋漓的扔在木盆裏，零碎的出賣。他們都有一條細長的鐵管，縛在盆邊，那管子怎樣做的我們走過的時候也不會看清楚，只是它很靈活的長期噴出細霧似的水珠，澆在蠕動着半死半活的生物の木盆和蓆簍子裏。這些水的味道自然也是腥氣的，一攤攤浸染開去，更加上遺落散亂滿地的青菜葉兒，肉皮、血腥、雞糞、生果核兒等容易腐爛的東西，使人們對這條巷子更添上一層濕漉漉的感覺。

這天早晨雖然沒有下雨，可是天還是陰黯的，上午巳初行人如織的時候金銀巷口裏鋪子的櫃台上還都點着觸眼的油紙燈籠。女僕阿宜〔註一〕，一個三十來歲的廣東婦人，買完了菜

● 她實在的名字是阿二，這兩個字唸起省城音來恰像國語的阿宜。



回家去了。她混身是黑布的衣裳，褲管子捲得很高，很不在乎的露出兩條腿脛，更沒有襪子，一雙赤脚只是踢踢的踢着青石磚響動那雙舊了的落漆黑屐。在南方的磚石上，那一天不聽到這種奇妙的聲音啊。她忙忽忽的奔着，生怕回得遲了家裏的少奶要多說話，況且她又忘了帶油傘，剛纔落地已經有三兩滴金錢大的乾點子了。可是巷上走路的有那麼多的人，迎面又來了一頂花轎，吹打的人跟在後面，還有一大夥湊熱鬧的人羣，她走得週身都覺得熱起來了，擠在牆根，一手緊緊的抓住菜籃，也沒有心看那頂抬得顛巍巍的花團錦簇的轎子。幾個轎夫竭力的吆喝着，轎子終於不得不暫時擱在路旁，就有幾個巷裏閒蕩的孩子們跑到轎前把繡簾揭開了，瞧見裏頭一個人都沒有，後面的人還擠着往前亂竄，亂哄哄裏幾個野孩子嘩的一聲大家喊叫起來：『好靚啊，好靚啊！』那轎子旁邊走着的幾個管事的傢伙，極力用手招架着把簾子遮掩起來。轎夫們見前面讓出了一條路來，就趕緊抬起轎把，繼續前進了。他們擦過阿宜身邊的時候，有一個瘦怯怯的青年挾着一把沒有張開的破傘，不知怎樣忽的拍搭一聲掉在濕漉的街石上面。阿宜替他揀了起來，那青年急促的向她說了一聲『多謝』，聽着這雖是廣東話，不像是廣東本省的口音呢，便趕着朝花轎走的方向去了。阿宜回頭瞧着這個人的背影，也沒有什麼印象，僅僅是一件淺藍布衫的背後留着膩膩的油迹，這個人拖了一條搖



搖擺擺的長辮子。

『這人趕路倒是比我還要急呢，』阿宜暗暗的囁咕着，就又提起菜籃沿了街石向北頭走着。她走了十幾分鐘，快望得見金銀巷的那一端了，坐東朝西開着一家很大的醬園，招牌是『大來棧』，夥計們倚着櫃台向她笑臉點個頭招呼。他們知道阿宜買了菜回來就要走進對面的大宅門裏去了，連這家醬園也是那宅門裏的人開的，這宅門人家姓白，我們前面敘述過不少篇幅的白健卿，他就是這宅裏面的一房人，他死了之後他的妻美晴帶着遺孤白霽然回來也還是住在這所大宅門裏。

說起這座宅門雖然房子挺舊的了，規模却還十分宏偉呢：它是太史第。那一塊刻着『太史第』三個巍峨大字的橫匾額，正高懸在漆澤剝落的大門前，門口雖然沒有一對峻偉的石獅子，却也有兩塊曲尺形大白石頭，上面雕鑿着圓輪似的石飾，那兩塊硬石的圓頂已經叫許多人摸得很光滑，透着烏油油的深灰顏色了。阿宜跨進了大門，迎面就碰見那個滿頭花白頭髮，右頰上留着一縷長些的從來不剃的鬍子撮兒的門公，在門洞裏抽烟。門洞的兩邊擺着兩條長板凳，凳後有些柵架插滿了許多長方的高脚牌，漆好了『賜進士出身』，『迴避』，『肅靜』……這一類值得風光的金字，上面已經浮起了一層輕薄的灰塵，因為許多日子沒有



擦拭過了。

『喂！阿宜，嚇好驚呀！你聽……』門公輕描淡寫的說着，他的口水幾乎唾到旁人的臉上來。

阿宜怔了一怔。『公司！』註一『你個衰鬼！有什麼事值得大驚小怪？就要落雨啦。』

『你不聽見麼？什麼事情叫你失了魂——』

阿宜在門公這樣說話的時候，已經聽見裏面抽着鞭子的劈拍劈拍的聲音，也聽見一陣喊痛哀號的叫聲了。她聽着心裏帶着震慄的畏縮，一聲不響拐彎到裏面花廳來。這種可怕的鞭扑聲音，她從經驗裏面知道，是家裏三老爺帶着他的佐雜又在花廳東南角的書房裏拷問捉到的強盜或是剪綰竊賊了。這三老爺是健卿的堂房伯父，將軍府裏的一名協領，掌管的就是緝捕躡拿這些事務，每天這座白府裏都有辦公事的老將註二們出入，她也常常看見的。他們都是旗下人啊！阿宜雖然不是旗下人，她都知道這些，並且常時懷着一股無端的懼怕。她輕輕的穿過花廳，不敢向書房的花玻璃圓洞門觀看，却還是不能夠避免聽見裏面傳出的慘厲

① 這一個門公是白府各房人們出資攤傭的，故名。

② 即佐雜們，俗稱老將。例如姓楊的，叫楊老將，姓黃的，叫黃老將。



的嗚咽。她的木屐變得好像是軟綿綿的了。等她過了花廳跨進裏面神廳前的大院子的時候，她一眼瞥見了一位姑娘白玉英。

『阿宜！你回來了！我們一起進去罷，我有點怕。』玉英臉上帶着盼望的神氣。

『真是嚇破人的膽啦。我清清楚楚聽到那賊……』

『嗚好講啦，阿宜！你陪我進去罷，我等一陣會來看你們少奶——』

『好，好！』阿宜攙扶着玉英的手臂，便向南一步一步的穿進了旁邊的院子。她們經過算是玉英的兄嫂白貴卿和張氏夫人住的屋子，玉英在門外瞧了瞧，看見嫂嫂正在揪攏頭髮對了梳裝盒子忙着，就沒有走進去。她的過繼來的哥哥貴卿，這個時候，她知道，如果不是上茶居飲茶去了，準是在對門大來棧醬園裏跟賬房夥計們鬥牌呢。阿宜和她兩人走過了幾重廊院，經過好幾房人家的屋前，便來到一進長方形的單獨院落了。這一個小小的庭院是打掃得很乾淨的，原來坐西的三間堂屋是二房裏白健卿的產業，現在阿宜的主人吳氏美晴還居住着。它對面的幾間更舊些的房屋，是歸白玉英陪着她的繼母謝氏兩人住着，她們算是和健卿的一房同祖父的親裔了。這個白家，我們很熟悉的看得出是一個聚着許多親支旁裔合住在一塊兒的大家庭了，旁的情形暫時還用不着多饒舌，只是我們必須記得，這一個大家族已經蕃



聚着在這金銀巷裏至少有六七代了，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座第五進小院落，它的後背和南端的屋宇也還層疊着有好幾進，每幾間單獨的屋子都住着另外一房人。不用提那班脈絡關連的親友們了，連在省城裏住上幾年的非旗下人又誰沒有聽說過西門金銀巷白家的名聲呢。這時玉英和阿宜兩個人到了屋前，阿宜就招呼着說道：『十一姑！不要驚惶啦。』說着，她便點點頭挽着菜籃蹣跚的自走進堂屋裏了。玉英也返身輕輕的敲着自己緊閉着的屋門。這門扉是兩扇厚木板，頂上的牆垣並不怎麼高，還從磚縫裏鑽出一莖軟軟的野花來，綠葉兒迎風擺弄着。

雨怕又下不起來了，這是舊曆二月初旬的陰沉天氣。微微的西南風也揉拂着白玉英額前的細髮。

白玉英在姊妹裏的大排行是十一，她今年剛纔是二十四歲。她的母親徐氏夫人生她之前，她上頭本來還有個哥哥白綽卿，可惜早就夭逝了。玉英生下不過幾歲，她的親生母親徐氏患着心臟病撇棄了丈夫白洪和玉英死去了，不幾年白洪續了絃，娶的就是玉英現在的母親謝氏夫人。玉英十五歲的那年，她父親也逝世了，由族裏決定替他立嗣，把另一房的姪兒貴卿承繼了過來，算是謝氏的兒子。最近十年來玉英就跟着繼母謝氏在一起過活，長大起來。她真是



旗下人家裏一位很漂亮的姑娘，身材長得不怎麼高，人也不過分的胖，可是很四襯，原是裹着小脚，近年來纔放開來，走路的時候端莊穩重的，仍舊含着娉婷的秀媚。她的前額生得很平，鼻子也很端正，眉毛淡淡的，眉心的汗毛薄薄的一層連到前額。如果我們說她的那一個地方顯得特別的美，那無疑的是她的細長的一雙眼睛，還有，鬢角後邊的一對柔順的耳朵。她的明慧從她的行動表現出來，而她的行動又跟隨着她的眼，耳，尤其是她的心靈行事。一個女人有着一顆美麗的心纔是真正有福的啊！她明慧，和順，溫婉，安靜，柔耐……這是凡是同她生活接近的人們都自動的感覺到的。她這二十多歲的芳齡，我們要驚異，已經遭遇過多少樣不可避免的苦痛和憂慮了呢：先是母親病逝了，續娶了謝氏繼母；隨後父親白洪——那位在旗下人淘裏受過多少人尊敬的佐領白老將也謝世了，就剩下母女倆苦辛的在這個複雜的大家族裏度着收租，放利息，做女紅的寂寞，艱難的日子。哥哥白貴卿又長大了，前年娶進的嫂嫂張氏，是分住在這家大宅裏靠外面的一進院子的。總之，玉英這個姑娘在她短短的一年華裏是增長了許多人生沒有的知識，嘗受過命運的無限喜怒哀樂顛倒折磨的滋味的人了。她還沒有許配呢，可是，人們知道她的心田裏面所嘗試過的一切的悒鬱，煩悶，憐憫，以及各種的歡樂憂愁，竟使她更懂得溫柔忍耐，更需要安慰滋潤和指望，至少在這一點上這位小



姑獨處的玉英正跟那居住在對屋的吳氏美晴沒有很大的差異。

她纔拍門，這門就呀的一聲爲她開了。開門的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丫頭，臉兒黃疳疳的，左耳朵上穿着一個細小的單耳圈兒。她低聲喊了聲『十一姑』，就俯着身子用勁拉曳井裏頭吊桶的粗藤纜繩，看樣子她可費着很大的氣力呢。原來板扉後面就是一塊小前院，陰濕濕的青苔泥地上開了一口井，井邊還豎了塊木板，貼好一張紅紙，寫着井泉龍神的名位，顏色已經褪蝕大半了，牆根鬆鬆的苔泥上插了幾枝燒盡了的香脚〔註一〕。玉英把板扉插了門，從丫頭的屁股後邊擦身走進屋內，這就看見自己的母親謝氏老太太正在窗前對着鏡台坐了，讓那位常來這宅人家走動的梳頭婆阿青〔註二〕站在身後給她把髮髻拆通了篋着，預備篋好了再滲合上幾絡烏黑的假頭髮呢。玉英喚了聲『阿嬌』〔註三〕，又向阿青笑着點了頭，就坐在一張酸枝的馬檯上，把手搭在膝蓋前，看阿青的動作。謝氏雖然只有四十多歲，臉龐却是

● 粵省的香，是香泥和在極細的竹籤上面，香燒盡了，剩餘的細籤便成爲香脚，俗語又叫『香雞』。這樣，每一枝香的質料，通常比他處用的畧減；但也有和他省一樣，不用香脚的香。

● 梳頭婆通常走串多家，不定期的來替若干宅門的婦女整理頭髮。

● 粵人通常喜稱自己的父母爲叔嬭，即親生父母亦復如是，據說這樣可使兒女容易長大。



乾癟癟的，滿額的皺紋。她的鬢角全變了灰白色了，稀稀的，讓一頂橫額的青緞軟帽壓着，這種軟帽的樣式活像一條帶子，只管壓住額邊，勉強遮掩住禿落的圓頂，緞帽的中間鑲了一塊青碧的假玉。她人既然瘦了，眼睛就深陷在鼻梁旁邊的兩圈眶兒裏，常常靈活的轉動着。鏡台在案上放得斜斜的，藉了窗外的微光照射着支起來的方鏡架中的人影，她坐在另一張硬厚的酸枝馬櫈上，墊着兩條厚毯，身子偏着左方歪側了，這樣阿青纔順手，謝氏老太太也瞧得到窗外丫頭的工作。鏡台旁邊還有一部黃紙的經卷呢，也攤展開了，坐着的人不用怎麼吃力也瞧得真那上面的什麼般若波羅蜜，三藐三菩提……一類的硃砂大字。謝氏她不是旗下人，却是原籍江西早年纔到省城來的，雖然早已脫盡了鄉音，廣東人還是記得她不是本地出世。她的兩隻細圓滴溜的眼珠一邊望着鏡子，嘴裏快快的唸着不歇：

……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爲極樂？

其國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

又舍利弗：極樂國土，七重欄楯，

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



是故彼國名爲極樂。【註一】

這些字句，玉英從小聽了這許多年也記得不少句了。她知道下面的句子快要到的是『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等這些唸完，就快要聽那段『池中蓮花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的琅琅妙誦了。然而謝氏在唸經的時候，心裏儘管是虔敬專注的，可是每天她要唸好幾遍呢，早就背誦爛熟了，眼睛不過飄着經卷的葉數，也就用不着一個字一個字的去看。她這回剛背到『白色白光，微妙……』還沒有完，翻了一葉，忽然大嗓子說道：

『你等住啊，你個衰鬼！微妙香潔，舍利弗，我唸好經再來收拾你的懶骨懶頭！』

玉英瞧着嚇了一跳，想着立刻也就明白了。她罵的是窗子外邊的丫頭阿騷呢。玉英慌忙着朝窗外覷了覷，阿騷正蹲在青苔邊一隻紅泥小爐前面，竭力搖着一把破蒲扇想扇起火頭來。爐上擱着的是隻剛纔放滿水的瓦煲。這隻瓦煲大約燒薰過不知道多少趟了，弄得週身全是漆



黑的鍋油烟子。

破蒲扇背着風勢撲撲的響着，搖着。

在老太太繼續不停的喃喃聲音中，阿青從牙齒縫裏取下她咬着的紅骨頭針，插在編梳好了的髮髻裏，先抿了抿嘴，慢條斯理的問道：『七太，嘸好氣啦。倒底是爲了什麼事情？』

阿騷對着爐眼呼嚕呼嚕的扇起一陣四面亂舞的紅火星來，一面隕滅，新的火苗又跟着熾起來了。

老太太骨突着深凹的眼睛，恨恨的望了窗外的丫頭一眼，並不理會，剛纔唸過許多金銀、玻璃、赤珠、瑪瑙，又低吟起奇妙雜色的鳥來了，等她把白鶴、孔雀、鸚鵡……這一葉又唸完了，到『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她且不翻動經卷，照着鏡子看了看腦後，自己摸摸頭髻道：『鬆不鬆？上次梳的，沒有兩天，我去觀音山斗姆宮拜神，人多，擠落得不成樣子了，阿青姑。』

阿青回答說：『嘸鬆嘸緊。七太，好啦！一滴都嘸會走樣咯！十一姑，七太還有好靚的清茶沒有給一啖那麼多給我飲一下好嘸好啊？』



玉英聽了，從椅子上站起身來走近一張方桌。原來，那裏有一隻小小籐籬，裏面鑲的厚棉絮做的墊裏，做得恰巧嵌得下一隻謝氏老太太平常喝的白磁茶壺。玉英還沒有掀開籐籬的圓蓋，老太太就說話了：『都不是爲了阿騷這個衰東西，人家好好送着的山水，她跟挑擔的人吵了嘴，那女人賭氣不肯送了，害得我到現在一啖水都沒有飲呢！你說氣不氣？』

阿騷在外邊答話了：『滾啦！滾啦！』她把瓦蓋揭起蓋來看看，爭辯的說：『井水也可以吃的呀。她挑的那裏是真的山水，白雲山進城到這裏夠多少路？……明明騙她的！』她噤着，茶煲這時候不停發出極微細的響聲，火也真的旺盛起來了。

『你再講，再講我撕爛你的口！』老太太看樣子要盛怒起來了。玉英連忙攔阻道：『你嘸好生氣，我正要去看看三嫂呢，她包的那個擔水婆人倒很好，雖然脾氣慳直些，喜歡和人衝撞，她的水倒真的是山脚鄭仙祠汲的，不會車大炮。讓我去叫阿宜送一煲滾水過來你們飲好嘸好？』

謝氏剛從牆角抽起了一柄雞毛掃來，聽着玉英的話兩隻眼睛狠狠的一瞪，掃柄籐條重重的在一張檯子上面一拍，拍起屋子裏的灰塵金星亂迸，阿青站在身後直拉住她背脊上面一塊油膩的梳頭布，喊道：『老太！得啦，得啦。叫十一姑去啦！頭髮落了一地，……』



謝氏看見阿騷在外邊真的害了怕，又礙着阿青，就勢把脾氣收了，問玉英道：『你剛剛回來又去探三嫂做什麼？』

玉英扯了扯衣襟，笑着說：『阿嬪，你記性怎麼這麼不好，剛纔我不是去神廳後邊尋十六姑的麼？她借給我兩個繡鞋的花樣，說是官塘街劉家送的樣子，三嫂也想要來看，我想這就送過去，順便叫阿宜燒一煲水過來你吃。』

『你這就去罷！水倒是沒有關係的，這個衰鬼煲的水都快滾了！』她拿回了雞毛掃重新掃好。那牆角也是個重要的，神聖的地方，除了雞毛掃、念珠，也貼着一幅五彩繚絡妙像莊嚴的觀世音菩薩造像，靠近像下的條案供了一隻洋鐵罐改裝漆過的小香爐，香灰中間還插着幾枝沒有完全點掉的香脚，也不知道有多少日子，早熄滅沒有烟了。這佛像非但謝氏朝暮課誦的時候要對它禮拜，連玉英也十分敬信。像底下還貼着齋期表，圈了好幾處紅圈。旁邊另外有一張表，是上次買標會揭曉中選的樣張，薄紙條兒印好的『首會發其祥，鴻圖得意揚……』等四五十字的韻句，中彩的字旁邊也圈着紅點子呢。廣東的賭風是最厲害的。買個一兩毫銀洋的標是賭博，是不神聖的，這在買的人也都知道，可是正爲投身於各種的賭博纔需要求神拜佛的不也還有許多人麼？謝氏老太太這樣的看重它又算得了什麼。



玉英看謝氏讓阿青把頭梳起了，纔湊身到鏡台前邊站了一會，用手摸摸頭髮，又盈盈的搬出了一隻篋籬，從裏邊翻出一隻自己繡的筆筒來，她暗想了一想，便把衣袋裏剛纔討來的紙樣掏了出來，打算找張紙把它們一起包好。阿青一面收拾梳篋，瞥見了這隻筆筒，口裏不住的讚好。

『真靚啊！十一姑，不是我在這裏講大話，不用說通條金銀巷人家沒有你這樣柔細的繡工，就是，你們旗下街幾百家人又有那個可以夠得上同你鬥針線呀。』

『你不要看！』玉英趕緊一抽，誰知道阿青的氣力究竟大些，已經穩穩的把那條筆筒搶到手裏了。她拿起了兩頭，湊着亮處仔細的瞧看。這是一截綠豆青的軟緞繡的，上半截接的是粉紅緞子，大約容得下插放幾枝毛筆的地位。豆青緞上用金線黃線勾起輪廓繡着兩個笑嘻嘻的和合仙童，配了絲線織的黑髮藍衫，十分托襯。軟蓋的紐扣是亮晶晶的黃銅，只有一道絆兒，蓋端用黑絲線繡上『丹桂第一枝』五個流利的小字。她看了又看，纔放下手，問道：『這是給誰繡的？』

玉英先把筆筒搶了回來，纔說道：『我不知道。』她微糊着臉兒，似乎不願意跟誰開玩笑，趕緊把東西用手絹胡亂的一包，叫了一聲『阿嬌』，她也不再多說什麼話，就欣然推門出去。



了。阿騷的水恰巧滾了，咕嘟咕嘟的從瓦蓋裏冒出一陣熱氣，蓋子都幾乎衝開了。阿騷用火鉗剪起了幾塊燒透了的，大半截化成灰炭的柴塊，火頭都在苔泥裏噉的幾響湮掉了。這幾條柴還要留着燒一次呢。她鬆懈了一口氣，眼睛像是剛纔被烟薰得厲害似的，潮濛濛的樣子看去一點精神都沒有，聲音在喉嚨裏悶着不敢發出來，聽着是這麼輕輕的一句話：

『老太！水滾啦，現在沖不沖茶？』

『你問什麼？』謝氏在屋裏大聲的說，聲帶很尖銳。

『現時沖不沖——』她猶疑了，囁嚅着。

『沖啦啦啦！……』這句命令式的呼喝纔夠力量把機器推動了。『不沖煲滾水做什麼呀？』

你要渴死我的頸子麼？』謝氏坐在椅子上乘阿青在收拾東西的時候，依舊滾瓜爛熟的唸起經文來了。她沾了一下嘴唇，把經卷又掀了一葉，找補一句話道：『阿騷！沖六安呀，我前天新買的那包，你找到了沒有？』

她這一次纔算恢復了和顏悅色的態度了。好在，阿騷這次倒沒有再找麻煩，乖乖的把茶葉泡好在兩鍾蓋碗裏。一面喝着醞醞的新茶，阿青姑誇了句好，謝氏也喝過幾口，咳咳的喉嚨裏癢了一陣，咯出一口痰來，又道：『我就鍾意飲六安，好在它的味不寒，只是井水究竟差





多了。』

阿青端起盞碗，茶葉泡在清冽的水裏都沉底了，碗邊掛着一層黃黃的彩色。她揚着脖子把剩餘的半碗水都喝盡了，嘴裏嘖嘖的一響，張大了牙牀骨緩緩的透口氣出來，又用手絹在嘴上抿抿，笑着向謝氏說：『真解渴。七太，你這裏的井是甜水，倒是好食的呢。喂，我們講實話，十一姑是真本事，讀書識理，又好針又好線，人又和順，跟着你老人家就像是親生的女兒一樣，其實，我看比親生的還要好得多呢。親生的又算怎樣呀！七太！我想問一下你，上次你和我提起的那一樁事，究竟成功嘸成功呢？』

謝氏喝過了茶，掄着一條紙煤打算呼兩口水烟了。停了好一會，她噴起了一團烟霧，裊裊的繚繞在半空裏，這纔帶着笑容答道：『阿青姑，你不知道麼？這件事情，提是這一位來提的，』她放下半截紙煤，伸出三隻指頭來。『說是，她們吳家的人口單薄，她的弟弟在學堂裏總算有了出頭之日，這個家撐是可以撐起來了，就想早一天給他結親，辦好這件大事。這是親上加親呀！我們這兩房原是親的，她又嫁給我們白家，現在玉英嫁過去，兩好併做好，我和她的哥哥倒也贊成；可是現在還瞞着她，沒有讓她知道呢。』

『那麼，七太，我們快要有一鍾喜酒可喝啦！怎麼還不早一些問問十一姑的意思呢？』



『意思，是不用怎樣去探她的了。對門的那一位，平常倒和她很談得來，你看，剛纔又巴巴的送針線過去讓她挑看去了。那一隻繡好了的筆筒，就是三嫂託她做的，倒是繡的很細緻。只是我看，她雖然不完全知道這裏面的根由，可是也不會還是蒙在鼓裏罷。』

阿青聽着漸漸的興趣濃厚起來了。『話是不錯的，十一姑的年齡也一天比一天長大了，她也不能跟隨你老人家到老，那一邊又希望早些出閣，還是快一點辦完了這樁事，你老人家也算了掉一場心願。』

『唉，阿青，你不知道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苦，家家都有一本難唸的經呀！』謝氏眼睛炯炯的，朝着阿青略微笑了笑，細小的嘴巴又緊緊的閉攏起來。『我是個可憐的人，嫁到這個旗下人家已經這許多年了，我又得過他們白家什麼好處。眼見的，耳聞的，心裏記住的，到了那一件不是一場空？玉英的阿爸一死，一年的事情不如一年，我是真的看破了。你說，我這個人還有什麼心願麼？別人心裏不怨恨我，不暗地裏咒詛我早點兒死，就算是好心腸，好報應了。你是記得的，前年阿貴娶新婦我是多麼的喜歡，多麼用心思替他們安排，打算，好呵，到了今天我又得到了什麼？有的時候人家還要說我這個阿太不痛孫子呢！別人說是隔了一層肚皮，不吃香，我這是隔了兩層肚皮呢，自然更不用多盼望了。』



阿青見她的眼睛不住的擠着眼皮，就安慰她道：『七太，嘸好這樣講，十四少和十四少奶都算是知道孝順的人了。不是十四少奶日日朝頭早還要來給你老人家斟一鍾茶請安的麼？這樣懂規矩，旗下人家打了燈籠去搵又搵得出多少家人來呀。這裏的幾位老太，還是你老人家福氣好，身體又強健，十一姑又懂事，聽話，什麼事都嘸使你勞心。現時宣統年間外面什麼都變了許多了，你就是到北京城裏去找，這樣好的福氣又有幾個人呢！老太，你說我講的是不是？』

『聽話倒是聽話，倒底不是親生的啊。阿青，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們這一位十一姑，她阿爸還在世的時候已經不知道有幾多人來提親了，都是那死鬼這也要挑，那也要選，始終沒有說定，如果不是的話，我早就抱了外孫了呢，到今天得閒的時候也有地方好走走。現在她阿爸把她的脾氣縱容壞了，什麼都依她，要買這個不敢給那個，眼界又高了，這個親就更不好說。若是她和對門那一位的弟弟訂了婚，說不定人還得跟着到北京去，不用說，常常往來談不到，我們再要見一次面都不知道得嘸得呢。唉，養女兒的人就是這個難處咯，何況連女兒都還不是我養的呢。』

謝氏一直這樣的訴說着，阿青就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纔好了。她本來也是替對屋住着的美



晴梳頭的人，前些日子從那裏就聽到白吳兩家醞釀着的婚事了，說是在男家的那一方面還要美晴的舅舅同意做主，纔能進行，女家這面的事情當然謝氏是拿得下主意的了。她想到這裏，見老太太住口不再嘮叨了，就閒閒的問道：『七太，聽說三少奶的舅父還沒有回音呢，她們吳家的事情，這個老頭子是非得說幾句話不可的呀！』

謝氏點點頭道：『誰說不是呢！他們讀番書識番字的人，處處都要新派，那些洋書都是機器紙印的，聞一聞也有一股氣味，聞得多了，怎麼能夠不中魔。我早就說，什麼地方不能讀書，單單我們省城裏，旗下人點翰林榜眼中舉人進士的要幾多有幾多，他們這裏白家的九少不就是翰林院麼？何必千里迢迢的去北方讀書纔算用功呢？要講讀番書識講番話，就算省城的嘸夠醒，香港都有好多書院個啦！出來還不是打洋行的工，做洋貨生意，有什麼好！青姑，你還不知道哩，』她的聲調突然低下去許多，扯了一把阿青的胳膊，她自己的肥闊衣袖也露起了一大塊，細細的黃手臂上閃着一隻碧綠的翡翠鐲子。她道：『阿青姑，你嘸好多講，這件事情沒有什麼人知道的，我是早已聽說了，那尤老頭子前兩年升了官，發夠了財，興高采烈，去年又娶了一個廿零歲東洋妹做阿奶呢！……那一年他返省城來，我都見他鬍鬚養得長長的一把了，如今上六十歲的人，還做這樣陰功的事，你話衰嘸衰？讀番書的人有什麼



麼好處。』

阿青靜心的聽着，她像又參與了一件什麼重大的秘密似的，嘴唇如果不動一動就立刻會流下口涎來了。『是真的麼？倒是沒有聽見人家講——』

『怎麼不真？對面的那一位爲了她舅父這件事聽說還暗暗的哭泣過幾次呢。他那位阿奶那裏是什麼好人，是老妓寨裏頭出身的。你是知道個囉，東洋婆是至下賤的，連食飯飲酒的時侯都可以叫來陪酒，唱呀鬧呀的，尤老頭子那樣的人，怎解會嘸臨老入花叢呢？』她帶着歎息的口氣，連呼了幾口烟。

阿青道：『是呀！又不是沒有兒女，……』

『兩個呢。都是兒子，現在都這麼大啦。他的老婆爲了他要阿奶哭得死去活來，人又在外國，語言不通，先是外邊上下都對她瞞得緊緊的，等到事情妥了，生米煲好了熟飯，就任他大婆怎樣吵鬧，鬼去睬你。青姑，你還不知道呢，那老頭子的心早就花了的。聽說他從前在……，那個叫做長……長什麼埠做領事，已經有意思要落那裏衙門裏的一個妹仔做二奶呢，虧得後來調任了，沒有弄到手，如果不是這樣，還用到去年纔搵老妓做新寵麼？啊，是啦，是啦，那個地方叫做長崎，我也不知道是那個崎字，他們話是好好的地方啊！這種地方，也



只有半唐番好去，那年那一位不是去住過一輪的麼？還講，是有個妹仔好靚個呢，嘸知是不  
是那個人……』

謝氏吃完了兩筒烟，預備休憩一會就打算吃午飯了。廣東人的生活通常是吃兩頓的，情願  
另外再添上早午茶，宵夜這許多名目。這個時候阿蘇已經在這間屋子後面搭起來的半間厨房  
開始淘米煮飯了。他們買菜一天也是買兩趟的，竈台上擱着菜籃子，裏面只是一截橫切的鮫  
魚肉，用條枯綠的乾草細着，一堆芥蘭菜葉，兩塊綠黃顏色的鹹水豆腐乾，一包剛纔從大來  
棧要來的頂靚鼓油欖角，這就是母女倆午飯吃的菜了。她們養的一隻虎黃皮的老貓齧着又長  
又硬的白鬚瞌睡似的蹲伏在竈底的柴塊旁邊。

阿青和老太太搭訕幾句話，也預備走了。外面拍門的聲音響了，有人把這扇木扉打得很  
急，還雜着小孩子哇哇哭鬧的吵嚷。那隻黃貓似乎吃了一驚，忽然翹——的一聲躡到後院的  
牆根去了。



## 第七章 玉虎牽絲

聽着窸窣的門板響，阿騷丟下了尙未淘洗得淨的半鍋白米，搶步跑到前邊去把門開了。阿青站起腿來，眼睛直瞅着前頭，想要趕快瞧認清楚這來的是不是玉英。外邊幾個人擠在一塊兒，只一擁都跨進謝氏的內屋了，全是阿青熟識的面龐。身材頂高的一個女性是美晴，旁邊站着和氣團團的白玉英，美晴的身後還有一位梳着細辮，比玉英略高一些，年輕些，比美晴還要瘦弱些的女子，她的手裏正拖牽着美晴現在心裏最鍾愛的一滴骨肉——阿蝦的細長手臂。阿蝦這孩子可真生得清秀呢，十來歲的小孩，舉止，儀表隱約間都是他父親的縮影。骨格雖然稍瘦些，腿却很長，穿了一件漿洗得挺乾淨的淡青竹布長衫，望來真不像是那麼年輕的小孩子。他已經讀了好幾年書，識得不少字了，前兩天因爲天氣乍暖還寒，一個沒有留心，受了感冒發起燒來，纔告了假在家休息。其實，他吃了兩劑『茶』，今天已經全好了，熱度退掉，人覺得爽快許多，小孩家禁不住關在屋子裏，直是要求他阿奶（註一）答應他到後院去



玩耍一回。美晴這許多年來，爲了自己，爲了撫育這個獨養的孩子，多病通藥理，也懂得不少中醫的常識；她憑着經驗揀了幾味清火發汗去積滯的湯藥讓阿蝦喝了，躺在屋裏蓋着被休息，又禁口，除了專門煲大肉薯，什麼東西連米湯都不叫他沾，病是好得快，孩子也不免多少悶受些委屈。她想，小孩子要讓他精神愉快些比什麼都強，也不該過分壓抑他免得要多用功唸書也冷生生的沒有志趣了；這個孩子，可憐纔養下來就是個孤兒，從北方搬回南邊，自己瞧了多少親族的冷臉，遭了多少外人的譏笑，揶揄，挖苦，受了多少次值得的和不值得的無謂閒氣，纔掙扎苦磨着活到現在，她的忍耐，她的理想，不也就是這懷裏一點點的指望麼？平常，她管阿蝦就比家裏隨便那一房都來得嚴：她的嚴酷是跟她對於自己兒子的期望成正比例的，精金不怕火鍊，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這些話在別人不過是爲了要激勵振發應付艱難的時候虛懸着的幾句空幌子，頂多像打嗎啡針罷，刺激過了仍舊是萎靡麻木得過且過，或者還比未曾刺激以前更要渾沌；她呢，她却不能夠那樣隨便。從她頭生養阿蝦的那個時辰起，她一輩子的命運就注定只有操在她自己這一個人的手裏了。她自己和她獨養的兒子是她

● 奶讀陰平聲，就是母親。



以後半世所僅有的，並且絕對不能夠再增添的本錢。她悲傷罷，當然，可是悲傷也有終止的時候，那個時候她不能不措了措迷惘的淚眼朝着人生的邊緣看一看。走那一條路呢？生存的道路雖多，生活的意義却只有一個。她，像一切剛強的，不膽怯的，忍受苦難崎嶇不肯抄近路的偉大的魂靈那樣，要打一場美好的仗。如果上帝（她只是一位求神拜佛的人，我們知道。）給人們的熬煎試煉捆鎖苦楚是超乎人的力量所能夠忍受的，那麼隨便他罷，生和死不過是一條絞練的兩個頭兒，遲早它們應該碰合在一起。貧窮呀，疾病呀，恐懼夭折呀，人情冷暖的嘗受呀，愚蠢，錯誤和無知呀，沒有遠慮的快樂呀，十幾年來那一樣沒有鑽爬侵蝕過她的一顆軟弱的，然而溫和的，潔淨的，求上進的心。她抓住了自己親生的，血和肉凝結在一塊的孤零零的小生命，緊緊的，一絲一毫都不肯放鬆。這是她的活鮮碰跳的刺激啊！孩子長高了，壯實了，她的受了屈辱的神秘的心就得到無窮無限的快慰。你們在旁邊冷笑的，譏嘲的，咒詛的都來看一看罷！我們母子倆還不是繼續的生活度日，萎弱的孩子還不是長成了，大了，壯了，認識字，也上學讀書去了。她不許阿蝦跟這個大家族裏旁的貪懶的小孩一起混，不許阿蝦常時光着腳踏了木屐板在天井裏頭亂鑽亂跑，不許他學那滿嘴，廣東仔破口而出的含着猥褻根源的粗口話，不許……，不許的東西一大堆。每天夜靜人寂的時候，在黑



暗的屋裏母子倆對面坐下來，桌上擱着那隻重錫溶成的油燈，一點青藍邊的燈芯閃照着這兩代人的堅定，穩重和勤懇的臉兒。背書琅琅的清聲便從阿蝦紅潤的嘴唇裏吐出來傳到他母親的靈敏的，充分的準備接受那些聲音的耳朵，直到燈油發出了最後的嗤聲，燈草變黑了，差不多完盡的剎那。

孩子病了，現在又快痊愈了，一個做母親的心裏，不斷的發生各種的變化。把阿蝦老是悶在屋裏，臉色白裏泛青，額頭中間瞧得出一條發黯色的血管青筋，這也不是管教孩子的真正道理。讓他出去一會兒罷，衣服穿得厚一點，這倒也不妨，可是也只有一處地方好去。他們這幾房是最親的：一房是娶美晴的白健卿，一房就是玉英她們，另外還有一房是八房的白少卿，也是短命夭逝了的人，他娶親之後，生過一個女兒白秀娟，秀娟的母親沒有幾年就死了，他又跟家裏的一個丫頭發生肉體關係，納了她做妾，還生下一個叫做阿殊的女兒。這三房人是同一個祖父——源新公分支下來的，雖然在上一輩的人已經各走各的路不怎麼親熱了，表面上的血統遠近關係却大家還記在心裏沒有完全漠視。少卿所討的丫頭，本來叫做阿蘋，後來她養了孩子，人也更長大些，老練些了，大家不好意思再那樣叫她，也都改了口叫她一聲蘋姐。這蘋姐本來沒有什麼高深的知識，少卿把她收房以前，時常騷聲騷氣的，穿門



進戶，像一隻花蝴蝶兒似的，很惹旁的房裏的老少們討厭。丈夫死後，她掌握了八房的這一分產業，非但無拘無束，待自己養的阿殊跟那年齡大許多的，太太史氏所生的白秀娟，究竟在心裏劃着道兒，天然的分成兩個樣子。像白家這樣大族裏面，也並不是沒有能夠說兩句公道話的上人。可是這個蘋姐，自從守寡以來，她倒似乎在這男女大欲一方面竭力的壓制得住自己，雖然空幃獨守，沒有一點兒把柄讓人家抓在手裏。宗法社會的禮教所最忌諱的事情，她既然沒有怎樣的觸犯，別人對於她的猛烈的剋制，壓抑性慾積釀成的許多變態的結果，像什麼對錢財貪婪無厭呀，喜歡高聲喊叫的和別人吵鬧鬥嘴呀，時刻手裏要抓住些實質的東西呀，討厭生得嬌美的女人呀，以及近似苛虐的對待秀娟呀，倒也不好怎樣去攔阻她，干涉她。你跟她去理論罷，就打算你肯破了臉，又拿不到她什麼真憑實據，可是她呢，一張嘴本來就夠尖利的了，丈夫死後是她的平地青雲，她好像是憑空升高了幾級似的，格外的可憐相，動不動就拿沒有男人這四個字做護符，反而說向她理論的人是蓄意欺負她孤兒寡婦，說得潑辣一點，簡直就要口似懸河的咬定一口別人鍾意她，調笑，勾引她這個白家八房裏的九烈七貞的節婦。這種吵鬧，本來就很少有什麼具體的爭論之點，並且話說得多了，聲音愈吵愈大，和原來所爭持的問題却愈離愈遠，那蘋姐又是此道的一位能手，辭鋒尖刻，舉動潑



辣，還加上最先叫屈喊鬧，最後一個住口。有幾個人肯爲了不關自己痛癢的事情費了時間氣力去白跟她這樣的人嘔氣的呢？日子久了，遠房的人們固然管不着這許多，近支的幾家親房裏，也還不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它事情一年一年的拖下去，樂得免掉一場閒氣。這樣一來，蘋姐的作風和地位更加穩固了，白秀娟雖然受冤枉氣，也少有人管得這許多。秀娟因爲自幼失去母親，在近房裏也就只喜歡到三大媽的屋裏去做伴，阿蝦呢，因此也不免會到八房住的院落去找秀娟姐或者阿殊玩。秀娟時常來看美晴，蘋姑看在心裏，雖然不好怎樣明加阻止，却也常常借端尋釁，指桑罵槐的想要氣美晴一氣，這樣，斷了三房這一條路，秀娟就該格外的害怕自己，諂媚自己，可以隨便玩她於股掌之上。秀娟長得大了，她也不想法給她提親，免得分去她的家產，提過兩頭親事都是絕對合不攏的，也不過拿來塞塞人家的口罷了。阿蝦每次過來玩，美晴都可囑幾句，和秀娟阿殊她們玩一會兒散散心就該快些回來罷，不要多惹阿蘋嬌討厭。却也怪阿殊這個七八歲的女孩子，人也長得很聰慧，偏愛和阿蝦哥做伴，不喜歡家裏旁的醜醜，愚蠢的孩子。小孩子愛好和他的小朋友在一塊兒玩，大人爲了免得麻煩，圖清淨，雖然愛嚙嚙，當然也不致於回回橫加干涉。像美晴呢，這一天答應阿蝦去後院八房裏玩，千叮囑萬叮囑，乖乖的玩一下就回來啊，你的燒還沒有全退呢，不要逗阿殊



哭呀……說了多少遍，纔叫阿宜替他穿了斗篷送他從堂屋西面的月圓門拐彎跨進後頭的院子去，等阿宜回來了，說是見到了蘋姐，留着阿蝦官跟阿殊玩砌牌坊呢，秀娟也在那裏照顧着，美晴這纔放心，料來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罷，誰知竟真的發生了事情。

我們上面敘述過有一個年輕瘦弱的女子正牽着阿蝦的手臂，阿蝦却是很傷心的大聲啼鬧着，掙扎着，跳着脚，噉一陣歇一陣的，不肯到自己母親美晴的懷裏去。這拉着他，勸着，騙哄他的女子就是少卿的頭生女兒白秀娟。美晴進得屋來，用旗下話叫了一聲『七太！』又用本地話招呼了聲『阿青姑』，就很嚴厲的瞪着秀娟手上牽拉着的自己兒子，大聲的用旗下話說：

『你不好再扭勢子啦。我叫你不要客那搭地方的啦，你梗是要客！客啦，……看你還客不客？』

阿蝦聽母親這樣大聲的斥責，心裏有些怕，就更加大聲噉起來了。美晴現在身體不及從前那麼健康了，人勞碌多了，添了些氣痛，胃痛這類的病，臉兒削瘦了，顴骨微微高突起來，眼睛微眯着，倒還閃爍着一股精明細密的光輝。她見兒子那麼不聽話，有點兒發怒起來，當着謝氏七嬪的面不願意過分發做，這時謝氏也正湊在秀娟玉英她們一夥裏，打聽是爲了什麼



緣故孩子這樣的發脾氣，她便換出一副和藹的顏色跟阿蝦說道：

『乖啦，來我這搭啦。不好再哭了，……抹抹臉罷，你看你眼屎還沒有抹乾淨呢，不知幾  
髒！』

她伸出手來從秀娟那裏要把孩子拉到自己懷裏，阿蝦偏是不聽，直是跳呀鬧呀的揪着秀娟不肯過去。美晴因爲他發燒剛纔好了，哭得時間長了怕會妨礙身體，心裏一急，就跑到面前高聲喊道：

『你估我會不會打你的呢！你估我會不會打你的呢！』

謝氏的年紀雖然比美晴大不了幾歲，無論如何是一位長一輩的人，見她氣得要打自己的孩子了，忙擠在當中攔勸。她看阿蝦老是纏着秀娟，料來這孩子一時不會平息，就對玉英說：

『你們還是湊他回三嫂房裏去玩罷！……阿蝦，來七太這裏，我給兩個和順攪你食。』

阿蝦聽着說有東西吃，雖然還是吟吟沈沈的哭，聲音却小多了。玉英趕快找出橄欖來塞在他手中，向他說道：『我們湊你返去玩，好嘍好？』

阿蝦道：『十一姑，我要秀娟姐一起去。』他畏怯的望着自己母親的臉色。

美晴不再像剛纔那麼嚴厲了。她仍舊用旗下話改換了語調說道：『不怕醜，來了就要吃東



西。吃一個就好了，那幾個包好留起來啦，你還沒有好得賽的呀。」又向秀娟道：「你們回客看看阿二〔註一〕煲的茶煲好沒有，好就叫她快滴送過來啦，煲得這麼耐的？」

秀娟唯唯的答應着，玉英又跟謝氏說了一聲，就拉着阿蝦這孩子把斗篷遮着他的頭出門回家去了。等阿騷過去把門關好了，在後院裏用水過着新淘的米，謝氏就向美晴問道：「三嫂！阿蝦常時好乖的呀，到底爲了什麼哭得這麼傷心？」

阿青本來該動身走了，這時一面好奇，一面也湊熱鬧似的說：「三少奶，做什麼阿蝦官今日脾氣這樣躁呀？」

美晴本來不想多響，躊躇了一會兒，答道：「唉，七嬖，連青姑你都不是外人，你在這裏真是再巧沒有，一陣我還有點事要求你大大的幫忙呢。阿蝦這個孩子近來愈學愈回頭了，不是我見他不自然，剛纔早就一搥打過客了，看他還敢扭勢子不敢！」

謝氏接嘴道：「渠有點嘸自然麼？見什麼呀？」

「七嬖，不緊要的。吃得多有滴見滯啦，前天頭還發着燒，現在都怕好賽的咯。我見他在

● 即阿宜，見第一四一頁注。



牀上悶了兩天了，老是鬧着要出街，我說，好啦，好啦，給他客那邊玩一下都不怕的罷？誰知還是鬧得哭哭啼啼的。」

她說時嘴唇弩了弩，下巴朝上向着窗外西北角做了一個姿勢。阿青聽着忙把大指和二指豎了個垂直的樣子道：『是這個麼？』她又連連的點着頭，自言自語的道：『好厲害，邊個嘍知道呀！』

美晴聽了阿青這話，也改用廣東腔說了：『厲害！衰得過渠！我們小孩子好好的過去玩，剛剛阿殊在一張矮凳上砌麻雀牌呢，原來渠老母昨天不知招了邊幾個三姑六婆返來打麻雀，租到了一副牌，租牌婆還沒有來收呢。你們是知道的，我從來就不給阿蝦摸一摸麻雀牌的，更嘍使講打啦。他看見那副牌，就和阿殊說要砌牌坊砌花塔好不好，阿殊答應她砌了，把牌搬到桌上來，花塔還沒有砌得一半，忽然阿殊說：砌東西不好玩，還是打牌罷。其實，阿殊又那裏真的懂得打麻雀，她不過把手裏幾張竹牌搓來搓去，朝阿蝦砌好了的寶塔一丟，嘩的一聲牌通通坍落了，阿蝦的脾氣醜，隔着桌子想用手去拉阿殊，叫她賠償，誰知阿殊一躲閃，腳底一個嘍穩，墊腳的小矮凳翻了，把她攢在地下，就痛得哭了起來。這個阿蝦又是細膽的人，以爲不知闖了幾大的禍，瞧見別人哭，他也驚惶失措大哭起來了。蘋姐出來了，先



是吃了一驚，罵了秀娟幾句，看看阿殊也沒有傷得那處，就定心了，有一句沒一句的數起我們來，……唉，七太和青姑呀，這些話你問秀娟好了，我都無使多講啦，這種閒氣，是我前世無修，嫁給這個白家死鬼以後都無知受過幾多。到今天還要受人家的阿奶的氣呢！就是這這一塊肉的難處咯！如果單獨我一個女呀，我今日都無會在這裏向你們訴這種苦！」

美晴輕輕的訴說着，眼圈兒一紅，周圍的情景髣髴跟着也淒涼起來了。謝氏正想開口，又聽見有人拍門的響聲了，大家都不知道來的是誰，阿驢踏着屐隔了牆問聲「邊個？」原來是對面阿宜，給她們送新煲好的荔枝香茶來了。謝氏問過阿宜，知道阿蝦官回家後有秀娟姐和十一姑逗着他玩，正在鬧老鼠嫁女擺酒呢。等阿宜收拾了水煲帶回去了，門只虛掩着，謝氏喝着熱騰騰的山水燒的好茶，便骨突着眼向美晴說道：

「三嫂，是你受得落這口氣，如果是我呀，即刻我要趕到渠那裏去鬧她，鬧得渠狗血噴頭，非叫渠斟一鍾茶向我陪禮無得呀！」

美晴輕微的歎了一口氣。「唉！她有臉那麼不顧羞恥罵人，我重沒有臉面去鬧渠呢。孩子送了回來就算數了，過了兩日，也難保不你來我往的見面呢！話來話去都是爲的孩子，惹得一泡氣，現今我氣得暴躁如雷毛焦火辣的，人家那裏會想到這些，過兩天看見你，照樣還是



眉飛眼笑三少奶長三少奶短的，你是理渠好嘸理渠好呢！七嬭呀，這種事我都嘸使多氣個啦，邊個叫你命嘸好死了老公呢，如果我是抓嘸住主意興風作浪的人，這十幾年來就嘸使想在這個白家裏住了！……閒話講多了幾乎忘記正經事，七嬭，』她說到『七嬭』時因爲平常稱呼慣了不知不覺的又吐出旗下話的聲調來，她喝了一兩口荔枝紅茶潤一潤口，接着臉上就露出欣快的樣子說道：『我們阿舅昨天回信都來了，說給幹川提的事情他都很合意，叫我客找陳碩甫給他們合合八字，不知道十一姑的年生七嬭這搭便不便呢？』

謝氏聽了點着頭。『便是便的，是不是現下就要拿去呢？』

美晴含笑望着七嬭和阿青兩個人，略想了一下說道：『這件事情，阿青姑啊，都是要麻煩你的啦。一兩天你得閒的時候請你共我一齊客找陳碩甫好不好啊？』

『自不然好啦！』阿青一臉的高興，這些話把她的興趣不由的提到最高頂點來了。『我早就話個啦，你們這一鍾喜酒，嘸知道幾時至有得給我阿青飲呢？遲早都是一定有得給我飲個啦！我和人家做了這麼多趨媒，不是我講大話，真是十家裏頭有出十一家是好的，嘸使講是天作之合，白頭到老，都是觀音菩薩點化，子孫娘娘託夢個啦！尤老爺話是陳碩甫算命算得靈，我看都是靈的了！舊年三月間光塔街徐家的十三少奶不是搵渠算過的麼？話是有了



喜，過了寒露嚟到霜降就會生的啦，重話準一定是個仔！個時連醫生摸脈都重摸不出是怎麼呢！不知十三少奶肚就一日大過一日，成天要食酸薑，到了九月真是養了個仔哇，你話得意嚟得意？」

謝氏聽了阿青這話，再也不猶豫什麼了。她起身從窗前桌子的福建花漆梳裝鏡台抽出一隻小抽屜，裏面盡是些骨頭針、髮夾、帶子、眉毛刷，也有一小捲繞起了的亂頭髮，紅絨頭繩，小圓鏡、宮粉、梳、篦這些化裝的東西。她從一隻淨細白釉繪着淡彩花卉的圓粉缸底抽出一張薄紙來，自己迎着亮瞧看了一過，便遞到美晴的手裏。

『三嫂！你看一下是不是十一姑的年生，那天我叫阿貴同我抄落來的呀。』

美晴望了望那張紅紙『年生』，便把它仔細的摺疊了，藏在身上，笑道：『沒有錯的咯，我看到是寫的戊子呀。青姑，你幾時有空呢你來我那搭好不好啊？』

『好極啦，三少奶，今日，停日，後日，……白七太，崔家六姨，徐家十三少奶，大後日，大後日啦！大後日朝頭早我來同你梳好髻一齊去好啦？』

美晴道：『好啦，嚟好忘記至得哇！』她又叮囑了一句。

謝氏這時正在雙掌合攏對着外面天井望得見的一角青天嘴裏喃喃的低聲念叨着。大門呀的



一聲推開來了，立刻就輕輕的加上了門，玉英步態輕裊的走進屋裏來。她看見謝氏不知道在念什麼，就低聲告訴美晴道：『阿蝦好容易已經睏着了。』又說：『看了秀娟真難受，她剛纔又在你房裏背着人哭了一輪，眼睛胞腫腫的，我叫阿宜打了一盆熱水給她洗了面，現在回去吃飯了。』

美晴答話道：『好罷，我今天不留秀娟共我吃飯了，免得她還要背嫌疑。阿青姑，去我處食一餐便飯好哦？我都嘸爲你加什麼餸，阿蝦又病，獨是有一味菜乾湯燙去火的，你鍾意嘸鍾意食呀？』

玉英道：『三嫂，嘸好拘啦，叫阿青在我們這裏食罷，我們的飯都快煮好了呢。』

謝氏剛纔把她要念誦的那一套做完了，張開眼來，扭轉身子定了定睛，也一定要留着梳頭阿青坐下，問長問短。美晴心裏掛念着兒子，謙遜了幾句，就告退回到對面自己的屋子裏去。她臨走的時候，又拉着謝氏的袖子輕聲說了幾句話，鼻子裏不住的嗅到那一陣新鮮的飯米香從後面瓦鍋裏透了出來。



惠愛街的最東端，過了雙門底不一會兒，坐北朝南的一座巍峨的廟宇就是百餘年來萬人膜拜的廣州城隍廟。大約在人間的官衙裏，它的地位就該相當於煊赫威嚴的廣州府罷；可是大眾的心裏似乎還覺得它決沒有人間官署的那種腐敗，貪婪，刻毒，黑暗，官官相護，欺壓狡滑，所以它那裏的香火真是歷久不衰，經年鼎盛。或者，歷代相傳的平民雕刻家藝術家實在是一流偉大的諷刺家罷，即使是在裝點冥府的衙署，儀仗，鹵簿，他們也沒有忘記現實世。有城隍老爺的神殿，還忘不了要塑上個重要的城隍奶奶。單是辦公事的神殿是絕對不夠的，就得再闢出一個殿來，端正好了桌椅椅凳，牀鋪被褥，綺紈錦繡，飲膳用具，僕婢廝從。這一個殿每年還只許新正裏開放幾天呢，平常一直的扁鎖着：說真的，我們肉眼凡胎的人又那裏能夠常常接觸那班威靈赫赫生殺予奪的，掌權的人的生活鐵幕呢。至於更血淋淋般生動深刻的現實，我們可以看得到十八層地獄的活動塑像。猙獰面目的是一羣鋸齒獠牙青紅臉彩的小鬼，三角形磨得尖銳的光頭、勾鼻、鷹眼、赤裸着半身，豹皮紋熟杏顏色的短褲，手握著勾魂拘牌、鐵鎖鍊。我們順着屋裏那些隔離開了的柵欄小門向裏一殿一殿的望去，這裏是剖腸破肚，那一處是用叉把悲慘驚怖的人們丟進滾煎油鍋裏，那一處是倒觸在千萬把的尖刀山峯上，滴着紫般的血污，那處又是阿鼻地獄……，還有，餓鬼、畜生、胎生濕生卵生化，六



道輪迴，而主掌這一府的賞罰善惡，變理陰陽的，除了府城隍是簡派的大員之外，雕塑的諷刺家又替我們造好了兇狠狠的牛頭馬面，供人驅使，更給我們描繪出一尊尊衣冠楚楚的白面笑臉皮動肉不動的判官，書吏們的刁滑嘴臉。這一班皮動肉不動的傢伙，所以能夠在一座陟黜幽明的府城隍殿前勾結把持，說不定也是因為他們比誰都懂得冥國裏科場考棚的攤捐，驛路大差的供億，私藏下府縣鄉邑催徵冥土田稅的底冊，經手了解役緝捕的經費，更會專查舊案，無中生有，索賂舞弊，偷天換日，本領的大小手段的巧拙，似乎也能夠從他們栩栩如生的相貌神情舉動纖微的辨認得出來。

可是這座城隍廟，還無論如何是省城裏香火的總匯呢。如果人世上真的還有正義，仁慈和公平的話，那麼大家似乎也可以不用對這座泥塑木偶的廟宇那般熱烈的盲目信仰，頂禮敬重了。我們但瞧正對着大殿前的那隻鼎形鐵鑄的高爐，上面刻着咸豐七年十幾個奉獻的人名，這些字已經被烟氣騰薰風雨剝蝕得認不大清楚了，爐內天天堆積着幾斤重的錫箔，表文和香根的灰燼，我們沒有一個時候觸着爐邊不覺得它熱炙灼人。至於正殿和旁邊橫殿樑間的大小匾額，木的，布的，短的，長的，更是舉目皆是，什麼『威靈顯赫』，『聰明正直』，『去我沈疴』……使我們知道這塊世界上有多少人過着受壓迫宰割的悲慘生活，有多少人沒有法



子衝破貧窮，愚蠢，自私的重重包圍，每天又有多少人敵不住疾病微生物的侵擾殘害輕輕的喪掉他們微弱無知的生命。可是，依舊有絕少數的僥倖生存的人，掙扎在這黑暗，彷徨，苦悶的環境裏面，黑壓壓的擠滿了神殿的門檻裏，散布在蒲團和黃布的拜墊上。磬聲清脆的敲着，籤筒拍拉拍拉的搖着，忽然掣落了一支在磚地上，拾起它來的那隻手不由的顫抖了。城隍老爺高高的踞在楠木大神龕裏，垂拱而治，從杏黃緞子的幔幕閃露出一條肅穆的威容。它還有一隻半尺長的白玉笏從黃袍子的袖管裏伸了出來呢！五綵長鬚也是絲絨搓的呀，亮晶晶的，從那個低頭俯瞰的位置絲毫不動的察望下去，神案陳設着的是五供，時饈，香油燈盞，清茶盞碗，更多的是幾排高低不齊的鐵蠟架子，燃點着千百朵閃閃燦燦的紅蠟燭頭兒，粗細不同的香枝、高香、股香、枷楠香、蘭花香，每一個星火點子誰說不都含蘊着一個未曾點破的善男信女們朧摯的希望呢。

圍繞着這座廟周圍的，正像北京的隆福寺和蘇州的玄妙觀那樣，就是一個廣義的魚龍曼衍百戲雜陳的大市場。吃食店，點心攤，占卦算命，賣野禽、金魚、兔子、貓〔註一〕，變

● 在廣東，貓是裝在鐵籠子裏買賣的。



戲法，看雜耍，傷科膏藥，照相寫生，栽花園藝，各式各樣的新奇玩藝，都是城隍廟吸引着廣大羣衆的重要原因。一家飯館如果在城隍廟開創起來了，營業相當的發達，它就可以享幾十年的盛名，興隆到底。一個抽鴉片的肺癆文人改了行，弄會了那一套義農交甲鴻運台造，在城隍廟擺了攤糊得住口，他也不用再換地方發財，說不定他這一改行也就算意外的決定了他兒孫們世襲的衣鉢。旁的我們暫且撇開，且說一個行行出狀元的幸運兒罷：他的名字我們前面也提過了，就是有兩個人都讚過他真靈的陳碩甫。

陳碩甫是一個活得很長命的人。在這個時候他年紀已經六十多歲了，可是我們到了一九二七年廣州當局竭力的宣傳破除迷信雷厲風行的取締他們那個行業時，他還是城隍廟萬頭攢動的人叢集中興趣的一個對象。他的兒子的聰明智慧似乎沒有他那麼閃爍光亮，所以陳碩甫的老運並不怎麼好，偃蹇衰頹，因為中間隔了一代是隱性的。不過到一九四二年的春天本書的作者還有機會看到從淪陷區的廣州出來的，刻着佛山陳碩甫命館的批命紙，聽說他的孫子陳大章還在城隍廟租了一個攤位扯起晚年陳碩甫掛過的布招牌繼續這個營生呢，居然靠了祖父的名聲可以糊口度日，不過生涯冷落盛況不繼自在我們想像之中了。

這一天的下午兩三點鐘模樣，陳碩甫的命館已經擠滿了二十多位聽候發落的主顧了。他這



裏的佈置已經算是高級的了，租了間不大小的屋子，正是大殿前廣場的西南角，右首和對面都開着幾家著名的吃食店和賣剪刀，養麻雀的攤戶。斜對面的福來居就是開設了二十年以上的茶樓了，這家館子很有名，倒並不是爲了它的菜餚在這個以吃著名的廣州比別家的格外精緻，却是因爲它雖開設在廣州，却學了許多外省口味，特別是山東館子的那一派麵食炒菜，它都會做，極受當時一班滿洲旗下佐雜們的歡迎。坐在它的樓閣上面閒閒的眺望，正瞧得見陳碩甫命館裏熱鬧的人叢。門口的一張厚藍布簾因爲人多氣悶已經臨時撤下來了，茶客們大可以隔着短短的空間距離有趣的空瞰着陳碩甫闊大圓胖的頭顱，有大半的稀髮都脫落了，不住的割了圓圈似的晃着擺着。有時候碰見了那些風盛一時的，報紙上譏諷着『絹遮革履』〔註一〕的所謂自由女竟也在這兒出現了，大家還不妨認真的定睛諦視一下子，順手摸幾隻小碟裏的南瓜子嗑嗑，搖搖頭，評頭論腳的說：也不過是如此。

這天陳碩甫的生意好忙。他纔算完了五個鴻運，一個流年，便向四周拱拱手意思要想歇息幾分鐘；一個十五六歲的大孩子從後面絞起一把熱毛巾給他擦一把臉，白皙的面膚微脹起一

● 宣統年間廣州報紙的論調，用絹遮（洋傘）和革履來諷刺一班服飾尚新的人們。



點紅潤，他就提起一向豎起桌腳的一隻粗大的長烟管，斗柄是亮銅鑲的，比通常的要闊兩三倍，燃着滿滿的粗砌烟絲，只一點火他就咕嘟咕嘟的抽起來了，好半天纔吐出一陣的雲霧來。——他是從來不抽鴉片的，專門吃旱烟，這隻特殊的烟管據說隨身已經有三十多年了，據說，他的烟量可真夠大的，一天得抽個十來筒纔過癮呢。這隻大烟管當然也是和他的生活分拆不開的，連從來沒有識面的人也知道這無異是他的標幟。

他桌前擺了幾件應用的文具。值得注目的是一隻小古銅爐，老是擺在左角一定的方位，老是從開『課』的那個時辰起開始插上一枝墨綠色的線香，輕烟一縷筆直不亂的，沈定的朝屋頂騰升着，並不跟濁亂的空氣混觸。銀硃硯和墨硯旁，都飽蘸了好幾枝毛筆，搭在一邊。他抽完了這筒烟，總也磨捱了八九分鐘光景，便又從盤花座椅上挺起身軀，眼睛閃亮的預備替挨到次序的兩位婦人推算了。這兩個婦女都穿着玄青長襖，攏着手，面貌很和善。一個年紀輕些的，還沒開口，旁邊隔着幾個座位一位近三十歲的青年男子，穿的只是一件洗得不很乾淨的袍子，袍緣倒用的是一顆顆的古銅鈕扣，忽然擠到桌前哀憐似的，眼睛閃出一股對人求懇的目光說道：『對嚙住呀，先生！對嚙住。』

兩位女性朝他看了看，便俯垂了頭聽候算命的老先生發落。陳碩甫撚着鬍子，扯了扯自己



那件厚重的絳紫舊緞袍子的胸前，微笑說道：『慢慢先，都要輪到的，先生。』

他說的『先生』兩個字發音輕極了，而且很混濁，像是鼻孔微扇了兩扇，嘴唇略牽動一下罷了。青年似乎竟不怎麼識得好歹，舌頭木強的說道：『我不要算命，——我要請老先生替我測個字。』

原來，照着這裏的不成文的習慣，測字起課這些輕鬆些的『演出』是可以比旁的項目提前的。婦人們只好訕訕的讓開，把身子偏側着，等這個青年開口了。還是陳碩甫帶着一兩分不耐煩的神氣，仰面問道：『測字，好，請說罷，想好了什麼字沒有呢？』

青年搔着頭頂，要使勁又使不出勁來的樣子沈吟了一下。他摸撫着後腦鬆鬆的髮辮，皺着眉，忽然眼前有了什麼觸目的大字兀自掛在前面，他的眼珠不由的滾動了一動。『喲，就是它罷。福來居的這個居字。』

『噢！……問什麼事情？』算命先生漫不經意的問一句，在桌前的碎紙片上塗了一個『居』。

這青年又再度的狐疑了。他囁嚅着老不肯開口，陳碩甫神經質的把毛筆桿在桌前連打了幾響。



『我想打聽一個人，……不知道現在怎麼樣了，要那一天纔可以和我會面。』

『呃！』陳碩甫好像沒有聽見他說什麼似的，提起飽蘸銀硃的毛筆在紙片上隨意的又畫了好幾個道兒。

『走失了人？』他端詳了一下這個青年的臉。這臉色是蒼白的，髮辮蓬鬆的拖得彎曲着垂在背後，眼睛睜得大大的，可是消蝕了飄揚的神彩，大約疲頓過幾晚沒有好好睡覺了。

『想請先生看看這個人現在的情形。』

陳碩甫提起筆來，銀硃筆頭蘸得太濃了，搭的一下滴了一個圓點子濺落在一隻銅鎮尺上。他滿不在乎的拿筆在硯盤上舔了一舔，一連在紙上寫下另外幾個字來，於是換了一隻黑墨筆在手裏，筆尖點着那幾個字，向青年人說：

『這個居字，問走失了人，何時見面。險呀，我看這個人恐怕不是自己不願意回來，是被人家拘束住了，一時不能夠回來呀。』

青年很鎮靜的問道：『那麼，請問先生，這個人幾時可以出來呢？』

『出來麼？』陳碩甫點着居字下邊他寫的另外一字。『居字去「古」易上一個「出」字爲屈，去古添上三個「子」字爲孱，我看這個人現在是孱雜在混濁污濁的地方，情形不好得很



呀，要出來現時實在有點困難。」

這青年聽了，微微吃了一驚。

『是不是就永遠不能出來了呢？』

『這裏頭有着兇象呢。要有屈而後纔能出，如果不肯屈服，恐怕非但不能出來，還會有旁的變動，可不安穩呢。嚕嚒得很！……嚕嚒得很！』

照平時的情形，他說到這裏就算是交代了，何況今天的生意這樣忙碌呢。可是他仍舊敲着長長的硬指甲殼，再三的說：

『要出去，非有門不行。沒有門從那裏鑽得出去呢？居去古加非變成扉字，上頭還差着那麼一點呢。差一點就是差一點，話嚒出得就是嚒出得的啦！』他仔細的瞧着青年的臉，雖然萎黃，焦慮，却還有着動人的青春的魅力呢。接着他忽然無端的歎了一口氣，拖着迂緩的聲調說道：

『不要盲從呀。』他搖搖頭，顯着很不以為然的樣子又在紙邊劃上幾個字。『居字拿掉古添個伎字就成「屨」……，屨者，屨也，我們廣東人雖然着屨的也有大把，此屨未必是彼屨，我話準你們弄的恐怕是三島扶桑的那個屨呢，留學生是不是？千萬嚒好蠢動盲從呀！對



嚙住，對嚙住，我是照字測算，話得不對千萬莫怪……」他說着就阿嘿阿嘿的乾笑了起來。青年也不多言語，謝了兩句，臉上鐵青青的付了卦金，轉身從人堆裏擠出不見了。陳碩甫喝了兩口熱茶，向坐在桌端的婦人們說這：「什麼呢，少奶……」

坐得靠近些的一位是美晴。她道：「有兩個八字請先生合一合婚看看配得嚙配得……」  
「哦！」這位六十多歲的老先生輕揉着他的眼睛。「幾歲？……」看了美晴正向身邊掏摸着，就說：「有年生沒有？」

美晴遞過去一張並列着兩行字的紅紙，碩甫捧了過來看了半響，腦袋略微晃搖着。他低聲哼着：

乾造光緒七年十月初一日戌時生

坤造光緒十四年正月廿二日午時生

他哼了一會，就從鎮尺下面抽出張命紙來排刊起他拿手的五行生剋「方程式」了。大家很靜默的聽着，瞧着，只見他刷刷的寫起了兩三張紙，唸了一遍，又用硃筆圈點了，喝口茶潤潤嗓子，纔抬起頭來朝客人們招呼了一下說道：

「得啊，得啊。……好，重好添！這個男命是光緒七年辛巳出世，今年辛亥年三十一歲，



坤造廿四歲，光緒十四年戊子生的，屬老鼠，乾造屬小龍。乾坤兩造的八字排起來一個是辛巳、己亥、庚申、丙戌，一個是戊子、甲寅、甲戌、庚午。』他袖管裏伸出左手來幾隻指頭並攏了在桌上一叩，聚精會神的說：『這男命是庚金坐祿，亥中甲木爲財爲妻。女命甲木建祿，時干庚金七煞爲夫。男命妻財藏於月令，以甲木爲用，難得女命正是甲木日主，月干比肩又爲建祿，應以庚金爲用，嚙妨礙嚙妨礙啊，少奶，正是天合良緣哪！』

美晴含着一肚皮的笑意朝身邊的阿青弩了弩嘴，溫靜的說道：『那麼，多煩你再看一看，這男的財祿怎樣，女的子息怎樣……』

陳碩甫點了頭，再提着筆猶豫了一刻，便在命紙上增批了許多句子，語調鏗鏘的一個人大聲唸着，旁邊的許多人靜心聽着，每個人都沉醉迷戀在一種不可知的玄秘裏心中癢酥酥的覺得很有意思。他又密密的加上不少的雙圈，一圈一圈的銀硃落在連史厚箋上漶漫起好幾處的油水漬。……

探聽清楚了撲朔迷離的命運的決定，美晴攙住了梳頭阿青登了福來居的樓梯打算請這位形式上的媒婆吃一碗水餃子。



## 第八章 可愛的一個黃昏

林鳳聲懷着一顆驚疑的，失望的心，匆匆的擁出了嘈雜的命館，又匆匆的離了這熱鬧的市中心城隍廟，心裏的驚恐纔勉強的定一定，一陣不知道從那兒湧起了的暗雲又在他的腦裏騰挪盪漾了。他小心的向周圍和背後連瞧了幾眼，是這樣晴朗的日子，青石板的大街道上往來奔忙着各式各樣的人物，看不出有沒有尾隨他的人。這些月來，爲了避免旁人的猜疑，也爲了便於和當地的官府吏役們聯絡，他們早都裝上了一條討厭的假豬尾巴了，也都穿上了累贅的袍褂，雖然覺得寬博空虛不怎麼習慣，爲着心裏都懷抱着一件重大的工作，一股洶湧奔湃的熱情，當然也顧不得這許多不足介意的麻煩。單說林鳳聲，這幾個月來的戲劇性生活，又緊張，又興奮。先是拿了那位尤子老（他做夢也想不到是這麼回事，）的懇切的介紹信忙碌的去拜訪兩位將軍衙門和水師提督衙門裏的朋友，裝出一副卑媚懇勤巴結獵官的樣兒，就常時的藉口拜候在衙門裏進出，探聽到不少有價值的消息。他們的軍火，炸藥槍械，也曾秘密的



從香港偷運來好幾回。雖然數量很微，一時還不能夠大舉起事，可是過去許多次革命失敗的慘痛經驗也夠叫他們警悚的了；他們把已經弄到手的東西分開來藏匿在好幾處互不相關的地方，有的在住家，有的在店鋪，有時在東堤，有時在西關，生怕萬一事機洩漏把許多同志們辛苦艱難湊錢購運的一點武力輕易的犧牲掉。算起來還需要忍耐四十多天，大批的軍器就可以一次運到手，那時候依照着原定的計劃革命黨員從各地集中到省城裏來的將要有好幾百人，勢力雄厚了，就想轟轟烈烈的發難，佔領制台衙門將軍衙門這些重要機關，發號施令，在省城組織起民國的軍政府來。『只要再平安的渡過這四十多天的關，』林鳳聲這樣想着，腦裏紛亂的影象漸漸的由模糊變得具體起來了，他暗地裏握緊了拳頭，捏得手心都有點兒痛了，驅除韃虜興復中華這八個大字這時候突然加倍的深刻鑄在他的猛烈顫震的心頭，不再是空洞的，不着邊際的幻想了。

他沿着這條長長的惠愛街向西走着，連側着身子朝後面斜覷了幾次，又試探着從街的這邊踱到對面，在清風橋采芝林門口水菓攤前停留了一回，買了一節削去皮的甘蔗拿在手裏，向那擺攤的小女孩付錢的時候他裝出大大方方的樣子對兩邊仔細瞧個清楚，的確沒有什麼人跟隨他，便一面嚼味着一口甜厚的蔗莖，隨吃隨把渣滓吐在石板地上，沉靜的想着滿腔的心



事。他的朋友楊寅安失蹤了！這件彷徨疑慮的事情實在有點兒奇怪。他們大家從開始到廣州來秘密工作之後，因爲水師提督衙門方面的偵查手段很嚴密，摧殘破壞過好幾次革命的活動，大家的行踪都儘量的掩藏，詭秘起來，連自己的同志裏也只是知道一兩處集會的和掩護工作的根據地，並不完全曉得各人的住宿地方。同志們有一位宋夢卿過去留學時候就喜歡研究新興的白話劇，懂得很精細的化裝，開會到場時竟常常變更他的裝束，容顏，年齡，道具，不知道他底蘊的人猛然看見他化裝後變成一位時裝翩翩的女性或是一位滿臉濃髯的大漢，準會駭了一跳，絕對不會相信這兩種色相都是他一個人的化身。楊寅安是和鳳聲很接近的友人，在留學時代也是唸的法政。他雖然不會化裝，不過素來膽子很小，免不了懦弱，畏縮，雖然甘心情願到廣州來參加活動，可是幹的多半是計劃策略這一類的內幕工作，從來沒有過外勤的行動。因爲楊寅安膽小，所以他借住的親戚人家，竟是連在鳳聲這樣的朋友面前，也都保留着秘密，一來是他的個性關係，二則還怕連累他自己做官的親戚。好在革命的事業既然不是輕易可以一蹴而成的，革命的活躍又是方式繁複，細大不捐，只要參加的人的確是忠實不貳，信仰主義，在他們這個組織裏添上這一個楊寅安，倒也有他的相當用處。這一次派到廣州來的同志，除了鳳聲，趙良等幾位基幹的份子，單講楊寅安這個人年紀雖然不



大，經驗也未必怎樣豐富，然而脾氣又很偏狹，愛好高談闊論，臧否人物，一臉的少有大志人莫能測的神氣，好像在同志們的高級幹部一夥裏，却又少他不得。他近來正和同志們提出一種主張，認爲革命的工作發端已經很久了，過去大家徒託空言，不重實際，所以雖然鼓吹了許多年，犧牲了許多性命，究竟震撼不動摧毀不掉清廷的腐敗政治機構。廣州是華南活動的中心，可是這裏的人心熱情於變革運動的依舊寥寥可數，還做不到影響全局的地步。他覺得要想大大的刺激一下麻醉怠惰的社會，非得用激烈的鐵血手段，像徐錫麟陳伯平他們在安慶那樣熱烈的大幹一番不可，暗殺的對象也就是廣州城裏掌權的摧殘革命志士的許多滿洲大員。他的提議在上次秘密集會的當中提出了，因爲和大家原定的計劃有些不符，曾引起了一場激烈的舌辯。有的主張既然決定再過月餘就要舉事了，目前用不着打草驚蛇，免得影響將來的舉動。有人甚至辭鋒之間還諷刺了楊寅安是個能說不能行的『大炮』，當場弄的大家面紅耳赤，十分難堪，虧得林鳳聲再三的勸說了，纔沒有鬧得過份的尖銳化。鳳聲一邊趕着路，想起那一天爭論的情景，不安的心理格外的增加了。現在這個楊寅安竟然失了踪！

三天之前他和楊寅安有過一個秘密的約會，由寅安來找他，因爲鳳聲的地址很公開，大家知道是住在大南門附近的一家新開的影相館樓上的，這家我真影相館表面上說是南洋華僑回



國創辦的，完全新法寫真，其實正是革命黨人掩人耳目的話，它的主要作用是一個情報聯絡的機關。影相館的主人區鵬是革命同志，自己長住在香港，鳳聲和影相館的司賬韋大銓便是這個機關目前的實際負責人，不過他們兩人的手段很高強，辦事又謹慎又敏捷，除了同志，任何來往的鄰居友朋誰都不知道他們暗地弄的什麼把戲。楊寅安到我真來訪鳳聲，這也不是頭一次了，向來很穩妥，沒有引起旁人的驚異、懷疑。可是這一次却特別得很，楊寅安竟失約了。鳳聲等候了兩個鐘頭，忽然害怕了起來，告訴了韋大銓一聲，趕緊就躲了開去，到深夜時分悄悄的向旁邊鄰近的店舖打聽了沒有意外，纔放膽回來睡覺。第二天、第三天，仍舊尋找不着楊寅安的影踪，外間各處也探聽不出來其他的動靜。

並且直到現在為止，也還沒有一個人知道有關他的蹤跡的消息。

林鳳聲一路走着，過了喧鬧的將軍前，照他要到的目的地，本來應該拐進花塔街去了，他却還不進去，仍舊朝西走着。不一會兒，到了金銀巷口，他忽然望北折進了這條潮濕的街巷，穿過巷內橫斷的雲路街，鑽進了另外一條更狹窄的福泉新街二巷，那只是一段很短的巷路，兩旁盡是些湫隘低矮的房屋，大門的橫門柱樞〔註一〕都推縮了些到牆壁裏面，外邊的

● 廣州舊式人家的大門，常多一道用許多橫木柱做就了機括可以推出推進的橫檔。



兩扇可以折疊的矮門却多已關緊了，從外邊還可以望得見門裏面人家的神廳。林鳳聲一家一家的走過去，並不逗留，就來到福泉新街二巷的東頭，那裏攔路正是一面長圍牆，深灰的磚塊下半截生滿了蒼墨的濕苔，牆垣上面却伸出來不少的黃槐葉子。迎着二巷盡頭的牆邊，有一棵簇肥無比的老榕樹，綠蔭像大的傘蓋似的遮蓋過大半個天，粗幹又從土裏分竄出許多條柔細而帶着韌性的氣根一條條勾纏着由半空垂落到土裏，就和樹莖一樣；那條蒼勁的樹幹怕也有幾十年的生命了，長得硬實，臃腫，嶙峋古怪的樹皮上許多塊像鱗瓣似的老疤，硬生生的，任性的直挺在那裏，增加了它的驕傲睥睨的意志。這樣的老樹，廣東人的迷信心理是非要膜拜一番不可的，就在這裏把樹邊的地方照了古禮起了個名稱叫做『社』，樹前面也沒有砌像樣的土壇，只是亂堆起兩塊略平坦些的大石頭，逢着任何人有什麼要禱祝的，除了求神拜佛要求佑護不算，這種大樹旁邊的『社』，也是可以插幾枝香點一副蠟燭的地方。大概偌大的省城裏，街端巷底有樹根的地方不知道有多少處，所以像這樣的社數目也就相當的可觀。惟其如此，鳳聲到了這棵老榕樹的綠蔭下面，但見樹皮上稀鬆的貼了許多紅紙剪的人形，也有紅紙條兒寫着『契女梁阿妹沐恩拜』一類的字黏在上面，還有幾紮零落錯綜的燒完了的香枝插在樹皮縫隙，迎着溫煦的西南風微微的顫動。鳳聲朝這些香脚仔細的瞧了一瞧，



原來他們約好了，這一次在花塔裏面開會，恐怕臨時出毛病，誰先到了要在牆外這棵榕樹旁用香枝做下記號，每個人都得如此。他看見有幾個編紮三角形的，菱形的香枝，認得出是那幾位同志已經來了，便自己也編起了一隻約定的網形，牢牢的塞進樹皮的縫兒裏。這一垣圍牆就是六榕寺的後身，前門是坐西朝東開在花塔街呢，後門却只離這座社壇不到二十步的距離。他匆匆的踱進了六榕寺的後門，這扇廟門是終年開着的，橫匾只挺秀的寫着六榕兩個字，旁邊刻上眉山蘇軾題，這原是花塔街大門口的那一塊大匾的複製品，留傳也有不少的年代了。鳳聲這個時候自無心細細欣賞它，穿過了廟內玲瓏的九曲橋，見那水面飄着幾片枯黃的荷葉，有的乾梗子也聳在外面，放生的許多鯉魚，穿梭般的在澄澈的水底游來逝去，倒也和世間法一樣的熱鬧。這六榕寺雖然是廣州有名的一座古刹，經過許多次的亂離變動，也未免有點兒廢圯頹敗的現象了，好在廣州可以供給迷信要求的地方很多，這裏平常倒是寂靜得很，未必有許多進香隨喜的善男信女。鳳聲從一座蓋起了『曹谿法乳』幾個顏魯公體的牌坊下面走過，隔着迎面的一間清涼幽悅的六祖堂，後面那座巍然俯瞰的七級花塔已經望得見一半了。這個六祖堂內，供奉着一尊黑黝黝的六祖銅像，相貌雕得很古怪，袒裸着胸，老是朝了來往殿前的客人傻笑。這尊像前配了張烏木供桌，陳設的幾件供器也都是銅的，清雅得



很，雖然沒有香火，却也跟銅像一般的古趣盎然，一點俗氣都不肯沾染。『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兩句六祖慧能得傳衣鉢的偈語，倒真的正好形容這間殿堂的佈置呢。平時鳳聲到寺裏來，倒也很喜歡在這裏停留半刻，領略一下禪悅的風味，嘗試着暫時忘掉心頭的許多煩惱。可是現在他那裏有閒空耽擱呢，朝右首拐了個彎，順了兩旁種着美人蕉和棕櫚樹的石徑走不上幾十步，就聽見前邊大雄寶殿裏和尚們喃喃的誦經聲音，那種聲音唸得是那樣的低沉、深刻、精鍊，像是要把擾擾的人生從迷惘和苦痛中拯救起來，或是，至少安慰一下，滋潤幾滴。叮噠的法器隨着經聲若斷若續的敲動着，它並不打算騷擾外間的安排、秩序，或打破不平等的現狀，也不想引起任何興高采烈的人們的注意。

大殿裏的空氣夠沉黯，肅穆的。它脫離了人生的現實，蔑視苦惱、濁惡、瞋恚、刻毒、陰險，淫慾，只是虔誠的由十幾位盤膝跌坐在殿裏的拜墊或蒲團上面的法師們晨昏持誦發出一陣陣平和的，充滿智慧的語句，不斷的讚頌着那殿上供奉的三大尊稀有的裝金塑像所象徵的不可思議的功德。鳳聲從殿角的廊旁走過，心裏便好像湧起了一團濃霧。這瑯瑯的妙誦就是人生麼？這種信仰，他們是從人生搏鬥的劇潮中倒退了，雖然和那班愚夫愚婦們的迷信未必完全一樣，可是看不出它有什麼積極的，和環境鬥爭的，不肯妥協的意義。想到迷信，鳳聲



自己的嘴唇忽然泛起了一陣羞赧的，解嘲的笑意。不到半點鐘之前，自己不還是冒冒失失的到城隍廟去求卜問卦的麼？這不就是一種無聊極了，愚蠢極了的舉動麼？佛教裏有學問的高僧還都知道排斥執著常見，反對世間的事物都是固定的那種說法，自己是革命的青年反去盲目的求教於機械的運命迷信麼？這真是太矛盾，太滑稽可笑了。在同志們面前還是把這件笑話隱藏着不要露出來罷。他剛走到正殿後的塔基，除了殿樑上的麻雀啁啾的叫，聽不見什麼聲響了，被念誦的經聲沈醉了一會兒的疲倦的腦神經又開始活動起來。他眼前不住的幻現出楊寅安這個人閃爍的影子，惦念着，就憂着，解決不了一肚皮紛繁困難的疑問。

穿堂風撲拂着每一層的八個塔角高懸着的紫金色的銅鈴鐺，鈴兒緩慢的晃動了，又從每對拱起的，半圓形的穹門相互的捲動起一陣輕微的灰烟，這裏面的空氣就比旁的地方要讓鳳聲覺得寒冷一點了，不但寒涼，內部的牆壁也潮濕得厲害，脫掉了幾層灰水的粉皮，一塊黃一塊綠的發出一股令人勉強能夠忍受的霉氣。鳳聲小心翼翼的在塔裏沿了盤旋的舊式木梯爬升了，梯子不斷的響叫着咯吱咯吱的聲音，它的年齡已經很古舊，木質慢慢的從內部朽壞腐爛着，怕不能夠再支撐多少年月了。這樣盤登上去，手脚都很吃緊，鳳聲心裏剛纔所猜忖的許多念頭就像泡露夢幻似的輕輕挪移，不知道躲到那裏去。他漸漸的不再是孤獨的一個人



了。當他上到第三層的時候，耳邊便清楚的聽到有人說話的聲響，自己身體站定了，雙掌使勁連拍了幾下，上面的回音隆隆的傳了過來，他就高高興興的爬到第四層上面，露出整個的身體。

擠在這一層的眺台裏面，背着牆坐在仄隘的地面上的四個同志見他來了，都點了頭，有的人眼睛裏還露出盼望的神情。

坐在後面長長的背脊緊貼着濕霉的牆角的是趙良，他抬起頭劈面的一句話就夠叫鳳聲失望的了，他用北方口音把嗓門逼得很窄輕聲說道：『老林，楊寅安還沒有消息麼？』

鳳聲悶悶的點點頭，坐在對面，向地上的幾個人交換了一下疑慮的目光。他隨即露着沈著的，同時又像無可奈何的神氣歎喟着說：『完了，我怕他不會活了。——準是什麼地方露了相，讓人逮住了。』他握着拳忽然朝空重重的揮了一揮，用他的福州腔狠狠的說了句北京話：『這小子也不是人揍的！』他的音調跟着又愈來愈低了：『也不想這是什麼地方，這裏究竟是廣州省城呀，制台將軍誰不駐劄在這兒，水師衙門的偵緝夠多麼嚴密，饒膽子小，還想出風頭充硬漢，成天價大搖大擺的，……我就知道，早晚這是一個禍害！』

趙良抬了抬左手要禁止鳳聲繼續的發牢騷了，他還不肯罷休，急急的加了一句話道：『我



這幾天實在讓他害苦了，坐也不是，立也不是，藏藏掩掩的，週身都不得自在。」

半蹲半坐在鳳聲對面的宋夢卿，今天倒沒有化裝，穿的對襟青布夾襖褲，胸前一排長鈕絆兒，緊緊的扣着，却捲起了袖管，這正是學的廣東省城做買賣商人的派頭。他瞧了林鳳聲一眼，便提議道：「時間不多了，還是請趙林兩位大哥報告一下當前的局勢，我們大家再來從長商議商議——」

另外兩位同志李壽清招月章也齊聲說道：「好，好，好，我們等候鳳聲兄好久了。」

趙良見大家的意志集中了，便把眼光橫掃了一下，開始報告說：

「今天我們除了失蹤的寅安兄之外，還有華紹武兄到這個時候都還沒有來，本來我們應該等候他到了再談的，因為他近來和水師衙門那些武弁捕快們厮混得很相熟，上級官員們不肯洩露的消息，有的時候也許紹武兄可以從他們那些人的嘴裏東湊西拚的聽出一點真實的影子來。既然大家的意思叫我先報告，那麼我們就一邊說話一邊等候他好了。」他停頓了一會，繼續開口道：「這半個月來，除了寅安兄最近發生的變化，一般工作都進行得很順利。從香港運進來的傢伙，現在已經到的是第七批了。我們陸續放在小北那一方面的駁壳槍，數量似乎太多一點，將來攻擊的時候，小北一帶並不怎麼吃重，因為水師提督衙門在東堤，將軍衙



門在這裏，……所以我已經請鳳聲兄負責把它們遷移了一部分，花了兩天的工夫，這件事情總算辦妥了。』

趙良報告到這裏，衆人不免望一望瘦瘦的林鳳聲的面龐。鳳聲曉得大家的心理，就帶着笑容說：

『這件事情原是有點麻煩的，因為數目究竟不少，有七十多桿呢。虧得大銓兄是廣東人，我和他商量了一條計，請他出面向熟地方租了一頂花轎，外帶上搭篷鋪的吹打傢性，說是有番鬼佬想借去照像，單是用不着他們抬轎的人。轎底藏滿了槍支，只是沒有新娘，只好早晨出發，算是到那裏去的迎親轎子了。我們影相館裏人多混雜，不便停留花轎，暫時把東西搬了放在豪賢街大銓兄的岳母家裏，那裏和影相館倒很相近，第二天就全部暗裏運到我們那邊來了。』

招月章笑道：『這件事情做得很妙，路上遇見檢查的關口沒有？總算給你們輕輕的瞞過了。』

『你還在這裏說風涼話！』林鳳聲幾乎喊了起來。『我護着轎子，暗地裏可真捏着一把汗。記得走過金銀巷口的時候，有幾個野孩子硬跑到轎桿前面把簾子揭了起來，轟他們都不



行，——這裏面的東西怎麼見得人呢？我們雖然用紅氈子把它包裹了，心裏可震跳得厲害。我當時想着，宋夢卿又到江門活動去了，下一次可不敢這樣的冒險，最好還是請夢卿犧牲一回，坐在轎裏徹底的扮一次鳳冠霞帔的新娘子，事情就安全多了。那時讓我來做一個護駕的趙子龍，倒可以老老實實的唱一齣回荊州的美人計呢。」

他這樣一逗引，誰都不由得不哈哈大笑出聲音來了。那李壽清人雖然清瘦，是個高個子，粗濃眉的人，他的一雙眉毛生得特別，向上聳得很厲害，眼睛大大的，有點兒近視，也是一位熱情的前進青年。這時候他聽着張大了嘴，一拍自己的左腿笑着說：「夢卿，你扮新娘子，有誰唱劉皇叔沒有？要是沒有人，我李壽清……」

趙良正待制止同志們間的打趣，同時就預備請宋夢卿報告他去聯絡江門會黨的經過，可是已經來不及了。下面響着樓梯脚步聲，有人照着暗號拍了幾響，鳳聲坐下的地方離梯口最近，連忙回答了，走上來的人正是大家焦灼的等候着的華紹武。他今天穿着一身洗過許多趟弄得顏色都褪掉的老藍布衣褲，褲管捲得高高的，露着一雙浸過在黃泥裏似的粗壯的腿脛，光着腳網上一對草鞋。見了衆人，匆忙的點了頭算是招呼過了，氣喘吁吁的說道：

「糟了。楊寅安果然被捕了，關在水師提督衙門裏，這是千真萬確的消息。趙大哥，怎麼



辦呢？」

驚愕、憂慮、惶急、立刻控制住在場的這幾個青年的心裏。林鳳聲幾天來的提心弔膽，生怕發生的事情竟然實現了。趙良在這樣緊張的局勢下，仍舊不肯失去他的鎮靜能力，只見他站直起來，聲調略大了些，催逼着華紹武道：「你怎麼打聽出來的？快說……」

「不用懷疑了。現在時間也來不及！水師衙門裏的人，個個守口如瓶，誰肯多講？新近李大人又定下了很重的賞格，一心一意的要把我們一網打盡，多捉到一個革命黨，多分一份賞金……這些話也用不着嚕嗦了。我是從楊老將那邊先探出了一點口風，連忙靜悄悄的約他出來，許了他三十兩現銀，他纔把事實的真相和盤托出。原來寅安的被捕，是讓他的一個遠親告密出賣了，他就住在那個親戚的家裏，你看糟不糟糕？被捕之後聽說已經用過兩次刑，要他招出同志的地址來……」

鳳聲等幾個人一齊問道：「他招了沒有？」

「楊老將說：寅安一直的不肯招認，更不會洩漏一點旁的干係，所以衙門裏面秘密的不得了，惟恐他被捕的事情被外間知道，什麼風聲都不許張揚出去。還是他認識了一位典獄的嚴老爺，是個很慈祥和善的老頭子，暗地裏告訴他兩句，也是他喜歡打破沙鍋紋到底，纔聽到



這許多情由。他說：「那位嚴老爺對我歎了口氣說，上了親戚的當了，他的親戚賣友求榮……可憐！可憐！人生不過數十年呀，何必爲了自己，坑陷一位英氣勃勃的好青年！」」

李壽清的性情很急，他豎着皺起來的眉毛，焦急的問道：「那麼，寅安倒真是個好漢子，我們的事情一點都不會洩漏麼？」

華紹武道：「我是根據了楊老將的消息，並且這幾天我們的工作都還沒有什麼意外，所以我很信得過寅安的態度，也相信楊老將的消息大概是準確的。現在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是請趙大哥和諸位縝密的考慮一下，當前的難題該怎樣應付呢？」

趙良閃動着猛亮的眼睛。他道：「事情實在是很急的了。我剛纔歪着身子向外窺探了兩三次，這可不是鬧着玩的，不要冷不防在這兒讓人家一網打盡呀！」他說着這話，大家的身體不由的凜了一凜，又聽他清清楚楚的，帶着堅決的口氣說道：「照理呢，我們現在的第一步，就是進行營救楊寅安出險，我們的同志遭遇到這種意外的患難，他又是素來膽怯的，受了兩回刑，還是剛強到底決不妥協、屈服，實在值得我們大家敬佩！我們革命黨員的字典裏，我深信，是沒有妥協……這一類的不要臉的名辭的！順利成功固然好，不成功就殺身成仁，十幾年前的保皇黨尙且能夠做得到，難道說我們堂堂六尺之軀的革命新青年反而做不到



麼？我不相信！我想諸位也決不相信！不過話也要說回來，剛纔紹武兄說的縝密考慮，意思是很對的，我們要想營救，也得繼續不斷的探聽裏面的消息，花一點錢上下打點也是少不了的，這件事情自然還得請紹武兄冒冒險，多費一點氣力，有什麼動靜隨時跟我聯絡。眼前呢，我們也還有一件更緊急的事情必須趕辦的，諸位同志，除了鳳聲兄大銓兄他們那裏影相館是大家知道的，這裏的集會地點也是寅安兄參加過的，還有沒有旁的地址曾經被寅安曉得了的呢？請大家靜心的想一想！』

過了一會，沒有人回答，趙良又釘緊了一句：『那麼，真的沒有旁的地址了麼？』

『沒有了！』兩三聲零落的答覆。

林鳳聲搔着頭皮，輕輕的向趙良問道：『你難道還怕寅安真的會熬不過刑把我們的機關吐了出來麼？』

『我當然希望他不。這不過是我的一種小心的顧慮罷了，剛纔紹武兄叫我們考慮務必要週密，所以我也不避嫌直率的問了這麼一句話。我想，這兩天風聲鶴唳，我們非萬分的謹慎不可。我們是，謀人之意不可有，防人之意不可無，我想，我們得趕快離開這裏，我的住址現在必須告訴不知道的幾位，纔不致於斷去聯絡；我真影相館這個機關的一切布置應該儘可能



的趕快取消，槍枝又要費一番手續再搬運出來，各種省港間來往的函件紀錄全都要毀滅掉，鳳聲兄，我看你最好立刻回去，這件事情現在趕緊辦還來得及，單靠你和大銓兄兩個人未必忙得過來，就派壽清兄和你一同前去。聯絡地點以後改在我那裏，……』他低聲說出了一個再乖巧些的人也猜度不出的地點，鳳聲和壽清兩個人又和他交換了幾句話，就辭別眾人攀着梯柱爬下去了。趙良等他們轉身的時候，還是一再的叮囑說：『當心！當心！愈機警愈好……』

兩個影子不上一分鐘便隱沒到另外一層灰暗的籠罩裏去了。

這裏還剩下了趙良，夢卿，紹武，月章四個人。趙良歇了一會，從眺望台望見了鳳聲和壽清急匆匆的背影，心裏寬慰了些，便向三個人說道：『夢卿兄上江門辛苦了一趟，那邊洪門的大哥陳亞農倒真夠義氣，已經接受了建立民國推翻滿清的革命宗旨，答應我們將來發動的時候他一定響應，組織民軍，這是一支不可輕視的武力，也是我們黨裏值得慶賀的一件事。現在時間怕來不及，我們下一次會面再請夢卿詳細報告。紹武兄！營救的事情是少不得你的，我看楊老將嚴典獄這兩個人倒是一條路子，錢也不能不用，上月區大哥滙來的銀兩單爲對付一個楊老將探探消息那是足夠使的，你儘管放手做去。我想請月章兄幫幫你的忙，單



是奔走東堤西關一個人也覺太累了，月章兄，你看是不是？」

招月章連忙接嘴說：「我也想趙大哥怎麼不支使我一下呢？我正愁着週身的氣力沒有地方用去！」

他們又約定了當天晚上七點鐘到趙良住的地方交換各方面的消息，便分批散開了。趙良和夢卿一路從花塔街的大門走出來。原來，趙良這些日子都是躲在西關上九甫天聲戲院隔壁的一家平民化的粥鋪裏租了一榻之地住着，他和戲班裏面的幾個雜角兒——什麼應少駒，靚仔鳳都攪得很熟，因為他們唱廣東戲的人也懂得說一口南腔北調的所謂北話，多一個北方的朋友，倒認為是好事。趙良心裏老是這樣的盤算：萬一出了毛病，他趕緊揀起重要的東西朝戲班的後台一鑽，他是出入慣了的，人頭兒很熟，倒也未必有更狡黠的人會疑心到這種嘈雜的地方呢。他跟夢卿兩人走到花塔街口纔放手了，臨離開的時候他忽然學着國外學來的西洋禮節，覷了街邊沒有什麼人走過，緊緊的握了握宋夢卿的手。夢卿覺得他的手心是涼冰冰的。

「怎麼了？你的手——」

「沒有，剛纔花塔上的風多大，你不覺得罷了。喂，夢卿，我不但擔心寅安，我看連鳳聲他們的前途也很危險呢？……」



『哦，難道……』

『我心裏懷疑着，寅安被捕了兩天，鳳聲還去打聽過上次尤廷隆介紹給我們認識的杜貴墀，一點兒口風都沒有探得出來。現在紹武却從楊老將嘴裏完全探聽明白了，楊老將又是嚴典獄透出來的口風，怎麼時間纔隔了兩天，杜貴墀都絕對不肯說或不知道的事情，楊老將嚴典獄却能夠清清楚楚的知道，並且還肯講出給別人聽呢？我深怕這裏面有很可怕的變化……』

『什麼變化？』夢卿實在有點弄不明白。

『我怕，第一，寅安受不住毒刑拷打，說不定已經洩露了什麼，水師提督的偵緝是很厲害的，故意把他們所獲得的真相竭力隱瞞着，根本否認捕獲了寅安這件事情，同時再加緊的逼問他，讓他把所知道的儘量說出，然後再大規模的緹騎四出，好把我們的根據地一鼓破獲。你想，現在事情醞釀了這麼幾天，紹武纔探出一點真實消息來，可是那些消息，好像都是寅安開頭被捕時候的情形，並不是最近這一二天的事。那麼，這兩天究竟裏面有什麼動靜沒有呢？我們還沒有知道，恐怕，也不容易知道。杜貴墀是衙門裏高級的要員，他沒有露過一句口風，現在聽到的單靠一個低級的佐雜楊老將，楊老將自己也沒有親身參加緝捕，只是聽到嚴典獄的傳聞，典獄的人又是不理審訊的事情的，你想，我們所根據的情報會不會已經是失



掉時效的呢？換一句話說，這兩天會不會另外起了天外的波瀾要把我們捲到羅網裏面去呢？這件事情太大了，我實在覺得放不下這顆心。」

宋夢卿想了一想回答道：「大哥，你的話倒也不能夠認爲是杞人憂天，不過，我們今天在這裏開會寅安就是知道的，現在居然平安過去，一點風吹草動都沒有，我想你也不用過分的憂慮……」

「也就是爲了這一點，我纔肯叫鳳聲他們回我真影相館去的。」趙良又像自己解釋又像安慰人似的說着：「我和鳳聲兩個人感情太好了，在國外的時候一同參加革命組織，一同聽太炎先生講學，他和壽清要是有什麼意外，我也不想活了……」

「不會的，不會的。」夢卿慌忙的搖着手。

一陣熱情的衝動，趙良的濃黑的眼睫毛眨了眨，眼眶不知怎的就潮潤起來了。他站在路邊毫無預感的哽咽着，滴下了幾滴酸鹹味道的眼淚。

獄牆的內外都是很堅實的。重犯們全都關單人房裏，腳上繫了鑼鐺的鐵鍊。這麼一對連環似的圓圈兒籠在這個青年的細弱的腿脛骨上分量是夠瞧的：又粗又沈重，走了上幾步路就夠



吃力的了，恨不得弄一條褲腰帶似的繩帶拴在兩隻鐐圈當中的鍊條從上面用手曳着，減輕一點行動時候的痠痛。這在那些關在大牢裏的輕犯們或者可以獲得這樣的便利——取得一條帶子的便利，但是重犯，像林鳳聲這樣的重犯却自然沾不着這種便宜。

這個又黃又瘦的面龐正是可憐的林鳳聲，沒有旁的人。事情的真相慢慢的自己揭露了：出賣同志的人這回是楊寅安，他的被捕，拷打，熬不過輕拶重刑，全是和官府做好了圈套。替官府牽線的人，無疑的就是他的那位利祿薰心的親戚。楊寅安受不住他們的威脅利誘，動搖了，軟化了，可是還想隱瞞一下同志們秘密聯絡的地址。這結果是不可能的！到了最後的關頭他終於什麼也不顧的吐出了我真這個機關來。水師衙門逼着叫他去帶路，他因為面子上太難堪了，苦苦的哀求總算沒有親自前去；捉人的差役們當天下午四點鐘模樣圍住了我真影相館，韋大銓因為有朋友拉他去城隍廟『飲茶』，沒有在場，竟然逃脫了！捕快們押着一名無辜的攝影師，一名學徒，還有抄獲的槍枝，賬簿，文件浩浩蕩蕩的走過雙門底拐彎的地方，狹路相逢的和鳳聲壽清兩人碰個正著。那個學徒一時糊塗，喊了一聲『鳳聲叔！』這一下子引起捕快們的注意，鳳聲待想回身躲避那裏來得及，同時他望見攝影師和學徒兩人都銬起了手，不由的一陣子心酸，迷糊間就讓兩個手快的大漢跑過來緊緊的抓住了。李壽清倒



機警得很，抽身縮在一家陳李濟藥鋪的騎樓下面，顛巍巍看見鳳聲被捕了，趕緊鑽到鋪子裏要買烏雞白鳳丸。……這事情已經過了十幾天，到現在也就不用多費筆墨了。

一扇發銹的鐵窗，五條直楞楞的短柱子，透進來稀淡的，軟弱的白色光線，鳳聲仰起頭瞧着，想着，知道這是到了黃昏的時候了。這是他這短短的一生所瞧見的，最後一次的黃昏。因爲，審判的結果他判的是『斬立決』，明天上午大概就要執行了。隨着那些白色的淡的光線的消逝，他的手變得僵冷起來，靠着泥牆，無論想什麼，看什麼，都只剩下一副呆板的，像幽靈似的神氣。

對面幾尺的牆壁和他靠着背的一面有着同樣的霉濕。生和死的當中不也是深深的隔着一條壕溝的麼？現在的鳳聲却漸漸的望得到鴻溝的那一邊，看得見那可怕的深潭和駭人的懸崖的邊緣了。單單這種懸揣就是受不了的。

在朦朧的光度裏看管的人拿着大串的鑰匙把他的小門打開了，走進來一個人。鐵窗上面透着的一點殘留的日影把呆呆的默想着的林鳳聲吸引住了，他捨不得這可愛的黃昏，雖然淒靜的空虛奪去了他的敏銳的想像力，他依舊像平常那個樣子，閉上眼來啞摸着他腦裏所感覺的這個宇宙間的無限玄秘。他的頭低俯着，直到一聲蒼老的喉嚨叫出了他的名字。



是一個陌生的聲音，陌生的人。他穿着整齊的補服，背彎曲的駝着，兩撇稀鬍子，是一副和顏慈善的態度。這個老頭子說着低啞的藍青官話，江浙的口音，聲調雖低，倒是並不難懂。他說他的名字是嚴熾孫，這名字使鳳聲的腦裏勾起了一絲影子，想起他就是這裏的典獄官，便不願意再和他多開口。那知道這個嚴典獄倒十分客氣，向鳳聲說：『不要憂慮，你是不知道我這個人，唉，我們談談好麼？』

鳳聲想不理會他，這個老人却僵僵着走到他面前來了。原來這個嚴典獄的臉上是這麼發青，是一種泡腫似的滿臉皺紋，雖然穿着補服，却沒有那股望之儼然的臭架子，只是叫人覺得他迷矇的眼睛帶來了許多慈祥溫煦的信息。他像是要憐惜這個頭髮蓬鬆的青年似的，又安詳的加上了一句話：『放心！我是學佛的人。你問問他們看守好了，……他們是管我叫嚴老爺。』

鳳聲的眼皮瞟了一瞟。『嚴老爺，人家的死期到了，看看他臨死的前一晚心裏想點什麼，說點什麼話，將來好在人的面前說得嘴響：我審問過革命黨。——我老實告訴你罷，死是一件極簡單的事情，我現在腦子裏面一點都不紊亂，也不憂愁，害怕。你們那一輩子的事情已經完了，下一代是我們的！』



嚴熾孫的臉色由青裏泛白了，變得非常的尊嚴。他是向來有點兒慈悲爲懷，悲天憫人的，很少有像這時候這樣刻板嚴肅的模樣。因爲鳳聲說的多少有些損傷了他的理想的尊嚴了，即使他平日唸經吃素，懂得無人相無我相的覺悟，他也不能夠接受革命黨的主張，並且革命在他的心裏還真是異端，非但是法律的異端，連他所信受奉行的慈悲大誓願也不能輕易的對犯上作亂的革命黨人完全加以寬恕。

兩個人相對的楞住了十幾秒鐘。嚴典獄張着嘴歎喟了一聲，他說道：「還好，還好；菩薩會呵護你的，你的年紀很輕，纔二十七呀，宿業不會怎麼重的，你也沒有在那裏攢過炸彈，也沒有到京城去謀刺攝政王——」

「住了罷。我決不否認我是真正的革命黨，站在革命的立場上要推翻滿清，推翻君主專制……」

老頭兒可憐得很，他很激動的搖着頭。帽上面的頂子也簌簌的響震着。坐在地上的鳳聲的聲音却愈說愈大了，壓不下去：

「爲什麼不應該把它推翻呢，這樣糊塗透頂的東西！糊塗透頂！不糊塗也不會亡在韃虜的手裏了，一送就是兩百六七十年！不糊塗怎麼會有專制政體呢？多麼悲慘的命運啊。只有



變，徹底的變纔能夠從根挽救。」

『人心不古啊！人心不古，也是世亂的根源。』嚴典獄很感慨的說。

『這是一樣的東西！我們要革命，那裏是強橫霸道胡亂的去破壞、殺人、流血，不！不是的！我們的目標是用革命的手段來加速的制止罪惡的繼續產生，製造。你剛纔跟我說，你是念佛的人，我老實告訴你，我在留學時候也曾經聽過章太炎先生講佛經，（什麼經我可記不清了，）好像背得出有這麼幾句：「爾時雖復殺害衆生，而彼王得輕微少罪。何以故？彼法行王爲欲入戰，先生二種慈悲心故。」還有這麼幾句說：「爲護生命，寧捨國財。爲護一家，寧捨一人。爲護一村，寧捨一家。爲護一國，寧捨一村。」這種意義難道你都不明白？』嚴熾孫站在昏暗的牆邊聽了鳳聲的話，有些兒驚訝起來。他的昏朦的，黏着一些模糊的薄翳的眼睛帶着眼角的許多皺紋更加的眯攏起來了。他只沉靜的聽下去，沒有張口。

『我們要推翻君主的專制，不但因爲它坐龍庭的是滿洲主子，還因爲專制政治根本就是野蠻的遺毒！君主，這個神秘的，威權的東西，就是野蠻、慘酷、淫虐的化身！我們大家誰不是他的奴才！我們要的就是掙脫這種奴才的鎖練！』他用手把那副腳鐐的鍊索捏成一團提了起來，砰的一聲往地上一砸。『這條鎖鍊雖然又粗，又沈，可是比起我們要掙脫的那一條大



鎖鍊，這又輕細到算得了什麼啊！男人們全是奴才！女人呢，女人是奴才的奴才！孩子，這一個年頭孩子們比誰都可憐，糊塗的養了出來，糊塗的天折掉！活着的還不是折磨，窒息，不見天日！我們不但通國都是奴才，還有成千的太監呢，還有抽大烟，聞小脚的呢！黑暗，愚蠢，營私，迷妄……這纔是我們骨子裏的病根呀！我們的革命，是要從根本革掉這些腐爛的根！割掉這些腐爛的膿瘡！這是變革，我們的變革。我們是要把壞的變成好的，舊的變為新的！這是我們真正的精神！你怕聽見慣炸彈，不贊成謀刺滿洲王公大員，不同情流血，我告訴你，這只是革命必須經過的手段，手段！並且我也坦白的承認，各地蠶湧澎湃的革命活動還做得不很完善，不夠週密，只顧到表面上的發聲振聾，喚醒同胞，只注意破壞封建勢力堅硬的外殼，還沒有能夠從裏頭摧毀它麻痺潰爛的心理積痼。我個人到今天，是犧牲定了，我沒有什麼留戀，遺憾，沒有，除了我覺得現時我們的工作做得太不夠，舊的信仰，舊的心理、習慣、制度還沒有想到從根剷淨。」

嚴老頭兒開口了。『我期期不敢相信——你們用憤怒造成的局勢。你們是用的暴力！』

『湯武革命也是用的暴力！「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也有它的憤怒！這是正義的憤怒啊！這是推動人類前進的一個根由。我們這一代的變革，是中國自從有歷史有文明以來的第



一次，震古鑠今的創舉！它還不夠完整，不夠成熟，我也知道，可是你絕對不能否認它的崇高，尊貴！它成功了，變革成功了，同胞們從倒懸的桎梏裏解放了，奴隸的鎖鍊掙脫了，他們纔獲得真正的溫情，安靜，撫慰和啓迪。你們佛教徒所憧憬的極樂世界應該是不但是行在天上也要行在地上的！這是更真實的，更對的理想。這就是善。』

『是的！十幾年前康有爲譚嗣同他們講究變法自強，他們曾經引證禮運公羊的博大精微的甚深奧蘊，我自問是能夠明白他們的。可是，你們是什麼呢？你們是更年青的人，是殺人流血的革命黨，照你剛纔所講的，不但不肯服從君上，——那是我國幾千年來維繫人心最緊要的天經地義，還要摧毀舊道德、制度、禮教、那真非要陷天下於大亂不可了。』嚴典獄的表情不知怎樣愈說愈現得嚴刻起來了，他平時的溫和漸漸的埋藏在他臉上和嘴角深陷進去的凹紋裏。『我是掌管這裏的典獄，住在廣東也有好幾年了。刑獄的作用是務求其平的，你也知道我是唸佛吃齋的人，佛菩薩常宣示的冤親平等，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又何嘗不是求其公平？不過是更高的，超越在一切事物之上的公平罷了。只是一切世間的行業果報不可思議，佛法亦不可思議，誰能夠大膽的說：自己的看法，處置，就是已經求得了真實的公平？林……老弟，我痴長了幾歲現在斗膽的稱呼你一聲老弟，雷霆之威是致命的，振聾發



贖開了大眾的聰明竅是危機，恐怕你們把這幾千來的古舊的，補罅填漏的提防一旦推翻了，那滔天的洪流不知道要淹死多少條命，毀壞掉多少積蓄的黍稷稻粱穀馬牛羊雞犬豕呢！可怕呀！老弟，你們誰敢保自己那一邊一念之微不會有錯呢？』

『錯？誰錯？——這本賬簿子雖然是斷爛的，漶漫闕失的，要算一遍清楚的賬還不算難呢。專制推翻了，你怕你們的沖齡皇帝和寡婦太后要遭殃，怕王公親貴們遭殃，怕督撫司道大人們遭殃，好！我不知道革命成功之後他們究竟要遭遇到多麼殘酷的命運，就算那真是可怕得很的罷，我問你：一個信佛的人，你去可憐誰呢？你說可憐宣統，因為他只是個橫遭不幸的，無辜的小孩，我同情你。你說可憐他，因為他是天潢貴胄，末路王孫，我就不肯說那樣的話了。非但不肯，我簡直覺得肉麻，痛恨！不講幾千年來封建帝王造的無數的兇暴罪孽，你只想想滿清兵殺進關來的殘忍好了，你只想想揚州十日的慘痛，你只想想嘉定三屠的血痕，你再想想，清兵殺到這裏廣州省城的時候由第一甫屠殺一直屠到下九甫纔封刀的恐怖，……算了，直到明天早晨還有一名殘餘的劊子手在什麼地方等候我，爲的不是別的，只爲的我參了加革命的活動，準備一頁一頁的來算清這筆帝王家和封建積威的血賬！』

嚴典獄懷着一團慈悲爲懷的心腸親自到這判大刑的死囚監房裏來探視，是不預備聽別人的



一肚皮牢騷和這樣激烈的爭辯，教訓的。說起來他幾乎有點兒後悔自己不該這麼鹵莽，冒冒失失的跑到這裏來。他其實是因爲聽到楊寅安那樣的投機無恥、欺詐、猥賤，纔憐惜起林鳳聲這另一個遭到悲慘結局的青年的。然而談到了這個地步，他又捨不得決絕的跑開，說實話，在這一位老人的心裏對於他聽着的異端的辯駁，真是生平的頭一遭，非但很覺驚奇，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深刻的感動。

林鳳聲又在暗光中發話了。

『你不肯睜開眼睛看一看事實的本來面目。你怕看見它的真相：慘酷的，無情的，毫無掩飾纖毫畢露的醜惡的真相。投身飼餓虎的勇猛無畏的菩薩可不是這樣。』

年老的典獄身體稍微的震動了一下。他寂靜的，僵硬的挺立在那裏。他的眼睛忽然一陣子潮潤了。『呃，呃……』他也弄不明白自己爲什麼張不開口。

『老先生！』林鳳聲緩緩的站了起來。鏗鏘叮噹的響動了。他靠着齷齪的，飽沾了蚊子汚血的灰牆站直了身軀，忽然對嚴典獄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好感，看見他的眼眶微潮了，自己是臨死的了，這個典獄的老頭子實在不是壞人，難得他這副好心腸來看望自己，就安慰似的說道：『願普天下人同聲一哭罷！我們一塊兒來哀憐那些無辜的靈魂，那些犧牲品，那些死



難的人，還有那些清心的，純潔的孩子們罷！我們一起來悲憫那班窮人，也不妨哀憐一下那些富貴中人的犧牲者。我情願對那班將要踏上窮途末路的王孫們表示一下憐憫，如果你對窮苦的，向來被壓榨被宰割的受難者也有這樣的同情。」

『這話不錯。……我對他們都願一視同仁。』這聲音聽來很微弱。

『可是，假如不能夠獲得真正的公平，假如老天沒有那樣公平的斤兩，我情願多憐憫一下，偏袒一下我們窮苦的老百姓了。他們比那一邊受過更重的，更長久的痛苦。』

這間監房暗得快要瞧不清楚任何東西了。鳳聲講得有些衝動了，伸着脖子，睜大了疲弱的眼，不知不覺的還是說下去：『你覺得革命是激烈可怕的，不能容忍的，那麼，整部的廿四史，整個的累積的專制淫威又怎麼樣呢？現在革命黨殺了一個滿員，自己還要斷了頸，流了血，你說這是暴力，試想多爾袞多鐸他們鐵騎縱橫姦淫擄掠的當兒，隨便抓住一個老百姓，就要他薙髮編辮，順治皇帝的聖旨高高的掛在滿街跑的剃頭匠們的旗竿上，要你留頭不留髮，留髮就不留頭，這是不是暴力呢？不錯，革命是用暴力的，可是這種暴力，是要想促進人類的進步。我們的革命，說得小一點，也要爭取民族的解放，國家的平等自由。眼前社會是吃了點虧，失去安寧，秩序，人民忍受了暫時的苦，可是這場風暴過去了，剩餘下來的是



什麼呢？是幸福，富強，康樂和進步。老先生！我快要死了，我告訴你一句話請你記住：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希望。變罷！只有變，徹底的變，纔能夠從根挽救。」

監房是剩下一絲的，柔暗的亮光了。鳳聲的瘦臉脹得紅澄澄的，他的胸口因為呼吸急促了，也在劇烈的顫動。嚴典獄正想開口，鳳聲又搶着說道：

『老先生！我太不顧禮貌了，你不覺得我的態度咆哮麼？至少對你，這樣好心的來看顧我，我不應該這個樣子。我還有幾個鐘頭活呢？我不知道。大約，不會拖到明天傍晚了罷！我完了，你不能原諒一個垂死的人對你個人的失禮麼？』他搔着垂落下來搭在額上的頭髮，假辮子早已沒有了。『就是對於他們，對於滿人裏面有道德有血性的人物，我還是很敬重的。達仁齋先生你不知道罷？像他那樣的孤芳自賞，現代能有幾個人？可惜得很，去年他請假回北京，竟然一病撒手了，撇下了老母，寡婦和四孩子。』他用手比了比那幾個高矮不齊的孩子們，接着說道：『身後蕭條，真是再淒苦也沒有了。有人說：當時幾乎連裝殮都沒有辦法，還是他的好友尤廷隆連打了幾個電報，纔湊起一筆款子。我那時人已經在廣州了，輾轉託了朋友，滙上去十兩銀，我們這班窮青年，再多的錢也難湊得到，想來這也不過救救急，聊盡我的心罷了。唉，可憐的老先生！……』



嚴典獄這個時候有一句話掛在嘴邊非說不可了。他的壁壘已經被洶湧的浪花一重一重的衝破了，可是，還剩下了最後的一層樊籬。

他的乾癟的嘴唇掀動了，聲音雖然低微，却一字一句很清楚的傳達到鳳聲耳膜裏。

『我說，……我只有這麼一句話。醉心變革勇猛精進的人，』他合攏了十隻手指，恭敬的，慈祥愉快的說着：『也不能夠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啊。你是有善根的。佛法的無上湛深微妙，不是我們現在所能夠暢談的了。犧牲自己救濟衆生，老弟你竟然能夠做到，這就很不容易。因衆生宛轉的痛苦興起大悲心，因大悲而生菩提心，難得的正等正覺已經在彼岸等待你了。我有二十個字，是能度一切苦厄，幫助你度生死海登菩提岸的。你也肯聽我的話，執持這麼幾句偈麼？』

鳳聲把身子靠直了，對着嚴典獄誠懇的表情，感到從來沒有的感動。他的心裏湧起了複雜的無數依戀和慚愧。嚴典獄在暗光裏的語聲就像是一顆顆圓澈的珠子從藏寶的櫃裏滾動了出來：

念念勿生疑，觀世音淨聖。



於苦惱死厄，能爲作依怙。(註一)

聲音清朗的唸了出來，便逐字消滅，尋找不到了。停了沒有多少時間，它又被一陣真切的，虔慕的語調傳出來了，這聲音也是同樣的清澈，同樣的給人一種解放的安慰，可是不像頭一次那麼的圓熟，蒼老了。

天亮了。鷄叫了。太陽偷偷的從蒼灰的雲隙裏鑽了出來。

刑場照例是在南門的一塊廣場：俗名叫做風爐地。

爲什麼叫做風爐地呢？原來這塊空曠的地方，周圍有幾十家經營製造紅泥風爐的買賣，爐子的泥坯做得了，便利用着空場驕烈的太陽蒸曬它，一點都不用着急就焙乾了。其實，曬爐子也佔不了許多地方，空曠的中心就變成『刑人於市』的場地。這個地方附近很嘈雜，每一次殺人，瞧熱鬧的總是擁擠得很。

● 見妙法蓮華經觀世音普門品。



這一回水師提督衙門綁出來了兩個人。一個是搶劫殺人的強盜，另一個是革命謀反的青年林鳳聲。他們都剝光了上身，細的五花大綁，勒得紫紅的肉皮從繩絆當中硬硬的鼓紮了起來。他們立刻被抬進兩隻很大的籃筐裏坐着。這是，當時廣州刑人時候的一種慣例。因爲，那裏的街道很狹，寬闊的車輛行不通，斬犯也只有押綁着讓他在石板街巷上走。可是有許多怕死的犯人剛從監牢押出來就已經癱軟了，再也抬不起腿，所以相沿成習就添上了這麼一個坐籃筐的規矩。鳳聲綁了出來的時候，心裏正盤算着自己從離娘胎到今天一共剛巧是九千七百三十天，再一天也不能多了，想到這裏，失神的眼圈裏未免透着一點淒惶的滋味。那名強盜，臃腫腫的塞在籃筐裏，吵鬧着要喝要吃，還大聲唱着不搭調的俚褻的戲詞兒。鳳聲瞧見嚴典獄很莊重的站在牆根，旁邊還有幾個人，不住的朝自己這裏張望，便挺一挺腰，也不用什麼人攙扶，自己踏進那一隻籃筐裏面。筐子邊穿上了竹槓，就高高的讓兩名伏勇抬着，隨着一陣陣的大鑼聲，喝道聲，二十幾名水師新兵兇猛的提着上了刺刀的槍桿緊緊的鎮壓在旁邊，出發了。

不知道記憶了什麼，坐在籠筐裏任人迂緩的抬過嘈雜的街道時，兩旁石板路上擠滿了人，鳳聲的向來聖白的瘦臉露着紅潤的光澤。



盜犯坐在筐內，一路大聲的叫着，鬧着。走過一條橫街時，他忽然伸着脖子使勁的唾了口濃痰，一下子就吐中在一個站在前排閒看熱鬧的婦人那隻大得像麵口袋似的乳房上面。這狂蠻的舉動兵勇大聲的把他喝住了。登時間一街的人全哈哈的笑起來。婦人也來不及揩抹，啐了一聲，急忙的往後面人叢裏鑽。盜犯得意的罵着：

『看什麼！隨便跟諸位那個罷，不要牽掛我呀。好好的看顧我的仔！』

似乎沒有費多少時間就到了風爐地了。

嚴典獄只在這幾年內，自己也不記得清到過這塊吃人肉喝人血的空場多少趟了。他沒有到這裏來之前，心裏即使有着一種空虛的，惆悵的悲傷，那也是很輕微的，似乎不着邊際的。可是每次一見這塊佈置好了的場所，官兵，劊子手，鬼頭刀，喧鬧的羣衆，一片轟雜的聲浪，緊緊縛住的鐵青臉兒的囚犯，他再也不能夠那麼冷漠了。他的良心突然激烈的針刺着他自己，要他說一句話，一句公平的話。殺這個人是對的還是錯的？答覆也只有一個字：對或不，沒有別的，不能取巧，也無從閃躲，無所逃避於天地之間。劊子手手裏的那一柄帶環的快刀，這個時候它不再是一把刀，一把沒有靈性的利器了。它是通靈的！它張開血盆一般的大嘴，替那些受過害遭過殃的人復仇，替法律和公平說話，替道德，宗教和人心說話



了。這一刀落了下去，照例人心大快了，這位白髮婆婆的老典獄官用袖子擋着他的臉，心頭便突然的抽噎似的陣痛起來。

是這一次，他痛恨的責備自己，爲什麼還戀戀於這樣的一個連鷄肋都不如的可憐的前程呢。他的眼淚不由的滴落下來了。他今年已經有六十二歲了，剛纔過了生日。我們希望他能夠硬硬朗朗的多活幾年，雖然他的腰已經駝得很厲害了。因爲，只要他活着，他總會親眼見到許多事情的。



## 第九章 金蟬齧鎖

一場風暴過去了，另外的一場還沒有吹來，在白玉英這位嬌媚的，柔順的姑娘心裏。她爲什麼要掀起那樣激烈的風暴呢，她當時自己不明白，現時也想不穿怎麼會有那麼大的膽子，勇氣敢和阿嬌發一回這樣淋漓痛快的脾氣。難道真的爲了那一對東西麼？是，却也不盡是這樣簡單。從謝氏嫁給她的父親那時候起，到現在，或者還可以說到將來，無盡期的悠遠日子，她們母女倆的感情無論誰知道的都說並不算怎樣的壞。玉英是懂得舊式女孩子的典型美德的，這種美德正是溫柔和卑順。她父親剛纔迎娶謝氏進門的那些日子，那時她的年紀雖然還只那麼小，事先明中暗裏也不知淌過多少回眼淚，憂鬱，恐惶，嫉妬，悲愁，追念自己母親活着時自己的快樂輕鬆，對父親不知道從那兒來的忿恨，……這些繁瑣複合的心情交織在她柔弱，渺小，孤單的細心眼裏，是她有生以來頭一次嘗受到無端的橫遭剝削和折磨的味兒，這種折磨，齧咬在她心裏所感受到的沈重，難於忍耐，父親恐怕壓根兒就沒有料想到；



然而，謝氏的脚一踏進這間老屋的門檻，這個陌生的，一出嫁就注定做起她母親來的女人只和她打了一個含笑的照片，玉英便立刻像是畏懼，警戒，又像是羞答答不好意思的在瞬息之間已經把她對這位阿嬤的關係，態度決定了。她從這個時候起不再流一滴眼淚了，即使重覆一個人看到她生母遺影的時候。背着人，有時她也會躲藏在門背扁一扁嘴，抽噎幾聲，立刻就咬一下嘴唇隱忍住，剋制住自己真實的感情，睜大了濕潤的眼胞兒，輕楚喊着沒有什麼人知道的，自己的小名，（那許是她母親徐氏覺得最親暱，最好聽的名字，）自言自語的安慰自己說：『我不！我不！……』這樣短促的，用力的說着。沒有人，連她自己也不知道這突如其來說的是什麼意思，說了幾遍，彷彿在冥冥中有人明白了她的委屈，她擦揉了一下眼睛，很乾澀，淚珠沒有真的淌出來，她就扭過身子走開了。閉攏眼睛立刻就看見的那個影像，慢慢的在她腦海裏也難得十分的真切親近了，不知道爲了什麼緣故。那個慘淡的影兒還沒有全部沉陷進昏暗的陰霾裏，只是它變得很靜默，什麼都不動，露着細白的牙齒笑却老是閉不上嘴，跟活動電影裏的呆鏡頭似的，沒有表情，不會動作，連面貌輪廓也愈看愈模糊起來了，除了耳環，除了握在白嫩柔手裏的那條絹帕。那是根本沒有意義，生命的陪襯物。這麼許多年了，即使是做夢，她也沒有夢見過一次有意思的，值得無窮回味的的事情。醒了，這



些七亂八糟的夢也就拼湊不起來了，無論玉英怎樣心細的去追想。有時一夜裏她要做兩三回夢呢，也有在她弱小的心靈是極驚險可駭的，溫暖舒暢的也有，可是天一亮，她從朦朧裏醒了過來，連一個都記不起來了，看見了真實的東西，它們就不知道躲到什麼地方，有了前情就忘掉後節。那個慘淡的影兒也非有好幾個月的間隔她未必能夠清楚的看見一次。緊緊壓榨着她的黑晶一般精靈的眼球都沒有法子瞧得真了！她竭力的揣摩，想像，追尋，現出來的也不過是一些淡水墨痕逐漸迷糊的輪廓，不動的笑臉，木木的表情，永遠不會移動位置的手帕，耳環。再狠命使大勁擠着眼睛，連這些可愛的影像全都沒有了，就只餘下一片烏紅的，看似規則隨即變幻的各種式樣繁複的圖案留在眼皮裏面旋轉着，暈眩着她的微細的神經。她呢，她又不是個怎樣想像力過於纖細的人。

阿嬪，玉英嘴裏所稱呼的謝氏，到這家裏來了十幾天，這個可憐的女兒還沒有想像出這麼一個聽來十分恰當的名辭呢。要是原本是一家人，自小在一起生活的，見面次數太繁了，嘴邊還未必老是掛着一個多餘的稱呼。有時也認爲它是不必要的累贅。這種稱呼，在廣州，我們說得更狹窄一點，在她們這個旗下人的白家，通常管自己的母親都叫阿奶。這或許是早先就是這麼傳下來的，或許因爲要吃奶，或許是大人信口的教導慣了，小孩只要開始張嘴學說



話，這兩個字就是天籟，也不知道從那一天起頭的，都能阿奶阿奶的上口了。白玉英對她自己的母親徐氏，本來也是這樣的叫法。母親去了，現在來了個謝氏，本來不是廣東省人，向她用什麼樣的新稱呼纔是呢，倒叫玉英怪覺得爲難的。這位新的母親聽不大慣旗下話，這是真的。雖然本地人也有許多叫阿奶，可是說話的腔調跟旗下人的並不一樣，改起來不怎麼順口。照說玉英的性情，自然是個很溫柔很厚道的姑娘。可是突然間週圍的形象，環境改變了，改變得這樣厲害，她也不過是竭力的壓抑着，招架着心頭的那一股委曲、忿懣、難過罷了。對於這十幾天來感受到的許多新事物的尖銳刺激，有的幸虧很巧妙的閃避過了，有的覺得勉強可以接納，事情也就囫圇吞的進行了，甚至，有時候心裏暗暗的咒詛幾句，隨便罷！好像天大的事情都不要放在心裏。是這種虛偽的，自己投浸到麻木和遺忘的懷抱裏，吃着、喝着、穿衣睡覺，這樣一面不知不覺，一面又擔驚害怕的過着冗長的，崎嶇難測的日子。她比從前，她父親白洪一個人單獨照料她的時候看來或許要舒服一點：穿上新添的衣服，天天嘗着比較應時可口的飲食，還在家裏從大廳神廳一房一房的穿堂出進，平白的烘托起一派歡樂的氣象。這些就是使她的感官變成麻木，也是她自己儘量的，看上去像是甘願的浸沉在這裏面的一種昏沉沉得像大浴池裏的蒸氣那樣籠罩着她全身的氛围。長輩婦女和親友們的嘴



邊，看到這種情形，不管她們看到的到底是什麼罷，也不時的會發出一片讚美她，玉英姑娘的許多好聽的字眼：什麼聰慧呀，孝順呀，生性啊……這些不花錢的名詞，配合着她們說得頂習慣的，衝口即出的對年輕女孩們那一套套古老的教訓，知識，特別是當着玉英的這位新的母親面前，同時玉英坐立的地方也並不離開她們多遠。當然哪，這裏面更得包含着許多稱讚謝氏的福氣好，續絃續得好比年輕輕的就出嫁還要順當呢，前世不知道敲碎了多少隻木魚纔修到的這一類的精采的，完整的意思。謝氏尖瘦的嘴巴聽着，擠出來一股任何人輕易不容易自己壓制的笑意。這是虛榮！這是空心的驕傲。可是，這裏年青青的白玉英姑娘在這個彷徨的，怔忡的時候似乎也需要它們來做一種臨時的，鎮壓性的輕緩止痛劑。這種虛榮的鎮壓倒相當的有效。得到了讚美，隨便它是什麼人給的，隨便它的內容空虛，無聊，和實際並不相符，隨便在給的人那方面不過是極輕微的，或許竟是言不由衷的搬動了兩下唇舌，隨便……，在接受它的人心裏都覺得這個禮品是一種重大的，難得領略的，值得再三咀嚼，玩味的無上快樂。如果說話的人又向來是個誠懇的，不好阿諛的好人，那麼這些話簡直就是和金科玉律一樣的真理了。玉英的想法，自然也和旁人沒有多大的差別。她的年齡使得她甚至於不大意識到這些讚美的空洞，虛偽，撒謊，因為，如果她確實的意識到了這些，她一定會



增添多少的憤怒，這些東西再也不能做她的鎮壓劑止痛劑了。也許，她曾經意識到一點，某些人的稱讚是沒有價值的，但是另外的許多人的讚揚呢，還有這些種好聽字眼的價值的總和呢，如果硬要說它們是虛妄的，沒有意義的，在她的嫻靜而平穩的腦子裏覺得這是不能想像的事。所以，無論如何，她已經接納了這種空心的驕傲的安慰了。

許多人以為，時間讓它慢慢的移挪着就能夠把真正的痛苦從記憶裏磨平了。許多人以為常常嚐一常些止痛有效的藥劑痛苦就會麻醉到一點都不知不覺了。這是虛妄。

叫一聲阿奶有什麼困難呢，然而她，雖然已經很安靜的棲止在平衡的，鎮壓狀態之下了，要叫她對這位新來的婦人這麼的開一句口，似乎還有千鈞之重的阻礙。這並不是她的不好。她沒有難能的，美好的德性麼？有，有！對於這個新近改變了的週圍，她不但時刻謹慎，寸步留神。她虛心。虛心的人有福了。她溫柔，哀慟，溫柔的人哀慟的人有福了。她憐恤人，憐恤人的人也有福了，因為她必然蒙到憐恤。這也不是謝氏的不好，因為謝氏站的位置就是憐恤她的人。那麼，這是誰的不是呢？她只覺得在虛渺的空間裏有一股似乎超人的沈潛力量，比她自己的能力大過多少倍的潛流在控制着，阻塞了她的喉嚨、舌尖，叫她懦弱，叫她害羞，甚至於叫她頑強的梗塞着，拒抗着她自己的理性和意識，無論是叫阿奶或是叫什麼，



也不管是怎麼個腔調，她都叫不出口來。要叫阿奶！對一位纔認識不到半個月的婦人！她即使不是憤怒，也要隱隱的覺得這是不能夠忍受的了。即使真是她的阿奶還活着的時候，她不是還有的時候拌嘴、嘔氣、使性子，觸犯了阿奶，不認賬服輸，多少回怎說也不依的不肯開口叫她麼？那是真的阿奶！有過幾次，阿奶氣得痛哭了，立刻就勾起老毛病氣痛來，哭着罵玉英說：『好哇！好哇！我死了給你娶一個新的阿奶來就夠收拾你的了！』這樣玉英纔有點兒駭怕了，纔又急急的一頭撞在阿奶的懷裏反倒連驚嚇帶哭帶鬧的撒嬌不依起來。『我只要你這個阿奶！我就要一個阿奶！』……這些話現在還時常一陣一陣的像暗風般鑽進玉英的耳鼓裏，它們輕掩似的襲來，沒有什麼別人察覺，一鑽進來就不出去了，不但不會出去，還深固的繼續盤踞，浸透到她的腦海神經中樞最底層的深淵裏，怎樣驅逐也除不掉，什麼仙水也洗不盡了。麻木和鎮壓是一時的。

可憐的她，連那個阿奶也有許多時候沒有機會叫了，一直到這個阿奶的到來。她這個嘴是怎麼張呢？不能！不能！她囁嚅了……，自己使勁的叫喚自己要她嘗試的那麼喊一聲都不能。連平常的，熟悉的聲調都變了，上氣不接下氣！世界上可以有一個新的母親，也許，可以有無數的新的母親，惟獨阿奶却不許有第二個了。她想像着，她可以努力去承歡得到這位



新母親的喜悅，她可以曲盡孝道，她可以拿出對自己母親活着的時候都沒有用過的十倍百倍的柔順來對待這位新母親，可是，如果要叫她說這位新母親就是從前的那位阿奶，她就沒有辦法承認了。當那一天她的父親白洪和這位新阿奶在家裏神廳交拜之後，照例應該由幾位長輩拖着玉英跑上前去磕頭和開始對謝氏第一聲的稱呼了，只是她的臉兒脹得通紅的，在紅蠟燭光底下和原搽的胭脂混在一處映得十分的鮮艷，也分辨不出什麼是什麼的顏色。朝氈子跪下去的時候，大家見她嬌軟的身腰像輕風擺柳似的，嘴唇倒是也動了幾動，趕緊就磕下頭去，恐怕連她自己也估量不清這麼低沈的喉音叫的是什麼。

一幕幕的情景都在玉英的心頭閃過了。後來，大約總在這一天以後的半個月光景，她忽然用起了阿嬪這個名稱，一直到今天用了十多年。這也是廣東本地人對自己母親的一種很熟慣的叫法，謝氏初次聽到的時候也倒不覺得它刺耳。因為廣東人的習俗有這麼一種說法，自己養下來的兒女，偏偏不喜歡讓他們叫爹娘，反而要叫阿叔，阿嬪。因為生怕叫了爹娘這一類的稱呼，給四面八方巡遊的鬼神們暗地裏聽見了，恨恨的說某某人年紀青青的都成了上人了，他那裏有這樣的福分，一發脾氣，孩子們恐怕養不大。叫了阿叔阿嬪呢，爹娘們總算先自退讓一步，不敢自大，僅僅算是叔伯們裏的一員。這樣還不放心，另外再把兒女『契』給



廟裏面的鬼神精靈，拜他們做契爺契媽。所以玉英對謝氏叫了聲阿嬤，在謝氏和旁人們聽了，並不以為可異。至於她的父親白淇呢，他是向來不怎麼注意玉英這些地方的，平常父女之間，簡直就不怎麼多說話，連他預備續絃的事情始終都不好意思提，玉英最初還是慢慢從這個大家庭裏旁人的嘴裏探聽出來的。所以白淇對於玉英這個女兒對謝氏的態度，只要大體上沒有什麼，他也就不聞不問。玉英支支吾吾的對付着過了半個月，直到那一天家裏的一房老輩三太到屋裏來探望謝氏，玉英從外邊進來了，當着三太的面要跟謝氏說話，不能不清楚的稱呼一聲了，這又不允許多少思索的時間，說時遲那時疾，她心裏一急，不知怎樣迸出了阿嬤這兩個字來。這倒是叫得很確當的，不但謝氏受寵若驚的聽了週身都很舒服，連坐在馬槽上吃水烟的三太還不住的稱道她向來聰明，伶俐呢。

玉英躺在牀上想着，這已經是十一年前的舊事情了。

就是她的父親死了到現在也整整的有了九年。父親在世的時候，她跟阿嬤之間不免有許多口舌，磨擦。其實家庭之間的事情都是很微細的，而且常常不是怎樣的大吵鬧，不過謝氏悶聲不響的擱在心裏，照樣的飲食息作，等到幾天過了，也許玉英根本就忘記掉這種細微的不愉快起因是什麼了，謝氏反而冷言冷語起來，讓她摸不着自己發怒的真實原因。這種暗氣倒



是比明明的發怒還難消受。有的時候不知道怎樣謝氏忽然一點原因也沒有的鬧了起來，也不一定有吵鬧的對象，不過是自怨自艾一番。她埋怨嫁到這家姓白的人家來，她罵她的丈夫白洪不中用，她恨自己孤零零的無兒無女，……這些話刺到玉英的心裏覺得比打她幾巴掌還要難受，却又一句嘴都插不得。她的父親白洪，當她母親還活着的時候，脾氣也不是怎麼好惹的。沒有續娶之前，這房人家孤零零的只有兩個人，玉英當着父親的面也還是畏畏縮縮，大氣都不敢出似的，父女之間儘管天性的感情很濃，表面上却是一個望之儼然，一個卑順畏怯，決不能夠隨便。不料謝氏進門之後，這位白洪的性情不知怎樣竟改變了許多。玉英和她阿嬪鬧彊扭的時候，他冷冷的看在旁邊，一不爆發，二不言語，頂多趁着屋裏沒有人的時候，『唉……唉！』的歎兩聲氣，母女的那一方面他也不露出偏袒的意向。他的內心究竟怎麼樣呢？是不是比謝氏和玉英兩人還要更覺得痛苦呢？我們不知道，他自己也說不出。在玉英的腦海裏至今還沒有忘記的，（恐怕，她是永遠不會忘記的了，）是那一年新的阿嬪過門之後大約四個月模樣，有一天阿嬪不知道到那一房的屋裏打牌去了，這位阿叔忽然悶聲不響的攜了她的手沿着惠愛街一直走到城隍廟，帶她進了福來居，要了許多好吃的點心父女倆大嚼了一頓。她阿叔先是什麼話也不講，等到吃完了東西擦臉的時候，他和靄的瞧了女兒一



眼，說了句旗下話道：『還要吃不要啊？回客不好叫這個阿奶知道啵！』只這麼閒閒的一句，玉英險些兒弔下眼淚來。

她望着她阿叔的一張方臉，額上皺得像蠶皮似的樣子，她開始有一點兒了解他了。這是不完全的了解。

想到這裏，屋裏又冷清清沒有一個人影，玉英把大半張臉龐兒埋在軟軟的枕頭裏忽然聳着肩放聲大哭了起來。

這一次的波瀾也是很簡單的。她訂婚了，和美晴的弟弟吳幹川。這樣的姻緣，不管它究竟算不算得美滿，總可以說是比較開明些的配合。自然，跟其他所有的舊式婚姻一樣，她們男女兩方並沒有預先見過面，談過話。從前美晴從北方回來，幹川還在廣州讀書，也曾到白家來探望姐姐，那個時候也許玉英偶然會一瞥之間見過幹川的面，而且心裏也知道這個青年是他，因為美晴屋裏有一張幹川的照片是她常看見的。她瞧見那件藍布衫的年青影子就趕緊閃避開了。這是她應該守的本份。一個有教養的閨女，怎能在不認識的青年男子前露面呢。幹川到天津去了，玉英也不過從美晴嘴邊，多少知道一點她弟弟讀書的情況。聽美晴說，幹川唸書是很勤懇的，眼睛有點兒近視，身體倒是不壞。他決不是懶惰的人，可是有許多日常



生活的事情都不怎麼注意：穿衣服不知道冷暖，穿上了就捨不得脫，穿得單薄時也不會立刻加上。他二十多歲的人還不會自己編辮子，每次鬆散了，沒有辦法，只好求齋舍裏面的工役替他編梳。這種地方逢時逢節他不能不比別人多花一點小錢。也不止是編辮子，一切需要用手而並不一定用腦的事情，幹川都流露出一種天賦的不靈敏，拙笨。他穿衣服就不及旁的人穿得齊整、邊式。他又不喜歡趨時髦，無論什麼冬天夏天的衣服，靴襪，總不愛做新的，而且還懶得洗。布襪子用不着穿多久，就破了，要縫補了，自己拿針線又是一件大的困難。買靴子老是認定了一家店鋪，一個樣式，一種質料——式樣總是老古板的那個樣子，在那時候買東西甚至於連價錢都沒有多少的上落。（著這部書的人想在這裏插上一句話：後來幹川到北京住過許多年。那裏最著名的第一家內聯陞鞋鋪在一九四四年還翻得出幹川存留着的鞋樣兒，不過夥計們說這是多年沒有來了的吳老先生的。）這樣說來，他用錢自然是很儉省的，只是除了一樣：買書。新舊書鋪都是他常駐腳的地方。他在學堂裏唸的許多冊原版西書全是由學堂發的，書的第一頁鈐着很大的學堂篆文圖記，只是那個時候學堂的規定是各種教科書完全由公家供給，讀過就多數成了學生們的私產。這種私產，在一班勤儉用功的青年像幹川這樣的人，是覺得非常值得寶貴的。他的書籍無論公私都保持着絕對的潔淨，如果不是在重



要地方畫過許多條紅墨水的鋼筆道兒，那簡直跟新買的沒有兩樣。他畫的紅筆道兒，全是用一把尺比着畫的，雖然他是近視眼，倒畫得筆直，也不定費了多大的勁。他又不是個學工科的人，他可有不少把新舊的英尺呢，也有一套大小九樣的繪圖儀器，永遠光潔新亮用絨布擦得像新買回來的樣子。這副儀器，除了圓規和量角器這兩樣東西，他是不是曾經用過，是不是會用，我們也頗可以懷疑。至於他的英尺，尺背都用毛筆寫了一行又圓潤又勁挺的顏魯公底子的毛筆字，大概都是些勤學敦品的格言。有一把尺背寫的字是：『糊糊塗塗，學學學啞，學喪良天。』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意思。

這類零碎的知識，除了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玉英都是慢慢聽美晴和她閒談的時候透露出來的。（當然，那另外的一部分像尺背上寫的字迹，是她後來嫁過去纔發見的。）從美晴的談吐裏，玉英知道對這位弟弟雖然也有種種的不滿意，却是真的愛護週到。她不滿意的地方，是幹川的行徑笨拙不懂得乖巧，不會看人家的顏色；穿衣服太隨便，破衣爛衫決不講究，弄得差不多到了襤褸的程度；性情慧直，過分誠實，寧可自己吃大虧，決不揀別人半點便宜。當時的讀書人對於竄敗的時政不滿意，是理所當然的，連老實頭兒的吳幹川都不曾例外。他曾經在齋舍裏唧唧哦哦的搖了筆桿寫了一篇上攝政王的摺子，請斬某某……等四位權貴之頭



以謝天下。這篇原稿他很得意的遠道寄給美晴一讀，只是又把權貴的大名用墨圈濃濃的塗抹掉了，看不出來。這種驚人的文字駭了美晴一大跳。當時玉英也在她屋裏，瞧見美晴蹙額擡舌連臉都變青了的樣子，也弄得她抓瞎了一時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其實幹川當時把這篇稿子寫完就睡覺去了，並沒有真正投奏。——可是依了他特別的性情，在許多旁人絕對不以爲忤的當兒他是不是一定不會大發脾氣，可也真沒有人能夠保險。

美晴和舅舅尤廷隆商量之後，就向白家這邊給幹川提親，謝氏和白貴卿都贊成了，不久便放了『定』。恰巧這時候尤廷隆遭到了一件極意外的事情，他的駐日使館參贊做不成了，不能不攜帶眷屬回廣州來。他一到了省城，和美晴大家見了面，這吳白兩家的婚事就籌備得積極起來了。原來尤廷隆這位白髮婆娑的老頭子竟遭到了革職的處分！革命黨人在省城裏事情鬧得很大。楊寅安告密之後，犧牲了一個英俊有爲的青年林鳳聲。水師提督衙門把這件林鳳聲案再三的追詰下去，希望能夠發現更多的線索，居然查出了這個林鳳聲在生前曾經到衙門裏來拜訪過幾次辦文案的杜貴墀。杜貴墀一嚇，又不能空口否認，便呈出了尤廷隆寫給他的交林鳳聲帶來的介紹信。這一封信自然要出毛病了！所幸信裏所說的話雖然懇切，倒是一片忠君愛國培儲雋才這類的套語，頂多證明他認識這個留學生罷了，還不至於落下什麼通謀革黨



圖謀反叛的把柄。何況以他在使館裏的地位，一兩個肯上進的留學生臨回國時來麻煩他賣賣面子揮一張八行的書信給國內的熟人倒是常事，也不能算得什麼罪證。要是說尤廷隆這麼一封封信就要構成謀反的罪，那麼做官的不知有多少人要戰慄危懼了。水師衙門把這番情由加點鹽加點醬的申詳上去，自然又不免鋪張了一些廣州革命黨活動的厲害和自己這邊緝拿偵查的血汗功勞。沒有多少日子，北京外務部打了一個很平常的電報到駐東京的使館來：尤廷隆玩忽職務從輕發落應免本職，他就這樣摒擋了行李帶着他的夫人夏氏回國來了。尤廷隆在國外那麼許多年，國內和廣州家鄉的情形都很隔膜了，他倒也想早日回來，會會親友們的面，暢談一下多年來的悲歡離合。現在竟於無意中得之，雖然革職回籍在面子上不十分光彩，可是他對中國這個憂亂未艾的局面是有多多少少瞭解的，滿清專制這一台沒精打采的戲未必還能唱得多久。世界的潮流向什麼地方變，他也愈看愈明白了。自己的兩個兒子還是叫他們留在國外深造一下，學習一點理工科的知識要緊，所以並不帶着一起回去。使館裏和在北京外務部的知交們，知道了他的遭遇，也有設宴餞別的，也有函電慰問的，增加了不少的熱鬧，使得他這次回國，一點都不像是罷官，反倒像是衣錦榮歸了。只是廷隆這位人老心不老的老新黨心裏，還有一件捨不得的事情倒的確帶上不少淒冷的意味。他去年纔在東京納上的一位藝妓八



重光，沒有法子帶回國去，這個時候不能不和他脫輻了！這位八重光是個很聰慧，纏綿溫情的女人。她的原名的讀法要是音譯成中文，很有點兒像『夜夜迷之』的聲調。廷隆在縱情聲色的時期，爲了這個『夜夜迷之』，像是油朦了心似的，竟然和多年的老伴夏氏大吵大鬧過好幾次。可憐的夏氏，她怎麼能夠真正瞭解廷隆這十幾年來蘊積的許多牢騷和氣悶呢？這是他的精神麻醉，他的逃避現實！然而他這一回國，八重光的這一段關係便不能夠不割開了：雖然夏氏是稱心如意了，那個纏綿而熱情的女性也不知道流淚了多少次。最後離別的那一晚，她陪了廷隆喝着酒，找了個年老的婦人替她彈那古調琤琤的絃子，自己唱起一支頂悲傷，頂淒怨的情歌，唱到了一半，忽然噲起了一陣的咳嗽來，她便狂聲痛哭得什麼也唱不出來了。她猛倒在穿着黑緞袍褂的尤廷隆的懷裏。那臉上敷的一層厚白的宮粉，望上去簡直是寒天裏地面積落的嚴霜。

於是尤廷隆就真的回到廣州省城了。

玉英的婚事籌備得更加積極起來。她的訂婚，在自己的心裏是早經默許了的，雖然沒有能夠和幹川見面，交往，像她的下一輩青年人那個樣子。這種自由，在她的那個時代還是很少有人爭取得到的，更用不着提她那樣的環境，家庭。她們家裏從前有一位年高德劭的太公還



禁止人刷牙齒呢，說是刷得雪白，香噴噴的，跟老妓一樣，多下賤！這幾年情形已經是開通多了，雖然上年紀的人多數是不以爲然的。

我們知道她和美晴兩人的感情很好，時常在一起談呀說呀，看書呀，鬥刺繡針線呀，這樣的生活過着已經有十年光景了，她父親白洪去世之後，美晴愈發的變成她的一個親人。她從美晴那裏可吸收了不少的，可寶貴的新知識呢！現在她躺在牀頭，枕旁還有一冊繪着很細緻的插圖的『全球五大洲女俗考』（這套書裝訂成二十多冊，她所有的是殘本），攤開在那兒，便是美晴幾年前贈送給她的。美晴的弟弟幹川在她腦裏，他的半身照片，他的勤懇，老實，還有他古怪的脾氣，保留着一層堆砌得很深刻的，不易磨滅的印象，是當然的。這種印象，添上後來她心頭常覺察到的自己一種有意無意的關懷，美晴口頭的試探，和暗地裏摸索，感覺到的旁人的撮合，更加的純粹，精細起來。慢慢的，在美晴的面前她就含着羞不喜歡多問多聽關於幹川的事情了；雖然美晴也許反而故意多講了些不必要的，話裏面藏着話的句子出來，逗着要窺探她的忸怩的表情。她是不是真的不喜歡聽這個年青男子的許多瑣碎事情了呢？說老實話，連她自己也說不出來！記得那一次美晴托她繡了一隻丹桂第一枝的筆筒，這個東西，當然不是美晴自己用的。她便很細心的費了幾天功夫把一隻精工細膩的藝術



品繡成了，很性急同時又靦腆的趕去納在美晴的手裏。她這個時候不知道怎樣只覺得心頭小鹿直撞，撲突撲突的跳個不住，好像這是一件瞞着人的，犯罪的事情。

這是青春啊！她的青春，她們那個時代的青春！即使在現代，多少女人們生命上最輕颺最飛躍的階段不是這麼在包着一層無法透視的網膜，一片薄翅似的迷霧裏來往衝突掙扎，呼號的麼？多少女人們，不是昏憊的，隱忍耐寂的，不知不覺轉瞬之間又度過了這些快樂安逸的日子，把它們輕輕的葬送了呢？三四十年前的姻緣更是月下老人的魅力超過自己，超過其他任何個人的力量了。美晴的不幸的婚姻是有她的月下老人的，現在她自己又變做玉英的月下老人。我們也不懂得這個時代牽拉着這一大羣男女們，究竟是進展的呢，還是有時候也像逆流那樣倒退的。還是，它也像潮水那樣，長一陣退一陣的呢。不過，人長大了幾年，世故一天比一天的深了，就不過分的追求青春時代飄發怒放的那種理想，倒是真的。人學得格外的看重了現實。現實這個東西，永遠是美麗光明的那一方面少，慘酷，刻薄，因循，腐爛，苟且的那一方面多，大家也不怎麼顧到這一層了。美晴是這種過程裏面的一個過來人。她當然不能夠掙脫她那個環境繼續不斷的苦難，而且那種苦痛還一直在扎着她的心，然而她是一個好人。幹川需要訂一頭親了，這是她做姐姐的責任。她給安排下的這段姻緣，至少，在她



這個牽紅絲線的人看來，要從這裏面看得到一點曙光。誰能夠跳得出時代的圈子呢？沒有，沒有一個人！

幹川無論如何，是個誠實的，靠得住的男人。這樣的人，我們也可以說在一萬個人中找得出幾千幾百個，也可以說，打着燈籠沒有地方尋找去。『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誰能夠保得住嫁得着這樣誠懇的好人呢？現在這一頭婚姻，至少在這一點上玉英是應該知足的。還有，高深過許多旁人的新舊學問，尤廷隆託着熟人在外務部裏替他找好了的位置，這些事情都在玉英的心裏感覺到相當的驕傲。那麼說，嫁人就是嫁這些東西，這些事情麼？也許我們現在都要說不是，不是。然而嫁人真正是爲的什麼，或者至少是應該爲的什麼，不要說那時年輕的玉英姑娘，就是在今天，那一班好學深思的哲學家，社會學家和科學家們也還在捉摸着這個奧妙繁複的難題。

不過日子就算是拖得慢慢的，它也不能不一天天的翻過去。而且過去了的歲月，那怕是極不愉快的那一種，只要是真的過去，它也就不再回來了。什麼都只有看前頭罷！一天的憂愁煩慮一天當也就夠了。

這樣子說，時代還是沒有片刻不在變動着朝前的。如果時代真的也有輪子，像許多人那麼



習慣着說的，它也一定是像螺旋轉動的推進器那樣的東西。

她抽噎的哭出了聲音來。是阻擋不住這股推動的巨大力量罷，還是，驚悸，駭怕，憂慮，還是對生命的喜悅的懸揣的眼淚呢？她何嘗知道。

屋子格外的安靜。沒有人，連那隻貓都不在屋裏。她傷心的哭泣了這許多時候，自己的心就漸漸的穩定了起來。爲什爲要這樣無端端的大哭大鬧呢？是爲的一對翠鐲，現在戴在阿嬌臂上的那對東西。這對鐲子，有指頭粗細，顏色實在是可愛，光彩介乎綠和白兩色之間，一點雜色斑痕都沒有，講究玉器的人都說這樣晶瑩潤澤的東西實在是不容易得到的。玉英的父親白洪買來的時候，玉英的母親徐氏還在呢，當時徐氏戴了，曾經笑着和白洪說，等將來玉英這小孩子出嫁的時候，這一對戴在自己手上的東西一定拿來賠嫁。後來徐氏死了，這對翠鐲由白洪收藏着，不知道怎樣就有時戴在謝氏的細瘦的臂上了。可是謝氏口邊也常時提到說這對鐲子是十一姑的東西，等她許了人家，我就要給她做賠嫁的。所以這件事情，在玉英幼小的心裏記得很牢。況且這對鐲子東西雖然是老貨了，光彩可比什麼新琢的貨色還要奪目，隨便誰瞧見了都要誇贊幾句。謝氏收着這對東西，因爲它值錢，她人又瘦了點，也不常戴，有時候拿出一隻來戴個幾天便又收起來了。現在玉英的嫁期近了，一切的妝奩都由白貴卿和



旁人幫忙着購辦起來，也都預備得差不多了。昨天夜裏母女們在燈下隨便閒談着，便提到這一對有着多年歷史的玉鐲來。謝氏戴了這對玉鐲也有十多年了，當然不很捨得。並且她知道這回玉英出嫁之後，就要離開省城跟丈夫到北京去的，自己一個人孤零零的更不知道怎樣過日子了，想着寂寥的前途，着實有些淒冷。玉英隨着自己跟前也和這翠鐲一樣有十幾年了，從小看到她大，雖然不是自己生的，也吵過不少趟的嘴，可是在這種時刻變化的矛盾衝突裏，相互間也有相當的感情。現在人可長大了，許配了好的人家了，她就不管我這個苦命的勞碌的阿嬌，連我向來貼身的東西都要拿去了。謝氏早就想到這一層，這兩天心裏頭就有說不出來的整悶，難受。她見玉英提到了鐲子，臉色就變了，也不等玉英把話說完，就直着嗓子說道：

『我不會落你的！阿姑！』

她說完這句話，從臂上把一隻綠鐲子捋了下來，擱在桌上，不知道爲了什麼，忽然顫慄着嗚咽起來了，嘴裏跟着就數了起來：

『我要你的東西麼？我要你這東西做什麼？我都是就要死的人了！你當我似得你那個樣子配得那麼好一頭親麼？你阿叔在生的時候，是有什麼好吃、好穿，到現今又有什麼好玩好



戴的留落給我享福麼？分給我的那麼三間破屋，收租就養得活我這一世了？我恨死那個死鬼！……唉！真衰呀！真是前世無修今世報囉！我要你的東西做什麼呀！無通我還會戴着渠落棺材麼？……』

她骨突着一雙眼睛沒有哭幾聲，已經有些兒紅腫模樣了。

玉英在這個快要出閣的期間，心裏本來就是很空虛，憂惶的，瞧見了謝氏這副樣子，立刻想起自己的母親來，同時也就想到了自己婚姻的前途，一切都是渺茫的，飄零不定的，什麼都沒有決定的歸落。這一對蠟子本來是她的，她想，阿奶在臨終時候還再三的叮囑過，不料謝氏這個阿嬤現在還不等自己開口提，已經發起脾氣來了，這難道還不是我的不是麼？她又想起前兩天給她做棉被，也只做得個四牀，兩牀繡着丹鳳朝陽的紅緞面子，兩牀是素花朵兒黃綢面子的，依了她的意思還想做兩牀粉紅面子的，阿嬤又說這趨喜事辦完立刻就得出遠門，廣州到北京去那麼老遠的水路，行李太多了怕麻煩，年輕夫婦又是頭次出門，恐怕照應不到。只這麼輕輕的幾句話，就把她的兩牀新棉被打消了。她想着，這那裏是怕出門麻煩，不過是捨不得多賠送罷了。要是自己的阿奶活着的時候，瞧着自己養的閨女長大出嫁了，心裏不定要怎樣的喜歡，那裏會捨不得這點紀念的東西呢。想到這裏，覺得結婚本來也不過是那



麼一會事，現在仔細一想，它只不過憑空又給人生添上一番無謂的煩惱，並沒有絲毫的愉快。她見阿嬌哭了，也綳着臉站起來說道：

『阿嬌！你都嘸好多氣啦。我告訴你，我什麼都不想，我今晚同你話一句真話，阿嬌，你這十幾年都好苦個啦，做什麼要嫁人呢，我情願嘸出門，陪你在一起念念經，也好修修來世！』

『講這些話做什麼？你不是在這裏喪我麼？邊個叫我前世嘸修，這個不嫁那個不嫁嫁給你們家裏那個死鬼呢！你重在那裏冷笑我！』謝氏重重的擰着拳頭向桌上一搥，翠錫在那裏輕微的震動着，玉英也駭得哭起來了，她吵道：

『誰喪你！誰喪你呀！』

『是呀。我又沒有一天到晚到別人那裏穿房入戶，我又沒有做過什麼虧心事送什麼歡喜的東西去給心愛的人，哼，你當我不知道……』

『嘸好冤枉人！』玉英說完了這句話，眼淚滾滾的往下落，臉都氣得發白了。她忽然跑到針線籬那裏找出一把磨得很快的剪刀拿在手裏尖聲的喊着：

『阿嬌呀！你嘸好嘸信我呀，……』跟着大點子的淚珠淌在襟前，她就在一隻手撕散開了



頭髮用剪刀往上邊直截。謝氏瞧見這個樣子也嚇慌了，忙搶着把她的手臂拉開，想用勁將她手裏握着的剪刀摔掉。不料玉英這次心裏是真的氣急了，手臂被阿嬌牽掣住了不能夠剪掉自己一頭黑漆的頭髮，也不肯把它交在阿嬌手裏，便用力朝遠處一鬆，鏗鏘一下子正掉在牆角的洗臉盆裏，水花濺了一地。她自己一邊嘔啣的哭着就翻身倒在牀邊。後來經過許多時候，他發覺是阿嬌走過來了要替她蓋被，她連手帶脚的用力蹬着、踹着，不肯服貼。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刻，這一夜纔在朦朧裏不知不覺的睡着的。

今天早晨她醒來，時候是很不早了，日光已經照滿了窗。阿嬌和阿驢都出去了，也不知道她們是幹的什麼。嫂嫂張氏早晨照例要來這兒一趟的，現在想必早已來過了。她發見自己平常喜歡看的一冊繪圖的書，不知道是誰拿了來攤在枕邊。她其實還真是疲倦得很，翻了兩頁，便把它推開了。她又想起了心愛的鐲子！這張棉被太厚，昨夜裏到底蓋在她身上了，她翻騰了一下擁着被，半個身子撐了起來，遠遠的望了望桌面，玉鐲已經不見了。是不是阿嬌把它收拾起了呢？她不知道，不過桌子上面乾乾淨淨的，倒也沒有紊亂的痕迹。她重又躺下了，仰着頭瞧了半天屋頂。廣東的房子屋頂上是沒有糊紙棚的，一層層的磚瓦和旁邊鑲架着的細櫟木條兒都高高的直排在她的眼底。正中還有一小塊天窗呢，繫窗的繩子緊栓在牆邊上，窗



子早已打開來了。牀背牆壁上面的一排榻扇木窗，沒有玻璃，只是一種貝殼似的，半透光的鱗塊橫嵌在木櫺當中，這時雖然全都閉着，隔着窗也瞧得後院的日影懸得很高。她爬到牀的裏首把窗櫺推開了兩扇，明亮的光線晃得有點耀眼睛，像箭似的射進屋裏頭的牆壁上面來了。她吸了幾口新鮮的清氣，便又擁到被窩裏頭想心事，想起昨夜裏的那一陣猛烈的掙扎，忍不住自己又哭泣起來了。這樣哭着，想着，又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

外邊的門叻的一聲推開了，那木扉的樞紐聲音是很輕細的，可是門板碰在泥牆上面還拍搭拍搭餘音裊裊的振動了半天，玉英聽着早就把蓬亂的頭蒙進厚被裏裝做睡着了什麼都不管的樣兒。這就不知道是什麼人走到屋裏來了。她蒙在被裏，聽得出是好幾個人的脚步，有一種步音是踢踢踢向後院爐竈那邊去的，那個人一定是阿騷，因為她的動作她實在聽得太熟悉了。可是她今天買菜爲什麼回來得這樣遲呢？這且不去管它。另外的人又是誰呢？是阿嬌罷，也許還有別人，好罷，無論是誰我都不理，看你們把我怎麼樣；她這麼想着，就更加伏在被窩裏一動都不動。只是這樣悶在被頭裏呼吸是很急促的，熱氣一息一息的撲到自己暖和的臉龐上，又嗅着被裏子的氣味，得覺難受。就在這個沈悶的時候，她聽見有人走得很近，一個熟悉的聲浪發話了：



『十一姑！快點起身啦。還細佬哥〔註一〕脾氣做什麼呢，起來！起來！我給一點東西你看。』

這是她的哥哥白貴卿。玉英聽了雖然仍舊裝沒有聽見，可是心裏却不能夠不盤算一下，要不要回答。因爲她跟這一位過繼來的哥哥平素的情分是比較好的，見了面連大聲言語都沒有，現在自己躺在牀上撒賴，叫他一個男子漢進來站在這裏，自然怪覺得難爲情。她又想到貴卿這些日子忙碌着爲她辦置嫁妝，本來也得罪不得，昨夜裏她和阿嬌鬧翻了，自己考慮了許久也沒有一個下台的辦法，貴卿這個時候巴巴的跑了進來，當然是阿嬌去找了來做調人的，更不能完全不理睬。她想到這裏，就用腳把被底一踹，仍舊蒙着頭喊道：

『行開點啦！人家還沒有睡醒呢。』

貴卿聽了在嗓子眼裏輕聲的答應着，人就走到房門檻那邊去望天井了。他的脚步聲音響着，這纔找補上一句道：『十一姑啊，快點起來罷。我外面在等着你呢！阿騷！阿騷！同十一姑倒滾水洗面啦。』

● 廣州方言，指孩子。



阿騷在誦間慌忙倒着水，這就聽見謝氏的聲音，是從靠着窗子的櫥子上面發出來的，她好像昨天夜裏的怒氣全都消失了，只是照着平常的口吻說道：

『阿騷！你剛纔去邊處玩了呀？今日你出去買饑這麼耐格？』

阿騷響着屐板到屋子裏面來了。她先喊了聲：『十一姑，起啦起啦，嚙是水凍了！』這纔回答謝氏的話道：『邊個話呀！我返來嚙知幾早，我見十一姑還沒有起身，妨怕驚動渠，嚙敢人來，致纔……』

謝氏不等她說完，就低聲喝道：『衰得渠！』阿騷就不再言語了，偻着身子迅速的回到後面。玉英在被裏邊聽得真切，她怕平地裏又替阿騷添麻煩，也不管身體疲倦得怎樣，就爬起身來了。她一眼看見阿嬌正背着窗在那兒掄着紙煤靜靜的抽着烟呢，臉上也很有沉默，看不出來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她便走到熱銅臉盆那頭洗了一個熱水臉，穿好外邊的褂子，那站在天井背着手白貴卿聽得屋的水聲，知道妹妹是真的起身了，就重新踏了進來說道：

『十一姑！我給幾件東西你睇一下好叻？』

玉英沉沉的抬起頭來。她的眼眶子一夜沒有好睡瞧着竟深陷下去許多了，眼胞腫腫的揉得通紅像爛熟的桃子。不知道是一種怎樣的感情，她忽然一陣子忍遏不住的熱淚滿臉的灑了下來。



來。隨着顫聲的叫道：

『十四哥！』又對着謝氏坐的地方喉嚨梗塞似的喊了一聲說：『阿嬤，早晨！』

白貴卿是一個白胖胖的，渾圓的臉龐，年紀已經三十多歲了，唇間沒有長多少鬍子，不過薄薄的一層茸毛似的點綴在那兒。他雖然生得方面大耳，眸子短短的堆着厚肉，說話的時候倒是和顏悅色的決沒有粗魯，愚蠢的神氣。他的兩隻厚潤的手掌這時候插在那件對襟團花的玄色薄綢褂子的插袋裏，笑着向玉英說道：『什麼事情要你這樣委曲呢！十一姑，你的好日子近了，應該保重身體，千祈嚙好自己難過。你的事情今朝早阿嬤都同我商量好了，快點來啦，我給點東西你睇睇啦！』

謝氏似乎忙碌過了一會了，吃了一筒烟，把剔烟袋油的銅籤子向烟袋管子裏一插，枯瘦的臉望了玉英露出和悅的顏色說道：『乖女，你嚙好再哭了，過來我這裏一下罷。』說完她就站起身來。她的身軀本來瘦弱得很，近月來更顯得頹了許多了，半舊的黑緞褲管子顫巍巍的離起了酸枝橈子正像是兩株經歷過風霜的枯癟的樹枝兒。

玉英剛纔淌的淚還沒有乾呢，也不去擦它，就輕步一塊磚一塊磚的挨到謝氏的面前。她默然的低着頭，伸手把辮梢揪到前邊來，兩眼只是摸着那股油潤光亮的辮髮，不肯開口。這短



短的十幾秒鐘裏，她不住的摸着柔軟的辮子，心裏却想着自己實在可憐，世界上好像只有這條柔細的辮子是完全屬於她的，而且也僅僅只有這個可以隨她去撫摸。

謝氏伸出手來輕輕的摸了兩下玉英的鬢角。那條黃黃的胳膊上面已經什麼都沒有了。她照着平常頂和靄的時候的音調一面摸撫着玉英的頭髮一面低聲喚道：『乖……啦！』

玉英的臉正對了阿嬌的軟帽和她額上一楞楞堆起來的皺紋。每一條彎彎的皺紋都象徵着這十幾年間母女倆的孤苦淒寂的生活了。貴卿站在玉英的身子後面正想啓齒，只見她的細口露着雪白牙齒動了兩動忽的一撲就跪在謝氏阿嬌面前的磚地上了，她把頭部厮磨着謝氏的軟軟的褲管邊緣，帶哭帶喊的說道：『阿嬌呀，你可憐我這個沒有……阿叔的人。』

謝氏連忙道：『乖女！起來啦，快點，快點！』做勢要把玉英拖拉起來，她見玉英嬌賴了兩賴不肯起身，就帶着笑嗔她道：『被人笑，嚇怕臊！十四哥還在這兒睇着呢。』

玉英站起身之後，自己倒真覺得愈加不好意思起來了。她又向阿驢要熱水重新洗起臉來，細細的梳好辮，擦過香粉，週身弄得乾乾淨淨。貴卿這纔把一包布裏打了開來，裏面是幾層雪白的棉花，裹着那對罕見的翡翠玉鐲，還有幾種鑲珠的耳環和珠花髮飾，另外，更有六七隻望去沈甸甸的赤金戒指和翠戒，都攤在桌前。



『十一姑，這兩隻翠戒你還沒有睇過罷！昨天我纔在十一甫公盛那裏收下來的，光彩是真靚，你戴戴看呀！』

玉英伸出了像蔥管那尖削的手指來，眼睛朝阿嬌那邊睽了一下，見她還是笑吟吟的，就放着心先挑了一隻大些的濃綠的翠戒戴到左手的中指圈上，她翻着手心手背晃耀了兩下子，輕輕的說道：

『緊過頭！』

謝氏立在桌邊插了一句嘴道：『試下過隻手指看！』

那位另一代預備做母親的女性臉上映出一陣輕鬆的神情來就把這隻戒指捋了下來套到無名指上頭去了。

林鳳聲烈士殉難之後不到一個月，革命黨在廣州的秘密活動不但沒有摧毀，反而又添上了一頁驚人的冒險舉動。都統代理將軍的孚琦與緻勃勃的到郊外去參觀義大利人駕駛飛機。這一天是一個日麗天和的清晨，等他看完了演習回進城來的半途中，就在前擁後護的大轎裏被人射過來一粒槍彈，死了。當天下午三點多鐘，有一隻從上海駛來的招商局『廣大』輪船停在白鷺潭慢



慢的開始允許駁艇來迎接旅客登岸了。船上的客人臉上却早露着焦急的神情。他們從清早起身打點好行李便眼巴巴的站在艙面的欄杆旁邊眺望着珠江的秀麗風景和在它左岸星羅棋布一般的廣州街道，看的很有意思，可是船停泊着一直沒有動，不久太陽直曬着頭頂漸漸就猛烈起來了，珠江的波紋，順着風一層蓋過了一層照耀得如同萬顆精圓的細珠不住的閃晃，看的人倒有些覺得悶熱不耐煩了。他們並不知道近在咫尺的廣州城裏這個時候發生了什麼意外的事情。誰知船泊在那裏拖延了八個多鐘頭，看見了岸也不能上去，直到下午兩點鐘水師提督衙門派出來的巡丁在長堤一帶警戒和搜索行人的總算是解嚴了，廣大輪船纔開始通知客人現在可以上岸了，船的兩邊立刻搖來了許多快艇，還有客棧裏派來接船和搬運行李的人，登時鬧做一團。吳幹川穿了半舊的袍褂，滿面春風的帶了兩件簡單的行囊，也擠在一隻搭乘二三十人的駁艇人堆裏，終於踏上了熟諳的長堤岸邊。這個時候長堤這一帶已經新添了不少東洋車了，車夫們嘖嘖喳喳的拖着車把戴了又圓又大的笠帽擁在靠碼頭的地方爭着兜生意。幹川要到城裏去是不能夠乘洋車的，因為它這時還僅僅在長堤這一條大街通行，別的許多街巷都是石板搭的，還沒能夠行走呢。他招呼了兩名挑夫背負着他的行李，自己累得週身都是汗，跟隨在後面向西門官塘街舅舅家裏一步一步的走着。他接着姐姐的信，知到舅舅尤廷隆回到省城來已經有好多天了。



玉英的婚期確定了，家裏面各房裏有關係的人像穿花的蝴蝶似的跟着都忙碌起來。美晴一天到晚到對面屋裏跑出跑進，白秀娟得空的時候也帶了阿殊出來找玉英做伴，因為她嫁了出門，說話見面的機會就不多了。還有玉英的嫂嫂張氏，自然是玉英屋裏照料奔波不可缺少的人物。其餘各房的婆嬸姊妹們，也常時來湊趣道賀。應該採辦的陪嫁東西全部都購買好了，妝奩相當的可觀，一共分做三十二抬，都堆積在屋內，預備婚前『搬嫁妝』的那一天抬到男家去的。男家現在是借的官塘街尤家的幾間屋子，因為尤廷隆回來了，主張這麼辦大家熱鬧熱鬧，新郎娶親之後不久就要帶了家眷到北京去上任，也就不需要租外人的房屋了。

搬嫁妝的那一天早晨，許多嫁妝都在屋內分門別類的擺列好了。這天是一個陰天，天色暗朦朦的，可是沒有下雨。抬嫁妝的幾十名挑夫都擁在七房裏這兩扇木扉的牆邊，聽候十四少白貴卿的指揮。貴卿敞開了衣襟，揮着汗，招呼了挑夫陸續的搬運，家裏閒散的女人和孩子們就都湊在門邊看熱鬧。原來他們從儀仗鋪租來了十幾隻山字形的金紅漆木敞蓋的大食箱，都放在木扉牆外，是預備盛放那些零星細件的嫁妝的，像什麼糕餅，糖食，乾果，海味都用選購一色的磁罐子裝得滿滿的，這時候全用彩綢帶子緊緊紮在食箱上面。酸枝功座桌椅是成堂的，玲瓏堅實的子孫牀，圓欏方枱，長條案，八仙桌，高齊屋頂的大櫃，穿衣鏡，長方梳妝



桌子……應有盡有，都一件件的叫挑夫們用紅粗線繩縛得牢牢的，上面再拿綢帶紮起許多輕巧靈便的器皿：帽筒啊，大花瓶啊，金彩扇形雙響的西洋大時辰鐘啊，金手表，轉旋自如的銀花插啊，蠟燭台啊，新郎官的靴帽啊，衣料啊這些東西有的紮在八仙桌子上，有的紮在長幅條案上，都是觸目的，引人注意的地方。孩子們踢踏着木屐，在門口探頭探腦的，看見一隻大食箱，或是陪嫁的陽江皮箱籠，錦被繡褥，或是紮滿了精細器具的桌案從裏面抬出來了，每一趟都要大聲歡天喜地的喊一句：『嘩！好靚呀！好靚啊！』然後再繼續向屋裏張望着。也有不是這家的孩子，從金銀巷口裏混了進來瞧看的，人太多了，擁着揪着叫囂在一處，辨認都不容易。還有絡繹不絕的孩子們有的由大人領着，有的自己躡到這裏，嘴裏一路的嚷嚷着：『睇七太嫁女啦！睇七太嫁女啦！』這一片喧鬧的，慶賀的聲音裏裏外外全聽得見。

這些熱鬧都是爲玉英這一個人而設的。這位嫻靜的，柔和的姑娘所有的苦難總算都讓她磨過了，到了這個時候成爲這幾天裏全家趣味集合的中心。她和阿嬌倆的這間臥房裏，於是就盡擁滿了不斷到來的遠近各支各房的婆嬸姊妹姑嫂。上了年紀的三老爺今天早晨也蹣跚踉踉的，一路吐痰一路自言自語的到過這間屋裏來了：他的名字叫白浩，今年有六十多了，是這家人家老輩中的一個靈魂。因爲他的年紀高，見識廣，長毛賊造反的時候曾經出外去打過仗，又在



將軍府裏當協領，這一個角落裏旗下人的事情無論大小他都管得到一點，在這種封建制度社會裏很能夠號令影響許多旗下佐雜們的行動、見解；算是在沒落的漢軍人家中保持着那股舊勢力的人。所有的旗下人家，說出來沒有誰不知道這個金銀巷白家的三老爺的。他這幾年來的筋骨比較起來也疲羸衰頹得多了，可是管的事務仍舊不會減少，日子長久了就得了一個痰喘的毛病。不過族裏面有許多事情，還是非他老人家贊同，休想能夠興辦得成功。這樣夠面子的人，在這個白家裏是有着一對文武雙璧的：武的就是三老爺白浩，文的是另一房的九少白裕卿。這個白裕卿還趕得上科舉出身，是白家唯一的外放藍頂子大官，點過翰林的玉堂中人，在族裏說話的資格自然也不會在三老爺之下。大門口那塊『太史第』的橫匾要不是他，那裏來的這種殊榮呀！只是一件，裕卿現在放到雲南大理府去做知府去了，人並不在省城裏，當然不能夠多管族裏面的閒事。其次，論爵論德之外，舊式社會裏還有一個論齒的基本條件，三老爺的輩份却又高過九少一層。何況，他們這兩房又是宗譜上面的近支，裕卿在家的時候，向來就很尊敬這一位老叔。有了這三點原因，所以歸根到底，三老爺白浩依舊不失爲這家人家裏賦有特殊權力的一位。玉英的父親白洪從前也是一位有名的『白老將』，和他的這位三哥都是在外邊辦辦事的人才，大家聯手挺能夠合得來。可惜白洪早死了。三老爺



對於他養的這位遺孤白玉英倒是自小就關懷得很，也常時到這房裏來走動走動，說說笑話，講些外面有趣味的事情來安慰一下這可憐的母女倆。他這種原來無所謂的關切舉動，不知不覺的倒也能夠產生兩種好的副作用。一種是謝氏對玉英的感情，因此可以調和一下，不致於雙方各走極端過份的不諒解。有什麼事情發生了，三老爺輕輕的數說玉英一頓，再切切實實的向謝氏開導半天，往往能夠小事化無，大事化小，反而不像白洪活着時候母女間發生口舌衝突那麼的僵持。一種是因爲他這位老頭子時常過來談天，全家的人對於七房裏這一對孤寂淒苦的母女們，連帶的對貴卿夫婦也都還保持着相當的敬意，不敢怎樣隨便的欺侮。也幸虧這樣不但謝氏這位外省人處在這樣嚙嚙麻煩的旗下人家裏借着這種面子可以聊以自慰，貴卿一過繼過來就能夠踏進對門族裏面公營的大來棧醬園話話事，看看賬，立刻也就有人聽他，信他，也未始不是三老爺這一邊的潛勢力發生作用呢。這裏說的都是真實的情形。玉英和吳家締婚了，事前謝氏先就向三老爺那裏商量過，吳家因爲美晴的關係，這是親上加親了，尤廷隆又是同鄉老朋友，這頭親事自然得到他的同意。現在大喜的日子來了，今天清晨他又跑到她們房裏來巡視一番，喝了一鍾玉英斟的六安香茶，瞧瞧嫁妝，坐了好一會子纔走的。他這位老人家在屋裏面的時候，一陣陣蒼啞的，闊大的喉嚨吐痰的咯咯響聲和他發笑時的大聲



音誰人經過牆外全都聽得很清楚。那兩扇扉門只不過是虛掩着，可是旁的姑孀姊妹們預備來湊熱鬧的走到門口又閃縮着回到自己的閨闈裏頭去了，大家都有些惴怕，這位老頭子在書房裏綁起賊來拷打的威風還常留在她們心裏呢，誰也不想在這個時候進去多事。

三老爺走了，屋子裏探望的人慢慢的多了起來。嫁妝也一批批的搬到男家去了。屋子裏面除了謝氏玉英母女之外，還添了嫂嫂張氏，十六姑，廿四姑，白秀娟，阿殊，連阿殊的母親蘋姐今天也到這裏來了。另外一房的十七嫂剛纔也到這裏來過，給七太謝氏送來了一件玄青緞子繡花大褂，是她向自己娘家借得來的，這是女太太們的禮服，謝氏自己的那一件前些時拿出來一看太敝舊了，穿不出來，是她答應借了送來的，送來了之後不到喝過一鍾茶的時分，房裏差人來有事找她，十七嫂鼓着一雙纖弱的瘦脚又匆匆奔回自己院裏去了。三老爺的一位相從多年的老姨太太影姐也來望過，現在也走了。美晴是一早在這裏的，這時到官塘街尤家去了，幫着鋪陳佈置新房。阿殊雖然跟了母親和秀娟到了這裏，阿蝦官（白霽然）却乖乖的上書館去了，沒有來。他的母親在這種大喜慶的時期裏還是不許他逃學的。美晴雖然忙是忙，昨天夜裏母子倆還勤勤懇懇的在油燈底下照往日那個樣子溫習着論語和英文呢。因為阿蝦的舅老爺尤廷隆回來了，爲了自己罷職丟官和聽見將軍炸死的新聞，對美晴發了滿腹的



牢騷，又叫她督促着孩子的英漢文，說是無論世界人心怎樣的變，這國英算三門是將來應世缺一不可的學問，這是當年曾侯親口告訴過我的。美晴自然不懂得英文，也不過瞧着阿蝦用心照了英文課本和習字帖一張張的花字寫得規規矩矩罷了。不過她也有她的鼓勵兒子的話：『你看，舅老爺和阿舅的英文講得幾好啊！你勤力滴啦，勤力滴將來客北京讀書，長大出洋就沒有人欺你了。』又說：『我將來給你出洋啵！阿蝦！』這在做母親的人說話的時候是無心的，也許不過是一句戲言罷：她怎麼捨得她這唯一的一塊肉離開她呢？

這兩天玉英在屋裏，老是坐在牀旁，辮子也不梳，任它鬆篷篷的喀落着直垂到肩頭，背後，她的頭髮豐滿滿的一大把生得又長又軟，烏油的顏澤裏邊不住的發出一陣香油油的膩味泛進人們的鼻孔。她穿的寶藍綢子夾襖，外面罩上了一件玄青薄綢的長嵌肩，這麼一托襯格外見得她那張白嫩嫩的粉臉生得嬌艷。只是她這時眼胞兒腫腫的，好像剛纔哭過沒有多久，而且哭的時間很長，揩乾了淚，眼眶圈上微細的摺紋也還是瞧得出淚水浸淹和疲勞的餘痕。她的嫂嫂張氏是個廿來歲的婦人和她並排坐在牀沿，十六姑和廿四姑這兩位還沒出閣的姑娘都拉了張凳子坐在玉英的對面絮絮的談話。靠近前面天井這邊的窗前，是謝氏和八房裏的蘋姐坐在一處，阿殊這個女孩子頑皮得很，剛纔吃完了謝氏切給她的幾塊新會橙子，嘴裏甜甜膩



膩的，也不找手巾，就撞上去朝着秀娟的青布褂子背後冷不防的使勁一擦，秀娟正聽着蘋姐和謝氏兩人談家常呢，馱貼得很平整乾淨的褂子叫阿殊一擦立刻揉皺了，還留下一個油嘴印子，秀娟啊喲了一聲站了起來，阿殊就笑嘻嘻的跑到玉英牀頭那一邊去了，夾着站在年輕的廿四姑和十六姑的兩張凳子中間。這種舉動蘋姐坐在那裏背着窗早瞧得真切了，她正在和七太訴苦呢，斷不肯在衆人面前露出偏袒自己孩子的意向。她見阿殊這樣的不掙氣，登時怒從膽邊生的追了過去沒有幾步就躡到阿殊的面前，從寬闊的翠綠褂子袖口裏捋起一條藕白的手臂來。阿殊這時候直楞楞的都望得呆了，她還當是什麼事情，萬想不到她母親這一回竟真的打到自己頭上來，連躲避都來不及，蘋姐刷刷的兩個嘴巴子早都批在她的頰邊頸子上，她又驚又痛，立刻哇哇的哭起來了，這纔叫十六姑摟住了，給她擦眼淚，護着她的身體不讓蘋姐過來，廿四姑和秀娟兩個人在背後扯着蘋姐，她住了手沒有再打過去，把身子一扭，還是怒衝衝的瞪着眼，也不望着阿殊，罵道：『你話裏裏裏裏裏呢？今年都這麼大了，啐！啐！你還想將來嫁人嚙想呢！』

白秀娟站在那兒，聽了這話，臉上也就有些兒僵了。她上前也不是，坐下也不是，硬着頭皮還是跑上前去想到十六姑那邊去照應着阿殊。走到那裏，阿殊讓十六姑勸好了已經擠在她



溫暖的身邊在椅子上坐下，哭是止住了，痛也還有些痛，硬要十六姑講『故（事）仔』給她聽。謝氏就拉了蘋姐回到原坐的地方去了。這個胖胖的十六姑還沒有編出故事來呢，眼睛不住的瞧着玉英的愁容。玉英剛纔眼睜睜的看了秀娟的委曲情形，心裏老大的不忍，又不能夠起來說句公道話，想到她自己這就要離開娘家了，她這十多年來無謂的冤枉氣不知道受過多少，看旁人挨罵受氣骨肉乖離的也不知又有幾多，爲什麼天生人要大家遭逢這個樣子的刻毒、剋制、慘酷、折磨呢？明天是真的自己出嫁了，前途究竟一準是美滿的麼？爲什麼這個暗淡的家庭老是和今天的天氣這個樣子陰黯黯的呢？不講秀娟，阿嬤不是也有阿嬤的苦麼？美晴三嫂不是也有三嫂的苦麼？像蘋姐那樣的女人，不是也還有她的苦麼？她想到這種刺激的地方，內心的空虛，飄渺就再也遏制不住了。照了廣東的風俗出嫁前的姑娘快要分離的那幾天是允許在自己房裏依着一種特殊的調兒高聲來唱說她一個人在娘家所遭受到的種種心境變化的。感激，親愛，憂悶，埋怨，愁苦，忿恨都可以任意的在這個時候發洩，無論她說的什麼，誰也只好聽受着，連長輩們都不能夠禁止。這種韻句是叫做『歎情』。這幾天本來玉英瞧着許多事情全都不怎麼順眼，坐在牀上已經是歎不勝歎了，每見一個新來的人，她都得面對面的高唱一遍，一面固然是表示戀戀不捨，有時也不免夾雜着一點委婉而諷的意味。因爲她已經快



要超越這裏的是非圈子了。她這個時候忍不住了，就站起身來攜着矮胖的十六姑的手——這是她閨中來往得很親密的一位堂妹妹，也經許配給人家的了，眼圈兒一紅唱道：

妹啊妹，妹啊妹，

來世投胎嚙好做女！

做女都莫把人來嫁囉，

死過後仔女又被人冷眼睇啦！

她唱完了這麼四句，大家全都圍繞在她的身邊，像衆星捧月亮似的擁擠了有一句沒一句的對她勸訴着，安慰着。也不知道是不是歌唱比旁的說話有意思有力量，還是玉英現在的地位陡然的高升了，她所唱的非但沒有惹怒了，挑撥了什麼人的感情，連阿嬌謝氏和那位潑辣的蘋姐在內，都一齊很親愛的湊到前面來，像是爭着要剖獻出每個人自己心頭所蘊藏的無限溫暖和良心來遞給這位將要出門的閨女似的。於是玉英漸漸的感到一點比過去所嘗歷到的一切還要深刻些的人情味了。蘋姐自告奮勇的從謝氏的茶籠裏斟了一杯熱茶，把自己的女兒阿殊



喊了過去，輕輕的說道：『捧過去給十一姑飲啦，乖女。』

玉英擦着淚，倒不好再露什麼痕迹了，接過了阿殊遞給她的熱茶，喝了一口道：『乖啦，阿殊。你都這麼大啦，生性點罷。嚙好再同秀娟姐頑皮嘍！你睇下渠個背脊！』

這時的秀娟聽了，強做出快樂的笑容，她自己也不知道是笑給誰看的。阿殊怕羞了起來，不肯做聲，十六姑望着這個女孩，笑道：『阿殊，做什麼呀！十一姑明天就要出門囉，將來還要去北京呢，你快滴唱隻歌仔給渠聽啦，乖！』

阿殊搖搖頭。

蘋姐和謝氏搭訕久了，也說道：『唱一隻啦，返去我給糖你食！』

『唱什麼呢？』這個女孩子昂起頭來。跟着，她自己又急急的，倒也不怕羞了，覷着十六姑半說話半唱歌似的說道：『我唱排排坐好嘍？——喏！唱了哪！排排坐，食粉果。嚙還錢，割耳朵！』她伸着手抓了十六姑的一隻金耳環急急割着說：『割耳朵，割好了。糖呢？』

『要好好的唱。剛纔唱的嚙算數！』十六姑攔着她的手說，心裏也有點兒討厭這個孩子的頑皮。

『唱什麼呢？……好了，我想起了一隻好歌你們大家聽嘍！』



『快滴唱啦！要長滴格！』這是蘋姐和謝氏的枯暗的聲音。大家的興趣表面上也都提高起來了。這兒是辦喜事的地方。

阿殊跳起身來站在屋子中央。她張大了眼睛望着各人，全都是熟悉的面孔呀，牀邊的十一姑，十四姑，身畔幾張矮凳子坐着十六姑，秀娟姐，廿四姑，廿四姑手裏還抓着一枝粉白的杜鵑花呢，原是預備插到瓷瓶裏的，笑着向自己一指，背後還有七太和自己的母親，都朝她這邊看着，臉上微露出笑眯眯的神情，就放大了膽向玉英說道：『十一姑，我現在唱了，你千祈嘸好嘸鍾意啵！』接着她就使着一條細潤的小嗓子抑揚柔緩的唱起來：

嘍……哩嘍，

嘍大拉姑〔註一〕嫁秀才！

嘍嫁秀才又嫁官，

嫁官又有官廳坐，

● 這是一首通俗的兒歌，拉姑是指的最小的一位小姐的意思。



四人抬轎入衙門。

入到衙門狗又吠，

入到廚房雞又啼！

噯……哩噯，

噯大拉姑娘秀才！

隨着她的歌聲，不論是年紀大些的人還是沒有出嫁的少女們，也不管她們這時原是想着什麼，都咯咯的笑得快彎了肚子。

阿騷也笑着從後面廚房那兒鑽了出來。於是玉英還沒有完全收斂笑容的臉愈發顯得鮮艷，嬌嫩了。

明天。

傍晚四點多鐘太陽還沒有落盡的時候，催新娘子上轎的吹打佬已經循着他們儀仗鋪的老例到七太的房門口來問過三次了。



玉英在許多親族戚屬們男男女女的包圍之中戴齊了滿頭簇新耀眼的珠寶首飾，搽上厚靚的脂粉，濃膩膩的梳起了烏黑光亮的龍鳳髻，穿的大紅緞繡着許多雜色的美麗的蝙蝠和花朵兒的裙褂，從牀邊立直起來。幾位請了來的大妗（註一）們擁簇在這位漂亮的新人後面，他低垂着粉頭，眼睛微閉着一動也不動，長細的眼睫毛緊擠在一塊兒，像是前面有人引導她，替她開路似的，這就要由人背着她去上花轎了。阿嬤，嫂嫂還有許多親近的人們許多熟悉的臉龐帶領着成羣的嘈雜的孩子們都逼促在她的身邊。鬧囂囂的人堆裏面擠出來一位好命的十七嫂，她雖然裹着腳，是個父母雙全兒女繞膝的婦人，這個時候親手把一塊薄綢紅帕從從容容的蓋在玉英的頰上，嘴裏說了兩句吉祥的好意。阿嬤摸起塊絹帕輕輕的掩了掩臉。

新娘在衆目睽睽之下緩步跨出了天井，她不免把這滿佈青苔的小院子瞧上兩眼，到了門前便伏在一位健壯的婆子背上。看熱鬧的羣衆們就趕着奔到前頭去了。這女人背着她，抬起輕快的脚步來跑過了好幾重院落，各房的人們都站在自己的庭院或門口瞧着她，孩子們亂囂囂的狂叫着。玉英隔着綢子，依稀的還辨認得出是那些人影來，可是她決不會曉得這婆子背着

● 職業性的，熟悉舊式婚姻各種繁縟禮節的女人；在新婚數日內，她們嚮導着新娘。



她跑的時候經過每一重院門都得跨過一隻燃燒得很熾盛的銅炭盆。這炭盆的火直到她升轎之後還滾燙的呢！

到了大院的神廳門口，她望得見高高的，『白門堂上……』的神龕被上了柔軟的紅綢帘，插上了孔雀尾巴的金花，已經燈火通明輝煌得如同白晝了。供桌上擺列了三牲和許多時饈，菜籃。一對紅蠟正晃光光的剛纔插在大蠟籤上。許多人黑壓壓的又擠到這裏來了。她並不落地，只恭敬的，虔肅的禱祈似的朝着祖宗神龕深甸甸的拜了幾拜。

花轎從清早來迎接的那時起早就擱在神廳前邊的院子了。

玉英顛巍巍的落在磚地的時候，只一跨就走進微俯着湊合着她的身軀的轎內了。花轎冉冉的升高起來，一陣響鬧的吹打聲和震耳欲聾的鞭炮立刻起來了，這是我們中國無論上中下三等入聽着最悠揚悅耳的管絃笙樂。

她離開了這座古舊的太史第大門了。坐在轎子裏，轎簾垂落下來，她微睜着眼睛，悶悶的什麼都瞧不見，便索性真的又把眼睛閉上了。金銀巷離官塘街本來是最近的，轎夫們偏要多拐進許多條旁的窄街，吹笙打鑼的繞着彎子走，引了許多街上的人們注意，生怕到達男家得太早太快似的。這是我們局外人的看法。悶在轎子裏的白玉英她那裏知道這些曲折的事情呢？



她甚至辨別不大出來轎子朝着那一個方向。

人生也是那麼曲折的罷，它帶了我們繞着彎子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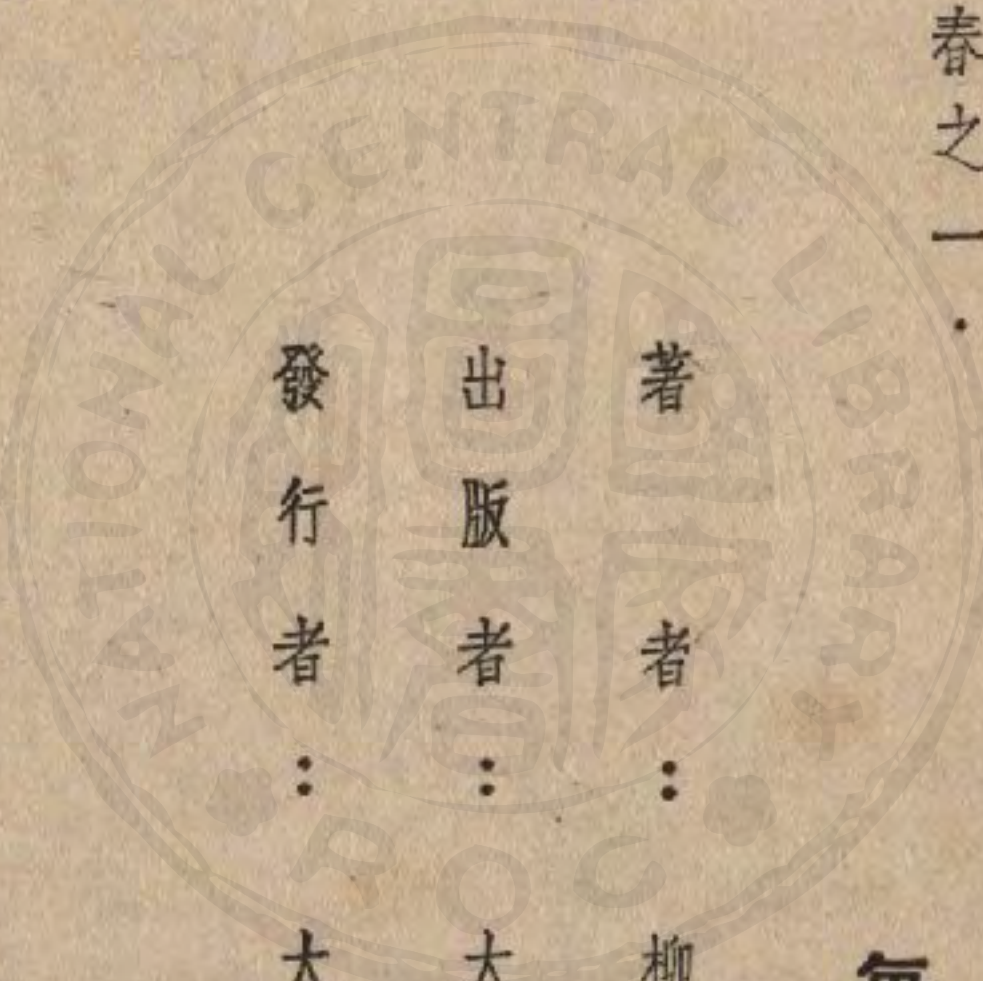




庚  
辛

· 青春之一 ·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者：柳 存 仁

出版者：大 公 書 局

發行者：大 公 書 局

香港德輔道中一五四號  
電話：二七六三四

承印者：永發印務有限公司

香港永樂街一四九號  
電話：二二二五七

每册定價三元二角



國立中央圖書館



0046224



籍